Meir Shalev

The Blue Mountain

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

蓝山

[以色列] 梅厄·沙莱夫 著

于海江 张颖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蓝 山 The Blue Mountain

以色列当代文学大师梅厄·沙莱夫（1948— ）最优秀的代表作。全方位地展现了以色列建国前，一群东欧的犹太移民在蓝山脚下一砖一瓦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犹太村庄的艰辛历程，以幽默温情的笔调记录了三代移民的生活史，塑造了一大批血肉丰满、饱含爱恨的人物形象，交织了多个惊天动地而又热情、世俗的故事和传奇。是一部气势宏伟而又滑稽明朗的以色列史诗。

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




ISBN 7-5327-3880-9
9 787532 738809 >
定价：22.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Meir Shalev

The Blue Mounta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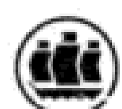


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

蓝　山

[以色列] 梅厄·沙莱夫 著

于海江　张颖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蓝山/(以) 沙莱夫著；于海江,张颖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3
(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
ISBN 7-5327-3880-9
Ⅰ.蓝... Ⅱ.①沙...②于...③张... Ⅲ.长篇小说—以色列—现代 Ⅳ.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9849 号

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
The Eisenberg Series of Modern Israeli Literature
Meir Shalev
THE BLUE MOUNTAIN

图字：09-2003-096 号

蓝　山

[以色列]梅厄·沙莱夫 著

于海江　张　颖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　插页 4　字数 291,000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100册
ISBN 7-5327-3880-9/I·2177
定价：22.00元

走近梅厄·沙莱夫的世界

——中文版《蓝山》序言

钟志清

在2005年进入尾声之际，接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冯涛先生的电话，得知《蓝山》译者之一于海江意将从笔者发表在90年代末期的一篇旧作中抽取片断，代为序言。文心相知，他们的认真与执著委实令人感动，于是欣然允命，再和大家共话《蓝山》和我所了解的梅厄·沙莱夫。

梅厄·沙莱夫是当代希伯来作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于1948年生在以色列，在农业合作社和基布兹长大。后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攻读心理学，在电视台做过讽刺节目的主持人及报纸的专栏作家，撰写文论、随笔、讽刺故事及儿童文学作品。梅厄的祖辈是农民，本世纪初从俄国移民到以色列，由于家庭影响，梅厄自幼便熟悉农民的生活习俗和喜怒哀乐。从长辈那里，他听到许多古老的神话传说及生动有趣的民间故事。尤其是上个世纪初叶，先驱者们在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感召下，重返“希望之乡”，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奋斗、重建家园的经历，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成为他日后几部长篇小说的创作根基。

梅厄从事纯文学创作的起步较晚，约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1988年，他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蓝山》（*The Blue Mountain*），立即在以色列引

起轰动，连续数年在以色列位于畅销书榜，在欧美世界亦反响很大，有的批评家甚至将其称作“以色列最好的长篇小说”。以色列希伯来文学评论界权威人士格肖姆·谢克德教授（Prof. Gershon Shaked）认为，梅厄是当今希伯来文学中文化积淀最为深厚丰富的作家之一，可与奥兹、约书亚等希伯来文学经典作家比肩。其后，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以扫》（*Essau*, 1991）、《恰如几天》（*As a Few Days*, 1994）及《沙漠中的人》（*His House in the Dissert*, 1990）《冯泰耐拉》（*Fontanelle*, 2002）。

首先应该向大家交待的是，中文版《蓝山》一书的书名系根据英文翻译而成。此书的希伯来文题目为“Roman Russi”（*A Russian Novel*，建议译作《俄罗斯人的浪漫曲》）。顾名思义，它反映的是二十世纪初第二代新移民从俄罗斯来到巴勒斯坦（即今天的以色列），在那块贫瘠的土地上奋斗、生存、繁衍的历程。小说的叙述人“我”在作品开端只是一个15岁的少年，他自幼失去父母，由外公抚养。外公是当地最优秀的农民，他给“我”讲述了祖辈、父辈在这块土地上的经历，有的令人伤感，有的又妙趣横生，充满了神奇色彩。千百年来，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一直把巴勒斯坦当作精神上的家园，当作灵魂的故乡，直到犹太复国主义时期，才强调在肉体上把犹太人同土地联系在一起，号召犹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在那里建立家园、物质和文化庇护所以及民族身份。

如果说希伯来语书名侧重历史感，那么英文译名则更加富有地域特征。“蓝山”指坐落在以色列中北部的卡麦尔山，俯瞰犹太拓荒者最早的定居地之一耶斯列平原，将一望无际的地中海与农垦区分割开来。在阳光下的映衬下，确实有几分蓝黛飘然的味道。俄罗斯移民来到此地，在那里清淤排沼，劳作耕耘，将其建造为那个国家最富足的农区之一。“我”的外公和他的朋友们便属于这样一代开拓者。

梅厄采用超现实的表现手法，使用大量的神话、传说、典故，将许多生活断面天衣无缝地拼合在一起，使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在同一个层面上重现，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开拓者们充沛、激烈的俄罗斯式情感特征和坚忍不拔的奋斗经历，具有史诗之风。沙莱夫的创作笔法谐趣幽默，富有感染力。他笔下的人物鲜活生动，既有英雄主义豪气，又有反英雄特征；既对未来充满

憧憬，又无法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甚至抛弃复国主义梦想，远遁他乡。并展示出不同代人之间的冲突。

梅厄在谈到自己所接受的文化影响时曾指出，在他所读过的文学作品中，最为钟爱者乃为卷帙浩繁、内容丰富的恢弘巨著。他酷爱托马斯 ·曼、纳博科夫、梅尔维尔、狄更斯、果戈理等文学大家的作品，但不喜欢日本诗歌，认为它比较单薄。这种情趣使之在注重描写主人公个人命运的同时，又大处落墨，烘托历史的主脉流向。在这个意义上，《蓝山》不失为一个成功之例。

梅厄在当今以色列人气很旺，读者往往为他作品中所体现的睿智与幽默忍俊不禁。他的译文在海外许多国家备受关注，尤其是在荷兰获得了极大成功。同时，他还是一位备受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家。

梅厄在茫茫人海中委实显得普通。他个子不高，算不上英俊，不善修饰，上下班喜欢开辆半旧的小型卡车。车身离地面很高，乘客得拉住顶棚的扶手才能攀缘进去，家里人也开着它去沙漠旅行。这一点倒是显示出以色列人非常现实的一面，他们注重实用，不会因为有了名气和社会地位去追求浮华。记得 2001 年夏天，梅厄夫妇邀请我到家中做客，他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知道我和以色列作家们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吗？”“是什么?”“就是我夏天穿短裤。”一句话，道出他简约随意的生活方式。

梅厄 · 沙莱夫的家倒是舒适而别具一格。房子坐落在耶路撒冷城南一个优美、静谧的居民区内，凭窗极目远眺，是冲突连绵的希伯伦，1948 年之前那里曾经是伊拉克驻巴勒斯坦使馆的办事处。沙莱夫夫妇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搬到那里，开始只有一套住房，后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又将毗邻的住房买进，把两套房子打通。整套住宅显得很宽大，但几乎每个房间都有一面墙壁摆满了书。那是以色列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梅厄的父亲是一个画家兼诗人，叔叔是个散文家，堂妹则是《爱情生活》的作者、目前在文坛大红大紫的兹鲁亚 · 沙莱夫，妹妹也是一个文学编辑，是梅厄每部作品的第一位读者与评论人。夫人瑞娜在以色列航空公司工作，她热情好客，那开朗活泼的个性使人能够一见如故。

其家庭还体现出许多以色列之家的共同特点，注重家族传统与子女教

育。客厅里摆放着梅厄和瑞娜祖父母、父母的照片和他们本人幼时的留影。家中最好的房间以前给女儿居住，女儿搬出后又转让给儿子。儿子最初勤工俭学时，前三天学徒期按照规定得不到工资，性格有些稚气的他不免有些失望。梅厄却决定自己为儿子支付三天的工资，目的是想培养他作为男子汉所应有的自信与成就感。梅厄夫妇在业余时间喜欢看电影，包括中国电影，他说在看中国电影时的强烈感受就是人性是相通的，不管地域相隔有多么遥远。他们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尊崇。梅厄到中国时，喜欢独自逛食品街。他一句中文也不懂，但通过掌上画图的方式，竟然能够同人们交流。多年后谈到这种经历，他还会喜不自胜。2002年冬季，他应邀到本-古里安大学作讲座，我当时正在那里的希伯来文学系读博士。他和夫人以及另一个朋友竟然特意安排出近两个小时，到我住的学生宿舍品尝中国饺子。

梅厄·沙莱夫尽管不喜欢同以色列当权派与政治家交友，曾写文章讽刺揶揄以色列现总统卡察夫在文学与艺术关系问题上所发表的见解，但在以色列读者心目中，他是一位有优秀见地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他本人曾经参加过1967年的“六日战争”，中飞弹受伤。作为犹太人，他说不同意某些人回归1948年之前的说法，那样则意味着以色列国家的终结。但是他一直主张以色列应归还“六日战争”时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让巴勒斯坦人拥有自己的国家与土地。他说尽管许多人不情愿这样做，但确实别无选择，因为希伯来语中有类似“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比喻。

多数中国读者可能对梅厄·沙莱夫的名字还感到陌生。1999年，《世界文学》第2期登载《蓝山》选译，我当时作为责任编辑曾就《蓝山》与选本译者、著名编剧黄继苏先生进行交流，黄先生对《蓝山》的情致与韵味甚为推崇，每每报以共鸣。时隔数年，我们又读到了于海江、张颖两位青年译者翻译的《蓝山》全本，确实让人感到高兴。

2005年岁末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

1

夏夜，老教师亚科夫·皮耐斯从睡梦中惊醒。屋外刚刚有人喊了一声“我把利伯森的孙女操喽！”

喊声穿过水塔边的加纳利岛松树林，高亢、尖厉、清晰，就像一只捕食的鹰，在高空盘旋片刻朝地面上的村庄俯冲下来。老教师心里感到一阵刺痛。他又一次独自听到了这句下流无耻的话。

几年来，他堵隙补漏，一次次挺身而出。每次化险为夷之后，他总是说：“就像是荷兰男孩在堵水沟。”果树生蚜虫，国家发彩票，牲口长虱子，蚊子传疟疾，蝗虫漫天飞，爵士乐乱耳，这一切像排排黑浪向他扑来，撞在他心头的堤坝上，涌起堆堆污沫。

皮耐斯从床上坐起来，手指捋着胸毛，面对如此伤风败俗的事情，村里人竟然能无动于衷，听之任之，让他深感愤怒和困惑。

坐落在伊兹里尔山谷的这片小小的合作定居地还在酣睡之中。母牛和骡子还没出圈，母鸡睡在窝里，终日劳累的人们还在破床上做着美梦。夜幕下的村子在沉睡中发出鼾声，就像一台经过磨合的旧机器一样安稳地运转。牛奶子里充盈着乳汁，葡萄串聚满了果汁，膘肥体壮的牛犊不久就将送往屠宰场。不知疲倦的细菌在植物根部固定了新的氮。皮耐斯在课堂上把细菌称为“我们的单细胞朋友”。尽管这位老教师脾气不温不火，慢条斯理，但他决心不让任何人躺在过往的功劳簿上享受，他自己更不会这样做。“我非逮

住你不可，这个人渣。”他愤愤地咕哝着，从铁床上重重地跳下来，双手哆哆嗦嗦地扣上了旧卡其布裤子的钮扣，蹬上黑色劳动靴，胆子立刻壮了不少。黑暗之中他心烦意乱摸索不到眼镜，借着从门缝透进的一缕月光才找到路。

一出门，他在花园里踩到鼹鼠洞，绊了一跤。他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喊道：“那是谁？”然后静静地等回音，一双近视眼盯着茫茫黑夜，花白的脑袋像猫头鹰一样，转来转去。

那句下流话没有再出现。从来都是只喊一次，不喊第二声。

皮耐斯寻思，这句脏话是腐败堕落、低级享乐和个人主义膨胀的号角，一言以蔽之，是对行为准则的公然践踏。这位“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把孩子们培养成既有崇高理想又踏实肯干的人”的老教师，极不情愿地回忆起那起巧克力抢劫案——他班上的几个大孩子洗劫了村里的合作商店；回忆起利娃·马古利斯的那只华丽的俄罗斯行李箱，里面装的全是些勾引人的奢侈品和说不出名堂的玩意儿；回想起田野里出没的鬣狗发出鬼叫般的“傻笑”。

他没戴眼镜，两眼一抹黑，一想到鬣狗，皮耐斯吓得迈不动步了。

这一带常有鬣狗光顾。鬣狗是麦田和蓝山之外的世界派来的信使。村庄建立以后，这位老先生已数次听到鬣狗在附近干涸的河床上狂吠，每每让他浑身发抖。

被鬣狗咬伤是很危险的。染病严重的会秋种春收，在盛夏季节修剪葡萄树。轻些症状的也会神志怪异，多疑、悲观。甚至变节叛逃，放弃土地飘泊到城市中去，或者奄奄一息，甚至离开国土，流落他乡。

皮耐斯忧心忡忡，不可名状。他年事已高，见到过许多路边掉队的，见到过码头上重新上船的逃兵，见到过因心力交瘁而自寻短见在坟墓中安息的人。他看到如今处处都是离经叛道者——“耶路撒冷那帮寄生虫般的塔木德派分子，萨法德那帮自封为救世主的千年信徒，还有那些断送了工人大队的痴迷的共产主义分子，他们是列宁和米丘林的弟子。”凭借多年的观察和思考，他知道一旦免疫系统出了问题，人就会不堪一击。

他警告说：“鬣狗专门袭击儿童，因为他们天真幼稚，最容易受伤害。”自从农舍附近发现了那个下流坯的踪迹之后，他要求昼夜不停地护卫校舍。

夜晚，他和村里的年轻人，都是他过去的学生，一道巡逻，想逮住那个家伙。但鬣狗异常狡猾，来去无踪。

“跟我们见过的叛徒一模一样。”皮耐斯在一次全村大会上说。

有天晚上，他出去为学校自然角捉鼩鼱和树蛙，一眼看到鬣狗从干河床对岸的农田里颠着矫健的步子朝他跑来。皮耐斯停下来，那家伙用红红的眼睛盯住他，充满诱惑地叫着。他能看见那家伙宽肩尖颌，背上带条纹的毛竖立起来。

鬣狗快步踏过巢菜苗地，龇着牙朝老教师笑了笑，便消逝在青纱帐里。皮耐斯忽然想起自己忘记带枪，难怪那畜生朝着他“坏笑”。

听到他那晚的遭遇，村民都说：“皮耐斯老是忘带枪。”他们还记得很久以前村子建立之初，皮耐斯的妻子利亚身怀双胞胎女儿死于疟疾，身子都冰冷僵直了还绿汗淋漓。他从爱妻的床前站起身，朝干河床那片常闹自杀的刺槐林跑去。几个朋友急忙跑去救人，却见他躺在金蓟条下悲痛地哭泣。“那次他也是忘记了带枪。”

眼下想到那该死的畜生，再想想自己的亡妻和两个无辜胎儿，皮耐斯心烦意乱，也不再问“谁在那里？”了，转身回到屋里，拿起眼镜，急匆匆地朝我外公这儿走来。

皮耐斯知道外公睡眠甚少。他敲了一下门就直接进了屋，撞门的响声把我惊醒了。我扫一眼外公的床，是空的。烟味从厨房里弥散出来。

我那年 15 岁，是在外公的小屋中长大的。他是农民，一手把我拉扯大。我在他期盼的目光中长大，他的奇事趣闻牢牢吸引着我。我在村子里被称为“米尔金的孤儿”，但仁慈热心又报复心重的外公总是叫我”孩子”，从来不叫我别的什么。

他年纪大了，脸色苍白，像在他每年春天用来涂树的灰浆中浸泡过一样。他身材粗壮，蓄了胡须，头上秃了顶，双眼深陷，目光暗淡，像一潭污浊的潭水。

夏季的晚上，外公喜欢身穿褪色的衬衣和蓝裤衩坐在餐桌旁，屋里烟雾弥漫，散发着木料和奶的香味。他边吞云吐雾，边摇晃着因劳作过度而扭曲

的双腿，讲述遥远的往事和罪孽。他有在纸片上记录自己思想的习惯，写完后随手丢在屋内，像群蝶翻飞。他会一直等待逝者回归，“又见他们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我见到一张飞入我手中的纸片上这样写道。

从我刚刚懂事起直到他去世前，我曾无数次问过他：“外公，你在想什么？”他每次都回答：“想你，想我，我的孩子。”

我俩住在一间破旧的小木屋里。木麻黄的针叶落满了屋顶，外公每年两次叫我爬上屋顶，把一层层叶子扫下来。屋里的地板是架空的，这样害虫和潮气侵害不到木墙。地板下狭窄黑暗的空间里常传出刺猬和蛇的交战声，还有石龙子的鳞片轻微的刮擦声。有一次毒蜈蚣爬进房间，于是外公把这个空间用砖块砌死。但下面传来的垂死的呼号和哀求声软化了他的心，他拆除了堵头，此后他再未封堵。

我家的木屋是村里最晚建的。创建村子的元老把第一笔钱用于搭建混凝土牛棚，因为经过多年家养的母牛已经无力抵御变幻无常的气候。最初，拓荒者自己生活在帐篷中，后来才搬入木屋。几度春秋过后，每家的场院里都建起一座砖房。我家的砖房里住着我的亚伯拉罕舅舅、利百加舅妈和他们的双胞胎约西和尤里。

外公不想从木屋搬出去。他是种树的，就喜欢木头。

“木屋会呼吸、会出汗还能移动，”他告诉我。“人在木屋中走，脚步声是不一样的。”他骄傲地指着头顶上那根大粗梁，上面每年都发出一根绿枝。

木屋有两个房间和一个厨房。我和外公睡在其中一个房间的铁床上，床垫里填的是海草，表面上都是刺。屋里有个简陋的大衣柜和一个五斗橱，橱顶上的大理石面裂了缝；最上层的抽斗里放着外公的麻绳卷和几卷布匹。墙上挂着一个皮兜，里面放着修枝剪、嫁接刀和一管自制的黑油，是涂抹剪枝的茬口用的。另外几样东西：修剪锯、做油膏和药剂用的蒸馏器、调“波尔多液”的锅，还有砷溶液、尼古丁溶液、除虫菊都存放在牛棚旁上了锁的贮藏室里。我的埃夫莱因舅舅失踪前，曾一个人关在那里面。

另一个房间里是村里家家都有的那些书：波登海默和克莱恩著的《农家昆虫手册》，蓝皮的《田野》和《种植者》，软布面的《叶甫盖尼·奥涅金》，黑皮的《圣经》，密兹白和斯蒂伯尔的希伯来文学系列，还有外公最喜欢的两卷

绿封皮的卢瑟 · 伯班克[1]编的《岁月的收获》。“矮小、灵活、背部微驼，他的膝和肘因长年从事最繁重的体力劳动而略显弯曲，”外公给我读过这位美国种田能手自传的前言。然而，伯班克的蓝眼睛“深邃而平静”，而外公已是人老珠黄。

伯班克自传旁边是一排外公的朋友撰写的回忆录。一些书名还历历在目：《乡间小路》、《从顿河到约旦河》、《我的土地》、《回乡之路》。他的这些朋友是我童年故事中的主人翁。外公用他浓重的俄罗斯方言跟我讲，他们都出生在遥远的国度，很久之前“秘密地”离开那里，有的乘坐装满“穆日克”——俄罗斯贫民——的火车，“缓慢地穿过雪原和野苹果林”，驶过海岸线、大盐湖、光秃秃的山和沙尘暴。还有人骑上欢叫的大雁飞越广袤的土地和黑海，那大雁展开的翅膀有“从干草棚到孵鸡房那么宽”。还有人使用了秘不传人的咒语，“被一阵大风卷走”降临以色列，吓出一身冷汗，久久不敢睁眼。还有一个人，名叫希福利斯。

“我们来到马卡罗夫火车站，列车员吹哨让乘客上车，希福利斯突然宣布，他不跟我们一道走了。吃完你的番茄，巴鲁赫。”

我张开嘴，外公把撒了粗盐的一片西红柿塞进我嘴里。

“希福利斯对我们说，‘同志们！去以色列得徒步走去，像朝圣客那样。’说完他就同我们告别，扛起箱包，挥了挥手，消失在一阵气雾中。他如今还在路上跋涉呢，他将是最后一个到达这里的拓荒者。”

外公对我讲述希福利斯，目的是一旦他来到这里会有人知道他是谁。许多人早就放弃等候或死去了，只有我还继续期待着他的到来。他走近村口时，我会上前去迎接。远处山坡上的一个黑点，常会被当作他临近的身影；田边的一堆灰烬，或许是他煮茶的篝火；山楂树上的几簇羊毛，莫非是他被刮破的护腿；土路上每一处陌生的足迹，都是他路过时留下的。

我让外公在地图上指出希福利斯所经的路线，他需偷渡的边界，蹚过的

[1] 伯班克（1849—1926），美国植物育种家，采用选择、杂交法培育出 800 多个新的植物品系和品种，包括果树、蔬菜、观赏植物等，著有《卢瑟 · 伯班克——他的方法和发现》（12 卷）等。

河流。我长到十四岁时，外公对我说：“不要再提希福利斯了。”

“他的确说过要步行来，”他说。“但用不了几天他可能就泄气了。或者路上出了意外——生病了，受伤了，入党了，谈恋爱了……谁知道呢，孩子，能把一个人拴住的东西太多了。”

我在一张纸片上看到他写的一行小字：“盛开的花，何必计较结果，走你的路,不要在乎里程。”

书籍靠在一台菲尔科收音机上，这是作为《田野》的订户，分期付款购买的。对面是一张沙发和两张扶手椅，是我的亚伯拉罕舅舅和利百加舅妈换了新家具后，扔过来的。外公把这间房叫客厅，而实际上客人总是坐在厨房里的大桌子旁。

皮耐斯走进来。我一下就听出来在《圣经》和自然课上习惯了的大嗓门。

“米尔金，”他说，“那人又喊了。”

“是谁？”外公问道。

“我把利伯森的孙女操了，”皮耐斯大声说。

他小心地关上窗子，又说：“反正不是我，谁知道是谁呢。”

“不得了，”外公说。“这小子有种。喝点茶？”

我竖起耳朵偷听他俩的谈话。我有好多次在敞开的窗户下、果树丛中、草堆后面偷听并被捉的经历。我能很老练地一下子挣脱那只抓住我的手，昂首挺胸一言不发地走开，毫发无伤。事后人家找上门来告状，外公一点都不信。

我听见他那双老腿在木地板上蹭过，随后是倒水声，茶匙磕碰玻璃杯薄壁的叮当声，嗞咂喝水声。村上的老人都能手持滚烫的水杯若无其事地咕噜咕噜喝开水，我对此早已见怪不怪。

“无耻之尤！”皮耐斯说。“他怎么敢这样乱喊？在树林子里满口喷粪？”

“他可能是闹着玩的，”外公说。

“那我该怎么办？”教师咕哝着，他把这看成是他个人的失败。“我怎么有脸面对全村老老少少？”

他站起来，不停地踱着步。我听见他懊恼地捏得指节嘎叭响。

“孩子总归是孩子嘛，”外公说。“何必这么大动肝火？”

他说话时略带暗笑，更加激怒了皮耐斯。“扯着嗓门喊，让全世界都听见？”

“好了，亚科夫，”外公安慰说，“咱这儿地方小。如果有人太不像话，巡夜的人会抓他，委员会会把他揪来开大会。何必那么激动呢？”

“可我是老师，”皮耐斯怒道。“管教书育人的！米尔金，他们怪罪的是我。”

在麦舒拉姆·泽尔金的档案库中存放着皮耐斯在 1923 年犹太复国运动代表大会上的著名宣言：“能生育不等于会教育。”

“有几头驴子骚情，没人会怪罪你，”外公提高了嗓门。“你为全村和复国运动培养了一代优秀青年。”

“每个人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皮耐斯换成了柔声细语。“他们进一期时嫩得像灯心草，像锦缎上的花朵。”

皮耐斯从来不讲“年级”，只讲“期”。我在黑影中暗自发笑，知道下面该谈些什么了。皮耐斯喜欢把教育和农业相提并论。讲到自己的工作时，爱用诸如“处女地”、“未经修剪的葡萄藤”、“灌溉的注水口”这样的词语。他的学生是树苗，每一期就是一垄庄稼。

“米尔金，”他动情地说，“我不是个农民，这一点可能跟你们不一样，但我同样春种秋收。他们是我的葡萄园，我的果园。只要有一个烂苹果……”他绝望得几乎哽咽了。“是呀，也会生出野葡萄……操！这些驴马不如的东西！”

我和其他同学都对他诵读《圣经》习以为常，但以前还从未听到他吟出此等佳句。我在床上不小心挪动了一下，立刻停下来不敢动了。我身下的地板吱哟哟地叫，他俩的谈话停顿了一会儿。十五岁的我体重达十六英石半[1]，能双手抓住牛犊的角把它摔倒在地上。我块头大，力气足，村里人人称奇。村民们开玩笑说，我外公肯定喂我牛初乳了，因为牛犊就靠喝初乳长得

[1] 一英石约合 6.35 公斤

硕壮无比。

“小点声，”外公说。“别吵醒孩子。”

孩子是他一生中对我的称呼。“我的孩子。”直到我全身生出黑色的体毛，直到我变声后长得膀大腰圆，这个称呼也没改变。我的嗓子变粗时，尤里表弟忍不住地乐。他说我的嗓音从男中音变成男低音，在村里的男孩中是独一个。

皮耐斯咕哝了几句俄语，老辈们发火时就会压低声音说俄语。随后我听到“嘣”的一声，是外公用螺丝刀打开一罐自制橄榄的声音，现在他肯定在桌子上放了一大盘。皮耐斯对辣的、酸的、咸的样样爱吃，只要一动嘴，情绪立刻就会好起来。

“还记得吗，米尔金，咱们这群从马卡罗夫来的乡巴佬下船后，在雅法的那家餐馆里吃黑橄榄，还有那位包着蓝头巾的金发漂亮妞在街上冲咱们招手？”

外公没吱声。“还记得吗……”这类话让他心寒。而且我知道他无法开口，因为嘴里含着一颗橄榄，一边咂摸橄榄，一面品茶。“吃饭和回忆不能一心二用，”他曾对我说。“一次只能回味这么多。”

他习惯地把一颗咬裂的橄榄含在嘴里，边喝茶边把手里的方糖咬上一小口，品味又苦又甜的滋味。“茶和橄榄。俄罗斯和以色列。”

“这种橄榄好吃，”皮耐斯和颜悦色地说。“好味道。咱们的乐趣所剩无几了，米尔金，真的，没几样，让人兴奋的事太少了！你的用人能品尝我吃的和我喝的东西吗？我还能听到男男女女的歌声吗？”

“你进来的时候就够激动的，”外公说。

“呸！”皮耐斯唾了一口。我听到橄榄核吐出来，在桌子上弹了几下落进水槽里。随后是一阵沉默，我知道这会儿又一颗橄榄被外公的假牙咬裂，释放出淡淡的苦汁。

“埃夫莱因呢？”皮耐斯突然问道。“你有他的信儿吗？”

“连个影儿都没有，”外公淡然地回答，我知道他不愿提起这档子事儿。“没有。”

“就你和巴鲁赫，嗯？”

“就我和孩子。”

就外公和我。就我们俩儿。

从他把我从父母屋子里抱过来那天起，到我把他抱到果园里的墓地。

只有他和我相依为命。

2

我的双眼满含对外公的思念。我从真皮圈椅中站起来，从家里一个房间踱到另一个房间，这套豪宅是我长大成人后买的，我把外公和他的朋友葬在果园，发了横财，离开了那座村子。“就我和孩子”——这句话让我无法忘怀。我走到新修剪的草坪上躺下来，面朝着海滩，倾听轰鸣的海浪。

这座宅子和室内所有摆设都是我从一位银行家那里买下的，他因为要离开这座城市不得不匆忙出手。我不知他为什么要离开，也从来不认识他们那个行当的人，我从来都没进过银行。操办丧事赚的钱，我都装进化肥袋，堆在牛棚里，放在老柴泽尔睡铺边上，他一般都跟奶牛睡在一起。

“过去在塞吉拉的时候，我也跟牲畜睡。”他声称。

柴泽尔长着两只大耳朵，从他那顶破俄罗斯工人帽的两边伸出来。他耳朵能摇动，心情好的时候经不住孩子们的恳求，就教给我们。柴泽尔的习惯雷打不动，他的纲领则完全歪曲事实。外公曾写道：“柴泽尔的党是唯一没有宗派的工人党，因为该党的成员从未超过一名。”

我经营的墓园“拓荒者之家”，经理是布斯奇拉，他开着运棺材的那辆车把我送到新宅。这辆车也经常从加利利的老石匠家里运墓碑。

这是一幢白色的大房子，四周围着气味芬芳的海桐花篱笆。布斯奇拉满意地审视了一遍，揿响了电子门铃。我跟他说，最后一个拓荒者也死了，连一个墓穴空位都没有了，我想停业离开村子。他很快就给我找到了这个新住处。他是独自去买的，与中介讨价还价，用他令人生厌的好脾气瓦解了律师的耐心。

站在大门口，我才意识到自己这辈子还没住过真正的房子呢。我唯一的家就是外公的木屋，这种木屋在村里早就被改做牛棚或劈成柴火了。

我穿着蓝色工作服。布斯奇拉穿着薄亚麻西装，手里拎着个袋子。银行家急匆匆地冲我们走过来。他胖墩墩的，但挺机灵，踩着亮光闪闪的地砖走过来。

“啊，”他喊出声来。“是殡仪员”

布斯奇拉没说话。他与我们村和复国运动之间打过多年交道，所以心里明白，没埋进我们墓园的人憎恶我们。他解开袋子，把沾满灰尘的脏票子倒在地毯上，一股硫酸氨的难闻气味扑鼻而来。随后他走到银行家面前，在他背上猛拍一掌，握住了他的手。

“布斯奇拉，莫迪凯经理，”他说。“按协议，全付现金。请您清点。”

布斯奇拉是我的得力助手，也是我的好朋友，但比我大一辈。他头发稀疏，身材瘦小，身上总散发出一股药皂味。

趁银行家收拾钞票的功夫，布斯奇拉带我参观了这座巨宅，踏过厚厚的地毯，观看神奇的水晶和银杯。墙上挂的素描和油画用愤怒而震惊的目光瞅着我。布斯奇拉把头探进落地柜，里面挂着几十套衣服，他内行地捏了捏面料。

“这些东西怎么办？”他问。“他的衣服你穿太小。”

我让他喜欢什么就随便拿。他打开唱机，房间里响起了歌剧演员的女高音，银行家气冲冲地跑过来。

“你能不能等我离开以后再开晚会？”他厉声说。

“那你快点儿点钱吧。”布斯奇拉笑道。

“这是为你好。”他的手揽着银行家的粗腰，用一个舞步把他转过身去，又送回到钱堆旁。

一会儿，律师带来要签的文书，银行家带上行李，匆匆离去，布斯奇拉举着酒杯走出去，从阳台上跟他告别转回来时发现我脸色消沉。

“是不是我该走了？”

“别走，”我说。“你干脆睡这里吧，我们一起吃早餐，然后你再离开。”

睡在银行家宽阔的大床上，我平生第一次不用把腿伸到床外去。我的

身体对柔软的床垫很不适应，黑黝黝的丝绸散发出诱人堕落的香气，床单上有放荡女人留下的体香和惹人邪念的皱折。但皮耐斯和我外公在我体内筑起的防护墙是坚不可摧的。我的脚掌上生着老茧，划破了柔软的丝织物，铬和水晶的光亮遮盖住我身上皮革和木材的气味。

黎明前一刻钟，我才入睡，但只睡了几分钟。外公的作息时间像一只文身钟烙在我的肉体上。他总是早早起床，做好早饭端到桌上，使劲推我一把，就独自去果园干活了。“最好赶在梨子睡醒之前采摘。”他解释说。

布斯奇拉仍在酣睡。我打开大玻璃门走出去。银行家的花园香艳无比，我连见都没见过。皮耐斯只教我们成为野花和庄稼方面的行家。

“大丽花和小苍兰属于资产阶级植物，”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用来观赏的有长寿花和小地榆，葡萄园和红花草苗圃就是我们的花园。”

“你那本伯班克，”他讥笑外公说：“可是让你错过了种菊花的好时机。”

眺望四周，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大海。大海一直隐藏在大山的背后，但我从外公讲的故事中领略过：海浪把他和我父亲载到这片土地，海浪载着我失踪的舅舅去参战，浪花曾溅到他英俊的脸上。半小时后，布斯奇拉在草坪上找到了我，他穿了件睡袍，端着满满一盘面包和果汁。

两个人坐在花园一角，我朝矮树丛中看了看，瞅见球状蜘蛛织的网，上面挂着亮晶晶的露珠。布斯奇拉哈哈大笑，我四脚着地爬过去寻找蜘蛛。它藏在一间用树叶和蛛丝搭成的小帐篷里，等候猎物落网。还是皮耐斯让我在外公的果园里第一次见识了球状蜘蛛。那年初夏，他常带我到“大自然学校”里去寻找昆虫和蜘蛛。他那只上了年纪的手敏捷得惊人，竟抓住一只落在树叶上的苍蝇，又摔到蛛网上。

“仔细观察,巴鲁赫。”他说。

蜘蛛沿着放射状的蛛丝疾驰而来，用白色的裹尸布包住苍蝇，毛茸茸的双腿把这具小干尸左抛右掷，再送上一枚毒吻，灵巧地举着苍蝇回到藏身地，我起身回到布斯奇拉那里。

“怎么样，觉得好点了吗？”他笑着问。“这里不错吧？我给你的新花园特别定购了昆虫。”

我五岁时，外公和皮耐斯带我来到埃利泽·利伯森的桃树林，外公走到

一棵树旁，在靠近树根的地方挖了挖，指给我看咀嚼的痕迹和树皮下钻的洞。他用手摸索树干，轻轻按压，直到找对地方，取出嫁接刀，在树皮上切一个口。露出来的那只大虫子足足有四英寸长，身体呈淡黄色，大脑袋颜色很深，在阳光照射下，开始蠕动和叫骂。

外公说：“这叫桃吉丁，是桃树、杏树、李树和所有有核果树的天敌。”

“它的工作在黑暗中完成。”皮耐斯引用书中的话说。

外公用刀尖把虫子从槽中挑出来，甩到地上。我感到一阵气愤和憎恶。

皮耐斯说：“我们带你到这里来，是因为你外公的树上没有这种害虫。树护理得好，长得粗壮，就不会生桃吉丁。她寻找羊群中最弱的那只，在上面产卵。只要她看到汁液充沛的健壮的树，就会立即掉头寻找另一棵苦涩干瘪的病树，在那里产下邪恶的卵，用不了多久就会从其体内侵害受煎熬的灵魂。”

外公转过身去窃笑，皮耐斯不让我踩死那只虫。

“由它去吧，”他说。“松鸡会结束它的痛苦。窃贼入室而被击毙，是不会判杀人罪的。”

外公和皮耐斯一人拉着我的一只手往家走。他俩都叫亚科夫，一个是亚科夫·米尔金，一个是亚科夫·皮耐斯。

另一次外出时皮耐斯指给我看，一只桃吉丁在树枝上爬。

“她伪装成一只黑色的烂桃。”他悄声说。

我伸手去捉时，它蜷起腿，像石子一样落到地上。老教师弯腰拣起来，扔进一罐氯仿里。

“她硬得很，”他对我说，“得用小锤子，才能把钉子钉进它身体里去。”

两位老人喝了十几杯茶，吃了一磅橄榄。到凌晨三点，皮耐斯说要回家，要是让他找出那个下流胚，“他会后悔生到世上来。”

他打开门，望着黑夜发了一会儿呆。又转过身对外公说他刚刚想到了鬣狗，所以感到心情沉重。

“鬣狗早死了，亚科夫，”外公说。“这你还不清楚，放心好了。”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敌人。”皮耐斯阴沉沉地说完，离开了。

夜间暖洋洋的，皮耐斯穿过灌木丛往家走，脚踩“赖以生存的那层薄薄的硬壳”，我知道他心里想的是那些凶恶的野兽不断地孳生，包围着他，像灰暗的睡梦中坎坷的往事一样令他惊悚。他感觉田野里潜伏着獴；眼前晃悠着野猫在劫掠和凶杀后血迹斑斑的脸；老鼠啮食田里的粮食……在遥远的西方，可以看到大山之外夜幕下橙黄的灯火，光芒之下充溢着剥削与腐化，金钱与肉欲的诱惑。

外公费了好一会儿才把厨房清理干净，熄了灯来到卧室，在我身边俯下身来。我闭上眼睛装睡。

“孩子。”他声音很低，胡须触到我的脸颊和嘴巴上。

那时我都十五岁了，肌肉发达，体毛黝黑，重达十六英石，但外公每晚都要给我盖被子，从他带我回家的第一天一直做到现在。随后他从床下的衣橱里拿出睡衣，我看着他脱去衣服，他的皮肤没有随年纪增长而失去色泽。直到我把他葬在果园里的那个午夜，脱去他临终前要求换上的新睡衣后，他的身体仍像生前一样泛着神秘的白色光泽。他的朋友的皮肤都呈紫铜色，因阳光的照晒和繁重的劳动而皱缩和皲裂。但外公每次出工都戴上宽檐草帽，穿上长袖衫，因而皮肤洁白如纸，没有阳光暴晒的痕迹。

3

麦舒拉姆·泽尔金每读完一句都要摇头晃脑一番，灰色的长发随之飘舞，脸上深刻的皱纹舒展开来。我从小就不喜欢这个住在村那头的一无所能的人。“从哪里钻出你这么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他常拍着我的脊背这样问我，格格地笑个不停。

麦舒拉姆是曼陀林·泽尔金的儿子。他父亲和我外公、菲吉外婆、埃利泽·利伯森共同创立了菲吉·列文工人小组。曼陀林操持农活和摆弄乐器都是把好手，如今葬在我的墓园里。

麦舒拉姆的母亲叫碧斯娅·泽尔金，在复国运动团体中任干事，忙得不

沾家。麦舒拉姆是由好心的邻里抚养大的，自己和父亲的脏衣服都得由他来洗，但他很敬仰母亲，母亲为事业作出了贡献，他感到骄傲。他一个月最多能见到她一两次。她挺着一对大奶子，陪同重要来宾回家，每次带回来的都是“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所有的孩子都来看。我的尤里表弟常常是第一个瞅见停在泽尔金家门前的那辆灰色凯瑟牌汽车，于是就告诉其他人：“他们又来闻牛粪的臭味了，还要跟牛犊和萝卜合影留念呢。”

由于母亲在麦舒拉姆的世界中时来时去，他一直在寻找可以谋生的活计，远离了让其他孩子迷失方向的幻想的迷宫。年长的拓荒者给他设计了不同于我的谋生方式。他将自己博闻强记的功夫用到了研究、记载和汇编史料上，披阅旧时的法规、解读信件、翻阅那些陈旧得一触即溃的文件。

少年时他就展示过几样引以为豪的藏品，每一件都附有手写卡片：“利伯森的锄”、“牛奶罐，1924年”、“最早的犁(Goldman Bros. Smithy生产)”，当然还有“我父亲的曼陀林（原件）”。年纪稍长以后，他从工具棚中把他父亲的喷雾器和锈迹斑斑的锄头拿走，修缮房顶，在两个小房间里摆满了各种破烂家什，起了个新名叫“创业者木屋”。他到各家各户和场院里东翻西找，搜罗来几件锈迹斑斑的箩筛和搓板，生了绿锈的铜壶，还找到一件老式的泥橇。

“我想让每个人都知道过去是怎样生活的，”他说。“我想让人们知道，路未修筑之前，车子到冬天会陷进泥里，牛奶只能靠泥橇运到乳品店去。”

最让他感到骄傲的是庞然大物哈吉特的标本。哈吉特是埃利泽·利伯森的奶牛，是荷兰和黎巴嫩牛的杂交种，曾荣获产奶量和出肉量全国冠军。哈吉特步入老龄后，利伯森的儿子丹尼尔要把她卖给制胶厂，麦舒拉姆挺身而出。在紧急召集的村委会上，他抗议说“如此忠诚的一位同志”无论如何不能灌成香肠熬成胶。麦舒拉姆大声说：“哈吉特不光是农业的奇迹，她还充分证明纯种霍斯坦黑白花牛不适应本地的环境。”

委员会给予利伯森经济补偿，让他把母牛合同转让给麦舒拉姆，还提出给母牛发养老金。但麦舒拉姆当天就给这位忠诚的同志喂了一大份鼠药，经兽医帮忙，奶牛变成了大标本。

在随后的几年里，哈吉特屹立在泽尔金家的大门口，发出一阵阵防腐剂

的臭气，久负盛誉的大乳房滴着甲醛，嘴巴里含着苜蓿秸。麦舒拉姆时常给她梳刷因服用鼠药而斑秃的毛皮，磨光那对玻璃牛眼，缝合牛皮上的裂缝，这样麻雀就不会窃取草叶和棉花团去做窝了。

全村人对奶牛标本强烈反感，特别是柴泽尔，他曾对哈吉特含情脉脉，对她喷涌的奶水爱怜不已，认为这是“国家复兴的象征”。他有时悄悄从我家院子溜出去看上她一眼。他对我们说，每次面对她，便有一种“敬畏与羡慕之情”油然而生。

“可怜的奶牛啊，”他自言自语道。“麦舒拉姆·泽尔金填塞到她肚子里的草比利伯森一辈子喂她的草还要多。”

但尤里表弟一向玩世不恭，目中无人，认定母牛标本与麦舒拉姆的历史研究风马牛不相及。

“哈吉特的大乳房使他触景生情想起他母亲，”他对我说。“再明白不过了。”我用充满爱意和嫉妒的目光看着尤里，直到今天我看他时还是这种眼光。

来我们村参观的人络绎不绝，一车车的游客和学生来这里参观创业者的宏伟业绩。他们兴高采烈地漫步村街，呼吸着泥土和牛奶的芬芳，每见到一只梨子或一只鸡都啧啧称奇。游览的终点就是旧时米尔金的农场，今日的墓园。

麦舒拉姆规定，游览的车辆一概不得进入村子和“拓荒者之家”。当然，如果能停车在他的创业者木屋，观看哈吉特和挂在牛标本脖子上的由英国高级专员颁发的金牌，那又另当别论。

“拓荒者之家”是全村人人嫌恶的地方，而麦舒拉姆·泽尔金对其尤为痛恨。驶来的汽车、睁大眼睛的孩子、留连忘返的游客在洗刷一新的墓碑之间小声读出以铜镶嵌的神奇的名字，喝着布斯奇拉的弟弟卖给他们的摆在门口坛子中的冷饮果汁——这一切都让麦舒拉姆怒火中烧。

麦舒拉姆·泽尔金痛恨我开墓园是因为我拒绝他母亲入葬。我只收葬第二次移民中来以色列的外公的友人。

“很抱歉，”我对他说。他在我眼前挥了挥《工会年鉴》，上面刊载了一

篇有关他母亲为工人合作基金会做出的贡献的文章。“你母亲是在一次大战后移民过来的，那时第二次移民已经结束。”

“死者不符合入园条件。”布斯奇拉解释说。

麦舒拉姆威胁要到复国运动机构起诉，我提醒他，有过同样的事例，在老利伯森出版的《拓荒者相册》里，他拒绝刊载碧斯娅的照片，其原因与此类似。

“再说了，”布斯奇拉说，“她活着的时候，你父亲都无法忍受跟她在一起。”

最让麦舒拉姆难以忍受的是我从飞机场运回的棺材，他知道每从美国买回一具棺材，我的破麻袋中就能增加好几万美元。

“你有什么权利不葬我母亲，却葬国家的叛徒？”他向我吼道。

“随二次移民来到这里的都可以买一块地。”我回答。

“照你这么说，不管从俄罗斯来的什么阿猫阿狗，到这里锄两周马唐草，屁股一拍跑到美国去的，这些人都可以作为拓荒者葬在这里？你看那儿！”他指着一块墓碑吼道。“罗沙·蒙金，地地道道的坏蛋！”

罗沙·蒙金是我的第一位客户，她在马卡罗夫时就与我外公相识。

她那座粉红色的墓碑与外公的坟墓并排在一起，墓碑揭幕时，引起一阵惊呼。当时麦舒拉姆曾轻蔑地问我，“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罗沙·蒙金？罗沙·蒙金来自乌克兰，在里霍沃特的桃树林里干了一星期农活儿，嫌污损了她那双雪白的小手，向全世界四处发求救信号。给她寄来机票的是她哥哥。就是那个当过土匪，移居美国后在布鲁克林区创建犹太黑帮的哥哥。”

麦舒拉姆一只脚踩在粉红色的大理石墓碑上，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

“一次大战期间，你的外公外婆、我父亲和埃利泽·利伯森差点饿死，柴泽尔应征加入土耳其军队，而罗沙·蒙金却在布朗克斯区买下了她的第四家女性内衣店。后来菲吉·列文工人小组成立时，罗沙·蒙金看到有机可乘，就嫁给了一个叫拉比·什诺尔的巴尔的摩人，开始在报纸上进行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二战期间，你埃夫莱因舅舅在英国突击队中不幸受伤，她守了寡，在迈阿密一家酒店租下一个套间，遥控经营她哥哥的赌场。直至

今天，她在联邦调查局的档案中仍被称为‘红色女王’”。

“而现在，”他叫道，“她葬在你家地里，葬在这片山谷的土地上，成了拓荒者，建设者，国母。”

“上帝让她的灵魂安息，”布斯奇拉说，他走到石碑旁，彬彬有礼地挪开了麦舒拉姆的脚，从衣兜里掏出一块绒布擦拭罗沙的最后一个字母。

“你闭嘴，布斯奇拉，”麦舒拉姆的脸气白了。“谈论创业者的时候，你这种贱人只有听的分儿。”

“死者付了十万美元，”布斯奇拉说，这点难堪对他来讲算不了什么。”

“那是黑帮的钱，”麦舒拉姆冷笑道。

“麦舒拉姆，你让我怎么办？”我说。“她是二次移民来的。”

“那舒拉米呢？”麦舒拉姆尖叫起来。“她也是二次移民来的吗？”

“不要自作聪明，”我生气地反驳他。“舒拉米是我家的私事。”

罗沙·蒙金从美国写信来的时候，果园里只葬了两个人，我外公和他的老情人舒拉米。舒拉米的移民时间比外公晚了半个世纪。法妮娅·利伯森叫她“克里米亚婊子”。布斯奇拉那时在村里当信差，骑着邮局的驴子济斯疾跑过来，喊，“航空邮件！航空邮件！美国来的信！”

当时我正在外公和舒拉米的坟墓旁，给四季开花的伯班克玫瑰浇水。

卢瑟·伯班克也是由于一场悲剧性的恋爱而离家出走的。外公经常给我讲伯班克的果树、无刺仙人果和细皮马铃薯，但有关伯班克单恋的章节却只给我舅舅的两个孩子尤里和约西读过。我嫉妒得几近落泪。

我摔上木屋的门跑出去，透过窗户能听到外公还在读，根本不顾我的痛苦：“事实上，我对一位年轻的女郎十分着迷，而我记得她对我却不怎么热情。一点小小的冲突，或几句激烈的言词都会使我心灵遭受创伤。坦白地说，我对许多人说过，失恋是我去西部的原因。”

“不许乱喊，”我责备布斯奇拉。“这个地方不许大喊大叫。”

他把信递给我，站在一边等候。

布斯奇拉是五十年代初来到村里的，那时外公还在世，我年纪尚轻。他走进合作商店，站在什洛莫·列文的钱柜旁。布斯奇拉穿着懒汉鞋，戴着怪

模怪样的贝雷帽，眼睛扫过柜台，美滋滋地咂着一瓶葡萄柚汁。列文嘴里念叨着数字在算账。

“二镑五十四便士。”还没等店主写完第一栏数字，站在他身后的布斯奇拉就报出了得数。

列文的个人经历让他对爱管闲事的“热心肠”高度警觉。他最不喜欢被他人监视。他转过身瞪了这位不速之客一眼，立刻认出他是从新移民的临时营地来的。这个营地是在山上桉树林之外匆匆搭建的。村民对那地方又蔑视又怜悯，自发地去帮助这些新移民，把多余的农产品送给他们，教他们使用农具。但一回到村里，他们便互相津津乐道地讲述那些头戴贝雷帽的小子如何终日饮酒打牌赌钱，“想念在摩洛哥的窑洞，用石头揩屁股。”

列文受到冒犯，坐在那里张大了嘴巴。他没说什么，却转向了下面一位顾客。

“一镑零十七便士。”布斯奇拉又报出了总价，这一次列文把几个数刚写好，还没来得及在数字下面画出一道横线。

什洛莫·列文经营村里的商店已有几十年，他站起身，脱去帽子，要这位多嘴的人报出名字来。

“布斯奇拉·莫迪凯，”这位新来者有些莫名其妙。喝完果汁，他又说，“我刚从摩洛哥来，想找份儿工作。”

“我早看出来了。”什洛莫·列文说。

布斯奇拉在摩洛哥教过算术，并用三种语言代法庭和政府部门写过信件。现在他想找份文书、教师或养殖场孵化员的工作。

“我最喜欢小鸡、小孩，还有钱。”他解释说。

尽管列文感到愕然，他还是把这个新移民介绍给了村里当会计的利伯森。

“这个人脸皮真够厚的，不过他懂算术。”他说。

布斯奇拉的请求得到大家认同。尽管大多数村委指出他爱钱是个毛病，“更不要说那顶贝雷帽了，”尤里说。“一个有点原则性的人只会戴工人帽，不会戴别的东西。”

“从我们的价值观，移民的各种需要和布斯奇拉的强项等方面综合讨

了这件事，”埃利泽 · 利伯森对我说，“我们决定让他去择洋葱，考查考查。”

在两年的合同期中，布斯奇拉在地里从事诸如喷杀虫剂，间玉米苗，锄地除草，摘果子这样的低级劳动。两年后，村邮递员在地里听到了鬣狗笑，成了疯子，买了支黑蜡笔，自封为寄出信件检查员。邮递员被村委会解雇，这份工作和那头驴子就归了布斯奇拉。布斯奇拉在邮局周围种上了摩洛哥草药，煮一种香气袭人的茶。他上门收信，得到村民交口称赞，这样村民就用不着跑到村中心寄信了。

我打开信封。自打舒拉米从俄罗斯过来以后，我还从未收到过国外来信。

“写了些什么，巴鲁赫？”布斯奇拉大大咧咧地问。

“这是私人信件。”我对他说。

他退后几步，背靠舒拉米的墓碑，等着我叫他翻译信件内容。

“是美国的一个老太太写来的，”他拿过信去瞄了一眼对我说。“她叫罗沙 · 蒙金，和你外公是老乡。许多年前曾来过这里，跟你外公一起在里申—勒一提雍和里霍沃特劳动过，很想念他。有人告诉她你把他葬在家乡，她死后也想葬在这里，与他相伴。”

他把信还给我，“里面还有东西。”他说。

是一张开给我的一万美元的支票。

“这是定金，”布斯奇拉说。“她病得很重，活不了多久了。她的律师会把剩余的钱和她一起带来。”

“怎么办？”我一筹莫展地问。“连真钱都不是。”

“你得找人帮忙，巴鲁赫，”布斯奇拉小声说。“我们要做笔大生意。是外国人。要讲英语。要律师和村委会，还有所得税。你自己可玩不转。”

我想，有了一万美元，我可以在外公的坟墓四周种上最稀奇的树木，像南欧紫荆、凤凰木、夹竹桃。还可以在外公和舒拉米之间修一条红石子路。可以去找回我那走失的舅舅埃夫莱因，可以花钱治好老柴泽尔的胃病。

“对谁也甭透露一个字，巴鲁赫，”布斯奇拉说“对谁都不能讲，连你表弟尤里都不能讲。”

那天晚上，布斯奇拉拎着一台打字机来到我的木屋，他用英语代我写了一封信。罗沙 · 蒙金回信了，而且三个月后的一个午夜，她躺在一口亮光闪闪的棺材中，由律师陪同亲自来了。律师蓄着长发，穿着光鲜的西装，浑身散发着须后水的味道，村里的空气还从未这样香过。他卑琐而优雅地看着我挖墓穴。

“你看他，”布斯奇拉小声说。“这种人我见多了。不知他半夜三更埋过多少具尸体呢。”

夜幕下，律师坐在外公的坟上，两只锃亮的皮鞋吊在半空，嘴里嚼着一片草叶，一边厌恶地嗅着随温暖的夜风从牛棚和鸡舍里飘过来的臭气。

我们把罗沙 · 蒙金下葬到山谷的泥土中。美国人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和一顶便帽，用无人听得清的希伯来语诵读了一小段经文，叮嘱我给墓碑准备一个方形混凝土基座，从他的大型客货两用车的后排提溜出一个手提箱。布斯奇拉沾湿手指快速地数了数钞票，开出一张收据。

几天后，律师带来一方艳丽的粉红色抛光大理石。直至今天，罗沙 · 蒙金的坟墓还被包围在本地开凿的灰色和白色岩石之中，像一个大糖盒。

我把钱存放在牛棚中。柴泽尔睡着了，什么也不知道，盖着一床战后遗留下来的破军毯。我和布斯奇拉回到了木屋，坐在外公的桌旁喝茶、吃面包、嚼橄榄。

“我敢说你想把这事告诉你的舅舅亚伯拉罕和皮耐斯，”他劝我说，“现在不要说，再等等。”

第二天布斯奇拉辞去了邮局的工作，给我当差。

“生意我来经营，你觉得我值多少钱就付我多少。”他说

外公的报复开了头，就像一个好的庄稼人估摸农时那样准确，我的麻袋里装满了钱，大大地刺激了村里敏感的神经中枢。

“他们赶走了我的儿子埃夫莱因，”他死前最后一次对我和皮耐斯念叨这句话。“我要打到他们的最痛处：在地下。”

我们当时不懂他在说些什么。

村委会考虑了几个候选人来填补布斯奇拉在邮局的空缺，最后决定由济斯担任。驴子已经熟悉了村里的家家户户，现在不需人骑就可以驮包裹。

济斯是卡什克的外孙。卡什克是村庄的创建者之一，每天都从泉里取水，有一天被蛇咬死了。

但济斯干了还不到两年。“老人们发现信封上的邮票被舔去了。”尤里表弟嘲讽地说。

村委会要求布斯奇拉回到原岗位上去，但这时他已经有了名片，上面用希伯来语和英语印着“拓荒者之家经理”。老利伯森讽刺说还应加上“经营百具尸首”。直到后来他妻子法妮娅，他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爱人死去，成了第一百零一位，他才不这样讲了。

4

米尔金农场在村里数一数二。

大家对此津津乐道。在外公的果树鲜花怒放的时候；在亚伯拉罕舅舅的奶牛哗哗流奶的时候；当牛棚里落满了肮脏的昆虫蜕皮的时候或堆满钱财的时候；当果园遭到毁灭性破坏或遍地尸骨和坟墓的时候，人们都会谈兴勃发。

坟墓沿红白两色石子路两侧排列。墓间安放了绿色的长椅，种植了开花灌木，还有供静坐沉思用的片片树阴，中央是外公的白色墓碑。土地本应是用来生产水果和粮食的，却不幸成了复仇的场地，对此村民无不摇头叹息。

“其实很简单，”我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在我屋内的大房间里踱来踱去。“何必纠缠住这个问题不放，何必一定要找出答案？”

这不正是外公抚养我的目的吗？他使我长得体壮如牛，诚实凶猛如牧羊犬，人高马大而智力迟钝。如今他躺在坟墓中，由他的亡友环卫四周，安享村民的恼怒给他带来的快乐。

我宣布不想参加村委会的听证。“由他去吧。那孩子不过是个胡吹乱侃的主儿。”皮耐斯说。

我已经不是个孩子了。我是个年轻的富翁，钱多得花不完，块头大得瘦不下来。而皮耐斯总把学生当孩子，他们的头发白了或秃了还在继续拍他们的头。“谁能知道那孩子庞大的躯体内装入了多少记忆，才使他迸发出来？”他文绉绉地说。如果外公仍在人世，他会这样驳斥这种说法：“皮耐斯虽然知道许多格言，就是有时候会忘记格言的意思。”

当有人要求我放弃丧葬业务时，我总是回答，“我只不过在完成外公的遗愿。我派布斯奇拉和他雇的律师出席村委会听证，因为他们是局外人，既圆通又老辣。纷纷落叶一样的谣言伤不着他们，山谷的尘土不沾他们的脚。我脑子里想象得出村委会里吱嘎作响的简陋椅子，指甲断裂的手爪敲击着桌子。让他俩替我去忍受那些冷眼竖眉和指手画脚去吧。

我不过是外公的小孩子，这是他让我干我才干的。别的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在敖德萨，外公和他兄弟约瑟夫登上了“爱芙拉陀斯”号，这艘肮脏的小船“挤满了坏蛋”，这些人往返于地中海和黑海之间。亚科夫和约瑟夫·米尔金兄弟俩看到的是一个世界不同的两个侧面，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我兄弟十分兴奋，情绪激昂，在船头上走来走去，目视前方。”

约瑟夫梦想的是在基列的群山之中有白色的驴子、强大的希伯来、犹太人的家园。外公想念的是舒拉米，这个让他经历了欺骗与嫉妒的磨难的女人留在原乡；外公也思考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对他来说只不过是逃避罪恶恋情的避难所，这片新土地可以帮他抚平记忆的创伤。

他坐在船尾，凝视着河水，纠结的心绪随着船尾泛起的浮沫而舒展开来。“你看到了吗？我们温热的心像线球一样展开。”几年后他在一张纸片上写道。

在海上航行的那些日子里，他们吃的只有面包和无花果干，两人不停地呕吐。

“来到了这个国家我们又朝北走。夏季到来时，我和约瑟夫到达了加利利海岸。”外公的手来回移动，把薯泥和着自制的酸乳和炸洋葱送入我的口中。“第一天晚上我们找到了一份看地的活儿，黎明时，我们爬起来看‘应许

之地’的日出景观。太阳四点半初升，到五点一刻时就已热得烤死人。约瑟夫低下头哭起来，这和他对赎救日的想象完全不一样。”

现在他正忙着做沙拉。“我们三个人成了朋友，曼陀林·泽尔金，埃利泽·利伯森，还有我。我兄弟约瑟夫病倒了，再也忍受不了，跑到了美国。”

高烧、体虚、愤怒，外公时而疟疾发作，时而脾气大发，时而渴念亲人。

约瑟夫在加利福尼亚发了财。“当时我们冬季出门靠麻布御寒，袜子里塞进报纸保暖，他却在向美国资产阶级推销衣服。菲吉外婆死前几个月，村里通上了电，约瑟夫汇来一笔钱让他们买台电冰箱，外公把汇单扔进了牛棚旁边的阴沟，他对外婆说他永远不碰“资产阶级叛徒的美元”。约瑟夫后来去了圣罗莎，这里是卢瑟·伯班克迷人的小农场。那些怀旧的游客、昆虫和支持者的信件蜂拥而至。约瑟夫寄给外公一张伯班克的照片。我在外公床下的箱子里见到过这张照片，他戴着草帽和有圆点的领带，耳垂很大。“即使这般讨好也未能与米尔金和解。”

法妮娅·利伯森是外婆最好的朋友。

我一直跟着她，追问了好几个小时，她才对我说：“菲吉那时病得很虚弱，气喘吁吁又得不到疼爱，眼泪汪汪地来找我。连我们的话你外公也听不进去。他还是逼她往冷库里扛大冰块儿。”

“你的那位叫米尔金的朋友对她来说是最大的一块冰。”法妮娅有一次对她丈夫说。菲吉外婆遭受折磨死去一直让她念念不忘，每次想起来她都会火冒三丈。

我听不清埃利泽·利伯森嗫嚅的回应。我蹲在他家屋外，脸紧贴在潮湿的百叶窗上，只能见到他的嘴唇在动，她白白的长发盖在他的胸前。

外公一直没原谅他的兄弟，也没有再见到他。直到外公死后，我才叫人把他的遗骨挖出来从加利福尼亚带回了我们的山谷。他的两个儿子是洛杉矶米尔金纺织公司的老板，给我寄来了一张九万美元的支票。

“你父亲是资产阶级叛徒，”布斯奇拉用“拓荒者之家”的信笺这样写道，“但我们考虑到他是我们的家庭成员，仍给他打九折。”

遗体有的是用清洗过的农用卡车运来的，有的是拖拉机或板车送来的，还有的搁在机舱里运来，有木棺也有金属匣。

有时候葬礼非常隆重，记者、要员和政客成群结队、汗流浃背。布斯奇拉对他们点头哈腰，让我觉得恶心。他们在一旁观看我掘墓穴，每撩起一铲土时，他们就会后退，催着布斯奇拉让工人快干。

还有的尸体运来时无人看护，只有一张提货单和墓碑的题词。有的只有一个恼怒的儿子或哭哭啼啼的女儿来下葬。还有的活着过来，用尽最后一口气爬过田地，要求葬在“ 拓荒者之家 ”。

“ 跟老同志永远在一起， ” 他们恳求 “ 埋在山谷的泥土里，在米尔金身旁。”

下葬之前，我在布斯奇拉办公室旁边的小屋里打开棺材查验，以免不具资格的人偷偷混进来。

从美国运来的 “ 资产阶级叛徒 ” 都会有点腐烂。他们已断绝了声色之念，用呆滞、歉意和恳求的眼睛看着我。山谷的老同志静悄悄的，像是在田里的树阴下睡着了。他们中许多人是我小时就认识的，他们来找外公或来看柴泽尔，手里拿着害虫咬过的枝条、破旧的信或被蚜虫侵害的叶片来咨询。另外一些人，我只在故事中听说过，或问过别人，或自己脑子里想象过。

我两岁时被外公用毯子包着抱到了他的木屋中。他洗掉我身上的烟灰，清理了我皮肤上的玻璃碴和木屑。他把我抚养大，教我树木和水果的奥秘。

他还给我讲故事，我吃饭的时候，我除草的时候，我剪除石榴树丛生的枝杈的时候，我睡觉的时候。

“ 我儿子埃夫莱因养了一头小牛犊，名叫珍 · 瓦列恩。埃夫莱因每天早晨起床后都要背上珍出去遛一遛，中午才回来。天天如此。‘ 埃夫莱因， ’ 我对他说，‘ 牛犊可不是这样养大的。它习惯了让你背，就再也不愿用腿走路了。’ 但埃夫莱因不听。珍越长越大，成了一头大公牛。这时埃夫莱因还是坚持扛着它出去 ……这就是我儿子埃夫莱因。 ”

“ 埃夫莱因现在在哪儿？ ”

“ 没人知道,孩子。”

尽管他的眼里从不流泪，但他的嘴角有时会不易觉察地抽搐。每当果

树开花时，山谷天空晴朗时，他就会给我讲我舅舅埃夫莱因长得如何英俊。

“他还小的时候，鸟儿常常聚在他窗口看他起床。”

“我给你讲讲你母亲的事。啊……张嘴，巴鲁赫。她是个出众的姑娘。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有一天坐在木屋外的路面上擦鞋子：我的、菲吉外婆的，亚伯拉罕舅舅的，埃夫莱因舅舅的，他那时还住在家里。正在这时……张嘴，孩子……正在这时，她看见一条蛇，一条大毒蛇，慢慢地爬过来，越走越近。”

“后来呢？”

“后来……再吃一口。后来怎样了？”

“怎样？”

“你妈妈跑开了吗？”

我把这个故事记在心里。

“没有！”

“她哭了吗？”

“没有！”

“她晕过去了吗？”

“没有！”

“好了，巴鲁赫，孩子，把嘴里的饭咽下去。咽。你妈妈没昏过去。她是怎么做的呢？你妈妈做了什么？”

“她坐在那里没动。”

“那条毒蛇慢慢走过来，爬上了路面，咝咝地叫着，就在你妈光着的脚前。这时……她拿起大鞋刷……”

“啪！”

“正打在蛇的头上。”

“我妈妈现在在哪儿？”

“你现在和外公在一起。”

“蛇呢？”

“蛇死了。”

“我爸呢？”

外公站起身，拍了拍我的头。

“你会像你妈妈一般高，像你爸爸一样壮。”

他把母亲当皮耐斯的学生时晾干的花瓣给我看。他给我讲有一条大河，“比我们那条小溪宽一百倍”，给我讲“吉卜赛窃贼”，讲可怜的德国圣殿骑士曾在我们之前想定居在山谷，但他们的孩子“蜡黄蜡黄的，抖得像小鸡一样”死于疟疾。

他的手指过去习惯于用酒椰叶绑嫁接的嫩芽、锄草、摘水果，现在把我的脏围嘴轻轻地取下来。他弯下腰把我抱起来，吹痒痒逗我，胡子扎到我的脖颈上。

“孩子。”

“菲吉外婆是哪里人？”

菲吉外婆来自同一个遥远的地方。她比外公年轻得多。她过来时外公已是个种田的行家里手，对疾病习以为常，当地的什么食物都能吃。

但他总是想念舒拉米。这个女人把他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现在还从俄罗斯寄信来。每年两次的蓝信封是她寄来的——通过土耳其邮政，乘北方吹来的风，向南“飞往非洲最热处”的鹈鹕衔来。

5

外公和外婆相识在巴勒斯坦，那时他和埃利泽·利伯森，曼陀林·泽尔金正在齐彻隆·雅可夫干活。这是个由慈善家埃德蒙·德·罗斯柴文德男爵资助的农民小镇。

当离经叛道的三人组演唱乌克兰歌曲“惹恼了依附男爵大人生活的食客”之时，菲吉和她哥哥什洛莫·列文饥肠辘辘地坐在一旁。他俩一同来到巴勒斯坦，被阿拉伯装卸工抛在一个肮脏的码头上。他们从地上爬起来，四处找工作，忍受着饥饿、烈日和腹泻的煎熬。他们孱弱的外表令雇主失望，什洛莫·列文取下眼镜，看上去少了些书卷气，终于在葡萄园找了份活儿。

但他的视力不济，看不清是剪去三苞还是四苞，毁坏了一整行葡萄藤，被当场解雇。

他们靠别人的施舍糊口，讨到什么吃什么：烧心的油炒扁豆、埃及洋葱、烂橙子和黑乎乎的卡马丁。

卡马丁是穷人的糖果，就是把杏子煮成糊状，晾晒成干。我每次说这个词时都能感觉到它黏糊糊的甜味。什洛莫·列文有一次告诉我，他十分讨厌这东西。

“架不住它便宜啊，”他说。“我和你外婆，就是我妹妹，没有钱啊。”

“穷人需要糖，糖是安慰剂，”他解释说，一想到那些从他商店里偷巧克力的村里的孩子，他就生气。“不是他们买不起，只是充好汉罢了！”

菲吉在里霍沃特找到一份帮人缝缝补补的零活儿。一天，她坐在空橙子筐上补衣服，几个骑马的人停在她面前。一个身材笔直的瘦女人骑在马上威严地俯视着她。

“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下贱活儿？”她斥责道。

菲吉扔下针线，哭着跑开了。什洛莫匆匆追了上去。

“你知道那是谁吗？”他问。“那是拉吉尔·亚娜伊特，工人领袖。”

十年后，外婆在附近的切尔凯西安村买了第一只鸡，她就叫它拉吉尔·亚娜伊特，并经常喜欢斥责它下的蛋太小。

饥饿的痛苦传递到菲吉的全身。她能感觉到饥饿进入她的心脏并流向整个身体。那天她和哥哥在酒厂清洗酒缸，发酵的蒸汽和腹内的空虚，令她差点儿昏厥。在他们旁边干活的三个男青年停止唱歌，从背包里拿出面包、橄榄、奶酪和从贮藏室偷来的一瓶白兰地，她的眼前像生了一层迷雾。他们擦了擦手，抓东西来吃。过了一会儿，曼陀林·泽尔金觉察到菲吉的眼睛死盯着他们嘴角的面包渣。

泽尔金能够读出人们眼中的饥饿。他拨了一下曼陀林，邀她过来一起吃。

“她像一只被捉住的小鸟儿。我用眼睛对她笑，就像对孩子那样笑。”

菲吉松开哥哥的袖子，跟他们一起吃起来。

“她吃的喝的都是自己挣的。”皮耐斯在外婆墓前引用了这句话。

什洛莫·列文不喜欢这三个闹嚷嚷的人，对他们有些怕。“他们吃喝的样子像阿拉伯苦力，唱歌像俄罗斯流氓，”他在合作商店的办公室里对我说。“那时候我们受到种种忠诚与冲突问题的折磨，他们却一点烦恼都没有。”

他不抬头看我。我们坐在办公室里，太阳映出窗外密密麻麻跳跃的尘埃。列文在用拇指指甲裁切用来记账的复写纸。当时我年纪小，他说的东西还无法全部听懂。但我也不拿提问去打断他。列文的口像皮耐斯养的沙漠花草一样，几年才开一次，打断他的话太不应该了。

“她一下子就给他们勾引走了，”他低声说，发青的手指颤抖起来。“像扑向火焰的飞蛾。”

列文看到他们用脏手撕下一片片面包和奶酪塞到妹妹口干舌燥的嘴里，大受刺激。他想让她远离他们，但当晚利伯森、米尔金、曼陀林·泽尔金喝得醉醺醺的，为了“讨你外婆高兴”，就成立了一个“菲吉·列文工人小组”。他们甚至表决通过了预算、制订了宪章、撰写了宣言。

“历史学家从未把‘菲吉·列文工人小组’当回事，”麦舒拉姆·泽尔金对我说。“可能是名称不起眼儿。哪个严肃的学者会就这样一个名称的组织去撰写论文呢？”他笑道。“但它在拓荒者之中却是个活生生的传奇。是这个国家第一个真正的公社，因为它首次给予妇女完全平等的权力。尽管它的章程太过随意，但其中不乏突破之处。”

外公木屋的床底下有个大木箱。我合上窗帘把箱子打开，在一件白色绣花女衫下面放着一些文件、俄罗斯工人帽和一顶发黄的蚊帐，还有她的照片。

外婆对着我笑。她梳了两条辫子，两只手很小，看起来像是要从相片中走出来。一转身，我看到外公站在我身后，脸色苍白而严厉。他跪在我身边，把我的手指一个个从相片上掰开，把相片放回箱子里，又拿出一个信封，里面装的是另外一些相片。

“这个是里洛夫，大名鼎鼎的治安员，”他用我熟悉的调侃语调说。外公一直很讨厌治安员协会里的人。“他在那件阿拉伯大袍下面藏着两支毛瑟枪和一门法式野战炮。他后面是那位一无是处的罗沙·蒙金，躺在他前面的两个是皮耐斯和玻登金。”

他开始在屋里踱起步来。

“在我们所有的老照片中，”他说，“总是有一排人站着，另一排坐着，前面再趴着两个，他俩的头用手支着，靠在一起。站着和趴着的人中各有一人最后离开了这个国家，而坐着的会有一人英年早逝。”

他弯腰从箱子里拿出一张纸，大笑起来。

“瞧，”他说。“这就是菲吉·列文工人小组的宪章。”

他站起身，字正腔圆地读了起来。

“第一条，菲吉·列文工人小组将抵制任何都市虚荣浮华的诱惑。

“第二条，列文同志负责烹调。泽尔金同志负责洗碗。米尔金同志负责找工作。利伯森同志负责洗涤和商谈。

“第三条，泽尔金同志、利伯森同志和米尔金同志不得占列文同志的便宜。

“第四条，列文同志不得试图……”

木屋门突然被打开，麦舒拉姆·泽尔金闯进来，用力摇头。

“把那东西给我！”他喊道。“给我，米尔金，我求求你，我要把那份文稿存入档案。”

“你怎么不回去帮你爸一把，他今天往家扛干草。”外公说。“快走，否则我叫巴鲁赫动手了。”

“不管你怎么说他，”麦舒拉姆·泽尔金在外公死后说，“米尔金是复国运动中最受尊敬的人物。无怪乎那么多无能之辈都想出大钱葬在他旁边。那是他留给你的最大遗产。”

他们三人签署协议之后，转向菲吉，对她深深地鞠躬，请她也加入。“你哥哥呢？”她加入之后利伯森又问。但列文说他还没决定“他的政治立场”。

“这样的话，”外公说，“既然你这么难下决心，下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就派你去发言吧。”

“地方数洞家协会你随时可以加入，”曼陀林·泽尔金说。在他一生中，数洞家是他词汇表中最粗鲁的词。

什洛莫·列文厌恶地站起身，回到工棚去睡觉，但想到第二天他可能落单，就跟着工人小组向南去了朱迪亚的葡萄园。

“没有路，也没有车，连马都没有，”外公说。“我们走了一整天，在沼泽地里就跟着青蛙走。”

尽管对列文来说他们像三头怪兽，他还是跟着他们走了三天。泽尔金弹奏曼陀林，调子“差点在我头盖骨上钻出个洞”。米尔金要观看枣树花蕊，一停就是几个小时，误了大家的行程。利伯森最糟糕。他晚上躺在那里“咕咕”学蛙鸣，四面八方来的蛤蟆爬到他身上。“它们是良好的消息来源。”他说。

“他们是一群小丑罢了，”列文对菲吉说。“他们对什么事都没个正经。”

“每当他讲起死去的妹妹，就不断地取下眼镜擦拭那厚厚的镜片。”

“咱爸让我发誓照顾好你。”他一生中肯定不知多少次想过和说过这话，现在他又在对我讲。

“我都十七岁了，什洛莫，”菲吉回答说，“我找到了自己要跟他生活一辈子的人。”

“谁？”列文多疑地看着三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他们正快速地在葡萄园里除草。

“我还没最后决定，”她说。“但不会拖太久。在他们三个人中挑一个。”

“他们是流氓。他们逼你做饭、补袜子，洗洗涮涮。”

“我们有宪章。”菲吉说。

“他们要把你当用人。许多女孩作为拓荒者来到这里，最后却成了公社的厨娘。”

“他们使我快乐，”菲吉外婆说，“通过他们我可以熟悉这片土地。”

“谁也不能说，”什洛莫·列文喉咙里有些哽咽，“谁也不能说只有亚科夫·米尔金帮她熟悉了这片土地。”

如今她已死去多年，列文已原谅了外公，甚至还帮他料理农场，跟他玩跳棋。他每年去给她上两次坟，一次是从俄罗斯到达此地的纪念日，另一次

是他妹妹的忌日，“ 这样我可以有一两个小时的清静去解对那些权贵和势利小人的心头之恨。”

他跟随他们到朱迪亚的殖民地，到实验农场，到约旦河和雅夫尼尔山谷。外公告诉我他们跳舞、挨饿、抽干沼泽地、采石、犁地，一同穿越加利利和戈兰高地。

“ 那时候，没有布斯奇拉或济斯给我们送信，你知道我们怎样才能收到俄罗斯的来信吗 ?”

“ 怎样 ?”

“ 利伯森有几个朋友是鹈鹕。是它们衔来的。 ”

我惊得张大了嘴，外公塞了一支牙刷在我张开的嘴里，开始给我刷牙。牙刷上有些酸溜溜的膏。

“ 你见过鹈鹕的喙吗 ?”

“ 啊 ?”我咕噜咕噜漱口。

“ 信是装在袋子里捎来的。漱漱口。鹈鹕把信放在袋子里，在飞往非洲路经此地，它们停歇一下，把信和问候留给我们。 ”

皮耐斯对这种故事很不屑。“ 这个山谷和海岸平原根本不在鹈鹕迁徙路线上，” 他对外公说。“ 干吗用这些瞎话糊弄孩子？ ”

但外公、利伯森和泽尔金不把皮耐斯遵循的自然规律当回事儿。

他们骑着锄头，在有毒的沼泽地上飞过，在绿茵如织的灯心草和马唐草地上辟出条条小路，菲吉轻薄芬芳的裙幅如彩云抚过他们的脸，我仿佛看到他们像千里光的种子一样随风飘扬，在枯黄的原野上跳动着星星点点。列文在下面边跑边喊，让菲吉下来。

“ 他们没有一个敢动你外婆一个指头， ” 皮耐斯告诉我。“ 他们只不过对她讲些俏皮话和笑话，逗她笑，这样她的血液就对疟疾和忧愁产生了抵抗力。 ”

他们像牧童那样掷石子，用俄语对水禽唱歌，这些鸟每年秋天都从顿河三角洲飞来，两个月才沐浴一次，他们晚上赤着脚整夜跳舞，黎明便出发上路。“ 他们有时只吃五只橘子就可工作一周。 ” 我对尤里表弟说。

但我舅舅的双胞胎儿子约西和尤里却对这些故事不感兴趣。

“ 这算什么， ” 尤里说。“ 他们忘了给你讲利伯森为菲吉裸体横穿加利利

海，泽尔金在海岸上为她弹奏了一夜曼陀林，三尾圣彼得鱼清晨跃上水面，迷倒在她脚下，用棘鳍跳动，外公用石子打水漂，石子一直飞到海对岸。”

为求得真实，我问过麦舒拉姆的看法。他说不知道这些故事的来源，“不知谁能证明工人小组离奇故事的真实性。”

麦舒拉姆缺乏时空观。皮耐斯对我说，这事发生在能移植他人记忆的人身上。麦舒拉姆的大脑毫无条理性，记忆分别贮存在小格子中。在他的脑海中,埃利泽·利伯森在水面行走和在约旦河谷圈地混为一谈。而我却亲眼看到老利伯森晚上浮在村游泳池里，急促地呼吸又格格地笑着向他妻子法妮娅显示他还像过去一样年轻。如果说泽尔金种的果树是村里最高大且汁水最多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夜间在田里走来走去，白发苍苍的头在绿色的田野间闪着白光，用曼陀林的乐声安抚那些细嫩的新芽。我只对外公心存疑虑，他为什么一直爱舒拉米，那个背叛他欺骗他的克里米亚妓女。她那么多年里一直待在俄罗斯，“同沙皇军队里的所有军官都上过床”。

“但他娶了菲吉外婆，”尤里说。尤里的睫毛像小母牛的一样长，一谈到女性和爱情，睫毛就会上下跳动。

我小时候就喜欢尤里。我们坐在一大片红花草地里等候亚伯拉罕和约西，他们去给奶牛割苜蓿了，坐在一台吱呀作响的马拉收割机上。外公和柴泽尔在附近的果园里烧荒。

“这是两码事儿，”我说。我知道他娶她的原因不过是工人小组全会做出的决议。“外公在俄罗斯有女友，她不知哪天就会来。”

“不，她不会来，”尤里说。“她年老体弱，又忙着跟退休的老军官睡觉。”

那会儿，菲吉外婆已离世很多年了，我从两岁起就跟外公一起生活，有一天晚上，我发现他打开箱子拿出一个蓝色大信封。那是从遥远的地方寄来的，那个国家有个邪恶的米丘林，有肮脏的庄稼汉，有声名狼藉的舒拉米。他坐下来慢慢地写着回信，这些信并未全部寄出，但他从未划掉一个词。有一天早晨他去了果园，我在满地板的纸片中发现了一封未写完的信。

我一个词也看不懂，那不是用希伯来文写的，也不像我家收音机绿玻璃上的外国字儿。我在一张纸上认真地摹写了几个词，带到了学校。课间休

息时,我去找皮耐斯,他正在喝茶。“亚科夫,”我问,“你见过这种字吗?”

皮耐斯看了一眼，脸色一阵白，一阵红，拉着我的手出了教师办公室，把我给他的纸撕成了碎片，“你不应该这样做，巴鲁赫。再也不许去翻你外祖父的信件了。”

此后我再也没有欺骗过外公。再也没偷看过外公的信件，直到他去世。

6

我至今还记得菲吉外婆的哥哥走在村里的路上，脑袋和眼镜在太阳下闪闪发光，他身子有些前倾，牙缝里沾着陈年的黄杏脯。尽管像列文这样的公用事业服务人员在村民的眼中地位不高，但在遇到需要查账或仲裁的时候必定会找他，因为他为人正大光明又坚持事实。

一天下午，他和也门籍的妻子蕾切尔坐在自家院子里的桑树下。他用发青的长指撕下片片面包和奶酪塞到她嘴里，我缩成一团蹲在树丛中，偷听到了他俩的谈话。

“再吃点。”他说,又撕下一块。

“我不要你喂,”蕾切尔抗议,她忍不住笑出来。“我是老女人,又不是小孩子。”

“我的小宝贝儿，”我听到列文叹了一口气。“我的小妹妹。”

有时候村里老人在回忆外婆时，会夹带着说几句她哥哥，这样一点一点地积攒起来，我就知道了他的大概情况，对其他我埋葬的人也是这样。比如说治安员里洛夫，我就调查了好几年——当然调查工作也十分危险，因为他孙子和我，我父亲和他儿子夙有世怨。更糟的是，他多半时间待在牛棚的化粪池里，那里存放着村里的枪支，侵入者会被当场击毙。

“如果你想得好死，就离这儿远点儿。”他常这样说，同时用四只黑洞盯着你，两只枪管和两只斜眼。

我一生中从未跟里洛夫讲过话，但列文就容易接近多了。他喜欢我，用

忧郁而饶有兴味的眼光看着我，弄不懂他家里怎么会生出像我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我真希望跟你一样强壮，像你一样单纯。”他常笑着对我说。

列文和工人小组一起待了几周，后来决定自己走。不是因为外公、曼陀林·泽尔金和利伯森对他不友善，每当他揉搓酸疼的手或下锄的方向不对时，他们的眼神足以让他流泪，让他绝望。他不理解他们开的玩笑，也没学会他们唱的歌，因为每天晚上都有新作产生。

他们有些粗野的习惯，如吃饭时抠脚丫，用草叶剔牙，和驴、骡交谈等等，令他感到压抑和害怕。甚至菲吉，他觉得也不像以前那样尊重他了。

“父亲让我照看她，但我却成了一个可怜的农场工，一个多余的哥哥。”

但三人与他分享食物，让他和菲吉在犹太人的地里和农民一起十活，甚至有一次有些人在佩塔赫·蒂卡沃附近攻击他们，还想抢走他们的行李，多亏他们出手把他救回来。

“你和菲吉先跑开，”泽尔金喊，“看管好我的曼陀林！”

什洛莫和外婆藏到一块高地后面，吃惊地看着“三个流氓”和攻击他们的人搏斗，把他们赶跑。利伯森回来时嘴唇撕裂了，还胜利地挥着他的韦伯利左轮枪。菲吉把他的伤口擦干净，在上面轻轻吻了一下。伙伴们乐得喊起来

事后列文斥责她举止轻浮。

“我爱他们。”她在黑暗中回答。

他躺在那里一夜未睡，清晨起来后郑重地宣布他要离开他们。

“我们刚到这个国家时，也感到很苦闷，”泽尔金说，“再过一个月就会好起来。”

但列文认定要走自己的路，不管结果如何。

利伯森和外公给他买了张去耶路撒冷的火车票，又给他几枚土耳其硬币。哥哥上车时，菲吉哭了。

他坐在摇摇晃晃的车厢里，情绪低落，两手插在兜里取暖，双膝碰在一起，这种显得很羞怯的样子后来保持了下来，他坐在柜台后面的时候，两膝间就是这个角度。对面的座位上坐的是一些犹太神职人员，他们的妻子用

不屑的眼光看着他，一边在讲述拉比的故事。据说这位拉比乘一顶哈西德皮帽从雅法港 一直飞到哭墙。他身边坐的是一个驼背商人，一路上嘴里念叨着数字，仿佛这样可保佑他一路平安到达圣地。

刚刚从鹈鹕传书、青蛙领路的心理压力下解脱出来的列文突然意识到这片国土必能散发出令人疯狂的瘴气，生活在其中的人都会染病，不论年龄,不分种族、派别。

他望着窗外枯黄的土地，啃着菲吉放在他包里的一片面包。烟灰从车头飞进窗子，吹进他嘴里，味道像苦涩的谷粒。荒凉的乡村使他情绪低沉。灰暗的山谷、丛生的荆棘和山坡上毁弃的梯田，这与他童年记忆中大河两岸的萋萋绿地相比起来全无生机，可悲可怜。

火车又绕过最后一座山，进入耶路撒冷，外婆的哥哥背起提包离开了车站，走过不再鸣叫的摩西 ·蒙泰菲奥里风车，下到旧城墙内的水潭里，这里有牲畜在饮污秽的水，又走进城墙上的一道门。城市的肮脏破烂令人作呕和恐惧。他从一个阿拉伯男孩那里买了一杯海枣汁喝了，索然寡味，这使得一切都更加灰暗。傍晚时他盯上了两名像他一样的拓荒者，尾随其后听他们讲俄语，终于找到了过夜的场所，但他的情绪并未好转。

“这里的犹太人看不起我们，而阿拉伯人已欺侮了我两次，”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这座到处是石头的贫穷的城市将会毁掉我。眼中所见尽是昔日浮华和余烬。只有石头适合留在这里。这不是活人待的地方。”

他一度曾想学石匠。阿拉伯石匠那锐利的目光令他惊叹，那种目光可以剥掉石头的表皮展露其内质。“他们有一个专门的词，叫 mesamsam[1]。你会感觉到他们是在切面团而不是切石头。”但列文息工放下凿子以后很长时间，指头疼痛肿胀。于是他决定去雅法。“那是一座柔软些的城市，”他对我说，“不这么坚硬如石。”

因为没钱买火车票，他和从明斯克来的两位年轻人还有一位姑娘一起步行去雅法。两天整的路程令人疲惫不堪，一路上“为避开阿希 · 戈什公路劫匪”还要翻山越岭，穿过荆棘丛，躲开吠犬。尽管如此，这次经历颇为愉快。

1 希伯来文，意为眯着眼睛。

四处都能见到不熟悉的黑鸟，橙黄色的喙对着天空鸣啭。被称为“荒野之王”的灰蜥蜴对天祷告的样子十分有趣。和他同行的年轻人对他很友善，帮他提东西，还给他出主意。两人中个子较高的一个叫哈伊姆·马古利斯，教他在最热的季节也要在腰里扎一条羊毛腰带，还说他要做个养蜂人，“从岩石中酿出蜜来。”

“但蜜蜂不光能酿蜜，”马古利斯兴奋地说，“没有蜜蜂，田野就不会开满万紫千红的花朵。没有蜜蜂，就没有水果、没有红花草、没有蔬菜，一无所有。在这片土地上，苍蝇和黄蜂是指靠不住的。”一次途中休息时，马古利斯教他怎样寻找野蜂巢。“这是哥萨克人的古老方法。”他边讲解边拿出一个小盒子，走到一株盛开的百里香前，艳丽的花朵上“野蜂”在嗡嗡叫。

“那只已吸足了。”他指着一只蹉伏在花中的蜜蜂低语道，悄悄地用小盒罩住了它，盖好盖子，又用同样的办法抓了另外几只蜜蜂。

“它们一定会直接飞回蜂巢。”他说着把一只蜜蜂放飞，自己仰着脸在后面追，脚下的石头和土块绊绊拉拉，列文紧追其后。当蜜蜂飞出几十码远，他们已看不见时，马古利斯就会再放出一只蜜蜂继续追赶。

放出的第六只蜂把他们带到了蜂巢，这个巢隐藏在一棵角豆树干上的凹口里，列文站在远处安全的地方，惊奇地看着马古利斯用野花瓣搓了搓手和脸，朝着蜂巢走去，任凭蜜蜂在他裸露的皮肤上爬来爬去。他用双手捧起蜂蜜回到明斯克女孩身边，伸出滴着蜜的手让女孩舔食。女孩熟练得像经常这样做。

“蜜糖马古利斯。”她笑道，眼睛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她叫冬妮娅。

他们看到有骆驼帮经过，马古利斯称之为“土耳其列车”。列文兴奋不已。哈伊姆·马古利斯是巴勒斯坦第一个不曾侮辱他的人，列文开始喜欢上这个满身流芳的年轻人。他幻想，也许会被邀请长期和马古利斯在一起。他梦想着两人共同拥有土地，共同拥有冬妮娅，一起耕种土地建立家园。有一瞬间，未来似乎向他挥着希望之手。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他觉得颈背因兴奋喜悦而发软。但他们刚到雅法，马古利斯就拉上冬妮娅的手和他们的朋友一起消失在花园酒店后面，向他挥手告别。列文悲伤地望着他们离去了。他在旅馆花园里的长凳上坐了几个小时，看着路德教堂的尖顶和他身

边的凤凰树，直到侍者过来把他赶走。夜幕降临时，他睡到了雅法市北的土丘上。凉冰冰的蜥蜴爬上他的肚皮，豺狼的吻嗅着他的腿。他一夜未合眼，天刚亮就去特拉维夫的建筑工地找活儿干。

“这里的女孩子，”他给当时在哈德拉柑橘园里挖灌溉渠的妹妹的信中写道：“粗俗冷漠，像我这样的年轻人，一不能给她唱小夜曲，二不能给她带来生活的甜蜜，当然不会引起她们的兴趣。她们要的是那种身强力壮干活时唱歌的人，而体弱多病的我不受青睐。我多么渴望有一只柔软纯洁的手，多么渴望细布连衣裙的芳香，多么渴望在绿色的河岸边支起一张摆上咖啡和蛋糕的白色餐桌。”

列文挖地基，在沙地上推独轮车，累得腰像要断了一样。

“我满手是泡，所有的泡都破了。身上脱了皮，到处是流血的伤口。劳累一天之后就是无眠的夜。我腰酸背痛，心里越来越焦躁不安。我能撑过去吗？我的智力和体力能经受住考验吗？我真想回俄罗斯或到美国去。”他给菲吉的信中写道。而这时菲吉在提比里亚斯附近唱着歌在砸石子。

列文给我看了外婆的回信。“还有其他女人在这里干活，正如你担心的那样，她们给男人洗衣烧饭。但你的小妹妹活得多么愉快！她是真正的劳动者。泽尔金，米尔金和利伯森——我都是用姓来称呼他们，他们也叫我列文，他们尊敬我就像我是他们的指挥官——都动手支帐篷。泽尔金有时饭烧得特香，如有神助。只要有白菜、柠檬、蒜、糖，他就能煮出无与伦比的罗宋汤；用一只南瓜、一些面粉和两个鸡蛋，他能做出够一周吃的饭来。昨天轮到米尔金洗衣服。一个成年男人给你妹妹洗内衣，你相信吗？”

对此列文既妒忌又憎恶，还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此时的感受，使之永远保留了下来。

“你还记得我在家乡常唱的那首歌吗？昨天我教这几个男孩唱了。泽尔金为我们伴奏，我们唱了一整夜，直到太阳东升，又一天的劳动开始。”

列文把铅笔夹在耳朵后，站起来，从办公桌后走出来，缓缓起舞，为自己遭受的磨难画了一个优美的圆圈，高声唱起来：

我要耕田，我要播种，我要欢乐——

只有在以色列的土地上。
你可以让我穿素衣，可以称我“犹太人”——
只有在以色列的土地上。
我宁吃干面包，不向任何人低头——
只有在以色列的土地上。

他靠在椅背上。“以色列的土地，”他说。“你在这个国家随手扔块石头，就砸到一块圣地或一个疯子。”

他周围是特拉维夫的第一批房屋，里面是犹太工人、阿拉伯马车佚和新居民。

“我突然想到，没有人出生在这个国家，这里的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就是从地上冒出来。”

“他仔细地从抽屉里的信札中一封封地拿出信来。外婆俊逸的大圆体字出现在面前。

“我从病床上起来，”她给哥哥写道，“傍晚到加利利海游泳。几个男孩像水中裸体的婴儿，我浸到水里齐颈深时，把围在腰间的床单扔到了岸上。三个人进行比赛。利伯森说他能像耶稣一样在水面上行走，差点淹死，米尔金打水漂很在行，泽尔金对着我们晚饭要吃的鱼弹起了琴。事实上，我已经三天只靠无花果充饥了。”

从未见过妹妹胴体的列文感到气愤和羞辱。他的短暂的午餐时间已经结束。尘土飞扬的街道上来来往往地走着像他一样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满脸汗珠形容憔悴的年轻妇女眼睛里露出饥饿和疾病的光，还有身穿白色茄克衫和漂亮洁净鞋子的绅士。有一个狠狠地瞪了他一眼，他从坐着的石板上站起来，回去干活了。

“整个下午我都在梦想着晚上回到沙丘上的无花果树下去，在那里我可以独坐沉思。”

但当他晚上爬上沙丘来到树下想躺下休息时，发现一对青年男女“像猪一样发情”。列文看了一眼就绝望地跑到海滩去了。

第二天他来到雅法的一家银行求职。他很幸运。由于他字写得好、管

过账，笑起来一副诚实的样子，于是当了助理职员，试用一年后，他已然成了身穿白茄克，头戴草帽的出纳。手上的伤愈合了，皮肤恢复了柔软和光滑，晚上他脚蹬一双软皮鞋沿海滩散步，倾听沙丘上拓荒者的低语和歌声，品尝煮茶的壶里散发出的馥郁的芳香。

正当命运向他露出微笑之机，战争爆发了。外婆的哥哥像特拉维夫所有其他人一样，被驱逐出了这座城市。

“战争期间，”外公说，“我们搞到了一张伪造的瓦泽卡。”

我把瓦泽卡这个词记录下来。但我从未问过它是什么意思，因为解释这个词会使我的故事线索纠缠到一起。瓦泽卡、库拉克、苏克拉、奥特曼尼泽卡——我之所以直到今天还记得这些词，就是因为我至今不知它们的含义。就像列文不知道 mesamsam 是什么意思一样。

“我们靠橄榄、洋葱维生，差点饿死。”外公说。

每到秋天，他都采摘晾干一桶橄榄。我和他一起坐在水泥路上，看着他剥蒜皮、切柠檬，冲洗莳萝梗，他的手上发出新鲜蔬菜的气味。每次用刀柄敲一下蒜瓣，蒜就从皮里脱出来。他告诉我应往桶里加多少水多少盐。

“去，到鸡舍里取个鲜蛋，孩子，我教你一个高招。”

他把鸡蛋放在盐水里，当鸡蛋悬在水中央，既不浮出水面也不沉底，而是像用一根无形的线牢牢地吊在那里时，盐就不多不少恰到好处了。对我来说，这个悬浮鸡蛋的魔力不亚于园子里嫁接的果树或埃利泽·利伯森在水面上行走。

战争期间列文在佩塔赫·蒂卡沃的一个难民营里避难。也许那些艰难的日子已从他的记忆中抹去，也许是他不想再提起。他只记得有一天晚上，大群蝗虫落在他的地里，不停地几乎无声地疯狂咀嚼，吞食一切。

“早晨起来时，树皮被啃光了，树木变成白色，全死了。”蝗虫翅膀的震颤和嚼碎的废渣像沙子一样塞满了他的脑子，折磨着他。

当英国大炮的轰鸣声从南方传来的时候，列文回到了特拉维夫，慢慢地在沙子铺成的街道上走着，随着夜色到来，路面由红渐渐变黄。商贩忙着把钉在店门前的木板取下。徜徉在大街上的澳大利亚士兵的笑脸带给他们新

的希望。

列文没回银行上班，他在一家文具店找了份工作，学会了安装钢笔。他虔诚地拆开布伦纳、齐斯凯德和埃廷格等名人用过的钢笔，用他自己采集的榕树汁调成的溶液浸洗零件，研磨笔尖，拆修墨水胆。“我们的政治前景在你们的手上。”店主笑着说着，一边看着列文检查阿瑟·鲁宾的黑色水手牌钢笔，列文感到一阵满足。店主很喜欢他，还把他介绍给年轻姑娘和他朋友的女儿。如果列文不思念草、烟和泥腿的气味，那该多好。他想把自己包裹在星星和草地之中，想睡在打谷场和沙丘上。最后他说服老板让他兼做流动推销员，每周一次骑上毛驴到附近犹太人聚居地贩卖杂货。

“我喜欢在外面跑。”他的肺已习惯于尘土，驴子迟缓的步子让他感到安逸。他所经之处有芬芳的柑橘和柠檬园，开着黄色小火球一样的花儿的刺槐篱笆。他穿过米克拜以色列农业学校的铁栅门，进入里申·勒–提雍的葡萄园。花的海洋仿佛在他面前不断地分开。拓荒者的歌声响彻天空。若看到一群人坐下来用餐，他就羞涩地勒住缰绳，远远地站着观看，等着人来邀他同吃。他开心地吃着烂橙子和刚浸过油的烫得烧心的面包，凑入自己的一份食物，他在雅法特意为此而购买的甜卷和阿拉伯饼。

“有卡马丁吗?”我问。

他惊奇地凄然一笑。“没有，”他说。“那时我的境况已好些了。”

“亲爱的列文。”鼻子脱皮的金发女郎有一次这样称呼他。他是鼓足了勇气才把一块黏黏的面包送到她鹰钩鼻子下的嘴里，她笑着吻了一下他的脸。

“那一刻我的心停止了跳动。”夜里他梦见了她，梦见了他为她和他们的孩子建的农舍。将来他们会种上一排排的蔬菜，养些勤快的母鸡，一头奶牛，不停地劳作。“直至今天我还常读农业杂志，就像妇女喜欢读烹调书一样，”他苦笑着对我说。“每次路过那里，我都会在树木和葡萄藤中寻找她那条蓝色的围巾。”一个月之后，当他壮着胆子问起她时，被告知她已死于伤寒。他又一次跌进了忧郁的深渊。

“她死后我才知道她的名字。”他给妹妹的信中写道。那时的她已经学会了套上几头牛犁地。

“这是我在以色列的土地上犁出的第一个地垄，”她写道“开始我不是掌

握不住方向就是压不下犁头。利伯森不得不拿去了缰绳。现在我犁得笔直。”

她也得了疟疾。“但他们甜蜜的血治愈了我的病。”她给哥哥写道。

什洛莫·列文带着装有钢笔、墨水胆、文具、笔尖、商务表格和铅笔的褡裢巡回兜售。虽然曾两次遭洗劫，但他证明自己是一个一流的推销员，于是成为公司的合伙人。

那年，第一批犹太移民在杰兹里尔峡谷搭起了帐篷。菲吉·列文工人小组做出决定，“米尔金同志和列文同志应当结为夫妻”。他们和养蜂人哈伊姆·马古利斯及女友明斯克的冬妮娅（冬妮娅后来爱上了里洛夫），未来的教师亚科夫·皮耐斯和他怀孕的妻子利亚（利亚当年即死去）结成了第一个小组，走遍河谷寻找待出售的土地。用皮耐斯的书面语来说是“寻遍全国”。他们因此成了村子的创始人。“我们有头驴子叫卡什克。白天它从泉里取水，夜里人们入睡之后,它换上礼服,擦亮蹄子和眼睛,张开耳朵,飞往伦敦。”

“英国国王方进早餐，卡什克抬起一蹄敲响宫门。国王邀之入皇宫，赐予半熟煮蛋一枚及至软白面包一份。卡什克欲讲述村中之事，国王令仆从取消当日一切预约。”

“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正在议事殿恭候，陛下。”

“让他等着,’英国国王答。

“比利时女王在花园中。”

“让她待在那里，”国王答。“今天朕要和以色列来的希伯来驴卡什克举行会晤。”

7

“菲吉外婆，”尤里目光迷离地说，“走过一块开满长寿花的田野，像乌克兰农民那样，只穿一件连衣裙，没穿内裤。她受粉而孕。为此，每当春天长寿花开的时候，我父亲至今还会喷嚏连连，鼻涕不断。”

村委会估算了一下日子，外婆大概在五旬节前后生产，五旬节是个收获

的节日。“有什么样的果实能比得上第一个婴儿降临村庄呢？外婆怀孕让泽尔金和利伯森兴奋不已，”外公平静地说。“他俩不畏艰险游过约旦河摘回柠檬，从撒玛利亚山上采回刺山果花蕾，从卡梅尔捉来鹧鸪崽。产前几个月，还从约旦山谷的一个定居地请来两位专职助产妇护理她。她们给她朗读精选的小说和运动理论家的著作。”

“说来也怪，关于头胎的神话还是有神力的。”麦舒拉姆·泽尔金说。因为自己是第二胎，他一直对父亲曼陀林和母亲碧斯娅耿耿于怀。“你菲吉外婆的子宫中怀的是全村人的孩子。”

菲吉沿着泥泞的村路，在各家的帐篷里串来串去，脸上洋溢着幸福，甜润的声音感染了男人，也感染了动物。

“米尔金本来只是跟埃利泽·利伯森和曼陀林·泽尔金一起玩时，才喜欢菲吉。他跟菲吉共进洞房的那天，心里还想着他远在克里米亚的情人。这阵子，看到菲吉也神情迷离。”皮耐斯说。

“他用绿色的橄榄油摩擦她的腹部。”尤里说，话里加进了自己的润色。

临产前，菲吉被用车紧急送往几英里外的火车站，一行人还未离村，就见火车绕过山梁，驶进车站。

亚伯拉罕舅舅的出生在山谷里是尽人皆知的大事。在纪念建村 50 周年时，这事还被从特拉维夫请来的导演改编成话剧。这位导演穿一条紫裤子，夸口要睡遍见到的每一个年轻姑娘，当地人十分惊慌。

曼陀林·泽尔金和治安员里洛夫“飞身上马，像哥萨克骑兵一样闪电般地冲向火车站”，赶上了火车。火车司机挥舞着煤铲抵挡，里洛夫从马背上跳上火车头，用愤怒的目光和坚硬的棍棒制服了司机，拉下了车闸。

“我们可不是一般人，我们是村委会的！”他对司机和满脸乌黑的助手说。那个助手躺在煤堆上，吓得浑身发抖。

“你要想活命的话,站起来快滚,你这个狗东西!”里洛夫吼道。“全速前进！”

火车长鸣一声驶出车站，留下一串火花和烟柱，两匹带鞍的马、菲吉外婆和一行人也被忘在后边，沿着铁轨大喊大叫。没办法，只能在野地里分娩了。

亚伯拉罕舅舅是一小时后出生的，他是外公外婆的长子，也是村里出生的第一个孩子。“他生在我们的田野里，我们的土地上，我们的太阳下，正好是马古利斯的灌溉水龙所在地。”

那天，田野里的蝉长鸣不停。拓荒者唱歌跳舞彻夜无眠，早上里洛夫和泽尔金重新露面，他们是一路跑回来的。里洛夫连句道歉话都没有。喝了两口水，就要求开村民大会决定应给孩子取个什么名。“他母亲已经把名字取好了，”有人说。“叫亚伯拉罕，随他父亲。”埃利泽·利伯森咕哝说，“同志们太过随便，不可饶恕，”甚至在村务简讯中记下“孩子是她的，也是我们大家的。”但事已至此，他已无力改变。

法妮娅·利伯森是几周前从她所在的基布兹被拘来的，她知道第一个孩子的出生会让所有男人觉得自己生年有限，她让外公离开了外婆的帐篷。

“法妮娅和我妻子利亚搬了进去。两人为小亚伯拉罕缝制了绣花尿布，还用芦苇编了个摇篮。”

一周后，从蓝山之外的城市里请来了一位割礼师。村民换上白衣服，理发剪指，在米尔金的帐篷前围坐成半圆圈。当外公走出门把儿子高高举向空中时，大家齐声欢呼。“你亚伯拉罕舅舅是我们真正的第一个硕果，因为他出生时，果树还没有坐果呢。”直到今天，每到五旬节这个收获的季节，当年出生的孩子都会被高高举起展示给众人，以此纪念这个节日。

新生儿长得漂亮白皙，在村里人见人爱。他“笑起来嘴巴清亮，肯定已经长了牙齿。他就像花萼里的一朵大长寿花。”亚伯拉罕出生时，还没有长现在额头上的那两道深深的皱纹，脸蛋上挂着甜甜的笑，就像光泽新鲜的大苹果。

“我们立刻围成一圈，”皮耐斯说。“一手搭肩，一手搂腰，舞会就开始了。”大家觉得这是村里最荣耀的时刻，终于“有人在种族的接力赛中能把火炬传递下去”。不再担心种族随着创业者的去世而灭绝。

皮耐斯微笑着，愉快的记忆刻在脸上的每道皱纹里。“这孩子把我们永远连在一起，”他说，话语从他的嘴里落下来，就像野李树上的果子落到马古利斯的田地里——又甜、又小、又准确。

“我们把孩子传来传去，每个人都抱一下。在这短暂的甜蜜时光里，每

个人都感受到了那香甜的肉体所兆示的未来，嗅到了漫妙的体香。一个接一个，他如同圣物被传递着，我们接过他，给他祝福，有的高声说出来，有的在心中默念。每个人都拥有他的一份。”

“总有一天我会给你讲割礼的经过，”麦舒拉姆保证说。“利伯森对孩子的愿望是他长大后在内盖夫沙漠耕第一垄地。里洛夫的愿望是他赎回吉利德和巴珊山区。我父亲发誓要教他弹曼陀林。他们梦想有一天他耕种田地，把犹太人从遥远的乌拉尔山脉和阿拉伯沙漠带到这里，种出矮壮的新品种小麦。但他后来成了什么样的人呢？成了你的亚伯拉罕舅舅。”

但这仍是一段愉快的时光，让村民度过了许多个艰辛贫困的星期。他们安心而满足——什洛莫·列文除外，他是我外婆的哥哥，从特拉维夫乘火车赶过来。他不敢穿城里人才穿的茄克，换上了灰色鸭舌帽和一套粗布工作衫，这让他生了一身疹子。

列文从火车站出来穿过田野，脚下深沉的土地发出的浓重气味让他难以忍受。菲吉用疲累而纤细的双臂搂着他，冬妮娅和马古利斯还记得跟他一起去海法的日子，对他像老朋友一样，尽管如此，他仍然像个外来人，无法融入欢乐的拓荒者当中去。他们拥抱他，不断地劝酒。他试图“去抱那个小孩”，结果被他用尖细的小牙齿咬伤了手腕。

后来大家一起去找割礼师。他在外散步，吮吸着泥土的芬芳，自言自语地兴奋地祷告着。他把亚伯拉罕抱起来，观察了一下发育良好的阴茎，割下了包皮。众人静悄悄地。利伯森曾说割礼本属异教风俗，但他也觉得现在不是争个青红皂白的时候。当这第一个婴儿嘹亮的哭声响遍田野之时，拓荒者不禁泪流满面。

8

我埃夫莱因舅舅失踪了。他是外公最喜爱的孩子。他少年英俊，动作利落，外公每次提起他来话就滔滔不绝，讲他怎样去参战，怎样把小牛犊扛

在肩上，怎样从村里消失一去不返。埃夫莱因出生比亚伯拉罕晚一年，比我母亲伊斯特早一年。“看到孩子满村跑，又能帮着大人干些零活，比什么都令人高兴。”

与马古利斯相爱的冬妮娅也生了女儿，但这个孩子的父亲是里洛夫。从冬妮娅进村那天起，她就被里洛夫粗犷的男性美迷得像丢了魂儿。死也要死在他的床上。他让她把子弹藏在胸罩里偷运回来，感情让她失去了理智。他带她来到化粪池里的秘密武器库，油灯的光映出俩人晃动的身影，他的手伸进她的胸罩把子弹取出来。数完子弹，他帮她把衣服穿上。当他在背后勒紧粉红色的带子时，她觉得心跳到了嗓子眼里。里洛夫眼睛迷茫地看这着她笑，告诉她自己晚上如何想念碧斯娅·泽尔金。“她具备一切我需要的东西，”他说。“汽车、关系和一对大乳房。”冬妮娅感到心受了伤，但她没有退缩。

里洛夫很快就发现她是个守得住秘密的人。夜里，她跟随他到干河床去会见阿拉伯线人，把手榴弹藏到隐蔽处，清除掉与英国人勾结的犹太人。他们满身炸药粉，在震荡手榴弹箱上抱到一起。里洛夫心目中的偶像并不多，他称冬妮娅为施瓦兹洛斯，这是他最喜爱的一种机枪的名字。冬妮娅于是不再伤心。

他们秘密地结了婚，四周围了一圈卫兵。结婚礼物有鞑靼马鞍，皮不断抽搐的纯种马，戴着手铐哀叫的拉比，他是从提比里亚斯来的，主婚过程中一直蒙住双眼。一年后，冬妮娅在不知已怀孕的情况下生了个女儿。因为她早晨恶心呕吐时，里洛夫说呕吐是长期接触葛里炸药的正常反应。

蜜糖马古利斯前来探望里洛夫一家，态度仍是那么和蔼可亲。他没有嫉妒，没有积怨，没有报复，左手提着一大罐蜂蜜，右手挽着新女友利娃·贝林。利娃是工人大队的拓荒者，他们是在去提比里亚斯的火车上相识的。冬妮娅因为刚生完孩子，浑身疼痛，看到前男友带着新人到来，心里怒火中烧。那个星期，她和丈夫吵了第一次架。原因是他要坚守自己长期养成的阴谋传统，坚持把女儿出生的事对外保密。这次伤害让冬妮娅怨恨得哭起来。

法妮娅和埃利泽、利伯森的儿子叫丹尼尔，跟我母亲伊斯特同岁。他

俩三个周大时，被放在田埂上，俩人合盖着一床毯子。从那时起，他就喜欢上了她。

外公、利伯森、外婆和法妮娅去果园总要带上孩子们，这样可以教他们如何修剪梨树。修枝剪在他手里咔咔作响，他嘲笑苏联农学家米丘林。米丘林的理论是，嫁接树既有接穗的遗传特征，又有根茎的遗传特征。

苍白而虚弱的菲吉躺在地上，头枕着法妮娅的大腿，注视着孩子们，怕他们被昆虫叮伤。这时，丹尼尔抬起尚未长出头发的脑袋，用力地前后摆动，转向伊斯特。他才三个周，他母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她儿子会去找朋友的女儿做伴。但外婆立刻就明白了。她想，不管丈夫说什么，米丘林的理论不是随便可以否定的。

当晚，丹尼尔学会了爬，当菲吉外婆准备和伊斯特一起回家时，他像个顽强的小爬虫跟到了门前，哭个不停，对此人人称奇。这样哭了几周之后，他父母才意识到他哭的原因不是饥饿，也不是出牙的疼痛，而是因为他想要米尔金的女儿。“你要相信，”尤里说，“你要是才割去包皮二周阴茎就勃起，你也会哭的。”

法妮娅三更半夜常抱着哭得脸色发青的儿子去外公外婆家，对吵醒他们感到十分过意不去。丹尼尔还不会走路，就学会了像猴子一样爬上心上人的床栏，像蝉附在液汁丰富的树枝上一样抓着伊斯特的手和脚，立刻安静下来进入梦乡。

他整日待在外婆家。如果伊斯特去洗澡或睡觉，他就会放声大哭，声播山外。7 个月大时，他就能走能跑了，这样可以跟着他的心上人。在学会叫“爸爸”“妈妈”之前，他就知道她的名字。

外婆对两个孩子十分疼爱。她始终坚信，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唯一的真爱。

“只不过通常两人被安排在天涯海角，”她对法妮娅说。“他们终生痛苦却不知为何。万幸的是我女儿和你儿子生在同一个村里。”

“就像亚当和夏娃同在伊甸园里。”亚科夫·皮耐斯说。皮耐斯青年丧偶，伤心欲碎。两个孩子的爱让他为之动情，恨不得立刻把丹尼尔·利伯森和伊斯特·米尔金收进班里。

“伊甸园故事的真正意义，”皮耐斯对村里《圣经》协会的会员说，“不在伦理上，而在恋情上。他们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一对。”

埃利泽·利伯森站起身。“令我最感动的不是亚当和上帝同在，而是亚当与夏娃同在。”

会员们笑着点头。利伯森在村里因为他的无神论而知名，同样也因为爱法妮娅而闻名。皮耐斯兴奋异常。他一直对《圣经》里的人文环境和自然历史感兴趣。对那些声称发现《圣经》中存在各种信息的学者、传教士和政客，他只有鄙视。

“自《圣经》记载的那时起，唯一不变的是人心和土地，而这两者又同样历尽苦难。”他说。

会员们提着油灯离开了教师的帐篷，在泥泞的路上艰难地行走。“天堂里总会有蛇，”外婆对法妮娅说。“迟早会从草丛里钻出来。”

“他的那位在俄国，”法妮娅·利伯森轻声说。“智慧之树结的果子用蓝色大信封邮寄过来。”

菲吉眼里闪着快乐的光，看着小丹尼尔仰面躺着，吮吸着心上人的手指。“他不会再爱上别的女人。”她说。

丹尼尔和伊斯特还没长大，菲吉就死了，她没能看到我母亲抛弃她的初恋情人。她的遗像，就是外公箱子里的那张相片放大的，在法妮娅的厨房餐柜上搁了很长一段时间：同样的黑发辫，同样紧握的小手，同样的白底绣花亚麻衫，同样的一双似乎游离在相机两旁的目光。我很早就得知，这种目光是那种“缺失爱”的女人特有的。

照片上的题字是“赠给好友法妮娅”。

那时，村庄不过是两排白色的帐篷，笼罩在沼泽地的雾霭和飞蚊鼓动的翅膀中。后来又盖起几座单坡屋顶平房，建了一个喂牲口的饲料槽，小鸡在村里自由地飞跑啄食。

后来外公在离帐篷几百码远的地方种了些树：一棵石榴、一棵橄榄、一棵无花果，还有两排夏思拉葡萄。在树上钉上了诗句，像“葡萄必结果子”、“看守无花果树的，必吃树上的果子”、“石榴树发出的嫩芽”等等。

石榴树很快就老了：黄色的液珠沾满病弱的树干，偶尔结出几个干瘪的果实。营养液和杀虫剂用了不少，却不见效果，皮耐斯说它“患上了道特蛀虫，已不可救药。”这批最早的葡萄死于根瘤蚜枯。外公后来把葡萄嫁接到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根茎上，虽然他对那个地方感情很复杂，那是他兄弟亚科夫和卢瑟·伯班克的家。

今天那棵掩映在墓碑、草坪和观赏性植物之中的无花果树和橄榄树仍然硕果累累。经过外公那神奇的手的栽培，无花果树变得生机勃勃，枝条上渗出股股粘稠的糖浆，洒满地面。那棵橄榄树结出的绿色果实上也溢出斑斑黄色油点。

外公对种树有第六感觉。全国各地的种植园向他请教，给他寄来感染虫害的树叶和虫卵。他后院里的树让专家也啧啧称奇，惊叹不已。每年都有燕雀和农艺师前来参观品尝米尔金的水果。我自己还记得秋天有参观者专门来看外公采摘橄榄。“来，孩子。”他说，教我像他一样用手臂抱住橄榄树。他不像通常那样用杆子敲打树枝，而是紧抱树干，把脸贴在树上，轻轻摇晃。起初未见异常。但几分钟过后，我就感觉到挺拔的大树开始叹息和抖动，不一会儿，果子静静地落到我的头上和肩上。这个场面让周围的人发出阵阵惊叹。我对橄榄轻柔地敲打在皮肤上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那条木麻黄街旁的树是亚伯拉罕出生时外公种下的。“那是头生子带来的失望和无谓的希望。”晚一年出生的麦舒拉姆·泽尔金对外公在头生子出生时种下不结果的树有自己的一番解释。

当菲吉外婆生下第二个孩子埃夫莱因舅舅时，外公十分高兴，在一棵橙树上嫁接了橙、柚、柠檬和橘子。

他称之为“我的二次方程”，当这棵神奇的柑橘树结出各种果实时，他又开始疯狂地在村里做起了实验，各种果树互相串粉。麝香葡萄干枯在无法采摘的柏树枝上，伊拉克蜜枣在李树上成熟变黄。最后外公对失控的米丘林主义深感震惊，但树木却不断地壮大起来。

随后一年外婆生下了我母亲伊斯特，她的最后一个孩子。此后就失去了生育能力，只等着死神的到来。虽然这些事件仅仅过去了几十年，却已经被时光冲刷殆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仿佛来自皮耐斯的《圣经》课堂，

在那里，底波拉的棕榈和亚伯拉罕的柽柳仍在吐芽，植根于故事的长河——那些游牧民族关于土地、帐篷、井、树和子宫的传奇故事。

外公把家从帐篷里搬到后来我和外公住的木屋时，外婆还在世。屋里的木地板是她刮擦变亮的，地板上依稀可见当年跪过的轻淡的印痕。装上玻璃窗之后，她还用旧布条缝制了一挂漂亮的窗帘。在屋外无花果树旁，她砌了一座泥炉，散发着烤南瓜和面包的芳香。两头混种的大马士革奶牛拴在牛棚里，小亚伯拉罕常在黄昏时牵到前面去放牧：拉吉·亚纳伊特身边跑来色彩艳丽的切尔克斯人母鸡，在院子里围在她身边啄食。鸡孵蛋时，就会被放在木箱里，里面点上油灯取暖，不久，居住在蓝山里的野猫就被诱惑得在家里待不住了，跑到我们田野里的清泉旁安家落户。

“他们在屋外的炉火上煮饭，采马齿苋喂小鸡，赤裸着双脚走路，用铁皮罐去取水，”尤里的双胞胎弟弟约西说。“一句话，他们是典型的阿拉伯村落。”

外公种了一个大果园，就在现在“拓荒者之家”那块地方。他在两排果树之间挖了水渠，浇水是在晚上，免得在太阳高照的时候搅扰果树。困倦的时候，他就把水龙头放在水渠头，自己到渠尾去打个盹。当水流缓缓地朝他流过来的时候，就会把他叫醒，这样他把水龙头换到另一条水渠头上，自己再回去睡觉。他的这套办法成了村里人的笑料。“他这么做就是想逃避在家里睡觉。”法妮娅向利伯森提出抗议。还有些农民谈了自己的担忧，如果米尔金万一醒不过来，果园就会被大水淹没，山谷地又变回成沼泽一片。

外公没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每天清晨，浑身泥土颤颤抖抖地回到家里，一半是因为寒冷，一半是因为兴奋。在他的料理下，果园第二年就开始硕果累累了。

那年柴泽尔从约旦山谷的村社过来看望他们。他是外公的老友。他虽从未抱怨过，但“看得出村社里的生活让他不适应”。外公让他在村里住下来，柴泽尔同意了，条件是不能因为是朋友，就给他特殊照顾。他把自己当作普通农工，不想成为什么其他东西。他行为朴实，甚至不要睡在家里。

“他为什么要睡在牛棚里？”我问外公。“他为什么要跟牛一起睡？”

“因为柴泽尔倔得像头骡子，”外公笑着说。“他习惯了。他喜欢跟牛

睡。”

他只吃素食。外婆喜欢他，有时会送个蛋糕给他吃，这种时候并不多，但却让他自责不迭，而且吃下后又受腹胀之苦。

柴泽尔住了下来，直到惨死。他最大的本领是把地犁得笔直，让人艳羡不已。对他来说，什么活也累不着，只有到了礼拜六，他才会到远处去转转，“嗅嗅花香,动动脑子。”

“带我一起去,”我叫道,光着脚跑在他身后。“带我去吧,柴泽尔。”很久前我就知道，外婆死后，柴泽尔担起了照看亚伯拉罕舅舅的责任，跟他一起玩，让他骑在背上。但他从未跟我和表弟们玩。他年纪已经大了，身体被长期的劳作拖垮，所能背负的只剩下自己的记忆和一生心得了。

“别去麻烦他了，巴鲁赫，”外公说。“今天他休息。人都需要有自个儿待着的时候。”

柴泽尔壮健的身躯渐渐远去。先是被果园遮掩，然后在遥远的一棵黄色树桩上露出一个黑点，最终消失在大山的背景里。

“那些日子很艰苦，也很美好，”皮耐斯在他的小屋厨房里对我说。我们像吉比恩人一样赤脚走路，穿着破烂的衣服，但心里充实着呢。”

夏天他们一起打谷。十八位农工操纵着一台大脱粒机，每当转轮被卡住，都像疯子一样互相尖叫。女人拿来甜饼和自家酿的酒。到了晚上，大捆的草秸吸引来谈情说爱的、唱歌的，还有蛇。

“女人身上沾上几根草，那最俏美不过了，”尤里说。

“菜园里每棵变红的萝卜，每出生一个婴儿或牛犊，都是新的允诺，新的希望，”皮耐斯在历史课上对我们讲。牛奶中的脂肪含量达到百分之四，新的汽油孵化器每次可孵蛋 300 只。”里洛夫离开村子的时间开始长起来。大家都以为他去买武器了，或者是到叙利亚做间谍了，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他牛棚旁的化粪池是个秘密枪库，他藏在里面以防不测，偶尔出来透透气。

菲吉·列文工人小组已不存在，消失得无影无踪。“算不上是分裂，”麦舒拉姆说。“可能是解散了，也可能是自然消亡，他们从来也没谈起过。我想肯定是亚伯拉罕出生后发生的。”

“但根基很牢固，”他猜测道。“他们三人之间还保留着一些秘密。”

每到星期六，曼陀林·泽尔金都来看望外公，跟他一起吃些橄榄和鲱鱼。有时候他把小麦舒拉姆带过来跟亚伯拉罕玩。泽尔金和儿子看上去总是脏兮兮的，无人照管的样子。麦舒拉姆的脸上带着冻硬了的亮晶晶的鼻涕，出神地盯着茶几上的玻璃盘，麦舒拉姆给了外婆一瞥，这一瞥的含义我几年后才理解，那是在我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偷听了两位老人激烈的争吵之后。即使茶水和橄榄也无法平抑他们的怒气。

“我们把她托付给你。’曼陀林·泽尔金吼道。

“我不想谈这件事。’外公反驳他。

“我想谈！’泽尔金说。

静默。吃橄榄。慢慢咀嚼方糖。

“既然你俩那么爱她，”外公冲口而出，“又怎么会想出个荒唐的抓阄的主意？”

“没人逼你参与抓阄。”泽尔金嘘了一声。

“我指的不是你一个人。”

“我们想抚慰你，”泽尔金低声说。“疗治你因舒拉米受的伤害。”

“菲吉·列文，”外公煽情地朗诵起来。“无声的忠诚，不可分享的爱情：无辜的人啊，可怜的羔羊呈作牺牲！”

利伯森有时也会来坐坐，但他结婚后就很少上门了。他觉察外公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而且“他把每一分钟的闲暇都用在和法妮娅亲热上”。

大家都觉察到亚科夫·米尔金身上爆发出来的对朋友的怨恨。外公是个谦谦君子，不会故意伤害任何人，但他态度强硬，拒不与人坐下来交流旧时的记忆，不谈与菲吉的生活。

“你 4 岁时，广播电台有人来要做一期关于他们的节目。你外公拒绝参与。”

“菲吉·列文工人小组，”外公说着把麦克风推开，“是件私事。如果利伯森和泽尔金想告诉你他们怎样跳舞，怎样让荒野布满鲜花，让他们去说好了。”

“但每年一度，到了村庄成立纪念日这天，工人小组都聚会一次。人

们从山谷各处赶来，从收割过的田野中会聚过来。他们席地而坐，看着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登上麦秸堆成的平台，面对他们站在台上。泽尔金弹奏曼陀林，利伯森和米尔金跟着他唱歌，病弱的菲吉边笑边敲着一只锅。

她自知不久于人世，向最好的朋友法妮娅 · 利伯森吐露了内心的秘密。

“每年两次，可恶的鸟儿捎来蓝色的信封。”

“每隔 6 个月来一封信，”法妮娅 · 利伯森按摩着她丈夫的背说。“每隔 6 个月她就死去一次。”

隔着雾蒙蒙的窗子，我看到她的双手移动了。手上虽然已长了老年斑，但仍像青年女性的手一样能表达愤怒和柔情。

利伯森咕哝了一句。

“你的工人小组的那场闹剧成了一场悲剧。”法妮娅说。

利伯森不承认。“但我们中间总要有个人娶她。章程上就是这样写的。”

“为什么不是你？”法妮娅问。

“我没抽中，”老人笑了，转身把自己的妻子拉过来。“我要是娶了她，我俩会怎样呢？你会被拴在基布兹葡萄园里，直到今天。除非米尔金和你一起逃走。”

“我巴不得呢！”

“外婆怀孕生孩子，挤牛奶，采冰块，做饭，浆洗，总共是 3 年时间，她直到咽气也还爱着外公。”尤里表弟说，那一次他十分激动。

“这事不能怪外公。”我回答说。

“他不许任何人说他的好外公哪怕一句不敬的话，”亚伯拉罕舅舅的妻子利百加舅妈唏嘘不已。“难怪他成了这样一个人。一生中整天和那些老家伙在一起，听他们胡说八道。他有外公当妈妈，有皮耐斯那个害人精当朋友，还有柴泽尔下午和他一起玩。除了那个老笨蛋，谁都没跟他讲过一句话。唉，连个女朋友都没有。他将来也不会有了。”

她转过矮壮的身体面朝着我。“他们应该送你到孤儿院去。”她喊道。

17 岁的我当时怨愤难平。我很孤独，少年的身体逐日强壮，思想变得不

合规矩，虽然我的行为依旧循规蹈矩，这一切却让我满怀怨恨，脾气怪戾、倔强。舒拉米刚到以色列，外公离我而去，跟她一起住到“老年之家”里。我隔日步行去看他一次，带给他一罐鲜牛奶。

我拿着空奶罐回到家里时，常去找皮耐斯。这位老教师搬一张桌子到院子里。他在树丛里养了蜘蛛供观察，几十只蜘蛛躲藏在树叶下，只等猎物投入罗网，便冲上去美餐一顿。虽然皮耐斯年事已高，仍能用一只手逮住飞蝇，然后掷到蛛网上。

“那么多年，你外公一直爱着舒拉米，一直等着她的到来，那么多年，我一直想念死去的利亚。我们那一代跟你完全不是一种材料做成的。一个民族的忍耐力，持续两千年，在我们的体内积攒起来，直到让我们热血沸腾。”

他叹口气。“我羡慕你。我们有我们的浪漫事。我们光着身子在葡萄园里跳舞，男男女女，在打谷场上做爱。但我们中间有谁会在公共场合大声嚷嚷，‘我操了某某的女儿，某某的孙女，某某的老婆’？谁让这个野种这么无法无天？谁放他出来的？”

“他还喊吗？”

“隔几个月喊一次，这混蛋。每次听到之后，我一个星期睡不着。第一次我真想追上去把他掐死。现在我只想知道他是谁。当着他的面弄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我啜了一口茶，吃了一只橄榄。皮耐斯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

“跟你外公一模一样啊，他值得你去效仿。亚科夫·米尔金是一个独特的人。村里没有谁能跟他相比。他从来不去国会，也不在耶路撒冷游说，也不挂着子弹袋戴着阿拉伯人的黑头巾骑着马炫耀，但人人都尊敬他。米尔金要是触摸一棵果树，那含义我们都懂。有这样一个人抚养你，你真是有幸啊。他现在怎么样？”

“他跟她住在那边。他长时间站在阳台上。”

“干啥？”

“观望。等待。”

“还在等？”

“是在等埃夫莱因、我想。还有珍·瓦列恩。可能还有希福利斯。”

9

直到今日，我也未能把外婆的尸体从村公墓迁到我的墓园来。我曾出过高价，也想过盗墓。即使死硬反对“拓荒者之家”的皮耐斯也曾为我向村委会求过情，还在村务简讯里提起过这件事。

法妮娅·利伯森十分恼火。那天晚上她冲进老教师的绿色大门，从亮着灯光的窗口上把头伸了进去。

“你想不想让她安息？”她喊道，还没等对方回答，她就回到家里。我悄悄跟在她身后，躲在阴影里。

“米尔金杀死了她，而现在他那个当殡葬员的外孙子又在践踏她的灵魂。他究竟想干什么？想让他外公一边是妻子，一边是个克里米亚妓女，风流快活？”

我蜷缩在利伯森屋外，让自己的身体尽量缩小些。下面的话就很难听清了。风刮起来，法妮娅的嘴唇紧贴到她丈夫布满皱纹的脖子上。

亚伯拉罕 5 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他还记得她，她的葬礼和抓住他手腕的手指。然而尽管孤儿生活给他留下了可怕的创伤，他从不提起她。

“亚伯拉罕，我们的头生子，现在成为我们头一个孤儿，”皮耐斯在尚未填埋的墓穴前说。

村公墓的大柏树那时还是些柔嫩的小树苗。当时仅有 10 座墓：6 位死去的拓荒者；养蜂人马古利斯的老母亲，她带着一窝上好的高加索蜜蜂从俄国来，3 天后即因兴奋过度而死；两名在帐篷里冻死的孩子；冬妮娅·里洛夫的私生女，她是一岁时爬出木屋，爬过院子，被母牛踩死的。“可怜的孩子也不得善终。”皮耐斯说，这是我听他说的几句残酷的话之一。

“从那时起，”他又说，“我才明白我们建立了两个定居地，一为村子，一为墓园，两者都将不断发展壮大起来。”

一群羊在附近吃草。铃儿叮当地响着，羊毛上沾染了片片污渍，牧羊人

的哨声一阵阵地传到送葬者的耳中。在宁静的空气中，显得格外短促而清脆。从村子里传来丹尼尔 · 利伯森忧伤的哭声，独自在家的他出去找伊斯特，途中绊倒跌入草窖中。什洛莫 · 列文在妹妹墓前痛哭。

泽尔金和利伯森站在外公身旁，手搭在他的肩上，作保护状。工人小组里一片沉寂。春天到了，一群群鹈鹕从村子上空掠过向北方飞去，飞得很低。法妮娅远离丈夫和朋友独自站着，边哭边骂。“你们去告诉那个骚母狗说菲吉死了。”她低声骂道，脸抬起来对着天空。

我想描述什洛莫 · 列文收到外公电报后钢笔落地，昏倒在文具店地板上这件事。

“没的事，”我问他是否有这事时，他是这样回答的。“我只是看了电报，心里想，‘流氓,流氓,流氓！’我脑子里就是这个词儿，流氓。一遍遍地重复出现。”

他坐在椅子上，想象他父亲的皮带抽打在他身上的感觉。“我那时正在修一支钢笔，笔胆破了，墨水滴在我的裤子上。”他关上小店的门，给俄罗斯的家人写了一封信，就乘火车去了海法市。出站后碰上里洛夫，他正向村里运一车袋装水泥和藏在其中的猎枪零件。

“我好像认识你？”里洛夫满腹狐疑地问。

“我是米尔金的大舅子。”我对他说。

“上车吧。”

“出什么事了？”列文问。他坐在里洛夫身边，感觉到强健的大腿和凸出的铁器顶在自己身上，心里十分害怕。但里洛夫只说了一句，“她病了。”他双手粗糙，眉毛低而浓，脑子里编织着在外约旦建立军事集团的计划，用旁人无法听懂的语言对两头骡子讲话。这一切让列文想起来到这个地方的最初几天。里洛夫经过一个小时的沉思默想，终于决定再向他透露另一实情。“她出事了，”他说。“她浪费了弹药，上个月她两次外出打鸟。”

当列文看到我外公一手抱着埃夫莱因，一手抱着伊斯特，小亚伯拉罕搂住他的腿时，他对泽尔金，米尔金和利伯森由仇视与恐惧变成了同情，列文抱住妹夫，为死去妹妹和自己无着落的生活而失声痛哭。

自从亚伯拉罕受割礼以后，大家都记住了他，哈伊姆 · 马古利斯拍了拍

他的背。

“我有了一只新蜂王，”他小声说。“名叫利娃。”

列文没吭声。

“回头你到我这儿来尝尝花粉，那是春天的面粉啊，”马古利斯说。“吃后会让你感觉很美的。”

葬礼后，列文去见外公。

“亚科夫，”他直来直去地说，“葬礼这一周我要和你住在一起。”

他住下来，清扫、做饭、给亚伯拉罕洗澡，给埃夫莱因和伊斯特换尿布。在菲吉的菜园里锄除蔓生的打碗花时，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在巴勒斯坦有了用武之地，感觉到烈日不会把他活活烤死。山谷的黑土粘满他的双手，从番茄地里拔出的木犀草和野莳萝的香气让他欣喜。在外公这里帮忙的法妮娅·利伯森也受到了感染。

“他真不简单，”她对丈夫说。“我知道你和那几个朋友忍受不了他，但他确实是个挺可爱的人。”

一周过后，列文回到了文具店，但这一次他对顾客产生了兴趣。“我坐在那里下了决心。”当他一个月后回到村里给妹妹上坟时，到村委会去要求一个岗位。他做过生意，记账是把好手，村民们高兴地接纳了他。

列文卖掉了在文具店的股份，得到一间木屋和一块地，开始管理村合作商店，闲暇时继续帮外公干活。

“一有空什洛莫就过来了。给孩子们洗澡、做饭，还给他们带些小礼物。”

但到干农活时，他跟柴泽尔接上了火。从一开始两人就不和。尽管柴泽尔没公开反对列文的到来，但也从未帮过忙。“他的目光从我的身体看透过去，好像我根本就不存在。”

列文体质孱弱，夏天打场时，谷壳吸入肺里，咳嗽了好几年。从那以后他就只在院子里干活。“给他派的都是女人干的活。”有一次尤里表弟跟我谈起家事时说。列文干的是喂鸡、收蛋、叠空饲料袋，洗牛奶罐。他还用外公的水果做出美味的果酱，他们慢慢成了朋友。经历过多年的胆怯与失败，他的感觉变得像兔子一样敏锐，他感觉到外公对他两个老友已不似从前。

他高兴地看到外公更喜欢与他静静地待在一起，而不愿与曼陀林 · 泽尔金和埃利泽 · 利伯森因为那些陈年旧账争来吵去。

“你外公在死了妻子以后，满心愧疚，喜欢上了温顺机灵的大舅子。世道变了。脚下有了地，头上有葡萄藤，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家。跳舞少了，唱歌少了,仇恨少了。”

冬季的晚上，亡女的夫兄二人坐下来玩跳棋。柴泽尔站在外公身后，贴近耳朵给他支招。“但是没用，”外公对我说。“我老输。这样可以让列文少些拘束。”

外公教他嫁接、修剪、除掉最可怕的害虫灯蛾，这种蛾毁坏了山谷里大片苹果园。但列文动过的树就萎缩了。他在一棵圣罗莎李子树皮上切口之后，一夜之间，树叶全掉光了。

“我们得给他找个媳妇。”村民说，心里把他们认识的寡妇和未婚拓荒女子一一梳了个遍。

但列文的举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私下里跟几个媒人谈过之后，他搭乘巡回理发的理发师的马车离开村子，回来时带来了比他年轻得多的也门女人蕾切尔。女人戴了许多手镯，牙齿也齐整，几百名亲属骑着毛驴赶来为她庆贺婚礼，宿营在用芦苇席搭的帐篷里。蕾切尔说一口别人听不懂的方言，走路轻得听不见声，但最让人惊异的是她喜欢在烧红的铁皮上烤蚱蜢，再把肥大香脆的蚱蜢吃下去。列文的眼睛一刻都难离开她，感谢幸运之星在他来到这片土地后第一次向他闪耀。

“蝗虫的飞翅遮蔽了我的蓝天，”他说，“蕾切尔为我复了仇。”

列文死后，蕾切尔说，“我知道他想葬在你的墓园里。他自己也算个拓荒者了。他是随第二次大迁徙来的。就把他葬在你那里吧，虽然这意味着我不能葬在他身边。”

列文和蕾切尔结婚时，我那个后来失踪的舅舅埃夫莱因才 5 岁。她满身的镯子、平和的褐色面容和轻盈的脚步都令我舅舅着迷。她结婚那天晚上，他紧紧搂住新舅妈的腿，不让她回家，全然不顾全村人的笑声。他长大些以后，她教他在烧热的铁皮上烤面包，教他向上帝祈祷，教他像猫一样在

沙子上无声地行走，这项本领后来让许多村民受到惊吓，也让许多德国和意大利士兵不明不白地送了命。

埃夫莱因和他的夏洛来牛珍·瓦列恩离家出走时，我才 2 岁。虽然我记不得他了，但对他的无声行走的本领还是羡慕不已的。我自己块头太大，声响总是很大，躲在别人家屋外偷听时，不止一次被捉住。在众人愤怒的目光下，我慢慢地站起身来，默默地走开。但也从来没人动过我。我是个无父无母的孩子，是“米尔金的遗孤”，外公的孩子。

“深吸气，高抬膝，气呼出，脚落地。”蕾切尔说。他俩行走在秋蓟上，踩在这上面发出的声响是最大的。我舅舅 8 岁时就能不发出一点声响地穿过玉米地或在蒺藜地里爬过。说话也带上了浓重的也门喉音，皮耐斯花了很大的功夫给他纠正发音。

我母亲伊斯特那时年龄尚幼。法妮娅·利伯森和什洛莫·列文帮外公抚养她。柴泽尔给她学鸟和动物的叫声，皮耐斯用俄语给她读托尔斯泰的儿童故事《菲利普》，泽尔金给她奏催眠曲。

里洛夫也把他那根赶牛鞭甩得叭叭响来逗她乐。他的甩鞭技术真是精妙绝伦，采摘苹果时可以用抖动的鞭梢把苹果蒂打断。

“你把树吓坏了，回你的化粪池去！”外公对他喊。但他逗女儿乐，外公是允许的。

伊斯特和丹尼尔长大了。伊斯特这时也觉察了丹尼尔对她的爱。他用火辣辣的目光盯着她，他的亲吻和爱抚让她喘不过气来，但她从不把自己的手从他的手中抽回来。外公、利伯森和法妮娅看到两个孩子终日厮守在一起，在田野里奔跑，在院子里追赶雏鸡，感到十分欣慰。

“你将来娶谁？”他们问丹尼尔。丹尼尔走近伊斯特，一只手搂住伊斯特的腰，头靠在她肩上。

但当利伯森半开玩笑地谈起订婚仪式和彩礼时，外公马上板起脸来，一言不发。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法妮娅跟他是同一副面孔。

“你总想决定别人的生活。”她说。

秋耕秋种时，他们带着孩子一起到了田里。亚伯拉罕已经学会了把骡子套上，车上拉着犁、种子袋，还有为人和牲口准备的食物、草料和水。午饭

不回家吃，而是坐在车底下跟周围田里其他几家人一起吃伊斯特和丹尼尔在车下阴凉地上拥抱嬉戏。年龄大一些以后，大人播种时，他两人可以坐在盛种子的盒子上。我母亲比丹尼尔灵巧疯野，挑唆他干了许多次恶作剧。有一次两人被从饮牛的水槽里拖出来，淹 了个半死两人是在玩闹时落入的，头发被青苔和水沫染成绿色。另一次两人失踪了半天，最后在一座新建的水塔顶上被找到时，两人正在又哭又喊呢

“你母亲只有一个真正的难题——她是个食肉族。”6 个月时，她妈妈菲吉给她一根鸡骨头让她吮，因为她正在出牙。从那以后，她就迷上了肉味，别的东西一概不想吃。

菲吉外婆死后留下一个小孤儿，她不吃水果，不吃奶酪，不吃鸡蛋，只吃肉。每天三顿肉。

有一次，伊斯特两岁半时，列文在水槽上放了一盘切好的生肉和香菜。“你母亲把一盘肉全吃光了，见肉没了还大发其火，把盘子摔碎了。护十索娅讲的那些关于均衡摄入维生素、微量元素以及肉食与杀戮有关等等理论，在这个小姑娘身上全失了效，她发育成了一个高大而漂亮的姑娘她成熟得像一只红艳欲滴的番茄，皮肤嫩滑，笑声朗朗，性格温顺。”

10

在决定逐走冬妮娅之前，养蜂人马古利斯就知道坏了事。她的嗓音和体味发生了变化，皮肤失去了 光泽，语言变得粗俗晚上常常见不着人，偶尔在家里睡，也不说梦话了。

马古利斯心地善良。追踪和调查不是他的作派。但有一次，他在自己装蜂蜡的桶中发现了一包气味难闻的手指状的炸药，于是悄悄地让冬妮娅离开了

“我的手指和他的手指是多么不同啊！”他忧伤地说

这段时间他生活在孤独忧郁之中，忙碌着革新养蜂技术。马古利斯是

这个国家唯一会在田野里放蜂的人，他训练出来的蜜蜂能辨别花种采蜜。这项技术他是从俄罗斯养蜂专家赫里门科的著作中学来的。这位养蜂人是米丘林的信徒。有了这项技术，他不但可以酿出新口味的蜜，还可以选择需授粉的庄稼授粉。但他只采用了共产主义者的技术，却摒弃了其理论，即昆虫获得的知识，像嫁接的果树的性状以及革命者的信仰一样，可以遗传给下一代，这样新出生的蜜蜂就能被某些花吸引，而不被其他花吸引。

“赤色分子。”外公冷笑道。

“他们搞错了，”马古利斯说。“工蜂学会的东西，怎么能遗传呢？只有蜂王才能繁殖,她从不离巢,什么也不学。”

外公从马古利斯那里得知，每一代工蜂必须重新学习，这使他异常震撼。这一天，米丘林在这条山谷里落败了。

“列宁懂蜜蜂吗？”他讥笑地说。“共产主义者什么时候开始效仿君主制？”

两位拓荒者坐在地上，笑声像微风一样穿过小梨树林，逗乐了在花朵中忙碌的小蜜蜂。

“工蜂是蜂巢中的斯达汉诺夫[1]，”马古利斯说，“在赞颂工蜂的同时,共产主义者完全忘记了无产阶级的使命就是废黜沙皇，进行革命。”

“有一次，”外公对我说，“哈伊姆·马古利斯把他的长翅会飞的无产阶级分子带到铁路旁，让它们见识生长在路堤上的野生兰花和红花草。”列车通过时，马古利斯一眼瞧见了车窗里利娃·贝林的身影。他顾不上放下手里的陶制蜂巢一步跳上了火车，身后跟了一群蜜蜂。乘客吓坏了，纷纷离他而去，利娃周围的座位都空了出来。

“没什么可怕的，”他对她说。“不蜇人。”

利娃·贝林来自基辅一个很富有的家庭。她穿的衣服贵得令人咋舌，她的同志们纷纷讥笑她。她父母是蔗糖生产商和粮商，极不情愿地让她来巴勒斯坦。现在她满腹狐疑地盯着马古利斯，他的靴子沾满泥土，他熟练地把一个手指伸进蜂巢，抽回时上面沾满了蜜，又把手指伸到她嘴边。

[1] 斯达汉诺夫是一位苏联矿工，因在增产运动中出众的勤劳而受到表彰。

利娃惊得说不出话，但马古利斯无辜的蓝眼睛打消了她的反感。她迟疑地抓起他的手腕，舔食了手指上的蜜。她立刻眼眼睛放光，咧嘴笑起来。这是她第一次品尝马古利斯的手指，也是第一次品尝山谷里野花蜜的味道。马古利斯心里美滋滋地跳下车，回到蜜蜂身边，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他每周两次乘火车去跟新女友约会。

每到星期六，马古利斯都带给外公一个神秘的小罐，罐里装的是他特别调制的给新生儿的酱。亚伯拉罕的成长受到所有人耐心的期待。他的身高、体重，第一句话和讨巧的话语常常出现在村务简讯上。人人见了他都要抱抱拍拍。村民送来最新鲜的蔬菜，最好的牛产的奶，女人给他缝制了衣服，但长子成了公有财产，外公却无论如何不愿接受的。

“菲吉在世时就有了这个苗头。邻居有时晚上 10 点还登门看望村里的头生子。他们非要米尔金叫醒他不可。”

麦舒拉姆给我读了一份关于邻近基布兹的头生子扎凯 · 阿瑟曼的“原件”。“他被视为公共财产。每个人均可自由地叫醒他，把他带到餐厅，即使在深夜。许多个冬日的夜晚，基布兹成员围坐桌旁，赞美这个婴儿。”

“让孩子清静点儿。”外公责怪那些好奇的来访者，终日把帐篷门帘掀开，有的甚至偷偷爬进帐篷去验证这孩子在黑暗中发光的传言是否属实。

外公被激怒了。“现在不同于以前了。”他说，于是带上亚伯拉罕，一条牧羊棒和一顶蚊帐，睡到了泉边的树丛中，嘴里喊着“孩子不是你们的！”没人敢跟他去。泉水旁曾经住过德国定居者，全都死于疟疾，那些金发碧眼的孩童附身于灯心草和土木香上，哭声至今不绝于耳。骚扰就此结束，然而，那天晚上如果从瞭望塔向南望，必会看到一点金黄色的火光照耀在黑刺莓的丛林中，像一只大萤火虫发出的光。

又过了几年，外婆去世了，没人再敢去骚扰这个孤儿。亚伯拉罕对那个晚上唯一的记忆就是对长寿花和沼泽地花的终生恐惧。

但在内心里，没人不为他担惊受怕，没人不挂念他。住在山谷对面那个基布兹里的头生子扎凯 · 阿瑟曼已经种出了一垄黄瓜，平均有 18 英寸长，还种了一种欧楂树，结的果子像大亚历山大苹果一样大。克伐尔 · 阿维晒的长子在一次运动集会中展示自己的处女秀，发表了“一次震撼人心的演

讲”，明确无误地预言工人大队将发生分裂，“尽管他才三岁半”。贝特·伊利亚胡的长子6周岁开始调查球虫传染病，拆毁鸡笼，随后应邀参与阿德勒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找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由荷兰进口奶牛导致的母牛流产的治疗方法，荣获英国高级专员颁发的勋章和复国运动颁发的羊皮奖状。唯有亚伯拉罕·米尔金迟迟不成大器，让村民焦急难耐——或者说得更直截了当一些，让人失望。

“他若是个普普通通的孩子，我们也就不去操那份闲心了，但人人都看得出，你舅舅确有不同凡响之处。”

亚伯拉罕有个绝活，受惊的牲畜，只要经他看一眼，就会安静下来。在蚊虫肆虐的季节，骡子或村民有时被持续不断的嗡嗡声搅得发疯，就会叫他到田里去治疗。他还有其他奇异之处，如夜里四处游荡，没人知道他在找什么,5岁时不知为了寻找什么东西，掀翻了一堆堆奶罐，抖开成堆的旧麻袋，掀开一家家的门帘，盯着睡觉的牛犊看，惊吓了笼中的鸡。

有人认为原因可能在于他是个孤儿。“他在寻找母亲，”他们说。“可怜的菲吉。”

“难怪，”几年后法妮娅说。当时她被丈夫拥抱在怀里，被利伯森式的无尽的爱包围着，毫不防备隔墙有耳。

“难怪，”她这样说我舅舅。“这孩子出生在一个没有爱的家里。”

11

带那位美国慈善家前来访问的自然是碧斯娅·泽尔金，因此她在我的家史 I 增添了拙劣的一笔。

尽管外公从未说过她一句难听的话，但他脸上的每一条细纹的细微颤动都逃不过我的眼睛。他厌恶她她丈夫也一样厌恶她。

曼陀林和碧斯娅是在一次会议上认识的，会上她充满激情地发表关于建立互助基金的演讲，讲到情绪高昂处一对大乳房上下跳动，泽尔金对拓

荒的金融问题不甚了了，但被情欲击倒做了俘虏。他毫不费力就用他的曼陀林琴弦缚住了碧斯娅的芳心，她怀孕后他们结了婚——然而她这才突然意识到村子里的生活远不像自己在复国运动中的事业那样给人精神上的满足，那么有使命感，没有了旅游的欢乐，没有了演讲者、财务官司和政纲起草人的机智和擦得铿亮的皮鞋。

一开始碧斯娅还乐于走到院子里“嘘、嘘”地唤小鸡，烤面包，种撇蓝、埃及葱和番茄以供家用。但过了不久，她就发现农活繁重不堪，鸡粪打扫不完。麦舒拉姆两岁时，她去了一趟特拉维夫，经不住中央同志们一再劝说，回去重操老本行。

碧斯娅一路青云直上，不久之后自己就管起了财务和人事。数月之后，泽尔金就感觉到，妻子每次登门时他那种不快的情绪原来是纯粹的恨。碧斯娅出差去伦敦办事回到村里时，浑身弥漫着异国的香水味，薰得院子里鸡飞狗跳。进屋以后，她吻了一下正在逗鸡雏玩的小麦舒拉姆，抓起丈夫的手就往卧室里拖，脸上带着那种怪异的神色。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泽尔金，对香水很反感，挣脱了她的纠缠，在提包里又发现了一些香水，一双高跟鞋和一条黑裙子。在她身上还搜到一条衬裙。

“这些破烂都是用复国运动的钱买的。”他指责她，气得浑身发抖

“怎么会呢，”碧斯娅大笑着展开双臂“我是在休会时和埃廷格一起去赌场押赌时赢的。”

一看到她新刮净的腋窝，他又惧又恨。他把衣服和鞋子一起扔进他焚烧死鸡和毒死的老鼠的铁桶里，浇上香水，这样火烧得更旺那个星期六，他把自己的床搬到院子里的大桑树下，与这个使复国运动、村庄和泽尔金家族蒙受羞辱的女人断绝了关系。人人都知道，妻子一登门，他就睡到院子里，因为他半夜起来弹曼陀林。他的礼拜服上黑一块紫一块，那是睡觉时熟桑椹落到身上染的。他还不时发出一声大喊，全村人都听得见，那是由于埃夫莱因偷偷走到床边用麦芒捅进了鼻孔。他成了埃夫莱因潜行术的第一个受害者。

40年后，碧斯娅获得劳动奖章。泽尔金同志把一生“献给了她的社会和人民”。诚如挂在“创业者木屋”里的羊皮奖状上所写，完全是她丈夫不懈

支持的结果。也正因如此，麦舒拉姆成为他们唯一的孩子。

碧斯娅带来的客人是美国人，他们捐款购买了村里的土地，如今要来看看这片荒野如何开花结果。他们乘坐 3 辆福特牌豪华轿车，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美国轿车。

这几位犹太富翁在场院里走了几个小时，说说笑笑还照相。“他们的装束散发着骄奢的气味，光滑的皮肤掩盖了不可告人的财富秘密。但我们有什么法子呢？钱是他们的。”

其中一人由一位年轻女子陪伴。“村里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人。清纯、高挑、惹眼，美若天仙，笑起来两眼弯弯，像两颗橄榄。嘴角处含着快乐。”

客人看了养牛场的新冰箱，观看了阿维格多·雅科维独自一人把公牛套上车，然后乘车到菜园去采摘新鲜蔬菜。他们视察了亚科夫·米尔金把葡萄藤嫁接到他们刚带来的葡萄根茎上，里洛夫展示了立姿、跪姿和卧姿三种打靶姿势的正确呼吸方法。

这时，碧斯娅宣布要带他们去看村里的头生子。

外公表示反对。“孩子不是展品。”他说。

碧斯娅笑容可掬地走向前去，晃着一对大奶子以增强说服力。

“这里不是伦敦的赌场。”外公说，外公明白曼陀林弄脏的礼拜服是怎么回事。“不要打孩子的主意。”

但恰在这时，亚伯拉罕骑在柴泽尔背上从地里回来了。外公转身要带他回家，但这位村里头生子观看这一行人时的那种眼神，让他怔在那里。

美国慈善家看到这个目光热切的孤儿顿时兴奋起来，他那灿烂的笑容象征了他们所支持的事业的全部意义。他对他们笑了笑，然后自发地跪到地上，挖了一个坑，放进去一粒玉米种，再用上盖上。“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举动充分表达了我们生活的意义，使每个人都大受感动。”两位慈善家当即提议带孩子去美国，让他受最好的教育，等他成为一名博学多才的人，再回到祖国来。

但皮耐斯策略地解释说，头生子的力量来自于本乡的水土，离开了这方水土，“他就会像大力士参孙一样失去力气而等同于普通人。”这样一来，来

宾只好作罢，只要求孩子讲一讲犹太人回到故土的意义以及村民与土地难以割舍的联系等等。

正在这时，那位美女走过来。看到头生子，无意中伸手摸了一下他的脑袋。亚伯拉罕默然起立，拍打掉手上和膝上的土。

空气中突然萌发了灾难的预兆。人人都感觉必然要发生可怕的事情。

头生子把无惧的目光从众宾客转向了漂亮女郎，对她说：

天宇尘埃落纷纷，
触动往事不由身，
魂魄欲火何以息，
血肉真身绽花心。
情郎无言对盟誓，
梦里依稀感手温。
真爱不惧东风恶，
海枯石烂情意存。
磨难历尽成往昔，
为伊感念到如今。

亚伯拉罕诵毕，引起一阵骚动。“他说什么？”女郎用英语问，她完美修长的四肢无比动人。“她说什么？”随行的复国运动报记者飞速地作着记录。麦舒拉姆·泽尔金把他写的文字给我看：“村里的头生子，亚伯拉罕·米尔金朗诵诗歌一首，含义不详，似与国事无关。”

同志们被惊呆了。法妮娅·利伯森把脸埋在丈夫的颈部，这个举动后来成为她的习惯动作，她低声说，对爱的渴求从可怜的菲吉饱受苦难的身体传给了子宫中的孩子，大概他脑子产生了异常。

“现在看到后果了吧，”她生气地说。“这既不是血，也不是糖，而是毒药。永不凝固的毒剂。现在不敢跟我开玩笑了吧。”

皮耐斯感觉对不住亚伯拉罕和他父亲，试图证明这孩子只是“通过自由联想把约拿书里的诗句连接起来”，但里洛夫厉声让他闭嘴，免得遭报应。

只有亚伯拉罕对混乱的局面毫不在意，只顾盯着漂亮女郎看。那女郎开始颤抖，她的肉体仿佛被孩子的目光刺伤。。一股撩人情欲的强烈气味冲破香水味的遮盖释放出来，这种雌性动物的气味是每个农民都熟悉的，只听荷兰公牛“哞哞”叫着冲撞牛栏。漂亮的女郎笑起来，尴尬地跺着脚。随后她扭动着屁股走到亚伯拉罕跟前，从钱包里取出一枚亮闪闪的硬币，在他眼前晃了晃。

“她给了他钱，”外公有一天晚上跟皮耐斯聊天时说。‘钱！碧斯娅教他们用钱去赎回自己的土地和灵魂。”

外国女郎把硬币放进亚伯拉罕的衬衣口袋里，它就像一枚受诅咒的印记。她退后一步，急切地等待着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

头生子的脸立刻变得灰暗下来。两道深沟印在他的前额上，从鼻梁通向发际，像被镐头刨过。

12

我躺在长寿花上，双眼注视着天空。一群群迁徙的鹤飞上云霄，像小小的水虫在明澈的池塘中巡游。在乌克兰老家，两只仙鹤在外公的烟囱里筑了巢。“我知道它们每年都要光顾以色列，带着满腹的迦南青蛙返回。”外公告诉我。现在我头顶上飞着的是那对仙鹤的子孙吗？

每到春秋季节，外公从小屋出来，手搭凉棚，遥望那些路过的仙鹤和鹈鹕，思念着大河、田野、雪原和白桦林。“在这里，身边都是黑刺莓。”他写道，“田野里生长的是蚱蜢、豺狼、橄榄和无花果。”

我想念希福利斯。他还活着吗？他能找到同仁早先铺就的路吗？他现在在哪儿？是被边境卫兵杀死了，还是被大雪或沙砾埋葬了？触及电网灰飞烟灭？沼泽已被抽干，原野开满鲜花。外公和舒拉米在养老院生活在一起。这一切他知道吗？

希福利斯会来的，我会让他睡外公的床。他会去腌制橄榄，晚上在厨房

抽烟，栽种橄榄、石榴、葡萄和无花果。他来时想必已年迈体弱，头上戴一顶破帽,手持桃木杖,背包里装着发霉的面包、饭盒、橄榄、奶酪、《圣经》和几只橙子。他走路有时会低声唱歌，有时会吹着沿途做的芦笛他一步一步地爬高山，穿沙漠，沿着岩石构成的海岸线行走，嘴唇干裂了，鞋子破旧得像吉比恩人。

“我们应该给希福利斯搞一个水洼，让他抽干，”尤里表弟说。“种一片马唐草让他去除草。再找一位白发苍苍梳着辫子的老拓荒女，晚上跟他到打谷场上去疯野。”他眼睛亮光闪闪。这孩子追求刺激，失望的记忆，只对风流韵事感兴趣。

希福利斯将会像一个黑点走下蓝山，越走越近，一直走到外公的木屋，说，“去，孩子。去告诉米尔金，我来了。”旅途的劳顿会使他倒在外公床上，要一杯水喝。他的身体单薄而干枯，轻若无物，我背起他，穿过片片田地，找外公去！

我现在要去泉眼旁的树丛里躺一会儿。回来时我要到我家地里去，这里曾经是水牛吃草的地方，绿色的灯心草萋萋一片，按蚊的孑孓在恶水中大量繁殖。后来沼泽被汲干、耕种。我外公在这里种了开花的果树，亚伯拉罕在草地上放牧奶牛，我在这里种了观赏树和花儿，埋葬死去的人。

跟“泽尔金家那孩子”不一样的是，米尔金的孩子会帮着父亲干农活。他们干活舍得出力气。亚伯拉罕养牛很在行。12 岁时，他想出了人工授精的主意，但根本无法实行，兽医对外公解释说，国内根本没有优良精源。从科学的角度来讲，亚伯拉罕常常领先于科学家。

“精液可以冷冻，”有一天吃午饭时，他开了腔，思虑让他的眉头紧紧蹙到一起。“可以把精液冷冻后运到母牛棚，不需要带着母牛去会公牛。我们可以从国外最优良的公牛那里取精。想想吧，这样能又省时间又省力。”

但自从发生了“美国丽人”那幕活剧之后，亚伯拉罕的想法遭到质疑。他是个性格内敛、行为不自主的人。有时会消失一整天，到母亲坟头去，向母亲说说心里话。

埃夫莱因蹑手蹑脚地跟踪他，听到了他对母亲的诉说。

“我们给鸡修了个台子，这样鸡粪可以漏到台下去。鸡粪可是最好的肥料。”

“怎么不告诉她你要用牛睾丸制作冰淇淋的事。”他弟弟在身后喊。

亚伯拉罕转身去追他，但埃夫莱因身手敏捷，转身跑开了。他像猫头鹰一样悄然掠过地面，身后泛起一溜白尘。亚伯拉罕在后面追赶，一路哭着追到村里,跑了 3 英里。时而弯身捡块石头或泥块，朝他弟弟掷过去。

晚上，外公给孩子们讲自己小时候的故事。他讲的是他哥哥约瑟夫，资产阶级变节分子，被吉卜赛人绑架的事。

“沙皇警察在卡尔科夫火车站的一只麻袋里找到了他。吉卜赛人想把他训练成一个玩杂耍的小偷。他跟他们在一起才呆了 4 天，但已经不会讲话了，他把学过的词全忘了，走路四脚着地，还会掏包。”

外公还讲过，他 10 岁时建了一个温室，养爱神木。“住棚节[1]时我把爱神木枝卖给哈西德教徒，那是马卡罗夫的第一间温室。父亲为我倍感自豪。”

“讲讲我妈妈的事吧。”亚伯拉罕恳求说。外公告诉他们，外婆曾想出了一个让公火鸡孵蛋的办法。火鸡个头很大，一次可以孵 50 只鸡蛋。但火鸡站起来时，把所有的鸡蛋都踩碎了。于是外婆让火鸡喝酒，喝醉酒的火鸡垂冠红得像火焰，高高兴兴地孵蛋去了，再也不闹腾了。

“村里所有女人都改用火鸡孵蛋，”外公哈哈大笑，“尽管利伯森在简讯上说‘希伯来人的饲养场不是酒吧’。”

我对那时光羡慕不已，简直就像梦幻一般，但约西却说实际上那日子糟透了。

“一个父亲拉扯着三个没娘的孩子，谁也不知道怎样经营农场，”他说。“其他人都在买双刃犁，外公却在忙着种橄榄树。冬天没钱买靴子，挤奶只能用手，牲畜要和邻居共用，免不了经常吵架。现在我们有了电孵化器，不久以后就可以用人工授精来繁殖火鸡了。”

约西对他新建的繁殖棚甚为得意。室内是密封避光的，顶棚用柏油毡

[1] 犹太人的收割节。

覆盖，年轻的鸡妈妈住在这里生下受精的鸡蛋，待价而沽。她们在黑暗中觅食，没有思想，没有希望，没有欲望。只等国际火鸡协会定单一到，我们立即送她们与雄火鸡相会。她们撑着疲累而虚弱的双腿走出来，眼睛在亮光刺激下泪水汪汪。在太阳下只要晒上 5 分钟，她们就能发情。抖着翅膀踉踉跄跄地在地上一边跑，一边尖叫，绽开尾巴下红红的花蕾召唤异性来交配。

“这些禽兽愚蠢又淫荡。”约西说。雌火鸡蹲伏在院子当中，蹶起臀部，性欲高昂得无法行走。约西和亚伯拉罕只好把她们踢进去，在她们的背部缚上帆布，以免笨重的雄火鸡在交配时撕裂她们的皮肉。

“你看看，”尤里对我说。“爱情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事对人蛮有启迪的。”

雄火鸡拥挤在急不可耐的雌火鸡周围。一只刚干完事，他的配偶就站起来，带着满足的倦慵，伸展翅膀，炫耀地走到伙伴当中去了。

“她去跟她们讲，等待是值得的。”尤里说。

“想想吧，在黑暗中苦苦等待两个月，就是为了让雄火鸡来干一次！”约西讥笑说。

但我那时想的却是在外公羽翼庇护之下的三个孩子，冬天围坐在餐桌旁，晚餐是未剥皮的土豆，煮鸡蛋，自家用柠檬汁和洋葱腌制的鲜鱼，还有萝卜片。我想到我去世的母亲；她的被火烧焦的长辫和双腿；还有埃夫莱因。直至今日，我有时会突然向后转身，以为他就在我身后，肩上扛着夏洛来牛，看我受到惊吓而哈哈大笑。

“谁都想不通，我儿子埃夫莱因怎么能举起一头牛。”外公笑着对我说 。

没人想得通，也没人想得到将会发生什么。甚至皮耐斯也未能预料到这件事的恶果。“一个跟着外公长大的孤儿必定是个故事篓子。”他这样说我，我自己已不记得听到过什么，看到过什么。跑到母亲坟墓去的人是亚伯拉罕还是我？离开村子的是我还是埃夫莱因呢？

“拓荒者之家”的大墓碑亮光闪闪。皮耐斯称其为“终止梦想的石块”。晚上我信步走过银行家的豪宅，对过去的回忆沉重地压在我的肩上。

13

“你母亲像个男孩子，又多愁善感的，是个有思想的汤姆 ·索耶。”

但她对肉的偏爱，却是皮耐斯难以估量的。

“她是个好学生。能背诵车尔尼雪夫斯基和莱蒙托夫的诗。但课上到半截，她会突然从书包里掏出一块肉撕啃起来。”

不仅仅是老师，整个村子都用充满期望的眼光看着几个孩子。他们身体健壮，动作敏捷，跟父母一起劳动。当地酷热的空气未能灼伤他们的肺，他们的身体像当地的白垩石一样，吸收了日光。

“米尔金的三个孩子样样活都能干。”拂晓，亚伯拉罕叫醒弟妹，上学前帮忙挤奶、晚饭前要抽时间割一车苜蓿拉回场院里，他们的草叉插在摇摇晃晃的青草捆的后面，埃夫莱因和我母亲在上面摔跤，而实际上已在管理农场的亚伯拉罕沉默地抓着缰绳。因生气而紧缩的眉头上两条皱纹像爬在前额上的蜥蜴一样，伸入浓密的头发中消失了。

我精瘦结实的母亲和她哥哥正抱作一团，因高兴或发怒而叫喊。有时他们会从车上掉下来，在路边继续打架，他们的父亲在果园里透过果树枝的间隙观看着他们。

“这女孩子对鸡的祸害胜过泉边的野猫。”外公对柴泽尔说。“像她那样吃肉，养的鸡一只也剩不下。”

我母亲开始爬树上屋，捉拿椋鸟。她让丹尼尔 · 利伯森陪她一起打猎，这个热恋中的男孩随她在田野里跑，取回兽夹上的鸟。因为有她在这里，迁徙的鹌鹑越过这片土地不在此降落，菜园的野兔不见了踪影。如果她拍一下牛犊的背，小牛会吓得呆在那里一动不动。

有一次，她和埃夫莱因一起爬上了村饲料棚的房顶去伏击鸽子，她脚下的一根木板折断了。她摔倒后抓住了檐槽，悬在离水泥路面 20 英尺的空中。埃夫莱因想把她拉回去，但拉不动。

“抓紧，”他喊道。“我跑去叫丹尼尔。”

他跑开了，为了活命我母亲咬紧牙关抓住檐槽。正在这时，本杰明 · 申内策，“里洛夫的傻帮工”，从下面路过。

“本杰明！”女孩子从紧咬的牙关中挤出几个字。

里洛夫的帮工 往上瞥了一眼，立刻尴尬地低下头去，“因为，”两眼放光的尤里对我说，“你母亲穿的是一件喇叭形的裙子，两条腿乱踢蹬。”本杰明在村里经常成为恶作剧的受害者，他怀疑又是这种把戏。

“别害羞，本杰明，”母亲喊。“没事的，你看看也没事。”

他站在她正下方，又一次抬头时，看到了她一双令人眩目的大腿像两颗温热的钟锤在钟形的裙摆内晃动。

“你父亲本杰明和一群慕尼黑的犹太男孩 30年代来到这里。他到村里接受了农业培训，被派到里洛夫的农场去干活。”

他是个金发的年轻人，身材不高但身体粗壮。在村里的战争死亡人员名册上，我父亲身穿蓝色工装裤和洁净的白衬衣站在里洛夫的枣树下。据尤里说，这棵树结的枣子落地会爆炸。他那张棱角分明的娃娃脸长在浑圆的肩膀上，一双眼睛在阳光下眨巴着。双手粗厚得不成形，像我的手一样，臂、腕和手掌连在一起，像一块 2 英寸厚 4 英寸宽的木板。胸部滚圆，像一只大铁桶。

“你会像你母亲一般高，像你父亲一样壮”别人总这么对我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高兴地看到，他们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本杰明张开双臂。

“快，松手吧。”他说。他的希伯来语水平还处在初级阶段。

我母亲犹豫不决。

“快，快，”本杰明说。“我接住。”

我们村里的人能一眼就看出小牛的斤两，看看月亮的颜色就能预报风力大小，尝尝洋葱就能说出地里氮的含量。我母亲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本杰明沉着的目光和结实的肩膀，走，身体直落而下，张开的裙子盖到脸上，胃冲进肋间紧闭双眼的她，感觉自己被轻柔地抱在一双有力的臂膀中。

巨大的冲击力让本杰明哎哟了一声。我母亲个子很高，身体并不轻，他

双膝着地才缓解了冲击力。她的恐惧的身体撞在他的胸膛上，因惊吓而不断起伏的裸露的肚皮紧贴在他脸上，以至于在这么多年之后，在这个故事被重复了无数遍之后，我仍能感觉到那肚皮的体温。

“现在可以放开我了，”她笑着说。她的呼吸恢复了正常，但双手的指甲仍深深地抠在他的胳膊里。“你真棒。”

我父亲很难为情。他还从未与女性的身体如此紧密地接触过。

“真谢谢你，本杰明。”她笑出声来，从他的怀抱中跳起来，整理好裙子，这时埃夫莱因和丹尼尔扛着一架摘果用的长梯匆匆赶来。

“嗨，德国佬，想干啥呢？”埃夫莱因气呼呼地说。虽然他才 15 岁，又瘦又小，却差点跟里洛夫的这个帮工干起架来。丹尼尔站在一旁惊得哑口无言，脸色因嫉妒、无助和失落而变得苍白，嘴唇扭曲得变了形。

“他救了我的命，”伊斯特说。“里洛夫的德国佬救了我的命。”

我父亲又一次听到她的笑声，又一次感受到春风拂面般的甜美。我母亲，埃夫莱因和丹尼尔 · 利伯森绕着屋角追逐起来。

我父亲 16 岁时来到村里，在里洛夫的农场打工为生。

“他于战争开始前从德国来此，”据村里影集中记载。“他全家死于毒气室，他本人死在我们中间。我们将永远记住他的勤奋、善思和修养。有谁能忘记他每天晚上唱着歌儿去养牛场，背着 4 个大奶罐，见人必高声问候的情景呢？”

里洛夫的德国佬要亲自背牛奶罐，因为他一直无法跟里洛夫的骡子正常交流。4 个奶罐，每个重 5 英石半，绑在他肩上的一副铁架上。

里洛夫的骡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随英军来到这里的，战后留了下来。

“这些骡子，见人就讨啤酒喝，除了这一个习惯比较烦人，它们还是不错的役畜。”麦舒拉姆说。在一个标有“杂项”的箱子里，他保存了一份委员会的会议纪要，里面有里洛夫为它们申请啤酒补助费的记录。每到村里搞庆典，他都要拿出来朗读一番。

“里洛夫同志：骡子吃大麦，啤酒是液体的大麦。”

“利伯森同志：里洛夫是在诡辩。”

“里洛夫同志：火鸡不是也喝酒吗？”

“泽尔金同志：没人把好酒浪费到火鸡身上。这只是米尔金编造的故事。”

“里洛夫同志：喝上一杯酒，骡子干劲倍增。”

“利伯森同志：申请被否决。我们不会使用酒精来促进生产。”

“里洛夫同志 菲吉 · 列文工人小组存放了许多伏特加酒。”

“利伯森同志：感谢里洛夫同志提出这一类比，但工人小组中没有骡子，只有驴子。”

“里洛夫同志：那么我自己酿酒好了。”

“泽尔金同志：我们来到以色列，不是为了给牲畜提供香槟早餐的。”

听众一片欢笑，但大家心里都清楚，里洛夫种了两垄啤酒花藤，他的骡子每天犁的地是其它牲畜的两倍。直到今日，村民对骡子留下的一大摊冒着热气的尿记忆犹新。但即使柴泽尔这位骡子和大米的双料专家也宣称“与此类腐败行为不共戴天”。

这两头骡子在军队、公社和农村历练已久，桀骜不驯。遇上这么个天真而羞涩的大男孩，就想逗他玩玩。他想给它们上套，它们就把缰绳搞得乱成一团，在上面拉屎，快乐得嘶嘶叫。但我父亲是一个勤勉的人，虽然他的笨拙和无奈令村民忍俊不禁，但他的执着与守时赢得了村民的钦佩。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恶毒的奶牛戴博拉一蹄踢中了治安员里洛夫的头部，让他趴在地上起不来，他置这位昏迷不醒的工头于不顾，自己起身而去。

“但我给他盖了一条麻袋，以免他受凉。”“不愿晚到养牛场”的父亲这样向冬妮娅道歉。

在德国的时候他上过职业学校，来到这里不到一个月，他就给里洛夫的牛设计制作了一套自动饮水系统，这事在山谷里流传开来。他还用毛刷和来苏水清洁牛棚，又把他住的木屋中的留声机连到牛棚。

“连里洛夫的妻子冬妮娅都承认，马勒的乐曲增加了牛奶产量。”亚伯拉罕在跟我为数极少的几次谈话中告诉过我。

“有一次我在村里走，贝多芬的曲子把我吸引到你父亲的木屋里。我过去从窗上往里瞧。你父亲正躺在床上听音乐呢，头发像金黄色的草堆在前

额上。他有一台留声机，是他父母从德国寄来的。在希特勒还没把他们烧死之前，他们设法把留声机寄到他这里。”

皮耐斯敲敲门进了屋。本杰明起身立正，鞠了一躬。那天发生了三件事。我父亲的名字从本杰明·申内策改成了希伯来语的便雅悯·申纳尔；他单独上了第一次希伯来语课；他把两张唱片借给了皮耐斯。

“你父亲学习很用功，很认真。虽然他的希伯来语一直说得不流利，可拼写从来都是个字母也不错。”

村里有一帮寻欢作乐的年轻人，叫做“团伙”。他们都是些村庄创始人的孩子，已经都是半大小子了。

“村里人对他们作的恶都不计较，因为他们都是在乡下长大的新一代犹太人，经得风吹日晒身板笔直，”皮耐斯说。“晚上他们到合作社里偷些糖果咖啡什么的，还从附近的英军机场偷枪支。有时里洛夫派他们拿着鞭子去驱赶阿拉伯人的羊群，防止它们吃他的禾苗。每年到了第一次收获或生了孩子时，他们会上演一幕‘东部荒原’表演，像乌克兰匪徒那样站在马背上飞奔而过。”

什洛莫·列文的合作商店里的巧克力被他们洗劫一空，于是来找皮耐斯私下密谈。

“那伙流氓是在欺侮我，”他说。“他们瞧不起我，因为我跟他们的父母不一样，不是农民。”

“他们不过就是想吃巧克力嘛。喜欢甜食是普遍的生理现象。”皮耐斯说

“他们怎么从来不敢偷农民，”列文说。“他们要是吃不起巧克力，可以吃卡马丁嘛。”

“两星期前，他们才从马古利斯家里拿走了两罐蜂蜜呢。”皮耐斯回答。

“这跟我刚来这个国家时的遭遇一模一样，”列文接着说，气得听不进别人的话。“你们这些人，根本不尊重平凡的劳动。你们忙忙碌碌地在赎罪与转世的大舞台上表演。在远离故土二千年之后，每犁一寸地都是重返土地，每只鸡下的都是第一只犹太蛋。普普通通的马铃薯，不过就是在俄罗斯吃

的土豆嘛，现在就成了‘地里结的苹果’，你们和自然多么和谐统一啊。你们扛着枪和锄头照相，你们跟蛤蟆和骡子对话，你们打扮得像阿拉伯人一样，你们以为自己能在天上飞。”

“这能让我们保持上进。”皮耐斯说

列文站起来，气得脸都白了。“我也让自己保持上进，”他说。“我本可以离开这里，但我没这么做。我本可以在城里做生意发大财，但我却来到这里。你教他们蔑视我。别再扯你那套花言巧语了——什么他们是我的幼苗啊，他们是我的花圃啊——你也不是农民，不比我强多少。我们两人都从事公共事业。我们都以为自己在为某个理想服务，而现在看来只不过是在为一群单干的农民服务。你拥有他们，拥有他们的土地、果实和奶牛！戈顿和布伦纳用的自来水笔还是我修好的呢。”

皮耐斯的火气也蹿了上来。“谁都不是为了别人来这里的，”他说，嗓门提高了。“并不因为你放弃了城里的商店，就该获得一枚勋章。你来这里，是因为你跟我们一样需要这片土地。需要这土地的感觉，土地的气味和土地的丰产。你对土地的需要超过了土地对你的需要。”

列文带着一颗受伤的心摔门而去，但事后皮耐斯立即把“团伙”召来，大声训斥了一顿。

“村里的生活不都是蜜糖。你们如果只想要棒棒糖和甜饼，就请卷起铺盖去城里吧。”

“团伙”满面羞愧地走了出去。他们接受老师的处罚，为幼儿园修建了一个大沙坑，孩子们至今还在里面玩。

埃夫莱因舅舅是“团伙”成员之一。他长得英俊高大，像雪貂一样灵巧，在团伙中是最调皮搞笑的一个。有一天，“团伙”商定要捉弄一下便雅悯，他笨拙的步态早就被他们盯上了。自从上次他救了我母亲，埃夫莱因就对他又恨又怕。

一个星期六，便雅悯正在休息，这伙人把一条小毒蛇扔进了他的木屋，等着看热闹。我父亲听到蛇滑行的声音，惊叫一声跑出来，结果遭到一阵哄笑。他与他们面对面站在那里，明亮的眼睛在下午的阳光下眯成一条缝，因受到愚弄而满腔怒火。他走到当时17岁的埃夫莱因跟前，一把抓住他的宽

皮带，一下将他提起来。

“你舅舅埃夫莱因扭动着身体，又喊又叫，但你父亲只用一只左手就把他提溜到场院，扔进了牛食槽里，礼拜服也一起泡了进去。”

“棒！”“团伙”喝彩起来。他们一个个都进了便雅悯的木屋。埃夫莱因拿起一只牛角 一样硬的鞋跟，将盘绕在椅子下的蛇打死。他们让便雅悯在桌旁坐下，一个个跟他掰腕子，结果没有一个人能赢他，于是众人接纳他人了伙。

他动作慢吞吞的，面相和善羞涩，不善言辞，每到星期五，他们都聚在一起。很快，他们就用上了他那套技术，打开了碧斯娅·泽尔金的车门，这辆车是复国运动委员会送给她的。“团伙”给便雅悯讲要运送武器和重要情报，便雅悯没用钥匙就发动了车。但不知为何，这伙人总是在城里的一家电影院停车。

埃夫莱因喜欢上了便雅悯，把看到姐姐在他怀里格格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时的憎恶撇到脑后。每周都要到他屋里去听几次音乐。便雅悯的箱子里放着从德国带来的衣服，看上去很滑稽。他穿上了一件蒂罗尔皮短裤和法兰绒茄克衫，跑出去逗得伙伴哈哈大笑。在箱子底下，他翻出来一件麦斯林纱长裙。

“这是什么？”他问，手在柔软的布上摸着。村里还没有这么柔滑如丝的布料，即使小马驹的毛茸茸的鼻子或苹果花瓣也没法相比。埃夫莱因突然想到自己的母亲，眼里充满了泪水。

“给我的婚礼准备的，”便雅悯回答。“我母亲给我结婚时准备的。”

他从皮夹中取出一张照片。“父亲、母亲、汉娜，萨拉，”他指着照片说。“裙子是我母亲送的。”

便雅悯的母亲身材修长，金发碧眼，坐在一张椅子上，她的两个女儿穿着同样的连衣裙分立在她两侧。后面站着的是他父亲，身材瘦小，留着短发，还蓄着军人式的小胡子。

埃夫莱因丧母，便雅悯不久之后就失去了全部家人，两人成了莫逆之交 。

“我耳朵里至今还回响着他们俩的声音。我的两个学生的声音，一个是

埃夫莱因的快言快语，一个是便雅悯的瓮声瓮气。一个是你失踪的舅舅，另一个是你死去的父亲。”

14

晚冬的一天，冬妮娅·里洛夫偷偷溜进了哈伊姆·马古利斯的养蜂场。她女儿被奶牛踢死之后，冬妮娅又生了一个儿子，叫达尼。里洛夫寡言少语，致使儿子5岁时才学会说话，冬妮娅对丈夫的不满也与日俱增。里洛夫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化粪池的武器库里度过的，他在那里积攒了一大批武器，多得别人连想都不敢想。不管他怎么用钢丝棉擦洗，身上还是有一股尿臊味和火药味。冬妮娅渴望的是马古利斯那根甜蜜的手指。

她躲在雅科维的日本萨摩李子树林里远远地望着她昔日的恋人。他穿着养蜂人的笨重服装，看上去像一头快活的熊。他把蜂箱在树林里搬来搬去，一边计算着开花日期，谋划着新的味道搭配和春天如何放飞他的长翅的奶牛。冬妮娅蹉伏着身体，跟在他后面，走进了他的工作间。他戴着笨重的网罩，没有注意到她。

马古利斯从木架上取下一只蜂箱，打开后仔细端详里面的蜂巢。冬妮娅看到他是那么专注，那么快乐。他取出一片聚满工蜂的蜂巢，用裸手把蜂驱走，笑着把纠缠在一起的两只蜂放到桌子上。他用两根火柴棒把它们分开，看到它俩又飞到一起，又再次把它们分开。等到它们力量耗尽，他把两只蜂放进一只特制的玻璃容器中，两只蜂在其中仍是分开的。他摘下头罩，去把器皿放好，不料与站在他背后的冬妮娅撞了个满怀。

“冬妮娅！”马古利斯吓得直喘气。“你疯了？青天白日的？你丈夫会把我杀了。”他用力把她推开，让她坐到椅子上，端来蜂蜜给她吃。

“何必用匙,哈伊姆 ?”冬妮娅嗫嚅着说。“为什么不像过去那样？”

“你刚才偷看了我最大的机密,”马古利斯没回答她的问题,笑着说“蜂王的和解。”冬妮娅想把话题转回到他俩的和解上来，但马古利斯用他那双

率真的蓝眼睛看着她，继续讲他的蜜蜂。

“每箱蜂中只有一个蜂王，”他讲给她听。“这是不可违反的铁律。这样限制了新蜂的数量。现在花要开了，我需要尽可能多的工蜂。”

“你像个资本家在说话。”冬妮娅含泪而笑。但马古利斯既未领会她的幽默，也未关注她的悲痛。

“我等着新蜂王出生，”他接着讲，“当它们互相攻击时，我就耐心地用木棒把它们一次又一次地分开，直到它们打累了，愿意生活在同一蜂箱中共同产卵为止。这样我就能得到双倍的工蜂和双倍的蜂蜜。冬妮娅，你离开我跟了他，现在自作自受吧。”

“但这与那些蜂有什么关系呢，哈伊姆？”她低声说，说到他的名字，想到他沾满蜜的手指，她的嘴唇轻轻地闭上。“你给我讲那些蜂干什么？”

但马古利斯已经回去处理打架的蜂王去了，以无限的耐心把狂暴的蜂妈妈分开，用甜言蜜语哄它们就范。冬妮娅离开了蜂棚，穿过雅科维的果园。铅灰色的天空下万籁俱寂，只能听到她压抑的抽泣声和她的靴子在泥地里进出时的噗哧噗哧的声音。

她穿过另一片地，身体掩映在最早开花的果树和几垄卷心菜中，就在这时她发现埃夫莱因和便雅悯在巴伦西亚橘树中跳华尔兹舞。她立即回家告诉了丈夫。

里洛夫匆忙去找外公，他倒不是怕两个男孩子之间发生什么关系，主要是担心资产阶级舞蹈的入侵。但谣言迅速传开，村里人议论纷纷。

“他不过是教我跳舞嘛，”埃夫莱因吃饭时解释说。“我给他背诵普希金的诗，教他怎样给里洛夫的野骡子上套，他教我欣赏音乐。”

“是不是伊斯特从房顶上摔下来被他接住的那个人？”外公问。

“我不是摔下来的，”我母亲反对说。“是我主动跳到他怀里的。”

“为什么不把这位罗密欧带到家里让我们见见？”外公对埃夫莱因说。

跟亚伯拉罕相好的马具工的女儿利百加·佩克厚嘴唇“呸”了一声，亚伯拉罕把埃夫莱因叫做“施特劳斯”和“玛蒂尔德”，为此他的衬衫口袋里被塞进了一条鲱鱼。

“我请他星期五来吃晚饭了，”第二天埃夫莱因说。“他不挑食，什么都

吃。”

便雅悯到来前的几分钟，亚伯拉罕打起了喷嚏，大家一想到这个德国人肯定会捧来一束长寿花，个个忍俊不禁。

我母亲那时 18 岁。因为家里没有妈妈，她从小就给全家做饭。她好奇地打量着里洛夫的呆头呆脑的帮工，他刀叉用得很熟练，但把他从河谷给她采的花掉到她的白袜子上。这袜子是特意为他穿的。她对他强壮的双臂和呼在她肚皮上的热乎乎的气息记忆犹新。虽然那天从房顶摔下来以后两人曾多次遇到，但每次见面他都低头看着地面。她裙内双腿的动静弄得他口舌发干，他很担心自己恐怕连句问候也发不出声来。

便雅悯当然知道，伊斯特是丹尼尔 · 利伯森的女友，丹尼尔是山谷里的排球明星，是她固定的舞伴，又是埃利泽 · 利伯森的儿子，这位父亲每月都要召集村里的年轻人进行培训，讲上一堂犹太复国运动的原则与信仰。

他的双眼一直盯着盘子，喝汤时发出 噜噜噜噜的响声。用餐时他似乎一直在心里做着斗争，吃完甜点后，他似乎做出了一个不可更改的决定，要求外公允许他“和伊斯特一起出去散散步。”

“这你应该问女孩本人。”外公说，眼睛盯着便雅悯和自己的女儿。每当看到一对新人，他心里就会猜测他们的爱情什么时候会出问题，出什么问题 。

她俩走进了田野，埃夫莱因像黄鼠狼一样跟在后面。他看到他俩很长时间都在默默地走。终于，便雅悯仰望着天空，怪声怪调地咕哝了一句，“星星可真多啊。”

“多，”我母亲说着把双手放到他的肩上。她比他高一大截。“告诉我，便雅悯 ”她问道，“听说你们那里的人喜欢吃香肠，不喜欢吃肉，是真的吗？”

在一 个星期四，她让埃夫莱因潜入英军基地，从餐厅偷来一些香肠，因为便雅悯又要来吃晚饭了。“孩子，把你的饭吃完，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光。”

外公叹了口气。“你父母的爱情就这样开始了，”他说。一个是赤脚女孩，“米尔金的野母羊”，梳着小辫，两条长腿，棕色的眼睛里闪着黄绿色的光，另一个是礼貌而木讷的巴伐利亚青年。我父亲的黄头发只及他女友的肩头。他笨重的步态，配上她活泼轻盈的长腿，让村里人笑个不停。但也

说他俩“不单从体型上来说不般配”。想想吧，米尔金的女儿“和一个生来就不接受复国运动价值观的年轻人”。

还有其他实际情况要考虑。农民从养牛经验中得知浪漫是有遗传性的，让米尔金的女儿和利伯森的儿子杂交的想法令他们跃跃欲试。

而丹尼尔在一生中对他父母之间的亲昵耳濡目染，这俩人常常吃完饭站起来交换一下眼色，就躲到屋里亲热一个下午，让全家人不得安宁，连家里的动物都受惊不小，鸡蛋都下得少了。对于伊斯特磕磕绊绊的恋爱迹象，丹尼尔或许不理解，或许是不想去理解。

“对于男人来说，这样最糟糕不过了，”尤里跟我谈起我母亲的事时说。“他丧失了信心,也丧失了理智——同时还丧失了魅力。”

丹尼尔受到失恋的羞辱和打击，如同被截去了一段肢体。当他失魂落魄地朝我家走来的时候，不乏同情的目光跟随着他。起初他还恳求和哭泣。后来就只有沉默了。晚上他躺在外公木屋外高高的草丛里，从草缝间瞥一眼心上人映在窗子上的身影。几星期后，外公注意到有一处的草长得格外高，好像得到漏水的水龙头的浇灌。有一天夜里他朝那里走过去，发现丹尼尔在那里默默地流泪。

“‘像你这个样子，永远别想让她回心转意，’我对他说。”

利伯森和泽尔金本想去跟米尔金谈一谈，不料还没出门就被挡了驾。法妮娅拦在门外说，菲吉·列文工人小组已经做过一个多余的决定。

“菲吉的事一次已经够受了，”她对丈夫和他的朋友说。“让男孩协商解决，让女孩自己做决定。我们不是阿拉伯人，也不是信奉天主教的犹太人，用不着我们去决定孩子的婚事。按宪章采用同志投票的方式把伤心欲绝的女人嫁出去的时代也已经结束了。”

利伯森怒火中烧。他觉得那个呆头呆脑的帮工怎么也无法跟他儿子比。

“浪费了一张移民证，”他咕哝道。他把妻子轻轻推到一边，让泽尔金走出去。他们跟外公去商量这件事时，听到的是同样的答复。

“我很喜欢你的儿子，”外公对利伯森说。“但我对便雅悯也毫无恶感。他是个正派人，勤劳可靠，我相信姑娘是真心爱他。”

利伯森和泽尔金提醒他别忘了丹尼尔从出生三周起就一直爱着伊斯特。外公火了，说他根本就不相信这种胡话。“爱情跟我们干的其他事不同，”他的一张纸条上写着，“爱情不是要求权利，不是树立旗帜，也不是犁地耕田。”

15

在丹尼尔出生和哈吉特买回来之前，埃利泽·利伯森尚未成婚的时候就养了一头大马士革奶牛，这头牛又高又瘦，脖子和角都很长。他跟牛的关系让全村人觉得好笑。她吃的是其它奶牛的两倍，却几乎不产奶，让利伯森愤愤不已。他称她为“牛渣”。这头奶牛虽然躯体高大，却心胸狭小不容人，察觉到他的恶意后便施以报复。

有一次，利伯森从地里回到他的小木屋里，看到奶牛趴在地上“正在咀嚼床单和勃罗科夫的一篇文章。”他用来吃饭、写作和读书的桌子成了碎片，这可是唯一的家具啊。奶牛看到他狂怒的样子，知道这一次的行为超越了威胁和危害之间的界限，吓得冲了出去。

“连墙都撞倒了。”利伯森痛心不已。第二天他用绳子拴住牛脖子，去邻近的基布兹想把她卖掉。这个基布兹新上任的饲养员刚刚从乌得勒支学习归来，对荷兰奶牛赞不绝口，但利伯森对他说荷兰牛不适应炎热的气候，把他吓得要死。

“它们养尊处优惯了，”他说，“容易生寄生虫，精神萎靡。”

“这事我说了不算，”饲养员说，“基布兹得表决。”

“那当然。”利伯森说。操纵大会是他的拿手好戏。

“你们的荷兰奶牛需要增加一些本地牛的血液，”他在济济一堂的餐厅说。“荷兰牛产奶，我的这头宝贝能增强它们的耐受力。”

基布兹成员听得入了迷。“两者合而为一，会产生世界上第一头希伯来奶牛。”利伯森高声叫道。

“现在怎么办？”泽尔金问。利伯森刚从那个基布兹兴冲冲地回来，坐下

来跟泽尔金一起吃羽扇豆粥。“那些基布兹成员会找你算账的。你每次去菜地，家里的禽畜都无人照看。你得讨个老婆。”

到那时为止利伯森还是个正儿八经的单身汉。泽尔金要把碧斯娅嫁给他，白送两头奶牛作嫁妆。但利伯森不干。

“那可就三头奶牛了，”尤里和我一起听了这个故事之后说，“一个单身汉怎么受得了。”

由于村里没有合适的姑娘，泽尔金和利伯森决定恢复过去抢亲的习俗。

两个年轻人回到那个基布兹。当时是秋天，几个姑娘被派到葡萄园去采摘最后一批葡萄。两人带着曼陀林、一盒子美味食品和几件厨具，等候她们到来。

我缠了法妮娅许久她才告诉我后面发生的事情。讲述这个故事时，她的头时而抬起来，时而低下去，满头银发煞是好看。

“我听到有人在葡萄园另一头弹琴，就走过去看看。最后一溜葡萄藤后站着两个小伙子。有一个我不认识的正在弹曼陀林，另一个是刚刚卖给我们一头不中用的奶牛的英俊小伙。他正在切蔬菜做沙拉，邀我跟他们一块儿吃。”

“你快离开这里吧，”法妮娅对利伯森说。“同志们发誓了，如果找到你，就把你绑到那头奶牛的牛角上。”

利伯森笑了笑，在沙拉上加了点酱，又开始切面包和奶酪。他和法妮娅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泽尔金在脖子上系了一条吉卜赛红毛巾，“像只小公鸡”一样绕着他俩转圈，弹着“最甜美，最诱人的乐曲”。然后利伯森跟法妮娅作了自我介绍，讲述了他的农场，菲吉·列文工人小组，以及跟奶牛经历的考验和挫折。

法妮娅觉得心跳停了一拍。那时候，披着神秘外衣的工人小组大名鼎鼎。山谷里到处传诵着菲吉·列文的传奇故事，她是与男人共同劳动的第一位女性拓荒者，得到三个男人的爱，他们精心照料她，用自己的鲜血治好了她的病，还为她洗脏衣服。

利伯森谦虚地承认他确实认识菲吉，为她洗过衣服，亲手为她做过饭，甚至让她亲手给包扎过伤口，受到过她的抚爱。他让法妮娅看了看下嘴唇

上的疤，告诉她说这就是菲吉·列文吻过的地方。眼见她脸上现出迷离的神情，他给泽尔金发了个暗号，然后哼起了熟悉的曲调，“我会耕种，我会欢笑／只要我在以色列的土地上。”泽尔金弹琴伴奏，法妮娅情不自禁地用她嘹亮而甜美的嗓音跟着唱起来。

利伯森快活无比，以至忘乎所以地告诉法妮娅他在乌克兰时参加了著名的哈西德教派。尽管这件小事会让朱迪亚地区的农民姑娘产生好感，但法妮娅对祷告、宗教仪式和神迹却极为敏感，当利伯森喋喋不休地告诉她自己熟悉的拉比和牧师的名字时，她那张漂亮的脸变得极为难看。

但利伯森毕竟头脑还算清醒。工人小组的年轻人像雄鹰一样，能够在飞行中突然转向而不失速度和高度。“实话告诉你吧，我是布拉格的勾勒姆[1]的直系后代。”他说，引得法妮娅欢快地笑起来。

他知道欢笑和爱情是紧密相关的，它可以让女人的肉体激情似火又柔软如水，于是他就基布兹内部人人平等的理想开了个玩笑。

“法妮娅，我的天使，”他说。“那天我看了一眼你们的集体浴室，亲眼看到人绝非生而平等的。”

法妮娅窘得脸通红，又笑起来，整个身体笑得乱颤。她不自觉地把手搭到他的膝部。“给我更多欢笑吧。”她说。

这下子他可以确信，这个漂亮的基布兹成员将成为他的女人，当然他知道自己还面临着数年的求婚和考验。利伯森抓住她的手，向她求婚。她从葡萄园直接来到我们村里。

“这个故事够动听的。埃利泽·利伯森编故事是个奇才，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兄弟尤里激动地说。“泽尔金是一个人去葡萄园的，在葡萄树下弹琴。没有哪个女人能抵抗住这种音乐，法妮娅身不由己地跟过去泽尔金引诱她出了葡萄园，走进高高的野草丛，紧跟在他身后滑下山坡。他诱她一

[1] 勾勒姆是犹太神话中的造物，是人用泥和水，通过咒语和魔法制造的具有人之特征的东西。勾勒姆的最突出特点是强有力，而且日渐强壮它本性并不能说是坏，相反它服从命令，按人的指挥为人做事，并且可以保护你免受敌人的威胁但同时，它又笨拙、莽撞和危险。如果未加好好管教，它甚至可能以其鲁莽而伤害其主人，即造它的人

路追到那棵大橡树下，却见到手持曼陀林的利伯森。泽尔金躲在树中一声不吭。直到结婚以后，她才发现利伯森一个音符也不会弹。”

“同一年，本古里安宣布，基布兹是比合作社更高级的锡安主义形式，而塔本金宣称只有对金钱的贪婪才能使人离开公社。用不着多少天分也能明白这其间的联系。我父亲和埃利泽·利伯森不负责任的举动并未改善两种农业定居形式之间的关系。”

拐骗法妮娅的事件引发了村庄与基布兹之间关系的恶化。合作灌溉工程被取消。甚至发生过在干河谷上互掷石块和瓦砾事件。在村里的一期幽默简讯中，法妮娅被称为“美丽的海伦”，还有人认为山谷的救赎不应毁在个人色欲的祭坛上。然而埃利泽和法妮娅·利伯森成为犹太历史上最恩爱的一对夫妻。利伯森对妻子呵护备至，总逗她开心，她的欢叫声全村无人不晓。那年代，村民住的帐篷是用一层帆布与外界隔开的，每个人都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用不着到别人窗户下去偷听。

“先得逗她笑，”利伯森教导他儿子。“女人喜欢这个。她们抵抗不了。”

“笑声，”曼陀林说，“是让耶利哥的城墙轰然倒塌的号角。是通向神奇宝库的暗号，是洒向干涸土地的甘霖。”

“说得好，”利伯森说，他有些吃惊地看着朋友。

但此时的丹尼尔已全无笑的可能。他的幽默感成为爱情失意的第一个牺牲品。

“鲜花！歌曲！音乐！”曼陀林宣称。

“行了，泽尔金，”利伯森说。他转向了儿子。“她最喜欢的是什么？”他问。

“肉。”丹尼尔忸怩地说。

利伯森和泽尔金动手煮肉。那个时候食品短缺，丹尼尔晚上开始端着带盖的盆悄悄登上米尔金的家门。烧鸡和烤牛肉的香味让邻居火冒三丈又垂涎三尺。他们对这种浪费十分不满，还招来了整个山谷的野猫和豺狼。伊斯特贪婪地吞咽下这些肉并回报给丹尼尔热烈的拥抱，但与便雅悯的晚间散步却从未停止。

我父亲给他的心上人做了一个大吊床，其实只不过是一张旧式床垫，焊上铁链和栏杆。他把床吊在棚屋后的两棵木麻黄上，针形的树叶插在她的头发上作为装饰。两人隐约的笑声，便雅悯轻轻的口哨声和伊斯特被工匠的双臂紧抱时发出的低沉喘息声在木屋中都可以听到。

冬妮娅·里洛夫在遭到马古利斯的拒绝之后，对公共道德问题高度敏感，她指责外公允许自己的女儿与“那个德国来的新移民”手拉手四处张扬，还告诉外公村里的孩子晚上到果园来偷窥他俩。

那年外公的果园花团锦簇，胜过以往任何一年。他请哈伊姆·马古利斯在林中放几箱蜂，产的蜜几近红色，甘之如饴。外公终日流连在果树之间，自三九寒冬至春暖花开，他一直在计算着花香满园的日期，如今浓郁的香气让他如醉如痴。这时亚伯拉罕已经全职负责养牛了，外公可以自由自在地享受自己的伊甸园，在园子周围他种了柏树篱，阻挡冬季从蓝山上呼啸而来的寒风。

最早开放的是扁桃树的白花，芬芳的花瓣不堪风雨，在空中纷纷飘落。随后绽开的是粉红色的桃花，淡雅的色彩，颀长花蕊衬托着艳丽的花蕾。旁边盛开的是纤柔的杏花，带着女性的香味，不久之后，李树开花了，细小的花朵像白色的天鹅绒盖满了整个枝条。普林节[1]过后，苹果花开，有红色的，有白色的，味道像果实一样饱满多汁。逾越节开的是榅桲花，蕾切尔和什洛莫·列文用它做果酱和果冻；梨花也挂满枝头，雪白的花朵中溢出清醇的酒香。最后，当果园上空烈日暴晒时，橘树吐出了花蕊，浓郁的花香笼罩整个村落，给外公的百花节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就是在这片果园里，我埋葬了外公和他的朋友，这里的草地上眼蝶自由翻飞，蜜蜂嗡嗡欢唱，小鸟和吉丁虫从树梢上摔昏到地上。但那时伊斯特种的是夜里开花的紫罗兰，晚上她把便雅悯带到落花之中。天亮前她手提凉鞋，蹑手蹑脚地回到木屋，但她热乎乎的皮肤发出的泥土、梨花和紫罗兰的熟悉味道，还是扰醒了外公。

1 开始于犹太历尼散月（公历 3—4 月间）第十四日，并按惯例持续八天的节日，用来纪念犹大人从埃及的奴役下解放出来

“他高兴得说不出话。女儿的气味是上帝赐予的土地的味道。”

“这真是个动人的故事。”法妮娅·利伯森说。我想，她的长发正垂落在她丈夫的胸前，她的双腿搭在他的腹部。“虽然我很同情我可怜的丹尼尔，但我很高兴看到米尔金家的女人陷入痴迷的爱情。”

爱情在米尔金的农场里第一次拥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两人重演了首次相遇的那一幕，伊斯特爬上饲草棚，抓住屋梁尖叫，便雅悯站在她下面，看着她踢蹬腿。

“你不说‘快,快,’我是不会松手的。”她喊道。

亚伯拉罕打扫完牛棚，眼睛失神地打量着地面，眉头皱起来。

一天晚上，我从地里散步回家，脱掉鞋子，踮着脚尖走到利百加和亚伯拉罕窗下，听到我舅妈正在讲我母亲的事。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她，就像在昨天一样，”她用她那种刺耳的声音说。“吊在饲草棚的屋顶上。虽然没看到，但我敢担保她根本没穿内裤。”

“我觉得我母亲会心生嫉妒。我父亲从未那样抬头看她的裙内春光，他也没有给她哼跑调的歌剧。”

16

当时邻村发生了一件骇人的事情。一名农民自杀身亡，原因不明。“他把死的秘密带进了坟墓”本村简讯里说。遗体是在外公的果园里发现的，身上落满枯萎的花蕾和眼蝶的残翅，头盖骨已崩裂，大拇脚趾扣在一支旧式五连发半自动步枪的扳机上。尸体已在那里躺了好多天，果树浓烈的花香掩盖了腐尸的恶臭，直到一群群的绿头苍蝇飞来飞去，外公才起了疑心，因为苍蝇通常是厌恶鲜花的。

自杀者身后留下一位寡妇和一个 8 岁的独生子，还有一支步枪，因为锈蚀严重，里洛夫只好把它从山谷武器清单中划掉给孩子的说法是父亲出远门了.回来时会给他带礼物。但学校里呢，孩子们的父母亲友在一天的劳

累之后，晚上总要坐在餐桌旁品茶闲谈，于是有孩子把听到的话传到这个男孩的耳朵里。男孩患了夜游症，每天天快亮时才回家，回来时双脚被棘刺和石块划得伤痕累累。

“我听到父亲叫我了，”他对每个人都这样说。

皮耐斯义愤填膺。自杀男子所在村的孩子都在我们学校读书。每天他们都乘一辆几匹马拉的大车来上学，鞋子被路边野草上 的露水打湿了。“怎么能这样欺骗一个孩子？”他在办公室里喊。“怎么能如此摧残一株幼苗？”

然而他立刻就意识到这是鬣狗干的，时间已进入阳春，但对他的一再警告没人在意。人和牲畜都喜欢舒展身体躺在草丛里，晒晒太阳，感受大地的温暖牛棚和兔笼里充斥着小牛和兔崽的啼叫。初次产崽的小母牛患上了春倦症，竖着尾巴四处狂奔，乱蹦乱踢。冬季深厚的淤泥干了，路面不再泥泞难行，而是变得松软而富有弹性。打闹的野猫发出呼哧呼哧的鼻息，在泉眼边就能听到，它们正在绿地毯般的草地上练习猎杀本领。哈伊姆·马古利斯的蜜蜂嗡嗡地唱着，在花间穿梭飞行，运送花粉。刚刚从热带归来的成群的食蜂鸟大开杀戒。公鸽在牛棚上踱步，它们亮丽、饱满的嗉囊和前胸反射出三棱镜般的彩光。大群的鹈鹕从头顶飞过，朝北方那片生长着小麦、狼群和白桦树的上地飞去。路经利伯森的家时，它们俯冲下来，讥嘲地对着法妮娅喳喳叫。泉眼的水量增加了一倍，去冬的长寿花气味浓烈，冲得亚伯拉罕涕泪涟涟。

皮耐斯抓住时机，匆忙地带着孩子们到田野里看花。

“尼散月就是我们的复国运动月，”他对孩子们讲，他的眼睛在四周搜索着敌人“这个时间，为纪念我们从埃及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大自然挂起红旗：罂粟、银莲花、红毛茛花、“农民眼”、郁金香和千日红。”

“那时我正站在地里听他们的嬉笑声，突然，绿色的玉米苗像幕一样向两侧分开，一只鬣狗从中探出来半截身体”

每到春季，大黄蜂的蜂王从过冬的巢中钻出来，拖着冻僵的弱体，寻找筑巢的地点。几周之内，每只黄蜂王都育出一群匪徒到了夏天，就会有它们黄黑相间的身影在空中蹿来蹿去，发出恐怖刺耳的叫声，扑向葡萄串、水果和奶罐，叮蜇人畜，剿灭蜜蜂巢，威胁整个村庄。孩子们每消灭一只黄色

都可以得到一个小奖励，因此每到春天，在黄蜂王尚未育出新一代的“贪婪的米甸人[1]”之前，都带他们到田野里去捉蜂王。

“我让你们去捉黄蜂王的决定,不是轻而易举做出的,”他告诉他们,“按说我们不应该杀生。但田鼠、黄蜂、毒蛇和所有的林木害虫都是我们的死敌。”

那年毒蛇出没很早，在阳光下伸展开粗壮的身体，伺机捕食无意之中闯来的田鼠、兽蹄或未穿鞋袜的脚。早晨，我们时常发现毒蛇软塌塌地挂在铁丝鸡笼上，这是它们晚间偷吃鸡蛋或雏鸡时，宽大的头部被铁丝网夹住所致。便雅悯怕蛇怕得要死，每次下地都要穿好鞋袜，肩扛锄头。

“我女儿经常嘲笑他，她赤着脚在红花草地里跑，不管他怎样喊叫劝阻。”

“你这么大的块头,”伊斯特说,“怎么如此胆小!”

他俩坐在田里，瞭望英国空军基地。

“我要偷一架飞机，飞回老家去。”便雅悯说。

“我母亲在世的时候,”伊斯特告诉他,“我们有一头驴子。每到晚上,她的耳朵会像翅膀一样展开，飞到君士坦丁堡去晋见土耳其苏丹王。”

伊斯特仰卧在地，便雅悯狐疑地打量着她。他检查了茂密的草丛，脱去衬衫和靴子，美滋滋地躺在她身边。两分钟后，伊斯特捅了捅他的腹部，用手指着一条小臂粗的大毒蛇给他看，只见那蛇正缓缓朝他们爬过来。她感觉到便雅悯身体僵直，随即颤抖起来，每个汗毛孔都在向外冒冷汗。

“别动,”她说。“我吃不了你,它也吃不了你。”

“但蛇仍在吐着信子前行。伊斯特用一只手把便雅悯按在地上。当蛇靠近她脚时，她拿起一只沉重的大靴子，砸在蛇颈部。蛇扭动着身体挣扎着，她一下接一下不停地砸，直到把蛇头砸扁。

“你真是个笨蛋！”她对便雅悯说。“大笨蛋！杀杀蛇算不了什么。埃夫莱因用鞋刷杀死过一条蛇。”

在田野另一边，他们看到皮耐斯和孩子们在玉米地里，离村舍很远。但

1 米甸人原是《圣经》中所载的一个阿拉伯游牧部落的成员。

他们看不到躲在浓密的玉米地里的鬣狗。

皮耐斯知道，鬣狗不会主动攻击人。鬣狗极少向人进攻，即使进攻，也只会选择独立而弱小的个体。

“但我看到了鬣狗，”他喘着气说。“它使我起了杀机。我想冲过去，杀死它，勒死它。但它也看到了我，躲入深林中消失了。孩子们一点都没有觉察。”

他把孩子们拢到身边，像母鸡一样伸展双臂护着他们回到了村子里，又把自己的担忧一五一十地说给村委会主任听。

“鬣狗想必是被扔在玉米地里的动物尸体吸引去的。”主任说。他想起了皮耐斯担心的“某种愚蠢的阿拉伯迷信”。他认为，这不可能是早年在山谷袭击和咬伤定居者的那种野兽。皮耐斯更加不安地走开了。

他匆匆去找邻村的教师，让他设下捕兽夹，派岗哨，但那里的人从未见过鬣狗，甚至连足印都未见一个。

“这跟几年后如出一辙，没有一个人听到深更半夜的污言秽语。”他愤愤地对我说。

夜游神每天晚上都去找他父亲。他在睡梦中自己解开把他拴在床上的绳子，在追赶者的眼皮底下消失，就像消融在夜色之中。有一次巡夜的人看到他从黑暗中显身，从一匹种马身边走过，那是一匹烈马，曾把一匹马驹和一名马伕踢死。这匹马不仅没伤害他，还在围栏中蹭蹭身子，像只被遗弃的狗崽一样哀嚎。

“第七天夜里，鬣狗又一次嚎叫，这个金发小男孩以为是他父亲在召唤，于是受到诱惑，从他母亲床上起身，闭着眼睛去了田里，身上只穿一件白衬衫。”

三天之后，人们在干河床上的枣树下发现了这个男孩的尸体，颈骨被折断。尸体是老柴泽尔在散步时发现的，尸身上覆盖了厚厚一层常见的那种喜爱腐尸的绿头蝇。他一路跑去告诉了山谷里的住户。

说实话皮耐斯算不上是一个好复仇的“喷火勇士”。他站在墓穴前的小棺材旁，痛哭流涕，发誓要报仇。

‘鬣狗攻击我们中最弱小的人，这并非偶然，”他说。“鬣狗多疑绝望，无

信无义，制造混乱。但我们不能沮丧，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建设家园，耕种田地，直到种田的赶上收割的，榨葡萄的赶上播种的。”

村庄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想起小男孩被折断的脖颈和掏空的胸膛，人人心惊胆颤。有时晚上要关闭喷灌器或查看一下谷仓门是否已关闭，也不敢让孩子去了。但春天的日子还是照常在轻松愉快中度过。

“事过不久，孩子的惨死就埋没在山谷人的痛苦记忆之中。他像患疟疾而死的人，被阿拉伯匪徒杀死的人，自杀的人和倒毙路边的人一样，成为教科书中的一则寓言和教师办公室里嵌在黑框中的一幅遗像。每当我看到那张小脸，我都在心里暗暗诅咒命运之神。”

春天的地面干旱得龟裂了，庄稼的秸秆变黄了，崭新的马绍尔脱粒机运进了田里。那年是个难得的丰收年，“土地好像接纳了我们的献祭”。便雅悯在里洛夫家干完活儿，就过来帮忙，我母亲总要给他送饭到地里，拿他被太阳灼出水泡的细嫩皮肤开心，像蛇一样在他脊背上咝咝吹气，有时把他绊倒在稻捆上，有时和他在尘土般令人窒息的稻糠中摔跤，弄得满身满脸沾满稻糠。

米尔金家正在为两对新人筹办婚事——便雅悯和伊斯特，亚伯拉罕和利百加。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逝。我父母亡故了，埃夫莱因和珍·瓦列恩失踪了，柴泽尔惨死，“拓荒者之家”的创立——这一切似乎都不构成地平线上的一丝乌云。为庆祝婚礼，皮耐斯和泽尔金编了一出音乐短剧，内容是打谷场从路得至今的历史村里的几个妇女主动要求准备饭菜，村委会负责桌子和桌布

在米尔金的无花果树和橄榄树之间，搭起了两个结婚用的天篷。外婆和外公的朋友从四面八方赶来，兴奋地互相拥抱，在柔软的土地上跺脚。他们的手指因劳作和挤奶而患上了关节炎，许多人秃了顶，还有不少人白衬衫的口袋里装着老花镜。

“臂膀，”埃利泽·利伯森说，“整个民族所依靠的臂膀有点倾斜，但双目仍炯炯有光。”政要也前来贺喜。“菲吉·列文工人小组嫁娶儿女的日子里，那些喜好参加锡安主义代表大会而厌恶劳动的人也懂得这样的场合还是出席的好。”

全国各地的头生子汇集到米尔金的集体婚礼。他们相聚在一起，构成一道流动的风景，其中有军官、教师、村庄和基布兹的头儿、农业机械发明家和哲学家——“但每个人，”皮耐斯说，“都有同样明澈的双眸和自豪的举止。”

我舅舅身穿蓝裤子、白衬衫，神情庄严地站在天篷下，这是一位寡言少语却头脑敏锐的新郎，他让每个人都记住了利伯森的评价，“他像一颗橄榄核，在壳里沉寂数年，才一朝迸发出新芽。”来宾们细细地打量着他，试图考量出他未来能有多大出息。马具匠谭畅姆·佩克的女儿利百加站在他身边，伊斯特的结婚让她艳羡不已。她父亲喝下大量烈酒，穿着锃亮的大皮靴在宾客间穿行，皮靴散发出浓烈的皮革味。他追忆起当年在俄国骑兵队里军官聚会恣意欢乐，在厨房偷吃酒肉的厨师和女仆当场被他逮住。他蹲了个马步，呼唤着只有在他自己记忆中尚存的老马，怀旧与自豪溢于言表。

在第二处天篷之下，伊斯特站在那里哈哈大笑。她不时转动着身体，身上的巴伐利亚式结婚礼服像一盘白色泡沫般地转动着。远处的桉树林里，丹尼尔·利伯森正在湿漉漉的树干间爬行，痛苦难耐的他，喉咙已经喊哑了，他所能做的只是喘息。一周之前，他接到了犁全村地的合约，那时泽尔金和利伯森就决定策划一次空前的最后反击。丹尼尔受命后开着 D－4,挂着圆盘耙，在一片留有庄稼残茬的地里犁出自己心上人的名字。这个在褐色土上犁出的伊斯特有半英里长，半英里宽，以黄色稻草为背景。

但因立足于地面的人升不到足够高度，这一疯狂的爱情壮举除去几位“不懂希伯来文的”英国飞行员之外，不曾有人见到。

“我父亲呢？”

“便雅悯只是对来宾笑，并无多少话语，因为他在想念自己的父母。”

“仪式结束后，人们打扫出一块地方，让两对新人跳舞。泽尔金弹曼陀林，你父亲和我儿子埃夫莱因走进圈内，跳了一曲贴面华尔兹。冬妮娅·洛夫火冒三丈，全村人狂笑不止。”

“那后来呢？”

“后来嘛，孩子，战争爆发了，埃夫莱因去参战了。”

17

外公敏锐地感到灾难即将降临，于是带着埃夫莱因来到果园，希望用新鲜事逗他开心。他讲解道，大多数梨和苹果，生长在特殊的短枝上，这些短枝每年都结果，是万万不可修剪掉的。数年后对我也做过同样的讲解。

除此之外，是竖立的高枝，外公指给埃夫莱因看，它们生长很快，但结果很少。所有专家都认为这些不善结果的枝条应剪短，外公却给埃夫莱因示范如何像弓一样向下折弯，再用细绳把枝梢绑在枝根上，捆绑后的枝条果实累累，让村民惊讶不已。“他初来此地就想到这个方法，”皮耐斯啧啧称羡地对我说。“你外公发现，不但人和马可以套上笼头管起来，树也一样能管起来。”

几十年后，一位热心的农业专家来村里演示美国新发明的“卡尔德维尔曲枝法”，村民告诉他，这种方法在这里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只不过没有这么个花哨的名字。而且，外公还有项独门技术，就是定期给曲枝松绑，这样产量更高。

但埃夫莱因的心思没放在树上，他心里痛苦不堪，皮肤像马皮一样抽搐。每天晚上，他都到伊斯特和便雅悯的木屋去，屋里的墙上挂着一幅大地图，图上细心摆放着图钉和小旗。

有些男子已经报名参军，离开了村子。最先离去的是两位铁匠，古德曼兄弟俩。从村子建立那天起，他们一直给马上蹄铁，打造镐头和铧犁。他两人就像圣殿的两根巨柱——雅斤和波阿斯一样，站在炉膛前，左手持火钳，右手执铁锤，红彤彤的烈焰映红了他们的胸膛。“一天，柴泽尔和我到铁匠那里去，”外公对我说，“两兄弟不在。煤火已熄，风箱无声，煤烟消散。只有两把铁锤尚在铁砧上空晃来晃去。”

随后离乡远行的是丹尼尔·利伯森，战后他和一帮反纳粹的复仇者留在欧洲。虽然他写给伊斯特的怒气冲冲的短信从未提到我父亲，但他的言

辞和行为中充满了对金发碧眼的德国人的仇恨和欲杀之而后快的疯狂。

夜里，便雅悯和里洛夫坐在一起，还有化装成化肥顾问和鸡蛋贩子的陌生人，他们聚会筹划武器库和延时引信等事项，用水管铸造迫击炮，还制订了一套夜间用的联络暗号，这些信号“让山谷里的猫头鹰和蟋蟀跟丢了魂儿似的”。

空气中弥漫着焦虑的气息。战争离他们依然遥远，但一到晚上或秋季的下午村民们沉寂下来时，就会远望西北方，仿佛可以听到或看到那里正在发生的战事。“我们的远房兄弟的鲜血在向我们召唤。”

埃夫莱因请求外公准许他加入英军，但外公不想听他说。

“你这个年龄的男孩子在本地就可以做贡献。用不着出去打仗。”

“我英俊的人儿流落异乡，”他在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片纸上写道。

埃夫莱因仍跟父亲一起去干活。他那张瘦削的脸上带着一副苦恼的神情，一边捆绑果树枝，一边想着心事。皮耐斯懂得根据动物的活动和表情预测其迁徙，他提醒外公注意他的动向。

“我又不能把他用铁链拴起来，”外公说。

“盯紧点儿。”皮耐斯敦促道。

“别人阻止过我们吗？”外公反问。“你从家乡跑来此地，你父亲高兴吗？”

吃晚饭时，他看到儿子大嚼蔬菜沙拉。看着他粗壮结实的臂膀和迷茫的眼神，他知道埃夫莱因的心里已经展开了高飞的翅膀。

饭后埃夫莱因从椅子上一跃而起，自称要出去检查一下水龙头。

“再见，埃夫莱因。”外公说。

“我一会儿就回来。”埃夫莱因说。然后他就走了。

一周之后，人们发现他那辆载重自行车锁在英军萨拉芳德基地的篱笆上。这时他本人正在开往苏格兰的军舰上。他不晕船，但满脸海水泡沫。他那双能无声行走的双脚上套着强硬的军用皮靴，但即使他在颤抖的铁甲板上使劲跺脚，发出的声音也会被轰鸣的海浪遮盖。

夜晚，我在白色的监狱中聆听窗外大海的咆哮，心里想着从无停息的各种声音，但要听清这些声音，你得聚精会神才行：木麻黄树丛中沙沙的风声，

喷水器的滴答声，春天的汩汩声，奶牛嚼草声，地板下的窸窣声。皮耐斯给我解开了埃夫莱因无声行走的秘密。“他并非一点声音都没有，他只不过知道如何让脚步声听起来像周围世界本来就有的背景声音。”

“他是在英军突击队中服役的几个巴勒斯坦犹太人之一。”麦舒拉姆说，当时埃夫莱因已化作记忆，人们大都既不关心，也不操心。麦舒拉姆从一口橙色箱子中找出一些文件和信件，箱子上写的是“服役人员”。

“共计 53 名农场子弟报名参军，其中有 2 位老人，38 名男青年和 13 名女青年。非农场子弟中有 4 名男子和 2 名女子参军。16 名未归。我有许多战士的家书，但没有埃夫莱因的。不知为何，你的家人不让‘创业者木屋’收藏他的信。”

麦舒拉姆所说的“你的家人”，实际上是指我。外公已死，约西从军，尤里在加利利给叔叔开拖拉机耕地固沙。亚伯拉罕正打算去加勒比，管理一家大型养牛场。这样农场在留给我之后，在外公墓碑的四周兴旺起来。

“我不想跟他们埋在一起，”外公一再重复自己的遗嘱。“是他们把埃夫莱因赶走的。我要埋在自己的土地上。”

我想，麦舒拉姆找我要埃夫莱因的信来办他那愚不可及的博物馆，还是需要点胆量的。

“我要用最能刺痛他们的方法来报复。”外公生前最后几年中常常说，这句话像一句恶咒。

实施报复的人是我。这个老树精的躯体毒化了土地，创业者在坟头可以将村庄尽收眼底。米尔金土地上的累累坟茔像肉体上的开裂的一个个脓包，构成对村庄的嘲讽与惩罚。蜘蛛在亚伯拉罕的现代化挤奶场里织网。苔藓布满水泥墙体，抹去了最后一缕幸福与富足的痕迹。在干草棚的一角，泥蜂用纸和泥建筑起一个个巨巢。

疏于管理的地方无处不在，但金钱还是源源不断地涌来。随着我的坟场生意日隆，成袋的钱堆放在破牛棚里。“创业者之家”像一支巨大的楔子刺入土地，令时光戛然而止，打破了生活的规则和方式，打破了植物的生长周期，打破了一年四季的交替规律。

埃夫莱因应征入伍后两个月，信件纷至沓来。信的内容又简短又无聊。

有时我会翻阅许多次。枪林弹雨之下的两栖登陆。攀岩。新西兰一男孩“多次询问我们的奶牛品种”，不久后他在伊文内斯附近的阿切纳坎里营地的渡河演习中不幸溺水身亡。我把这些奇怪的音节在嘴里反复念诵，试图品味埃夫莱因身在异乡的生活。全副武装强行军，奥班的一堂工兵课。小镇夜景里，埃夫莱因身穿苏格兰短裙，头戴滑稽的迷彩帽，手持节杖。给蕾切尔·列文的一封感谢信，感谢他教会了自己无声行走术。

“皇家突击队员对潜行偷袭一无所知，”他写道。“他们走路像泥塘里的豪猪。”

我得知，他在范·克里普斯达尔皇家园林猎鹿时被抓，判蹲禁闭一周，罚款40英镑。后来在空袭狄耶普时，他在肉搏战中消灭了德军一个机枪组，避免了洛瓦特勋爵突击队的伤亡，获得优异服役勋章。我放声朗读这些信，因为我熟悉上述历史。“狄耶普”，我读给自己听。“克里普斯达尔，洛瓦特”这些异国词汇从我的口腔和喉咙里冒出来，引起了空气异样的振动。

时光流逝。旭日初升，照耀着俄罗斯的散兵坑，照耀着身处克里米亚的舒拉米，照耀着不知在何处赶路的希福利斯，然后照亮我们这片山谷，照射到菲吉外婆的坟头上，照在外公的草帽上，照在亚伯拉罕紧皱的前额上，照着我的父亲母亲。直到此时，远在西方的埃夫莱因才能见到晨曦。太阳日复一日地转了一个月，外公收到来信，说他的儿子在突尼斯艾尔·格塔尔山的战斗中负伤。

在埃夫莱因受伤后漫长的六个月中，一封信也没来过。外公焦躁不安一天夜里，他和柴泽尔一起，爬上了蓝山之巅，在那里，可以俯看大地。

大山像一堵巨墙，把我们和城市隔开，和大海隔开，和所有的虚荣与诱惑隔开。村民们每年都把目光投向这座大山，研究着山边聚起的云朵，整装之后的云彩开始越过我们这片土地的上空“云乃山之子，”在我小时候，外公这样对我说。我们在地里走着，我学着他的样子用手搭起凉篷，遥望着雨的到来。他用力揉碎一方土块，让土从指缝中散出，目光直直地盯着大地。

“有一次，云没有过来，我们决定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小组成员全在，泽尔金，利伯森，菲吉外婆，还有我。我们费了一整天时间，披荆攀岩，又花了一夜时间寻找到生雨洞，听到云在洞里面叽叽咕咕地抱怨。一块巨

石堵住了洞口，它们冲不出来。我拉住那块巨石，一，二，一二，拼命拉，云朵从里面往外推，岩石松动了，众云朵蜂拥而出。泽尔金抓住其中一片，随云飘下,安然回到家。”

他们站在那里遥望远方，这时柴泽尔咳了一声，嗅到了远处的烟雾或硝烟的气味，外公仿佛看到了猩红的战场，听到了隐约的喊杀，他把头深深地埋入双膝。

他们回到家后，一辆英国汽车一大早来到村里。孩子们跑来传信，告诉里洛夫说斯托弗斯少校来了，化粪池的入口应作伪装。斯托弗斯少校身材高大，腿有些跛，那是在北非受的伤。伤愈后，他带着军装和黑拐杖转业来到巴勒斯坦。他走下车，一瘸一拐地走到车的另一侧，打开车门，敬了个礼。埃夫莱因还乡了。

他脚蹬黄色沙滩软靴，戴着突击队的短剑徽标、彩带、领花和中士军衔，衣兜里装着女王颁发的终身抚恤金证书。埃夫莱因走出车门，向聚集的村民报以微笑。

村里人对当时见到他后发出的尖叫声仍记忆犹新。惊恐万状的人们张大嘴巴呕吐不止。男人从绿色的田野跑来，从吐露新叶的果园跑来，从牛棚、鸡舍中跑来，站在埃夫莱因面前惊叫着。曾跟他做过几次露水夫妻的兽医的妻子，长叫了有一分半钟，“没有停下来换口气。”曾跟他学过掷飞刀的孩子，还有他帮助做风筝的孩子，也高声惊叫。亚科夫·皮耐斯从学校里出来，大步走到这位自己从前的学生面前，突然停步，好像撞上了一堵墙。他闭上眼睛，像一头待宰杀的牛一样嚎叫起来，惊得圈舍里的牛、马、鸡乱作一团。

我舅舅那张英俊的脸被意大利军队埋设的一颗磷雷烧成了一客燐光闪闪的肉皮布丁，意军被尤里称为“胆小鬼军”。“我怎样来描述那张脸呢，孩子，就像一颗压碎的石榴，红的，紫的，黄的，各色都有。你对他没有记忆真是三生有幸了。”

我舅舅的一只眼球已摘除，鼻子错位，嘴唇无形，一道红色刀疤从额头一直延伸到脖颈窝，消失在衬衫里。疤痕累累的皮肤松弛地吊在颧骨上。只有一只绿莹莹的眼珠从破碎的肉体组织中露出光来，尚可证明医生曾为

他恢复人形做出过努力。

过去埃夫莱因相貌英俊，吸引得山谷中的有好奇心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一睹风采，鸟儿也飞来观望，现在的他变成了一头怪兽，没有人敢看一眼。人群恐惧地挤成一团，“整个村庄都站在那里嚎叫。”

转眼间我舅舅脸上那可怕的笑容荡然无存。他转过身，像要再次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斯托弗斯少校低声咒骂了一句，打开车门，这时人群闪开一条路，便雅悯像坚固的铧犁刃一样钻过人群。他挤到舅子的面前，面无惧色地盯着他，用粗壮的双臂拥抱他，亲吻了那曾是脸颊的一堆闪闪发光的肉糜。

那时我父亲的希伯来语已有了长足进步。“欢迎你回家，埃夫莱因。”他说，拉着他走开了，旁边的人像聚在街道上的一汪水，鸦雀无声。晚饭埃夫莱因要吃“自家的蔬菜色拉”，还告诉伊斯特应该如何调制。他声音低沉，看来声带也受了伤。

“先切好洋葱，放少许盐浸渍，然后切番茄，加盐。最后加入绿辣椒和黄瓜。拌匀，用黑胡椒、柠檬汁、油调味。再拌匀，放置片刻。

他说在过去的两年中，他一直梦想吃上这种色拉，“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会做。”

他挖了一大匙放到嘴里，满足地舒了口气。他那张可怕的脸咀嚼时，脸上的肉就像一千粒压扁的铅弹在动。亚伯拉罕吓得大叫一声，逃离了餐桌。但便雅悯说，“他可能忘了关牲口房的水龙头，”继续与埃夫莱因谈战争、德国机枪、隆美尔将军、突击队训练和英军勋章等话题。

“我说不出话，”外公说。“他们毁了我那英俊的孩子。他在睡觉前说完‘晚安,父亲’，立刻转过脸去，免去我的拥抱和亲吻。”

“每一个亲吻的缺失都是从我心上割下的一块肉。”我看到外公的一张纸条上是这样写的。

埃夫莱因整夜在庭院里踱步，他那无声的脚步使每个人都难以入睡。早晨，便雅悯过来，跟他一起坐在桌旁，两人在几张大纸上勾勒出一些计划。便雅悯要求柴泽尔帮忙。他们推了一辆车来到英国空军基地，见到了瘸子少校斯托弗斯，两位沉默精干的苏格兰突击队军官拥抱了埃夫莱因，还有一

位印度军需官，见到我舅舅胸前的多枚勋章心里狂跳。他们回到村里时，跟来了一辆军车，车上满载着钢筋、细沙、袋装水泥、石子。两名苏格兰人、便雅悯和埃夫莱因脱掉衬衫，开始在牛棚旁挖地基。他们在这里建了一间砖房，门窗对着牛棚和田野。

便雅悯给房间接通了水和电，建了一个燃木取暖烧水的火炉，制作了棕色木制铜扣百叶窗，铜扣因多年侵蚀而绿锈斑斑，如同眼泪滴到石灰墙上，留下丑陋的条纹痕迹。

“这间屋子就是我现在用来放工具和草药的地方。”

埃夫莱因搬进了新家，再也没有搬出来。

“墙面还散发着新石灰的气味，我绕墙而行，希望儿子能走出来。你母亲在门前放了食物，请求哥哥出来，但他不肯走出来。”

皮耐斯来了，敲敲门，要求与自己昔日的弟子见面。

“你见到我时还尖叫呢。”埃夫莱因在屋里愤愤地说，拒不开门。

“‘我是个普通人，’我说。‘谁会想到你伤得这样重。开门，埃夫莱因。给你的老师开门，我要向你道歉。’”

但埃夫莱因没开门。

外公和皮耐斯曾对我数十次提起此事，仿佛想让我原谅他们。

便雅悯每天晚上来看他。几周后，他劝他晚上到牛棚去干些活儿。

“奶牛也怕我。”埃夫莱因说。

便雅悯说要是他不干活儿，就抓住他的腰带提起来扔进牛槽子里去。

“只能晚上干。”埃夫莱因说着，走出了房间。

“每晚9点半，我会看到门被打开，一缕光线透出来，我儿子的黑影溜进牛棚。他铲除牛粪，洗奶罐，在牛舍里放好饲料，准备好第二天清晨挤牛奶。”

外公麻木地躺在木屋里，他的心“撕成了碎片”，听着粪车碾过铁板坡道发出的啷啷声，铁锨碰在水沟里的咔嚓声，牛圈中牛群的哞哞低鸣，偷偷瞥一眼儿子，悲伤地低语几声。

如此四夜之后，亚科夫·米尔金起床去了牛棚。他在黑暗中站在门外，喊自己的儿子。

“别过来，父亲，”埃夫莱因哽咽着说。“别进牛棚。”

“我必须进去。”米尔金说着走了进去。

埃夫莱因慌忙把一个空饲料麻袋罩在头上，这时他父亲的手已搭在他的肩上。米尔金亲吻着粗糙的麻袋，嘴里嚼着上面残留的饲料，直到饲料和着泪水和唾液融化。他轻轻地把麻袋从儿子头上掀掉。柴泽尔在屋角假装睡着，看到了这一幕。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马古利斯要了一个养蜂人用的旧面罩送给儿子，这样他就可以重新回到人们中间了。”

埃夫莱因英俊的面孔已成回忆，只有在那些屑于回忆的人闭上眼睛时才会出现那个完美形象、但这个完美形象缺失之后，村民的生活更艰难了。

“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对于土地和天气，对动物的遗传特性的习性是那样的依赖，”皮耐斯给我解释说，“埃夫莱因的笑容就像收获季节的初雪、像疲累的旅人的休憩，像荒原中的一湖清水”直到这时，村民才感受到他们失去了什么，这使他们之间的鸿沟更深了。

我舅舅每周都要穿上熨烫整齐的卡其布裤子，到空军基地去见斯托弗斯少校和两位沉默寡言的苏格兰人，与驻扎在那里的英国和印度士兵喝啤酒。有时他从田野穿过，离开橘园后除掉面罩，惊吓那些出于好奇心跟来的蜜蜂。有时基地指挥官派车来接他。

“你儿子跟英国人来往太多。”里洛夫说。

“村里人把埃夫莱因抛弃了。英国人知道如何礼遇他们的英雄。”外公愤然说。

“印度人在印度看惯了怪兽。”里洛夫说

埃夫莱因喝啤酒，吃香肠，从食堂里为奶牛买回糖块，这个食堂就是当年他偷牛肉罐头的地方。我舅舅亚伯拉罕抱怨说，糖块会让奶牛生虫，但奶牛因为吃了糖而喜欢上了埃夫莱因。另一方面，他与英军的良好关系，也成为大家争吵的焦点，特别是他严辞拒绝协助村里的自卫队。尽管所有过去的团伙成员在犹太地下武装帕尔玛赫组织中都很活跃，埃夫莱因却不愿意教给他们爆破、狙击、地形等他在英军中学到的东西

“他以为他是谁？”里洛夫不满地说，他知道埃夫莱因对游击战术可谓了

如指掌。

“我会吓坏那些可怜的孩子的。”埃夫莱因说。

后来战争结束之后，尤里、约西和我已孕育在母亲的腹中之时，一辆英国军车来到我家门前。车上坐着斯托弗斯少校，两名精瘦的苏格兰人和红头发的中士。这些擅长夜战的士兵麻利地从越野车上抬下一箱啤酒和几听Players，抬到埃夫莱因屋里去，跟他一起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里洛夫在给村委会的报告中提到，这批突击队员很少说话，用预定的眼神和咕哝声交流，分手时已酩酊大醉，中士喊道，“两个月之内给你奶牛。”

18

跟外公一样，我也边喝茶，边从苦涩的橄榄中汲取营养，从手里的方糖中得到力量。像他一样，我伫立远望，期待着埃夫莱因和珍·瓦列恩重返，希福利斯最终到达。我从自家豪宅屋顶上瞭望大海。白色的小船漂泊在海浪间，健美的男子在浪峰间畅游，健壮的女人驾着帆船冲浪，弓腰翘臀地掌握着航向，微风拂起她们的秀发。

有一次，一个大浪将冲浪者掀到礁石上。我放下望远镜冲到她身边，一把将她背到肩上，另一肩上扛起她的帆板，驮到安全地带，让她俯卧在地上。

返回屋顶之后，我望见她站起身，茫然回顾，探寻着沙滩上她自己的血迹和我的足印。

当年的外公，就是这样站在干草棚和老年之家的阳台上，遥望山谷，期待着返乡的儿子。

老年之家离村庄 11 英里，在众多建筑中赫然兀立。我每隔一天都要去一次，带着一罐牛棚中刚挤的牛奶，穿过田野抄近路，在三个小时之内就疯狂地跑到目的地。

“等一等，巴鲁赫，”我亚伯拉罕舅舅会对我说，“我给你良种奶牛产的奶。”在等候的过程中，我帮忙搬运沉重的饲料袋，把装满奶的奶罐装上车，

或把小牛犊赶进运输用的围栏。

我的两个表哥正在忙着喂奶牛：约西跟他父亲一样孤僻，做事干练，他那只红色的宠物鹰有时站在他肩上，有时像狗一样蹦蹦跳跳地跟在他身后；尤里常常夜里不知去向，第二天上午睡懒觉。

“是哪个女友发情了吧。”亚伯拉罕说，亲密地拍着他的背。

外公说，尤里像埃夫莱因，只不过更多幻想，更加敏感。最为相似的地方是他们强壮的身体、瘦削的面庞和英气逼人的相貌。常会看到外公摆弄着孙子左右端详，仿佛那是他失踪的儿子变成的一块琥珀。“孩子们。珍珠串。精子串成的项链。”他在一张纸片上这样写着，他搬到老年之家后我发现了这张纸片。

出发前，我把铝壶用麻袋片包起来浸入水中，这样可以给牛奶保鲜。路上我经过喷灌器时，再浸一次水。

我出门时空气还很凉爽，露珠依然挂在叶子上。山谷被一层低垂的云笼罩着，大山像一个蓝色的小岛冲出云海。旭日初升，驱尽了田野之上的白雾，就是这轮在以色列国升起的同样的太阳曾在早晨 5 点 15 分企图谋杀我的外公和他兄弟。山谷慢慢地褪去了柔软的外罩。土壤变暖了，我的脚掌干了。我总是把凉鞋挂在脖子上赤脚走路，这样脚后跟就可以踩踏脚下的土地。我至今难忘脚趾间温热细腻的沙土的舒适感，这沙土是被车轮和兽蹄辗磨成的灰色粉尘。如今有时我会在住宅附近的沙滩上散步，但沙粒的粗糙尖利完全不同于去见外公时路上的尘土那般柔软。

金翅鸟在沿路的树篱上蹦蹦跳跳，一对游隼在空中翻滚游戏，盘旋着直冲上空。一群黄雀拥挤在蓟草上，因受到惊吓粗短的喙发出短促的尖叫声。

“看喙识鸟。黄雀的喙又短又粗，便于啄碎树籽，游隼的喙又尖又弯，最适宜撕食肉类。”

一天早晨，皮耐斯带我们到桉树林旁，那里扔着一头奶牛的尸骨，牛腹肿胀，牛角插入泥土中，是头天晚上用拖拉机拖到那里的。“我们将用埋葬抛弃在耶路撒冷门前的驴子一样的葬礼来埋葬它。”皮耐斯引经据典悲伤地说，让在场的人静默地注视着奶牛。几只秃鹫围聚在死牛身旁。我喜欢它们光秃的头，凶猛的目光和喉部的皱折。秃鹫用进化而来的完美的利喙撕

裂了死牛的腹腔，把光秃的白脖伸了进去。

皮耐斯给我们讲述达尔文如何研究加拉帕戈斯岛上的苍头燕雀，那是“一种孤立生存的小鸟种群，因进化而获得了适应不同食物的不同的喙”。分化成不同的亚种之后，各有各的食物种类，苍头燕雀因此而得以繁衍生存。因此推而广之，离我们老师关于多元化经营之优势的教诲仅一步之遥。“果园、奶牛场、家禽场和菜园：一手抓此项，另手亦不放松彼项。”

有时候我从鸟窝里赶飞一只母云雀，她跑到我前面，跌落到地里的庄稼残茬之中，像衰弱的瘸腿老太婆，鸟冠上沾满泥，诱我远离她掩藏着鸟蛋的巢。绿蜥蜴跑得很快，留下一串楔形足印。鹧鸪起飞时翅膀噼啪有声，獴有时会突然横穿小路，它那长长的身体像蛇一样扭动着。有时也有真的蛇。

“黑蛇吃小鸡，吃鸡蛋，但它和农民是朋友，因为蛇吃老鼠。见到黑蛇的时候，你要躲到一边，放它过去。”

一大早起床到田野干活的农民，认得出我笨重的步子和手里的奶罐，友好地打招呼。有的还让我搭马车走一段。我小心地穿过邻近的一个基布兹的麦田，这时一个跟我亚伯拉罕舅舅年龄相仿的基布兹成员从树后闪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小篮子，我全身肌肉立刻僵硬起来。在利伯森拐走法妮娅多年之后，这里仍很紧张。未来几代人可能永远不知道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时间的长河、记忆的闸门、政治的冲突和四季的更替，给利伯森的浪漫之举蒙上了不和的冷峻色调。基布兹和村庄之间的仇恨日益加深，渗透到各个方面，织成一张仇恨的网。时常发生争夺钱款，互掷石块，大打出手，隔河对骂等事件。

只有他一个人。他犹豫地朝我走来，眼睛盯着地面，仿佛要看出我的什么破绽。

“你是去老年之家的吗？你是亚科夫·米尔金的外孙？我父亲过去常跟我谈起他。”

他忸怩地把篮子轻轻递给我。“请你把它交给五号房的泽夫·阿克曼。他是你外公的朋友。”

每个人都是我外公的朋友。我把他们全都葬在我外公的身旁。泽夫·阿克曼，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葬在17区6排。

草篮中盛着一只饼和几个巨大的日本欧楂，有橘子那么大。“这是我家树上结的。路上你可以吃一只。但只能吃一只。”

8点20分我到了老年之家，在草地上蹭干净脚，穿上了凉鞋。

“米尔金的孙子来了，”看门的老头儿习惯地说了一句，他热切地盼着有人上门。“给他外公带奶来了。真是个好孩子。”他们用疼爱的目光看着我。有几个长相很像外公，仿佛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还有一些是城里人，皮肤像昆虫蜕的皮一样是透明的灰色，像什洛莫·列文一样脆弱和羞涩。多年的营养不良，“思想上的软弱”和“脱离大自然”，在他们身上留下了印记。

起初这里是专为我们自己村庄和基布兹的老人建立的，他们刚刚来到这里，就召开了一次全体会议，表决决定把职业治疗专家给的念珠和纺织针扔到他们脸上，再到花园里去干活。他们用自己粗糙颤抖的双手挖去黄玫瑰和蓝茉莉，种上了一垄垄的甜菜、辣椒、卷心菜、大葱。然后，他们唱着激昂的歌曲，抽干了金鱼塘，把水用于灌溉。

“所有的损失就是有一两个人自杀了。”外公说。

“没有人知道该拿我们怎么办，”几年后利伯森曾对我说。这时法妮娅已死，他本人被送回家，眼睛瞎了，脾气也大。“他们对老年拓荒者根本没有任何措施。看到我们这帮有远见卓识又踏实肯干的人得了动脉硬化性风湿病,他们惊呆了。”

我进了餐厅，外公正在那里等我，我在外公面前站住。每个人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他高兴地拍着我的头。

“早上好，舒拉米。”我对坐在他旁边的女人说。她是外公的相好，身材粗壮，背有些驼，满脸病态，头发花白，还戴着眼镜。她对我笑笑，我低下头去。

有一次我来的时候，外公不在餐厅。我穿过花园。从窗外往屋里看，只见舒拉米躺在床上，裙子掀到小腹部。外公跪在毯子上，他的光头在吻她双腿间的肉，而她正在哼哼唧唧地低吟，这种语调是皮耐斯也不愿翻译的。我把奶放在门口。过了一会儿，外公到草地上来找我。他吻我的时候，胡子上有一股沼泽地的恶味。

现在，我把奶罐放在桌上，揭开盖，给外公倒出来一杯奶。“刚挤出来

的。”我说，自豪地向四周望望。女管家苏珊娜在围裙上擦了擦通红的双手，双手合掌。

“太好了，米尔金。喝吧，米尔金。对你有好处，不是吗？没有比牛奶更有营养的了。”

“在她的眼里，65岁以上的人都是老朽。”外公不满地说，一口气把牛奶喝光。一杯接一杯，一共喝了四杯。舒拉米不爱喝牛奶。

事后，在众人注目之下，我和外公到花园里去散散步，或坐在阳台上聊聊天。我只好一遍遍地给他讲家里发生的事情，讲果园和农场里的变化和村里的新闻。

“皮耐斯怎么样了？”

“他又听到那句脏话了。”

“这次操得是谁？”

“又是另外一个人。”

“泽尔金呢？”

“泽尔金和麦舒拉姆大打出手。他让麦舒拉姆烧掉场院里的草，但麦舒拉姆忙着修那台旧机器。”

“那件废物？”

麦舒拉姆的那台旧克莱登牌割捆机是在牛栏旁发现的，连动杆松了，翼板已损坏，像一只巨鸟的尸骨。我站起来模仿他的语气说，“我们不会因为历史没有备用件，就把它抛弃。”

外公笑了。“麦舒拉姆只要有曼陀林在手，就什么都顾不上了。”

外公搬进老年之家后，麦舒拉姆来找我要他所有的记录、信件和个人物品。

“亚科夫·米尔金的回忆录对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国情有重要价值。”他说。

“他从没写过回忆录。”我说。

“信件和笔记也有价值。”麦舒拉姆煞有介事地说。

我告诉外公说我抓起麦舒拉姆的腰带和衣领把他从窗子扔出去，外公听后大笑。

“麦舒拉姆还会找麻烦的，”外公送我出门时说。“别忘记浇果园、喂牛。不要等亚伯拉罕催你。”

我离去后，他会在阳台上站很长时间，凝望着我的身影转弯，消失。有一次我等了半个小时后踅回去往上看。外公还在那里，弯着腰干活。期待地抬头眺望。焦急地等待。等待他的儿子埃夫莱因。等待果园花开。等待希福利斯——最后一个拓荒者，慢步走来，穿越沙漠和雪原，来到以色列。

19

“我有他的一张照片。”麦舒拉姆告诉我说。他和我走在坟墓之间的时候，为得到我的好书，有时会低三下四求我。

他从衬衫口袋里把照片取出来。像所有老照片一样，边缘是裁成波浪线的。埃夫莱因样子像个养蜂人，脸被面罩遮住了。他身材细高，穿着卡其布裤子和胶鞋。照片上既没有永恒的俊美，也无永恒的恐怖。在经历了这许多年之后，只有他的沉默仍依稀可见。

“我用这个跟你的《菲吉·列文工人小组章程》交换。”麦舒拉姆提议。

我把他推开了。“滚开，别等着我揍你。”

我一直不喜欢麦舒拉姆。打我小时候起，他就常来找外公，问他来到这个国家最初几年的事情。

“说说看，米尔金，你在基内留特[1]见到过弗拉姆金吗？”

“见过。”

“是在靠近约旦的水泵房里吗？”

“那里也见过。”

“你听到了他号召罢工迫使贝尔曼下台吗？”

[1] 即加利利湖,以色列对其的称呼为加利利海,有时也称为基内留特湖。

“这事何必小题大做呢，麦舒拉姆？贝尔曼拒绝他们赶马车去提比里亚斯看望一位生病的朋友，那位朋友死了，他们很愤怒。他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苦难。像卡伐尔·尤里和其他大农场的当官的一个样儿。”

“贝尔金在《青年工人》中撰文说，卡伐尔·尤里有四个官员，还说他发现财务有问题。”

“这又怎样呢？”

“来，我告诉你他究竟写了些什么。”麦舒拉姆闭上眼睛，背诵起来。“卡伐尔·尤里至少有四位官员，他们干了些什么呢？第一位，就是那位当头的官员，住在佩塔赫·蒂卡沃，骑驴来视察。另外三位，一位照看庄稼地，另一位管种树。”

“请原谅，麦舒拉姆，我有活要干。”外公使劲甩了一下双肩，转身要离开。麦舒拉姆跟在后面追到场院里。

“但你不明白吗，米尔金？他说有四个官员，然后提到一个在佩塔赫·蒂卡沃，一人在农田里，一人在果园里。那第四个在哪里呢？他怎么样呢？而比利茨金只讲了三位。我要找人问明白这个问题。”

“就这事让你坐卧不安？卡伐尔·尤里有几个官？你怎么不去问问柴泽尔？”

“你知道我从柴泽尔那里一个字也套不出来。”

麦舒拉姆10岁的时候曾花一天功夫跟在柴泽尔后面，不停地追问，结果屁股上挨了一脚。他哭着跑去找他父亲，他父亲说要是再问这些蠢事，他还会挨第二脚。

村里其他一些创始人也对麦舒拉姆难以忍受。

“滚开！”被纠缠得没法儿的利伯森喊道。“我怎么会记住汉金向阿布拉姆森要多少钱去买申卡的土地？”

利伯森跟麦舒拉姆一起待了六个小时之后，把背着的一大捆草扔到地上，疲累地坐在上面。80岁的老人不愿意回答一些迂腐的问题，这会显露出他们记忆力已衰退。

“你用不着回忆，”麦舒拉姆说，“告诉我好了。”

“12 法郎 1 德南[1]。”

“瞧，利伯森，你想记的时候还是记得起来的。”麦舒拉姆说。“不过还有点问题，因为阿布拉姆森在战争结束时给托姆金写信特别说明是 15 法郎 1 德南。剩余的钱哪去了？”

我也火了。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反问道。我把照片掷到地上“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埃夫莱因？”

那头奶牛是埃夫莱因在英军中的朋友们送的，这些好友在战后四散至世界各地。她是一头纯种夏洛来种牛，当时怀了犊，价值极高。购买她所花的钱大多为埃夫莱因以前的班长所捐，他当时已回到他家在罗得西亚的钻石矿。两名苏格兰特工把钱带给一位前抵抗战士，他如今在第戎修摩托车。这位战士从一位夏洛来的老农妇手里买到这头牛，又转送给他们。然后奶牛路经偏僻的山间小路被带到地中海的一个港口，由英国海军装上一艘奉命查禁非法犹太移民的护卫舰运到巴勒斯坦。

埃夫莱因穿上军装，戴上各种勋章，开车来到海法。

“他乘坐一辆贝德福德军用卡车，是和瘸子少校斯托弗斯一起回来的。奶牛站在一只大箱子中，尚未从旅途疲劳中恢复过来。

全村人都跑到大路上来看她。她是巴勒斯坦的第一头夏洛来奶牛，还随身带着一只毛绒镶边的胡桃木扁盒子，里面放着法国农业部颁发的带木框的证书。

“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奶牛。身材肥大低矮，拥有罕见的自尊和纯洁的血统。一见到她，我立刻明白了为什么耶利米把光荣的埃及王国比作“一头漂亮的母牛”。

皮耐斯说，跟她一比，亚科夫那头名唤“端庄”的俊俏母牛看上 去“像吉比恩人的破酒袋”，而“端庄”曾在当年的海法农业博览会决赛中荣获铜奖。

“她身上散发出一股牛肉的香味。”我女儿伊斯特贪婪地看着她，她那副神情让大家放声大笑。

1 土地丈量单位，约为 1.33 亩

一个半月之后，埃夫莱因的奶牛产下一只硕壮的小牛犊。“这么大的牛犊在我们这地方还是第一次见到。”分娩由村里的兽医和英国兽医共同主理，他负责这一地区所有警犬和军马。

“她像位老演员一样沉着。”他们说，脱去橡胶手套，洗去手上的血污和粪便。这头纯种奶牛分娩时连牛棚角落都没瞥一眼，不像我们的杂种牛，分娩如同去屠宰场一样嚎叫，引得所有其他奶牛来观看。

埃夫莱因看到小牛犊挣扎着站起来，高兴得难以自制。这小牛脖子粗大，额头方正，腿粗毛软，这一切都让他兴奋得颤抖。他跪下来，手拍着它宽阔的背脊，摘去自己脸上的面罩，小牛犊伸出粗糙的舌头，舔舐他结痂的脸，想从他变形的耳朵鼻子中吮出奶来。它踉踉跄跄，还走不稳。它母亲站在一旁，烦恼地喘着粗气，一边用蹄子埋藏胞衣。

“这是一场不寻常的友谊的开端。”亚伯拉罕告诉我，他是牲畜方面的专家。

“埃夫莱因拥抱着小牛，”皮耐斯说，“然后，发自一阵令人尴尬的冲动，像奶爸抱吃奶的婴儿一样把它抱起来，走进院子，又朝田野走去。”

“你舅舅就这样肩上扛着90镑的宝贝走了出去。他已给这个法国小东西取好了名字，叫珍·瓦列恩。”外公把我脖子上的围嘴取下来，把我从高脚童椅上抱起来，架到肩上，来屋子里欢呼跳跃。夏洛来牛犊把温热的头放在主人胸前，哞哞地轻声叫着。我外公用手指刮我的脖子时，听到院子里奶牛寻子发出的疯狂叫声。埃夫莱因在田野里戏闹，直到晚上来了一阵冷风，他才带珍·瓦列恩回到它妈妈身边吃奶。

小牛成了村里的热门话题。两天后，英国兽医回来给珍·瓦列恩体检，用棉球给它的肚脐消了毒。他和本地兽医还讲了许多饲养注意事项。

埃夫莱因每天都带珍·瓦列恩到院子里或果园里去溜达，每天晚上清理完牛棚之后，他都检查牛是否安全健康，草垫是否干爽。此后他才会快乐地躲到床上，一只眼睛在黑暗中放光。便雅悯取笑他，说他是“弥诺陶洛斯[1]”，但埃夫莱因不介意。他说，牛犊在他受伤前未曾见过他，所以能接受

1　希腊神话中的牛头人身怪物

他现在这个样子。

珍·瓦列恩一个月时，我舅舅扛着它走上了街头，这是他回乡后第一次出门。

“我带它到村里转一圈。”他用粗哑的嗓音说。

惊恐的目光朝他射来，埃夫莱因只是从他的面罩下咕噜说他要带小牛看看他未来的家。村民笑着跟在他身后，轻拍珍·瓦列恩，捏弄它细软的腿。有几个人友好地向埃夫莱因打招呼，在他心里燃起了新的希望。他确信，他和村民的关系正在好转——所以，当哈依姆·马古利斯前来求他帮忙捉拿布尔加科夫时，他欣然应允了。

布尔加科夫是利娃·马古利斯的大宠物猫，离家出走后成为这一带最恐怖的杀手。

“马古利斯家的猫是我所见到的唯一一只并非因为饥饿而是为了取乐而嗜杀成性的动物，”皮耐斯说，他为此专辟一堂自然课。“这是人类社会对他产生的恶劣影响所致。”

他讲解说，这只动物原为宠物，沾染了人类习性，忘却了“丛林法则”。

布尔加科夫是一只白色波斯猫，长毛靓丽，他从一辆每日在村头停靠的开往城里的公共汽车上一跃而下，直奔马古利斯家，好像他此生一直住在那里一样。这只灵异大猫走进屋内，磨蹭利娃的牛犊，直到它们愉快地闭上眼睛。利娃·马古利斯还从未见到过这么漂亮的动物。布尔加科夫跳上桌子，舐了一些牛奶，微笑着审视了那几排瓶瓶罐罐。直至几年以后，利娃还发誓说那猫能朗读出瓶上的标签：“苜蓿蜂蜜、野花蜂蜜、柚子蜂蜜。”

这位来客用修剪过的爪子轻拍了一下韭菜花蜜，意思是让利娃把它打开。当他舔完自己的胡须，蜷卧在她的腿上时，她梦想起自己从基辅运来的一箱嫁妆，想起村委会没收的用于换丹麦奶牛和机枪的厚毛毯，想起麦田里摔碎的里摩日细瓷和斯托本玻璃，至今每当秋天犁地时，常有银碎片闪闪发亮。

在最后一只雕花高脚杯摔碎之后整整二十年，这只波斯猫来到马古利斯家。“在整个山谷里，这是唯一一只不喝上面浮着一层奶皮的牛奶的猫。”

利娃确信，这是她父母送的一件礼物，给他起名“布尔加科夫”，以纪念

她在基辅作家俱乐部遇到的一位年轻的俄罗斯爱猫人士。

“你用一巢蜂蜜糊在我脸上，我也不在乎，”她对丈夫说。“这只猫是我的，不是村里的。它不会去耕地、拉车，也不会让人挤它的奶。”

她把几条酡红色的带子系在布尔加科夫的脖子上，为他准备了一木箱白色细沙。午饭时，他和全家人共进了第一餐。

第二天，利娃·马古利斯带他来到村里的小店。

“你将铸成大错,利娃。”法妮娅·利伯森说，她发现这只猫看到货架上寒酸的货物时，满脸沮丧。“这可不是我们这种小村养的猫。他会受苦的，要不受苦的就是我们。”

利娃亲昵地拍了布尔加科夫一下，算是对法妮娅的回答。他那身柔软的毛让她磨起水泡的手恢复了细润，也把他丈夫那间肮脏的干草棚变成了长有金长春藤的乌克兰庄园主的宅第。

马古利斯对此并不反对。“只是别让他靠近我的蜂巢，”他说。“最好别让他动我的意大利蜜蜂。”

利娃清洁成癖，马古利斯家只有布尔加科夫可以进入每个房间，可以坐在椅套上。猫只要到沙发套上一躺，上面便一尘不染，空气中散发着酸乳中酱果的奇妙味道，还有女侍上菜时两腿的刷刷磨擦声。布尔加科夫远离蜂巢，从不爬树，也不在干草棚中捉老鼠，受到狗攻击时，也坚守不退，对敌人举起一只大脚掌，像一连串闪电般地一一亮出自己锋利的脚爪。

如此这般地过了三年，有一天晚上，他百无聊赖地在田里散步，信步来到泉水边的树丛中，遇到了野猫、雕鸮和獴。虽说无人知晓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但他的生活方式从此发生了剧变。他先是从“喵喵”声变成了粗哑的尖叫；随后举止从文质彬彬变得粗鲁无礼，一触即怒，凶恶无比。尽管大家都注意到这些变化，却无人晓得会有什么后果。跟过去一样，这些警示信号被忽视了。狗随狼跑，村民的孩子逃往城里，牛犊跟水牛私奔，这样的事难道村民未见过吗？“更不用说，”尤里补充道，“有一次里洛夫的一只信鸽跟野鸽外逃，到悬崖上筑巢，泄露了所有军事秘密。”当时没有人怀疑布尔加科夫的命运必将如此，即使是他剪掉华丽的皮毛，换成丑陋的短毛之后，在他耳朵上长出黑色的野猪猁毛之后。他最终离家出走，让马古利斯困惑不已，

让利娃深受打击。

利娃四处寻找，在地里散发他爱吃的煎猪肝和奶油，还撒了一堆堆的细沙——一切白费。有时她看到他像影子一样现身果树丛。有一次她追上去，乞求他回家。但布尔加科夫只朝她龇牙咧嘴地哼了一声。一阵臭不可闻的腐肉和胃酸的气味从他食道里涌出来。利娃回了家，哭得像个泪人，整夜都在用柠檬汁和去污剂擦洗门把手。

布尔加科夫嗜杀成性，鸡舍旁散乱地扔着数百只咬断脖子满身血污的死鸡。跟所有重获新生的福音派教士一样，他在执行新生活的戒律时倍加狂热。他残暴至极，那些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喧嚷不停的鸡，在看到铁丝鸡笼外出现那张俊俏的猫脸时，就已经吓得呆若木鸡了。他残杀整舍的安科纳鸡雏，给主人造成巨大灾难。村民千方百计地设套堵截，均以失败告终。他们甚至从山区请来一位德鲁兹教派穆斯林猎手，但那只魔兽跳到他脖子上，撕裂了他的衬衣和帽子，那人吓得脸色苍白地跑回家，嘴里祷告不停。

无计可施的马古利斯找里洛夫帮忙，里洛夫从加利利召来两名老治安员。但他们的马靴、阿拉伯长袍、毛瑟枪和秘咒对猫毫无影响。这只狡猾机警的猫对人的种种伎俩了然于胸，圈套、陷阱、毒肉骗不了他，而且他如风似云，来无声，去无影。

“我敢肯定，那些鸡娃被吓坏了，给他开了门。”马古利斯对外公和埃夫莱因说。

埃夫莱因从英国人那里借来一杆步枪和一发子弹，等待太阳西落，埋伏在马古利斯的干草棚中的草捆里。一见布尔加科夫出现，他从藏身处跑出来，悄悄跟在猫身后，面罩后面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马古利斯和外公正躲在储物棚中。“我们从窗子向外张望，看到野兽和猎人像两个鬼魂似地走过去。”三个绿色的光点，两低一高，在黑暗中熠熠发光。走近鸡舍入口时，埃夫莱因对猫喊，“举起手来！”

布尔加科夫停了下来。“不是出于害怕，而是出于惊讶。”外公说。他耳朵上的那撮长毛竖起来，转过身来想看清楚是谁让自己成了手下败将。埃夫莱因从脸上脱去面具，猫惊得魂飞魄散。那颗子弹从他张大的嘴巴中射入。此前，子弹头已被埃夫莱因几乎锉成两半。达姆弹在布尔加科夫的头

颅中爆裂，脑浆四溅，糊在地上和墙上。

“现在咱俩可是同一副模样了。”埃夫莱因对着那具血肉模糊的猫尸说，那尸体还在扭动着，渗出粘稠的毒汁。他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

20

有时，村里来的宾客会登门拜访我：从基地回乡的饿着肚子的士兵，或者村里的会计或粮食管理员到这个海滨城市来办公事。他们吃惊地在这所大房子里走一圈，再出门到草坪上去观望海滩上的女泳客。年轻人会嗫嚅着要借泳装一用，我却没有，老年人看到这光景受不了，只好低头看地面或近处的篱笆，求得循规蹈矩时的那种气定神闲。

对大海我已不再陌生。我若不是认真倾听，已感觉不到波涛的响声。海浪对我也不再有催眠作用。走至近处，大海也已消除了固有的恐怖感。海水在阳光下恣情地翻滚着，柔和而迟缓，即使到了冬季，水面变为灰色，寒冷刺骨，雨滴击打出片片水泡之时，仍有些滑稽可笑。我不下海游泳，我也不惧怕大海。

“你好吗？”他们问。

“还好。”

我尽我所能，做好东道。有人传我家业殷实，这也不无根据。可能他们预想我会端上上等牛羊排，但我穿的还是过去的衣服，吃的还是与村里一样的食物。只不过我现在不喝牛初乳了，因为我现在身高体壮，实现了外公当年的愿望。在草坪的一端，我把8立方码从村里运来的土和花园的沙子混和在一起。这是布斯奇拉用黑色农用车运来的，我在上面种了几棵西红柿、洋葱、黄瓜和辣椒。我养的几只母鸡，过去随意乱跑，如今在樊笼中下蛋，因为邻居的孩子扔石头打她们，我担心自己会过度野蛮地报复。

“真不错。”客人说，一边在各房间依次走过，步子轻得像走在“拓荒者之家”的坟地里一样。

我在厨房中招待他们，做一盘沙拉，煮几只鸡蛋，搅土豆泥加酸奶和煎洋葱，切一盘鲱鱼片。

“村里有什么新闻吗？”

他们给我讲蕾切尔·列文，岁月没给她留下印痕；讲委员会主任雅科维的妻子，开办了一个戏班；讲关于谁应替谁负担债务的争论；讲马古利斯的儿子反对合作销售制度，在路边设摊卖自家蜂产品，在大会上蓄意搞破坏。

“这跟你有很大关系，”乌兹说。他是里洛夫的孙子，有一天他忽然出现在我这里，几个月之后他就战死了。他好像已经忘记跳到我背上扯我耳朵的事，忘记了他父亲丹尼骂埃夫莱因脏话。我不怪罪他。我知道有些人不像我这么喜欢记仇，对此我已见怪不怪。像麦舒拉姆一样，毕竟我是用他人的人生经验来训练自己。

“这跟你有很大关系，”乌兹指责我。“你毁了我们做人的一些基本原则。”

“我是按外公的要求去做的，”我不耐烦地回答。

乌兹狡黠地对我笑了笑，令我感到恼火。“我是你的老朋友，跟我你就讲实话吧，”他说。“别装傻了。现在谁都知道你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笨，你比你的外表可是精明多了。”

有一天我开门发现丹尼尔·利伯森站在外面。

“我碰巧到了这附近来。”他闷闷不乐地说。

“进来吧，’我说。

丹尼尔是头一个不绕过客厅里的中国地毯的人。他穿着劳动靴一脚踏在上面，径直走进厨房，打开冰箱门，朝里瞅了瞅。

“有冷饮吗？”

我几乎是满心歉意地指给他看冰箱门上能吐出冰块的小装置。

他笑了。“现在不一样了，当年你外婆因为得不到你小外公从美国运来的冰箱，坐在我家哭天抹泪的。”

我完全想象得出他当年如何爬到我母亲的小床边。他现在还是那样满脸真诚，还是那样下手狠毒。

他朝窗外看了看，深深地吸口气。

“这里的空气大不一样，”他说。“走，巴鲁赫，我们到海滩散步去。”

丹尼尔踱着方步，每个脚印之间的距离像用尺子量过一样精确。我朝远处的大卫招招手，这位老人是管出租沙滩椅的。

“你每天干些什么呢？”丹尼尔问。

“没什么特别的。”

“有时候，在我父亲或母亲的忌日，我去拜访你的故居。尤里干得不错。他是个好农民。我是认真说的。他变了很多，你的这位表哥，变好了。”

丹尼尔既不像他父亲，也不像他母亲。埃利泽·利伯森到老仍是满头卷发。丹尼尔差不多全秃了，比他父亲魁梧、沉默。

“还有的时候，我也去你母亲山上的坟头看看。”

如果他想谈这个，我想，就让他去谈好了。我不会阻止他的。我像他一样，也受到束缚，身背枷锁。同样的生活感触牵动了我们两个人。

“这事我已不再难过了，”他接着说“现在我认为我在正确的年龄与她相爱，又在正确的年龄与她分手。”

身后突然传来一声轰鸣。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骑着摩托车行驶在水边，激起一片宛如鸟翼的黄沙，留下一串牙齿般的辙印。

“直至今天，虽然我已娶妻生子，仍有人看到我就会想到伊斯特。”

我和丹尼尔的妻子不太熟。她身材矮小健壮，勤劳得像头驴子。他到一处移民定居地当农业顾问，回来时把她带回村里。刚来时她又紧张又兴奋。村里对她的评价是“作为一个罗马尼亚人，还算不错。”

“伊斯特和我小时候发生过的事，他们至今还念念不忘。麦舒拉姆说我俩的爱是一次机缘，是皮耐斯的圣经课的预言。利伯森的儿子和米尔金的女儿。若不是我母亲和你父亲的缘故，我们早就成了。”

“麦舒拉姆怎么样？”

他思索着该用什么词语。“你本应是我的儿子，”他嗫嚅着。“那样的话，你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我会成为另外一个人。”我说。

“那是初恋，”丹尼尔说。“才8岁，那个年龄的男孩子都讨厌女孩子，在合唱队里皮耐斯让我俩站在一起，我就爱上了她。”

“我们山谷里发生的事，每个人的嘴里都有不同的版本。”麦舒拉姆有一次对我说。

“我们8、9岁的时候，她叫我跟她去上山。‘那儿有野鸡，’她说。‘我要捉几只野鸡，再采些鲜花制作标本。’我们乱逛了一整天，太阳下山了，她说，‘我们不走了，就在山上睡。’她什么都不怕。但是，你知道，即使在这会儿，她还是让我感到是在保护她。她才9岁啊……”

“我们在山上待了一夜，她这才告诉我，她不会嫁给我的，我这个人太严肃，太多情，太依赖。才9岁啊！她吃了那么多肉，思维已经像个妇女，虽然外表看上去还是个小女孩。”

“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早晨柴泽尔找到了我们。村里人整夜都在找我们。里洛夫从山上请来贝都因牧羊人，从特尔·阿达什姆请来了骑手，但最后找到孩子的总是柴泽尔。他把我们带回家。”

“我是问你俩之间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他的嗓门放大了许多。每天晚上都到海边来的两位渔民转过脸来看我们。“你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你寻我开心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你会不知道？”

我没有回答。将那些陈旧故事的各种版本作比照，结果总令人失望。

“她选择了你父亲，因为他那么高大，那么壮实，那么愚钝，他有男子汉的冷峻，能给她那种奇妙的感觉。”

“因为他救了她的命，”我大声说。“你和埃夫莱因跑去找梯子，他用双臂抱住了她。”

“什么？”丹尼尔吼道。“这是他们告诉你的？他救了她的命？”

我默然无语。

“他们是很有趣的一对，你父亲和你母亲。太有趣了。村里讲的都是那些荒唐的故事——我如何向她求爱，如何给她送肉吃，说我不去参加她的婚礼却跑进桉树林里吼叫，说我在田里犁出她的名字，一个字母有一英里宽……”

“你没有吗？”

“想想看，”丹尼尔好斗地冲着我说，“犁地的时候要抢时间下种，谁有那闲功夫去犁一英里宽的字母？我想知道你到哪个鬼地方去了！你知不知道村里发生的事？你知不知道国家发生的事？每个人都欠下一屁股债，你知道吗？农民的奶牛卖了，果园出让了，你知道吗？有没有人告诉你，战争中不停地在死人？你是不是觉得那些阵亡士兵的纪念碑只不过是皮耐斯从地下挖出来的一块化石？”

我们继续走着，默默无语。丹尼尔的呼吸渐渐平和下来，脸上的抽搐也消失了。

“只有你外公帮助过我，”他最后说。“那天晚上，我像傻子一样在你家门外吼叫，他拖着两条罗圈腿出来，说，‘用这种方法，你永远也得不到她。’就在那时，我，埃利泽 · 利伯森的儿子丹尼尔 · 利伯森，运动员、舞蹈家、浪漫情人，从地上站了起来，我想，这是我所知道的得到她的唯一方法。”

我们又陷入沉默。

“我把她从我心里彻底铲除了，就像铲除一株草一样，地里一点都不剩，把每片草叶都烧掉。让我为她付出爱，一分钟都不值得。”

“这些爱情故事我不太知道。”我轻声说。

“在山上过的那个晚上，是我唯一珍藏的记忆。我俩都是孩子。难以置信，但我们只不过是小孩子。周围有野猫。袋狼来嗅我们的脚丫。她整夜都不停地说话。我心里怕极了，就不断地抱她吻她。我能听到她通过我的嘴说话。”

我母亲的声带引起周围空气的震动。9岁的丹尼尔尚不知道，从那时起，他的命运将一路下坡，走向可怕的幻灭。

“你说什么呢？”

“没什么，”我答道。“别去想了。”

“我不是来给你讲这些的，”丹尼尔说。“我只是碰巧路过这里。我知道你小时候跟我父母挺亲近。他们也喜欢你。当然这是有限的。相信我，我不是故意要跟你讲这些的。”

“你没跟我讲很多，”我说。“大部分我早就知道了。”

“你应该知道得更清楚些，不是吗？”

他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

“你小时候，我经常观察你。当然你不会注意到。有一次你们班出游，皮耐斯让我跟着去。我的眼睛都没离开过你。如果你出了什么意外，我肯定要负责任。你是个奇特的孩子，总是跟在皮耐斯身后。帮他拿着盛氯仿的瓶子和捕蝶网，他说话时你的嘴唇却在动呢。”

“皮耐斯像是我的大外公。”我说。

“他们结婚以后，大家都为我感到惋惜，好像我是慈善救助对象。你不能说我们村里不讲原则。某同志遇到困难，人们就会出手相助，不管他多年轻或者多愚蠢。只有我母亲感到这很可笑，她是土地之神、爱情之神。”

“你知道，”他稍作停顿后又说，“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母亲对你可怜的外婆菲吉就怀有这样的情绪。”

“我们村的爱恨情怨像一根虹吸管，你挤压一端，所有东西都从另一端冒出来。最终万事皆得报应，又万事归于沉寂。你外公对那个俄罗斯女人爱无止境，我为他们的爱付出代价。麦舒拉姆杀死了哈吉特，因为碧斯娅·泽尔金不愿在农场劳动。你那可怜的外婆菲吉，为所有的人付出代价。我对她至今不能忘怀，虽然她死时我还是个孩子。我记得她。我父母打架全是因为她。”

“来这个村之前，我只见过你外婆几次，”我小时候法妮娅·利伯森告诉我，“都是从远处看。第一次是在米格代尔。工人小组扎营在山上，我们在下面，我们十分激动。大家都在窃窃私语，用手指指点点。菲吉穿着宽松的白衬衫，红色的阿拉伯鞋。连鞋带都看得清楚。”

法妮娅轻轻一笑。“我从来没做过犁地、播种或砸石子的事。我们公社里多的是大理想主义者，整天大谈什么平等、分工，让女人待在厨房里。前天晚上，我把滨豆烧糊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所忍受的屈辱。那些男人把盘子啪啪放在餐桌上，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手里，最后倒在地上。我哭了一夜。在女人堆里，菲吉可是个传奇人物。”

法妮娅来到村里之后，让利伯森介绍她和菲吉认识。“我忸怩着走近

她，盯着她的眼睛看。”那时她才发现外婆的目光是向两侧分开的。法妮娅不知不觉把手放在菲吉的太阳穴处。“那里又凉又湿。她的前额一直都是冰冷的。”

外婆的目光聚焦起来，两个女人成了最好的朋友。外婆一个接一个地生了三个孩子，法妮娅第一胎死了，第二胎才是她的独生子丹尼尔。

“你当时应该嫁给他们三个，要不就谁都不嫁。”法妮娅对菲吉说。她知道,亚科夫·米尔金和妻子的关系虽有情，却无爱。

“在一起过了十年，他们像三个哥哥和一个妹妹。”每当有人编造工人小组的故事时，法妮娅都会这样说。她不曾原谅自己的丈夫和他的两位好友。外婆死后，她的火气未曾消退过。

“我看到她坐在加利利海边的一块黑色巨石上痛哭，”法妮娅告诉蕾切尔·列文。“那时已是晚上，他们三人在那里给她梳头。这一幕我永远也忘不了。”两位老妇人坐在蕾切尔的香料园中，幽弱的香气也笼罩着趴在树篱中的我。

丹尼尔笑了笑。“谁都知道你会偷听，”他说。“我本人一点都不在意。”

我俩坐在屋顶上。“这是我的观察哨。”我边摆桌子边说。

“我还记得你外公年轻的时候，还有你外婆，埃夫莱因那时还是个小男孩儿。”

“你外公是我见到过的最聪明的人，”丹尼尔第二天早晨说。“是最聪明的，也是最狠毒的。”他那天兴致很高。走出我的小花园时，他从树丛中摘了一个辣椒，津津有味地吃了。

“这只辣椒真够味，”他说，“除了蕾切尔·列文，现在村里谁也不种菜了。我们跟城里人一样，到商店里买来吃。味道也差不多。”

“我一直纳闷儿，世界各地的人，为什么要从大老远跑来葬在他墓边。”我说。

“成了一种时尚了，我觉得。但他是个人物，人人都尊敬他。我父亲在他身边都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更不要说泽尔金……”

“你知道，”他又说，“我小时候——我整天赖在你家木屋里——各地的

人都来找他问果树的事情。全国都知道他找到了防治橘树流胶病的方法。”

“我想他是被供成圣人了，”几分钟后他又补充道。“棕榈树下的米尔金，头顶闪现灵光的园艺家圣米尔金。”

21

伟大的爱使埃夫莱因和珍·瓦列恩难舍难分。几周来，小牛的体重每天都要增加几磅，被埃夫莱因扛在肩上已经习惯。虽然处于重压之下，埃夫莱因却感到轻松自在，好像那牛是他自身的骨肉。村里人把那头夏洛来母牛称为“法国肥佬”，如今她已知道儿子散步之后会安然归来，不再担心埃夫莱因把他带走。小牛也乐此不疲，于是在场院里等候他来，小儿撒娇般地冲上前去用身体和头部蹭他顶他，央求他带他出去。据我测算，那时珍·瓦列恩体重肯定超过 20 英石。

虽然这对埃夫莱因来说算不上重，但他天天扛着他四处走动的习惯却招来不少非议。毫无疑问，家畜之间也在嘀嘀咕咕，有些村民担心它们会发动一次暴动。

自然也有一些寻开心的人和败兴的人打趣埃夫莱因和他的有腿不走路的小牛。“我们的奶牛和驴子马上也会要求同样的交通待遇。”一位匿名投稿人在村务简讯中写道。

更为恶毒的人嚼舌说“《悲惨世界》——珍·瓦列恩和他的主人卡西莫多的故事”。听到这些恶言恶语，外公的脸变得像鬼一样煞白，从此再未变过来。伊斯特和便雅悯期待他的脸色在春季到来时会恢复，但直到他死，脸上仍白得像牛奶。在那张惨白的皮肤之下，他内心冷酷而狡诈，聚集着仇恨，燃起了复仇的怒火。经过严密的调查，发现“卡西莫多”这个外号是里洛夫的儿子丹尼给起的，便雅悯找到他，一只手重重地拍在他肩上，说“你要当心点，否则让你完蛋，明白了吗？”

我那不幸的舅舅啊，他本以为“他对珍·瓦列恩的爱可以为他在村里重

新赢得朋友”，不料却又一次退回到孤独的绝境。他孤单而沉默地扛着那头肥硕的牛犊走在街上，仿佛要冲开那无形的屏障。他俩走过村路，走过橘园，走过旷野。农民一见他们便纷纷避开，只有小孩子跟在后面，想触摸一下珍·瓦列恩。

外公一反常态，去找他的一些好友，要求让他破相的儿子重归社会，以免他变成扛牛疯子。但埃夫莱因面罩之下的脸实在丑陋不堪，行为又怪诞，心惊胆颤的村民无法接纳他。

“我们的宪章没有为创业者的那些破相的扛牛娃制订相关条款，”外公尖刻地说。“而珍·瓦列恩在不断长大，我那可怜的儿子还在扛着他四处走。”

步入成年的珍·瓦列恩重达两百英石，桀骜不驯。我舅舅体内所蕴藏的肌力令人敬畏。由于珍·瓦列恩是全国唯一的这个品种的公牛，很快村民就络绎不绝地找上门来要求给他们的母牛配种。

起初埃夫莱因愤然拒绝。据我猜想，他内心的平静被牛身上汹涌的雄性力量搅乱。我的内心中很能够理解这一点。埃夫莱因已很长时间没有异性陪伴。我想他可能是出于自愿，我对这类事情实在搞不懂。但珍·瓦列恩想要有个伴侣。人人都能看得出，他身上的雄性力量需要发泄，因为他身体上的那话儿时常从鞘里伸出来，像盲人的红手杖一样在空中探索。

大约就在这时，从法国夏洛来地区来了一封信。我找布斯奇拉来帮我翻译一下，他笑得浑身发抖。原来把奶牛卖给第戎那个修摩托车的人的那位妇女写信来问“那头小公牛是否已经有了那种疯劲儿”，还嘱咐说“他每一滴精液都贵比黄金”。埃夫莱因在英国和苏格兰的朋友也同样认为，这头牛不仅是从前战友情的象征，而且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前战友获事业成功的殷切希望。

村民们愿出高价让这头大公牛与他们的母牛狎戏，附近村里的养牛户急切地登门。只要看一眼珍·瓦列恩那雄壮魁梧的身躯，就足以让他们目瞪口呆了。

于是埃夫莱因富了起来。他一早起床，给牛刷毛、洗角、洗蹄，牛在阳光下亮光闪闪，他拍打着他厚厚的牛皮，亲切地喊，“走了，庞然大物，上工了。”

珍·瓦列恩闭眼收腹，伸开双腿，埃夫莱因蹲下把他从地上扛起来，手抱住两条粗壮的前腿，这样他那张可怕的脸基本可以被那不断起伏的便便大腹遮挡住。现在已成为他的衣食来源的两颗大睾丸兜在粉红色皮袋中，像两颗异国水果，敲打着他的前胸。

珍·瓦列恩和他的主人过世之后，这头公牛的壮健的子孙在村里各家牛圈中随处可见。直至今日参观中，我有时会看到一头毛色鲜亮、前额阔大的小母牛，或颈粗体硕的一岁牛崽。珍·瓦列恩的精液仍在牛棚中汩汩流淌，这白色的水流像是对村民无声的叱责。

村里的孩子们跟随舅舅跑，以期目睹公牛交配，埃夫莱因对此极为谨慎。"他到母牛棚之后，要求所有人都退出。"他把牛卸在牛棚一角，检查地面是否干爽洁净，这样牛不会滑倒，摔断肋骨，在墙上挂一圈黄麻布帘，然后才把珍·瓦列恩引领到母牛身边。牛棚外的人可以听到埃夫莱因轻声的呵斥和咚咚的牛蹄声，随后是母牛被庞大的身躯压在身上后发出的哞哞叫声，以及公牛射精时粗重的喘息声。

然后，埃夫莱因把面罩掀开一条缝，尚戴着面罩的头探出来说，"完了。"再把公牛湿漉漉的阴部用特殊的消毒液擦一遍。不过数月，他就赚足钱为珍·瓦列恩建了一处豪华私宅，给自己买了收音机、电唱机和一些唱片，还在房顶竖起了一根令人生疑的大天线。下午他躺在床上听苏格兰风笛曲或便雅悯的唱片。有时请英国战友过来，这一切都处在里洛夫的严密监视之下。

这段时间，什洛莫·列文仍在我家农场上干活。他农活一直干得很蹩脚，但对土地的热爱并未稍减。在菲吉死后，他帮着照看孩子，料理家务，外公对他很感激。但现在他对外公声称自己是"孩子的准妈妈"，跳出来明确反对"埃夫莱因的歪门邪道"，认为只有普通农活才能让他返回正常的生活轨道。外公断然否决。

"只要埃夫莱因高兴，干什么都好。"他说。

这时，珍·瓦列恩的法国胖妈妈病倒了。她对以色列还是不适应，终因进食蓖麻子身亡。她身后留下的庞然大物对埃夫莱因更加如胶似漆，感情

弥深。柴泽尔对丧母的公牛起了恻隐之心，他对于任何一个执着追求又取得成功的人都会呵护有加。他在场院里找到列文，直截了当地告诉他“牲口也是民族复兴的一分子”。

“既然他身强体壮，能背起一头公牛，”列文反驳说，“他就能干别的活儿。像他这整天躺在床上，靠交配为生，对他自身也不好。”

但实际上战争创伤已经使他大伤元气。他只是扛起珍·瓦列恩才有力气。轻一些的重物他也扛不动。就说我父亲便雅悯吧，能背着两麻袋饲料从马车走到牲口棚，连粗气都不喘一口，而埃夫莱因背一袋都东倒西歪。除了皮耐斯，没有人能弄懂他为什么能力扛壮牛。皮耐斯在村务简讯里称“埃夫莱因和珍·瓦列恩仅属个案，不能用物理和生理常规来分析。这是包含友谊、意愿、兴奋和愿望在内的一种心理现象”。

“每个人，”皮耐斯写道，“都有一头必须背负的牛。我们都是血肉之躯，精血所成，在那声巨吼发出之前，我们的心脏永远不会停息。”

22

有一天晚上，我听到利百加和亚伯拉罕在一起交谈。

“你能肯定那头奶牛是被毒死的吗？你妹妹真的没有杀掉它做烤牛肉吗？”

我急匆匆地跑到皮耐斯家。他的门从来不锁，他那衰老的身体四仰八叉地卧在床上，像孩子一样不设防，也显示万事万物在他心里焕发出的信赖和理解。

“利百加不是个好学生。”他安慰我说。他对我闯入并惊醒他连一句责怪的话都没有。外公死后，皮耐斯就取代了外公的角色，他对我更加耐心了。

“不要相信那些故事，”他严肃地说。“还有人造谣说埃夫莱因是因为向英国人泄密被驱逐出村子的。斯托弗斯少校是他的好朋友，这里边有不少

人——我就不用指名道姓了——对此也不相信。”

当时村里来了一位孵蛋咨询员，他在里洛夫的院子周围待的时间过长。几天后人们在桉树林里发现了他，双眼之间挂了一朵枯萎的暗红色的花，胸前钉着一张《圣经》书页。

“胡说八道，”皮耐斯说。“埃夫莱因是因为你父母出走的。他对他们感情颇深。便雅悯像哥哥一样待他。他真心地爱他。”

另外有人说埃夫莱因与一个橡皮女一起私奔了，那女人和一个叫泽托尼的男人一起来村里表演。还有人说他只是对“回归社会”绝望而已。

“一个人与一头牛为伴能扛多长时间呢？”外公质问，一说到儿子的命运，他就变得恶狠狠的。

“别把我和他们葬在一起，”他死前再一次叮咛我。“那些袋狼赶走了我儿子。把我埋在自家地里。”

“他们想要我们怎样呢？”利百加问。“看到他谁也受不了。他是个怪物、又是疯子。他们想要我们怎样呢？”

“我懂埃夫莱因。他这样做是出于报复，”斯托弗斯少校说，他带人在里洛夫家搜查了一整天，也没怀疑到武器会藏在化粪池里。

里洛夫一言不发。

“他杀死了我的猫布尔加科夫。”利娃·马古利斯说。

猫死后，她把储物室布置成了一个堡垒，里面存放卫生用具，来苏水、去污剂和数千块抹布，张口闭口地说自己为犹太人回归故土付出了沉重代价。

全村妇女每天都要使用扫帚和抹布，与车轮带来的尘土做斗争。利娃尤为卫生的倡导者，布尔加科夫死后，一旦有尘土从窗户飘入，沾染她纯洁无瑕的记忆，她强迫症状就会加重。原来家中有三间房禁止入内，如今又增加了浴室，因为她发现淋浴器滴下的水蒸发之后，会在地板上留下白色斑点。她称之为“瓷砖麻风病”。如有家人要洗澡，就会被打发到洗衣房或牲口槽去

全村人都认为她神经不正常，但马古利斯和他的儿子们由于受到最纯洁最芬芳的天然食品的滋养，天性平和豁达。生活于蜜蜂中间让他们学会

了尊重一切辛勤的劳动者，他们不但没有责备疯子利娃，而且服从她的任何要求。在布尔加科夫的忌日那天，马古利斯还给妻子买来美国制造的真空吸尘器，以抚慰她的悲伤，给她的生活增添新的目标。

当利娃打开那个大纸箱时，一股记忆中的豪华而浓烈的气味喷薄而出，她兴奋得心脏停跳了一拍。当天晚上，她几乎原谅了丈夫唆使埃夫莱因杀死布尔加科夫的恶行。她整个身体都随着强力的马达在跳动，尘土被吸除，所经之处一尘不染，但喜悦持续一周之后，当她把吸尘器打开时，发现了里面的污物。她顿感受伤和愤怒，原来丈夫欺骗了她。吸尘器根本就不能除尘，只不过把灰尘转移到更隐蔽的场所而已。“利娃发现了废物守恒定律。”尤里闻知此事后说。

利娃把吸尘器里里外外擦洗一新，将大卸八块后的零件用干净柔软的亚麻布包裹好，锁进浴室里，跑到蜂棚去把丈夫痛骂一顿。

“你那台机器能清除地毯下的所有东西，”她吼道。“我知道这是你的办法。你干什么都用这种办法！”

马古利斯看了一眼妻子，他明白就是纯花粉也无法让她平静下来了。

“别过来，”他说。“蜜蜂会蜇你的。”

他自己在蜂巢间走动能不引起空气震动。在他的周围是一层时刻准备保护他抵抗外来者的工蜂，他透过蜂网观察着自己的妻子。在此之前，他还从来未注意到她膝部因长年擦洗地板而磨出的厚皮和大量使用浸过氨水的抹布而腐蚀得只有原来一半长的残指。

“走开，利娃，”他说。“你脑子不正常。”

那天夜里，他来到冬妮娅家，黑暗中他在门外等候，看见里洛夫手持手电筒和一挺机枪朝着化粪池走去。当在土和草掩盖下的小暗门关闭之后，他立即进了屋，手上的没药滴在门把手上。他向冬妮娅伸出两根甜味的手指，告诉她他愿意。

我对埃夫莱因毫无记忆。有时我努力挖掘我的记忆，试图找到一个向我床上俯看下来的戴面罩的脑袋，一束绿色的目光透过网孔射向我。那幅震撼人心的男子扛牛图在我记忆中也没有踪影。

我同样也记不起父亲和母亲。我两岁那年，米尔金家遭受双重打击，我父母双双亡故，埃夫莱因与珍·瓦列恩失踪。从那以后，外公把我接去与他相依为命。

村里有些人，主要是女人，说一个老光棍无法给幼儿“适当的家庭环境”，但外公不予理睬。他从前抚养过孩子，而今只是把我添加进他的橄榄、丧亲和方糖组合中去而已。

我的孤独与渴念模糊了他在我记忆中的形象。虽然有时我脑中能勾勒出他的一幅完整图画，浅淡而真切，但所见多数只是突然闪亮的散乱细节，如同冬野中透过云层射下的一缕阳光。搁在一杯茶水旁的一只白色手臂；一只移动的肩膀；向我俯身过来的脸颊和胡须；因劳累和岁月而弯曲的一双细腿。

但有几件事我记得清晰而完整，从我第一年跟他一起生活开始。

一件事是给我称体重。外公每个月都会给我称。我幼年时他就在食物中给我添加各种植物籽和马古利斯甜美的蜂蜜。每天早晨给我穿衣时，他都轻轻捏我的大腿和肩膀，测试肉的厚度，为我的快速发育而高兴。几年后我才得知，外公为我制订了发育计划，时时对照检查。

称体重是我十分喜欢的一项仪式。其他幼儿是在村卫生所里称，长大一些后由学校的护士称，我是由外公在村饲料棚里称的。我记得自己身穿棉布衫，赤着脚自豪地站在磅秤的光滑凉爽的铁盘上，身健体壮的扛饲料袋的工人站在一旁笑。外公调节秤砣，掏出一个破破烂烂的笔记本，满意地记下一些数字，再拍拍我的后脖颈。他的手掌磨擦到我的肉时，我闭上了眼睛。

我记得他交给我一把木锤，在我身边坐下来，砸碎橄榄用于腌渍。刺人的汁水溅入我的眼睛，我哭着跑出去找妈妈。

我记得他每晚用一块粗糙的布垫和一条洗衣皂给我洗澡，一边揩擦着我的肘部，一边讲述在河里游泳，大白鹅，芦苇丛中的白鹭可爱得像一位招手示意的靓丽的女郎。

我对早餐记忆犹新。我三岁时，他把饭给我摆在餐桌上就去干活了。我醒来时，等待我的是同样的东西：两片剥去“硬部”（这是他对面包皮的叫

法）的面包，一角我最爱吃的农家奶酪、几颗小洋葱、撒了盐的番茄切片，煮鸡蛋、掺加了亚伯拉罕的牛初乳的一杯牛奶。

我一个人坐下来，慢慢地吃。闻着盘子里的食物散发出的新鲜香味，呼吸着从窗外吹进的新鲜空气，体验着小鬼当家的感觉，真是一种享受。饭后我只穿一件白睡衣，打开纱门，闯进了崭新的一天。外面一个人也没有。我赤裸着一双硬脚板走过黑石子路，看到一些猫咪正在晒太阳。

四周传来村民忙碌发出的响动，引擎和喷灌器的闷响，锄头刨地声，树叶的沙沙声，牲口吃草声。今天这些声响仍然在我的耳朵里，就像我体内挂起的一道幕帘，阻塞了我的耳朵。举目四望，我看到屋顶的鸽子，结籽的向日葵，外公从牛棚朝我跑来，一手拿着埃夫莱因那柄锋利的草叉，另一只手提着未系扣的裤子。

他正在粪堆旁撒尿，突然见到一只袋狼夹着尾巴从田里溜进我家场院，因饥饿和贪婪涎水四流。

“你那时正坐在那里逗晒太阳的小猫玩，你往它们身上撒土。”

一见到袋狼，小猫飞快地躲到一堆旧罐下，我家的看家狗曼娅恐惧地叫起来。她吓坏了，像松鼠一样跳到牛棚顶上，浑身哆嗦。

那是个晴朗的日子。在我的记忆中，那天发生的英雄壮举也浸没在灿烂的阳光里。袋狼露出牙齿，诱人地一笑，鼻子对着我直奔而来，抖动不停的屁股贴近地面，把它的气味留到地上。我不害怕它，别人是这么说的，因为我对动物习以为常。但就在这时，它忽然退缩了，脸上透着狡黠，因为它看到一个老汉手提草叉和裤子跑过来。

外公那张脸是雪白的，紧张而专注，穿过温暖的空气，飘然而至。他在跑动当中挥叉甩臂，朝着野兽猛力掷出，但没有击中。袋狼被激怒，嘴里滴着黏稠的涎水，看看我，又看看外公，不知应该先对付哪一个。外公不停地跑着，低声呜咽着扑向袋狼，用瘦骨嶙峋的双臂抱住了那具毛茸茸的身体。

袋狼尖声嚎叫，扭动着身体，拼命蹬腿，湿漉漉的牙齿咬伤了外公的肩，把那件灰棉布衫的袖子撕成布条我还记得肋骨折断的清脆响声，外公用他平日里干农活、拆信、挥手告别和嫁接果树的那双白臂摧垮了野兽的身体。我甚至懒得站起来。我安详而自信，也许只是好奇地坐在那里，观看

这场搏斗，直到外公站起来，咬牙切齿地用俄语咒骂了几句，双手掐着那具四肢僵直的尸骨。

“你……你……你……”他一个劲地呻吟，直到邻居们过来，掰开他的双手，才把尸体放下。“谁也别想从我手里再抢走一样东西。”外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句话，紧紧抱着我回了家。

有几分钟时间他一言不发，后来袋狼的毒液进入他的血液，他痛苦地吟唱了几句古诗，怪异地前俯后仰，他被迅速送往医务所。

邻居的儿子用草叉叉起袋狼的尸体，送到牛棚后的粪堆上，浇上汽油，点火焚烧。尸体上升起的臭烟笼罩在村子上空连日不散。

“完全没有历史的前瞻眼光，”几年后麦舒拉姆对我说。“那只袋狼放到我博物馆里该有多好。”

全村人一直认为这是一次英雄壮举，复国运动报上还登载了一则简讯，题目叫“第二次大迁徙男子拯救外孙性命”。等我长大识字以后，常翻看外公的抽屉，阅读剪报，对这一报道能出口成诵。

“本周，第二次大迁徙移民、杰兹里尔山谷拓荒者亚科夫·米尔金在自家屋前从猎食的野狼嘴里救下他的小外孙巴鲁赫·申纳尔。当时米尔金正在牛棚干活，发现这头猛兽正走近在场院玩耍的小外孙。此前该兽曾在山谷中袭击过多人。老人毫不犹豫地扑向猛兽并徒手将其掐死。米尔金受伤后被送往以色列健康计划署总工会医院注射系列狂犬疫苗。巴鲁赫今年三岁，父母是伊斯特和便雅悯·申纳尔，他俩去年在家中遭阿拉伯炸弹袭击不幸身亡”

23

“可你是在撒尿。”几年后，我对外公说，那时我年纪已大了一些。我经常问起这个故事，因此对每个细节都耳熟能详。

我俩走在果园里。外公教我在榅桲树枝上切口，这种树需要整形，因为

它枝伸得很长却不分杈。

“告诉我，孩子，你想让这根枝从哪里分杈？”

我狐疑地看着他。我不知道在果园里，让树枝分杈是日常工作。外公观察了一根直枝，选择了一处芽，在芽上部切了一个月牙形的小口。下次树抽叶后，这样处理过的每个芽都会长出一根侧枝，外公再对树进行修剪。

埃利泽 · 利伯森丧偶之后又失明，住进了老年之家，他唯一能辨别的是对法妮娅爱之深浅。有一次他曾给我讲述外公如何获得了种植家的名望。

“我现在还能清楚地想起他手持酸橘树的形象，”他美滋滋地叹口气。“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一个俄罗斯的小小的社会主义者成为移民中的柑橘种植家，谈何容易啊！”

我听说过外公发现有些柑橘种植者“不负责任地”出售树苗，损坏沙莫提柑橘的成色，曾跟他们争吵过。

“后来果树染上了流胶枯萎病，柑橘成片死去，”利伯森说。“树干腐烂，树叶枯黄，果树死了。所有各种药膏、消毒剂、铜氧化物、石灰都不管用。锄头在每次使用之前，都像医院里那样消毒，但也还是不起作用。”

外公要他们给一块小果园让他做实验，束手无策的果农本来对初来乍到的年轻拓荒者心存怀疑，但决定随其所愿，把柑橘园、资金、工人由他随意支配。外公买来粗壮的酸橘树，种在病树一侧。树成活后，他从酸橘树干上剥下一块树皮，再从病橘树上剥下一块大小相仿的树皮，把两棵树绑到一起，让两片树干相对接，外面用干麻袋片包裹起来。

“垂死的橘树像得到输血一样焕发了生机。”利伯森说。

“拓荒者把这件事提高到思想意识高度大加宣扬，”麦舒拉姆说。“这不仅仅是农学或植物学上的问题。这是一个象征。酸橘的未经感染的新鲜血液治好了衰败的移民地的顽症——你想象得出，他们如何大肆宣扬！你不知道？哎呀，所有报纸上都登了。”

“撒尿的拓荒者可上不了报纸。”外公开玩笑说。但出于一个小孩子的固执，我更喜爱真实的情节，即外公看到袋狼时，正在水沟里撒尿，而不是在

场院里干活，因为两种说法有天壤之别。谁都知道，扔掉一桶饲料或一捆干柴比憋回去半截尿轻松得多。

事件发生之后，我下午有时会到牛棚去，外公正在木屋里或在果园的树下午睡。柴泽尔懒洋洋地倚墙阅读什洛莫·列文扔在场院里的旧报纸；奶牛在牛棚中打盹；连疲累的苍蝇都在墙角麻袋堆上或躲在饲料里一粒角豆上甜甜地睡上一觉。我到粪堆后去撒尿，中间突然用手使劲扎住尿，抓起草叉跑回场院。经过多次训练，我终于可以完成动作而不失一滴尿。

外公从医院回来，因注射的疼痛而哼哼唧唧。他第一件事就是把渎职的看家狗曼娅喊来，痛斥一顿。她伤心万分，带着饭钵灰溜溜地走了，此后再没见过她。利伯森那时当村里的会计，常去特拉维夫，说是在那里见到过她，正在路边咖啡馆门前向英国人乞讨。“她见到我很尴尬，装作不认识我。”他哈哈大笑着说。

我搬来一把椅子让外公坐下。据说我那时身体就很棒。没有人觉得我特别聪明，但都认为我“身体结实，有责任感，脾气好”。外公坐着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但今天我能记住的只是一些当时不知何意的词——杆菌、炭疽、恐水——大约是关于一个乌克兰农村男孩被疯狼咬伤后送往巴黎获救的事。

“对，确实如此，孩子，”外公说，“和伯班克一样，路易·巴斯德是农民的朋友。”

利娃·马古利斯和冬妮娅·里洛夫上门来访，满脸焦虑的神色。外公惊讶地看着她们，因为这两人还从来未在一起出现过，她们解释说村委会提议米尔金同志要喝鸡汤来补养身子，她们主动要求做鸡汤。外公表示感谢，但说这不必要。他让我取来小斧头和钩了，我们自己去抓鸡。

在牛棚另一头，我们看到皮耐斯正在测量被烧焦的袋狼的牙齿和头骨，并把结果记在笔记本上。见到我们他并不吃惊但很兴奋，快步朝我们走过来。

“我确信就是他，”他说，“我有绝对把握。”

他动手割下狼头，灵巧地把刀插入椎骨，熟练地切断了颈肩处的肌腱。一周之后，一具亮闪闪的白头骨装在玻璃缸中摆进了自然展厅。皮耐斯习

惯上不使用化学品去除骨骼上的肉，而是把骨架和绿蝇卵一起埋入地下。几天后，新孵化出的蝇蛆就把袋狼的骨骼收拾得一干二净。

在干草堆周围奔跑觅食的母鸡一看见我和外公手持短斧长钩走过来，就知道大事不妙。外公先把小斧头贴在砂轮上搪磨，砂轮在水盆中放置激起阵阵火星和水珠，再用锉刀锉出利刃，母鸡们拍打着翅膀在场院里狂奔，互相尖叫报警。外公虽然不怎么吃鸡肉，家里杀鸡的活却一直都是由他来干，他手里舞动的长钩子，其实只不过是一根生锈的铁棍，大约一码半长，一头弯出一个钩。他用钩子把我家的花母鸡苏姗娜扑倒在地，抓住脖子他自己也痛苦地叫了一声，弯下腰去，因为打了针，他的腹部至今还痛。

奶牛恐惧地闭上眼睛。外公飞快地把苏姗娜的脖颈搁在牛槽中的水泥隔板上，挥斧斩断鸡喉，动作如闪电般迅捷。我真想能看一下慢镜头，研究一下这一切是如何完成的。带冠的头部落在他的黑色胶靴上，扭曲的嘴张得大大的，在此同时，他把尚在挣扎的鸡身向后扔出去，划出一条优美的抛物线，这条熟悉的曲线他甚至毋须再去看一眼。

被斩首的鸡喷射完体内鲜血倒了下去，扭动抽搐几下，站起来跳完了最后的死亡之舞。外公飘然离去。他不喜欢我观看母鸡最后跳吉特巴舞时的那副面无表情的样子。“这肯定是从你母亲那里遗传来的”他说

这时，苏姗娜还在跌跌撞撞地前后跑动，血沫从无头的喉管里汩汩冒出，渗入地面，这身首异处后的寂静令人颤栗，又令人着迷。

虽然那头、那喉、连同声带、记忆和神经倒在牛槽旁的草上，但我还是担心母鸡会把头重新接上跑掉。安全起见，我把那只鸡头拾起来，扔给了猫

苏姗娜的动作慢下来。她的朋友在她的身体旁已恢复了觅食，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过。我裤子里红红的小鸡冠也在死去。当她最后倒地时，我前去仔细看一下她最后的倒抽气。鸡抽搐了一下，又喷出几丝血，一些粉色和黑色的血沫冒出来，伴随着白色食管里发出的怪声外公来了，用胶靴在血洼上踩几下，让它混进土里，把苏姗娜交给利百加舅妈去拔毛。被她的舞蹈驱散到场院各处的绿头蝇经日不散。

当晚，法妮娅·利伯森来做鸡汤。她依然那样漂亮，坐着看外公吃苏姗娜，用她甜美的嗓音给外公朗读村里的宪章。

“我们的目的是建立自食其力，没有剥削的劳动者社区……”

“我们的路线是理想与现实相结合……”

“所有成员的子女将享有同等的普通教育机会……”

“村里的机构将适应每位成员的精神和物质需求……”

“互助”、“自给自足”、“妇女地位”、“回归土地”——这些抚慰人心的词语在外公屋里回响着，外公的伤痛迅速好转了。外公的嘴角上露出不耐烦的微笑，他像婴儿一样睡着了。他睡着时脸上的表情跟他死去时一模一样，当我将他那温热、柔软、雪白的身体埋入他生前所愿的那片土地里的时候，他的面部仍是这样安详。

24

舒拉米来到村里后，把外公送进了老年之家，我想听故事时，就去找皮耐斯。他住在水塔旁的一间小房子里，周围环绕着一个大花园，里面生长着本地的树木和野花。他还种植了仙客来黑球茎和艳丽的大银莲花；从加利利海边山上移来的东方百合花；卡梅尔羽扇豆，豆粒很大，有毒，里面有深紫色的液体。他还从泉边沼泽地里移来长寿花和婆婆纳，他的红毛莨花像经木匠打磨过一样鲜亮。

“要是我当年喜欢玫瑰和菊花的话，我就留在俄罗斯了。”他说。

“兰花本来是一种奇异的野花，人类把它糟蹋了，”他有一次对我说，责备我不该喜欢马具匠佩克的荒诞故事，什么被军官派去手持兰花向“将军美丽的女儿”求爱云云。

“即使种植玫瑰和菊花的卢瑟·伯班克，也曾发誓不碰兰花。兰花的命运就像自小就被缠了小脚的可怜的中国女孩儿。”

每当我推开那扇绿色的大门，沿石板路走进他的屋子，我就又一次变成每周一次因为殴打同学被送到老教师这里的“四年级学生巴鲁赫”。

“你怎么不到亚科夫那里去散散心？也许他可以把你变成一个真正

的人。”

他是村里的第一位教师。他教过我母亲；他教过我埃夫莱因和亚伯拉罕舅舅；他教过尤里、约西和我。皮耐斯做过每个人的老师。每当他开始教一批 5 岁儿童学习字母表时，你都能感到全村人默默的喜悦。人们聚在学校的篱笆外，倾听窗子里传出的新学童的笑声。他教的第一个字母不是 alef ,而是 heh[2]。“孩子们，这个字母的发音是‘哈’。”跟我读：哈——哈——哈——哈——哈！”在一两年时间里，他和他们一起玩耍，一起散步，用自己的魔力来控制他们，当最终他们发现被他牢牢地套上了笼头，不知不觉地接受他的权威，他的爱，还有影响他们一生的殷殷期望。

村里不事农活的人当中，只有皮耐斯得到人们全心的敬重。尽管孩子们有时会取笑他，但对他的敬畏不曾稍减，即使在他退休之后，他也会以前校长的身分不经敲门就走进教室，说一句“别让我找你麻烦”，然后坐下充满期待和感情地听起课来，老师心里惴惴不安，而学生却很开心。

不管多少新教师来到村里，皮耐斯从不指责他们无知或教育观念不对。

“那样做就像一个在山中打鸟的人，”他说，“却对准风车冲杀起来。”

犯事的学生被支派到他家里去见他。小犯人慢慢吞吞地挨到金钟柏扎成的篱笆旁，打开绿色院门，走过石板路的时候身上会溅上小喷灌器喷过来的水，迟疑地推开那扇从不锁的门。皮耐斯总会和蔼地拍拍男孩汗津津的脖子，带他到小厨房里，用一种已提炼好的植物香精泡一杯茶，就跟他聊起来。有时谈农田排水；有时讲《圣经》中以赛亚葡萄园的寓言故事，或者雌雄同体花如何巧妙地避免自花受粉。小孩手里攥着一片饼干或一粒糖果回到教室以后很长时间，都会感受到老教师的温暖以及喝下的茶水的香甜。

皮耐斯年轻时，常常套上几匹骡子拉的车，载着 20 名学生——“走啰，孩子们，快点，我的小花朵”——出去搞两个星期的春游。

好批评人的老柴泽尔有一次表示希望跟皮耐斯一起去春游，那差不多是最后一次。他回来时身体虽累却很兴奋，身上散发着篝火的烟味和碾碎

1 希伯来语的第一个字母。

2 希伯来语的第五个字母。

的野蒜叶味，大声宣称“这样的老师找不到第二位”。

皮耐斯带我们到基利波山上，给我们讲大卫吊唁扫罗和约那单的悼词；当我们读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女巫的诗时，他就带我们到女巫的所在地隐多珥，扫罗王曾在那里向她问政；当学习移民历史时，就到约旦山谷。他带我们去看鹿的嗅迹，对叶兰的花粉陷阱，岩蔷薇里的小虫子织的粘网。我们作为他派出的小使者，从考古现场给他采集来古瓷片，从田野里捡来石龙子蛋，从山上的石灰岩中采来化石。他经过挑拣、分类、编号、装箱，邮寄给耶路撒冷和伦敦的教授繁星满天的夜晚，他带我们出去观察“天体”，聆听“蟾咏”。

“菲吉是慢慢死去的，”他给我端茶和饼干时说他疑心地瞥了我一眼，好像不确定我是否能听懂。“她病了。她劳累过度。那阵子活累，好多人受不了。她又一连生了好几个孩子。埃夫莱因紧接着亚伯拉罕，你母亲比埃夫莱因只晚一年。她身体受不了。”

我描述了我看到曼陀林·泽尔金端详外婆相片的样子。

“他们三个人都爱你外婆，”他叹口气。“他们敬重她，把她抬到一个很高的地位上。他们对她的爱根本就不是男人对女人那种爱”

“法妮娅说他们像三个哥哥和一个妹妹。”

“他们像三个哥哥和一个弟弟，”皮耐斯说。“一个令他们喜爱的弟弟，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我说。

我长得人高马大，给人脑子不够使的感觉。

“我知道你对你外公感情很深。你是个十分出众的人物。我也知道你离开他有多么艰难。但他爱的是另一个女人，他终生都在等她，终生都在与她作斗争。这个你现在应该可以理解了。”

“那他为什么要跟外婆结婚？”

“孩子啊，”皮耐斯笑起来，“那是工人小组的决定。今天听起来，这简直像个恶作剧，但那时候，这种事情确实是要投票决定的。我当年在约旦山谷的公社里时，曾经参加过一个决定哪个妇女怀孕、什么时候怀

孕的会议。那时我和怀着双胞胎的利亚离开了那里。邻近的一个基布兹还因为说‘早安’和‘晚安’是不是资产阶级习惯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也许当时他们担心她最后会跟别人。也许他们根本就没去多想。她也不曾弄懂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嗬，四个人经常光着身子一起到加利利海去游泳。今天没人能理解这种事，连他们自己也无法理解，连那个大学者麦舒拉姆·泽尔金也不理解。你可知道野山羊何时生产？你是否已进入海的春天？寒冰来自谁之子宫？天之白霜为谁所生？”

他拍拍我的后颈。“你这小伙不同寻常，”他说。约西是个小农，尤里让人想起埃夫莱因，你是米尔金那老家伙的孤儿。来吧，孩子，帮我干点活。到花园里帮我一把。”

埃夫莱因跟着泽托尼的马戏团走了，肩上扛着珍·瓦列恩，那时我父母的七日守灵刚过。扔进他们房间的那颗炸弹滚到我床下，哧哧地冒着烟。窗玻璃破碎的声响惊醒了我父亲，但等他闻到导火索燃烧的气味，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再打开灯，宝贵的几秒钟时间已经丧失。他把我连同毯子等物品一起抱起来随手扔出窗外。然后自己扑到母亲身上，她用双手和双腿缠住他，睡梦中还在笑着呢。

村里人在会议室听到爆炸声，他们正在开大会。会议议程是更换几根灌溉用主水管，辩论正在激烈进行中。他们从屋里蜂拥而出，朝着回声渐消的地方冲过去，燃烧的墙壁噼啪作响，空气中弥散着一股烤肉的味道。

等他们跑过里洛夫的院子时，一切都已重归平静。奶牛停止了惊叫，回去嚼草了。烟雾已消散。在遥远的柏林，我想像丹尼尔·利伯森从恶梦中惊醒，哭喊‘我要回家！’像婴儿的哭叫声那样遐迩可闻。他屎尿撒在裤子里，吮食大拇指，像四脚蛇一样在床上爬行，同伴用床单把他裹住，摇晃着他重新进入梦乡。次日清晨，懂多国语言又认识路的两位苏格兰人来护送他踏上了回巴勒斯坦的漫漫征途。

蒂罗尔皮裤、结婚礼服、埃夫莱因给便雅悯的信件——全部化为灰烬。

“黑暗中我们听到的唯一声音就是一个婴儿疼痛的抽泣声。我们举着火把寻找，看到你半裸着身子在草地里爬，满身都是大蛾子。”

那时我 2 岁。

“我们把他和约西、尤里一起养活。”亚伯拉罕说。

但外公把我用毯子包起来，带回家整个晚上他都在清理我身上的烟灰和烧焦的蛾翅，挑出扎入我身上的碎玻璃。第二天早晨，他给我穿上衣服，带我和他一起站在棺材旁。这时棺材已陈列在会议室，上面覆盖着旗和黑纱。

里洛夫也在，因失职而神情恍惚，不知所措。“好在他们死在自己床上。也算善终了。”这是他能给予外公的最大安慰，外公惨然一笑。

“是的，里洛夫，你说得对。他们确实死在自己床上。”他说，拍了拍这位守夜人的肩膀，那里的皮肤被步枪带勒出一道凹痕。

“这个白痴，”尤里对我说。“他全家都一样蠢。他祖父在俄罗斯强奸哥萨克人，那可是犹太人中独一份儿，你能指望这样的人说出什么好听的来呢？”

“米尔金又养了一个孤儿，”村民们说。什洛莫和蕾切尔·列文过来做午饭，还要帮忙。但外公告诉他们，“亚伯拉罕管农场，孩子我自己养。”

珍·瓦列恩在墓地边的柏树上蹭痒。埃夫莱因和亚伯拉罕往我父母坟头上培土。移民运动的领导和知名人上前来致辞。外公双手抱着我，泽尔金和利伯森像两尊泥胎站立两旁。

此后，人群分成小组，按习俗分别向坟墓献花和撒石子。

村子从悲剧中恢复过来。“我们是用最结实的布做成的。”每家每户都死过人，感染疟疾的，身中子弹的，被野骡子踢伤的，自断生路的。“或为祖国战死，或为移民运动及其梦想而死。”

“流散海外中，犹太人照样有流血，”利伯森在村务简讯中为我父母之死写道。“而在那里犹太人的血或生或死，均无意义。而在此地，它对生者和死者皆有意义，因为祖国和自由在召唤我们。愿我们的决心因悲痛而加倍坚定我们选择了生存，我们必将生存下去。”

25

皮耐斯有一次在讲完进化论之后说，泽托尼恰巧在我父母死后回村表演，纯属偶然。

就像水塔顶上传来的污言秽语，像袋狼三番五次的光顾，像鹧鸪每年一次的降临，像舒拉米和外公的重逢——这位蹩脚的杂耍演员回到了乡土。两匹瘦骨嶙峋的马拉着一辆破篷车，后面拖着一只锈迹斑斑的铁笼，笼里有一头老熊。罗腾木炭、湿粉饼、障眼术和各种戏法都会从这辆小车中变出来。

泽托尼原来是提比里亚斯哈西德派教徒，在一次水灾中失去了家和家人。据那时便与他相识的蕾切尔·列文说，水灾之后，他把无檐便帽和晨祷披巾扔进了冲走他一切最珍贵东西的滔滔洪水，卖掉了传家宝摩西五经卷轴，跟随杂技团在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希布伦和贝鲁特等地游荡。

他于是来到山谷，因此，他再现在我们中间和埃夫莱因的消失全是洪水惹的祸。但外公既不相信偶然、预兆，也不相信天命，他只相信出走和逃避，因此他断言埃夫莱因无论如何也会走的，罪在村民而不在泽托尼。

“把我埋在自家地里。”他在一张纸上写着。他知道我收藏了他所有的纸条。他的复仇计划清楚明确，费尽心机，标明其弱点，袒露其软肋。

开始泽托尼靠小偷小摸和从哈西德学来的小戏法餬口。他向不育的妇女兜售黄铜护身符，批生辰八字治疗水痘，念咒语引燃湿木柴，乞求上帝以降甘霖。这类魔法在以色列许多地方引起人们的强烈兴趣，但在山谷里，泽托尼可怕的把戏只能换来嘲笑和同情。这类蠢行“我们在乌克兰的哈西德庭堂里见得太多了”，埃利泽·利伯森说，其他几位创业者也点头称是。

泽托尼第一次到村里来是在建村的第一年，人们的掌声还算热烈。表演结束时，曼陀林·泽尔金走上前去，他母亲就是哈西德拉比出身，父亲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家庭。泽尔金挥起锄头要挖一条深沟。沟挖得越深，

下声响越大，最后锄碰到了暗沼，灯心草叶随着一大群蚊子喷涌而出，刺伤了泽托尼细嫩的皮肉。蚂蟥爬到他瘦弱的小牛身上，白色的蠕虫想把他拽入水下。他站在那里拼命祷告，里洛夫强迫他唱山谷里最受喜爱的老歌“青蛙之友”，用鞭梢轻轻地把他安全地拽回来。

“快捷的手法，愚蠢的花招，看你堕落到何时，”皮耐斯评论说。“今日东，明日西。游手好闲一个混子。”

在山顶上我父母的新坟旁，埃夫莱因待了整整一个星期，他一声不吭，以至菲吉，伊斯特，便雅悯和其他死者都不曾注意到他的到来。珍·瓦列恩安详地啃食坟间长出的嫩草、用长舌头卷起放在墓碑上的鲜花，即便此时，他也不曾言语一声。他渴了就喝喷灌器喷出的水，饿了就吃邻山的树上结的枣子和烤鹧鸪，有些鸟儿到死也不知道击杀它们的是野猫、苍鹰还是鸡貂。夜晚，他看到小猫头鹰在墓园的篱笆上鞠躬打斗，用荧光闪闪的眼睛看着他。

第七天，我舅舅起身回家，泽托尼一行人从桉树林里钻出来，穿过从前英国高炮部队走过的路在泉水旁扎营。不多一会儿，锅底下就生起火来，烤肉和浓汤的香气随着炊烟飘进了埃夫莱因毁损的鼻孔里。

四处飘泊的演员边吃边谈，宏亮的声音穿过清凉的空气传得很远。其中一位头戴礼帽的小个子是亚述魔术师兼驯熊师，一位是屁股肥大走起路来胸罩里的钱币叮当作响的阿拉伯算命师，还有一位用拇指和食指捏住点燃的木条的壮汉。泽托尼拴上车篷的门帘，从车后面取出一个水果筐大小的木箱，从箱子里窜出一个关节柔软灵活的橡皮女，在地上像蛇一样扭动。透过荧荧火光，埃夫莱因敏锐的眼睛看到她暗棕色的皮肤闪闪发亮，肢体伸展之后宛若无骨的肉体沙沙地蜿蜒而行。

据尤里说，埃夫莱因曾经见过这样一个女人，那是战争期间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个港口城市。他的突击队像蜘蛛一样攀岩走壁，夺取了控制港口的外籍军团堡垒。从一个个窗口扔进手榴弹轰炸一番之后，他们开始清除市

内的狙击手

一串子弹从一所房子里朝他们射来。战士们冲进去打死了狙击手，却发现周围全是吓得簌簌发抖的姑娘，身上穿着透明的丝质薄衣，被弹孔和打碎的罐子里冒出的粉尘呛得直咳嗽。硝烟散去之后，这些妓女得知士兵是美国人，就上前来讨要口香糖斯托弗斯上尉当时是埃夫莱因的排长，向她们借来一支口红，走出门去。他在前门上写了“不论何级军衔，一律禁止入内”，写字时被枪弹击中左膝，不得不拖着伤腿退了回来。

讲到这里尤里眉飞色舞，尽管姑娘们的脸上围着厚丝巾，但她们的乳头透过蕾丝上衣不难感受这些突击队员宽厚的肩膀。她们在斯托弗斯上尉的伤口上涂了香精，包扎起来，让他躺到一张软沙发上观战。为首的是两位身材高挑的塞内加尔姑娘，按她们的风俗，性交只能站立进行，达到高潮时，男方要用头撞击穹形石膏天花板；一位匈牙利姑娘口唇如丝绒般柔润，喉内深处有两片肥厚的肉质花瓣；有一位安纳托利亚牧羊女，腋窝里洒了旱金莲花露水，腋下长出两条长辫子，上面系着彩带，她的阴毛——你只要轻轻一拽就可断定那并非假的——像条密实卷曲的毛帘从肚脐垂到膝盖。还有一名克拉科夫来的共产分子，一名眉毛浅淡的犹太姑娘，她要求闺房里保持绝对安静，这样就能听清她双腿之间会说话。“埃夫莱因一句也听不懂，因为他不懂意第绪语。”尤里啧啧称奇。他每讲一遍这个故事，众妓女的奇异本领都会增长一筹

她们使尽浑身解数慰劳全排战士，“埃夫莱因一夜之间领略了那位兽医的妻子不曾教给他的所有内容。”坐浴盆里喷射出五彩缤纷的水，训练有素的鹩哥用各种他们能听懂的语言激起青年男女的欲望。一位聪颖过人的姑娘表演了橡皮人舞，舞蹈结束时两只脚掌伸到背后拍响。泽托尼的橡皮女，尤里解释道，让埃夫莱因想起了这个阿尔及利亚妓女脚趾上的小银铃，舞完之后，他回到二楼睡在一顶紫色帐子里，此时铃声仍不绝于耳。

皮耐斯看到他们在泉边安营扎寨，不知如何是好。通常这种事应告诉里洛夫，但皮耐斯和里洛夫互不搭理。最后他跑去告诉了马古利斯马古利斯告诉了冬妮娅，冬妮娅急忙跑去敲武器库的铁门。

迎接她的是一道手电光和双筒猎枪的枪口。“你要干什么？”里洛夫问，他一听说是泽托尼来了，抓起牛鞭，跳上马冲进了田野。

和所有创业元老一样，里洛夫认识泽托尼，但不喜欢他。

“来点尝尝？”泽托尼看到里洛夫骑马上山来，拿起一把汤勺，揭开锅了。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泽托尼？”里洛夫厉声问，他的马用后腿站立起来。

“我们吃点东西，搞一场表演，马上就走。”

“你不能吃东西，也不能演出，赶紧走人！”里洛夫命令他，又用上了他那句常用的让人不得好死的威胁语。

泽托尼笑了笑。“我们靠这活命呢，”他用蜜一样甜的嗓音说。“我怎么死都无所谓。”

“你要看清跟你说话的是谁！”里洛夫威胁说“我是村委。”

但是，泽托尼是比火车机械师更强硬的对手，他不慌不忙地应对着，洛洛夫的第一个念头是想叫曼陀林·泽尔金来，再用泥沼喷这个马戏队长一次尽管表情冷酷，但他实际上不是个爱走极端的人，于是“只想去取鞍囊里的鞭子来解决问题”。

那个坐在大石头上的壮汉看明白了里洛夫的意图，想下来劝解，男男女女从村里络绎赶来，兴高采烈，急切地想把一周来压在他们心头的悲伤气氛驱散皮耐斯在后面追赶，要喊他们回来，却被凹凸不平的路绊倒了。而泽托尼则示意剧团开演，还爬到一棵大棕榈树上给人群指路。

“这与你有何干？”我问皮耐斯。

他至今还记得埃夫莱因失踪那天起人们所有的正反两方面的观点。“是这样，巴洛赫，”他心平气和地说，“除去你父母新丧的原因，这还牵涉到几个原则问题。我们背井离乡两千多年，现在回到故土来寻求扎根，不需要去看一个犹太人表演走钢丝；那个算命师所预测的未来可能不切合我们的想法；魔术师的骗术会误导青年人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捷径——这种机会主义思想只会增加我们的疑虑，动摇我们的决心。”

他的嗓音降为俄罗斯式的低语。“而且，我们永远也不会允许那个下流女王——那个橡皮人，那个人类的夜壶——来表演那些下流污秽的东西。

她那些扭扭摆摆的动作对我们的年轻农民影响极坏，这还有一丁点的疑问吗？毫无疑问，因为妓女是一道深渊，陌生女人是一个陷阱。”

我们当时正坐在外公坟墓旁的木凳上。“拓荒者之家”已占据了外公所有的土地。亚伯拉罕和利百加身在国外，约西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军官，尤里在加利利给他舅舅开拖拉机。

钱币堆集在牛棚里，空气中散发着鲜花和沃土的芬芳。几位访客在大墓碑周围踱步，惬意地踩着脚下的石子；死者的家属，写悼念文章的中学生和大型青年女性组织的领导人在此流连，在斑驳的树阴下呼吸芬芳的空气。冬妮娅·里洛夫坐在马古利斯的坟头上那个固定的地方，纷飞的蜜蜂环绕在她周围，给她遮出一片阴凉。我曾写信告诉他冬妮娅如何日复一日地坐在心上人的坟上，吸吮自己的手指。“她是他真正的墓碑，”尤里充满感情地回信说。

布斯奇拉带领两位年轻的美国人沿山路爬上爬下，他们是纽约一位名叫阿比·谢德金的化妆品制造商的儿子，他曾经是约旦公社成员，现在派儿子来选墓地。他们十分激动。

“好极了，”他们赞口不绝。“太漂亮了。”

布斯奇拉感谢他们的夸赞。

“家父在罗林希尔德男爵的酒厂工作了三个星期，后来他母亲病了，只得离开巴勒斯坦。”他们告诉布斯奇拉。

“优秀的拓荒者可不能忘记母亲，”布斯奇拉满脸堆笑。他在墓园地图上给他们指了几处空墓位。“价格按照与亚科夫·米尔金的距离远近而定，愿他的灵魂保佑我们。”他说。

“家父曾在佩塔赫·蒂卡沃与米尔金一起工作过四天。”两人说。

“天下犹太人皆兄弟，”布斯奇拉回答。“谁不曾与米尔金一起工作过呢？”

“家父想知道巴拉莱卡·泽尔金现在怎样？”哥哥问。

“应是曼陀林，”布斯奇拉纠正说。“叫曼陀林·泽尔金。七区五排，那边那棵大橄榄树下。他可是米尔金最好的朋友。”

“家父也是。”美国人说。

“我们一律不打折，”布斯奇拉宣称。“关键是你尊父大人是第二次大迁徙的移民，祝他健康长寿。”

“那自然。”

“请付定金，我们给您保留墓位。余款交付时一次付清。当然，您不用着急。我们去办公室，请”

皮耐斯饶有兴致地听完布斯奇拉的营销语言，咕哝一声，转过身去。他年岁已大，视力不济，脸颊和舌头不停地抖动，像是在不停地咀嚼。他体重也增加了不少。

“是啊,人老了,也胖了。”他说自己。

“最终泽托尼让步了，”他告诉我。“他同意只让黑熊和壮汉表演。”

演出气氛压抑但很精彩，结果却让人十分沮丧。

“那头熊真的会做算术，”尤里说，他喜欢给泽托尼的故事添油加醋，“但随便找个七岁的孩子，一样会做。”

一开始，那个壮汉表演了把几颗大钉子绞在一起和头顶开砖，挺有趣。农民们惊奇地看着他，像是在评价一头有价值的牲口。他收缩起的肌肉，像一只只大老鼠在皮肤下乱窜，从低垂的肩膀滑动到后腰部，观众开始兴奋起来。

他大吼一声，猛地举起他的“阿波罗重物”，就是一根轴和两只车轮，观众看得如痴如醉，但就在这时埃夫莱因从山上我父母的坟头下来看演出，肩上扛着珍·瓦列恩,角、蹄、筋、肉,加起来有一吨来重。

村民咧着嘴乐了。壮汉盯了一眼埃夫莱因和牛，好像中了邪，危险地左摇右摆，哑铃落地，他自己也瘫倒了。埃夫莱因的绿眼珠透过面罩上的视屏看了他一眼。

“神了，”泽托尼喊道，连忙走到埃夫莱因面前。“奇了！你的帽子也讨人喜欢。”据皮耐斯说，他“因为贪婪和了结旧怨的希望”而上气不接下气。

埃夫莱因躲到一边，肩上的珍·瓦列恩打起了哈欠。他看到那头满身疥癣的熊钻过火圈，痛得嗷嗷叫。

“你要多少钱才肯出场？”泽托尼问。

人群中泛起了一阵抗议声。埃夫莱因扛着牛转过脸来对着他。

“这个免费，随便看。”他说着，掀开了脸上的面罩。

观众中没有一个人敢瞥一眼。

“下午好，各位。”埃夫莱因说。

“我们都盯着地面，又羞惭又恐惧。”

我舅舅转身面对泽托尼和他的剧团。壮汉看了他一眼，恶心得呕吐出许多铁螺钉和水泥块。魔术师的鸽子闭上了眼睛。“我看到烈火和剧痛！”算命师尖叫。

“闭嘴，蠢货。”泽托尼对她吼道。

“喂，泽托尼，你觉得我长相如何？”埃夫莱因问。

“我一点都不在乎，”泽托尼说。“别人以貌取人，我泽托尼只看心灵。跟着我你能赚大钱。”

“我不要钱。”埃夫莱因回答。

泽托尼发出了一个几乎让人觉察不到的信号，橡皮女像蛇一样爬到埃夫莱因面前，把脚踝缠到脖子上，像翻身的乌龟一样仰面前后摇摆。她又松开一条腿，把它缠到身体上，扁平的腹部依次鼓起。她把一边脸颊靠在自己明显突起的阴阜上。

皮耐斯含义丰富地咳了一声。“这个词指的是阴毛下的脂肪组织，”他极为耐心地解释“她暗示着人体私下里做梦都想得到的所有被禁止的快乐，”他说。“一个可怕的、令人恶心的东西。一个荡妇。一条袋狼。”

埃夫莱因回乡之后，一直没有女人。有些更恶毒的流言说他从珍·瓦列恩的交媾中得到快感。据回忆，他年轻时常和兽医的老婆睡觉，那个女人粗俗不堪，性欲强烈，喜欢看她丈夫阉割马驹和牛犊。现在他的胃腹因怒火和怨恨而痉挛。一想到那紫纱帐，他的阳部就瘙痒难耐他的独眼从橡皮女转向泽托尼

“我晚上来和你谈，”他说“在这里等我。”

他颠了一下肩上的珍·瓦列恩，这样可以搂得更紧些，脚蹬沙滩靴，像飞一样地回了家。

“从背后远远地望去，他俩像一株细杆阔顶伞形蘑菇。”皮耐斯说。

他从凳子上费力地站起来，摘掉眼镜，虽然天很热，镜面上却起了雾。他捏起蓝衬衫的一角，擦起来，一圈一圈地转了多次。

“那边是谁，巴鲁赫？那不是玻登金吗？”

“是。”我说。

伊查克·玻登金是最早来约旦山谷定居的人之一，现在已是半聋老人，嘴巴歪得像陈年的草叶子，他正在门口给一片百日菊除草。

“他在这里干什么？”

“他是一周前来的，”布斯奇拉解释说。“他是从基布兹隔离室逃出来的。一路走过来，差点没死，要求在这里待到他的老伴死的那天。”

“他晚上就睡在那里？像狗一样露天而眠？”

“当然不是，”我气愤地说。“给花园除草是他自己的主意。他睡在旧牛棚里。”

“在牛棚里？”

“我让他睡木屋，可他想跟柴泽尔在一起。”

“像大象一样，死都要死在自己家里。”皮耐斯说。

他走过去和玻登金打招呼。老人不认识他。

“别耽误我干活，孩子，”他抱怨道。“午饭后我带你去赶集，给你买根棒棒糖。”

“他不记得我了，”皮耐斯说。“我们曾经在约旦水泵站旁的柚子地里干过活，用你父亲的黑油膏涂刷树干。那里的老鼠像猫一样大，因为天太热，又太孤单，疯了一样。爬到柑橘树上啃树皮。树伤得很厉害。”

他又坐下来，又伤心又疲劳。

“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他说。“里洛夫应该把泽托尼那祸害赶走。应该用鞭子把他狠狠地揍一顿，马不打不驾辕，人不打不成器啊，

26

我夜里才到楼下的公共海滩去。这时游泳和冲浪的人已经散尽，海滩上一个人也看不见。到处是乱扔的吃剩的三明治、遗失的凉鞋和葡萄残枝。孩子的哭喊声尚未散尽，像脏抹布一样悬在空中。大海的远处有一艘灰色巡逻艇随着海浪剧烈地摇晃。

租椅老人大卫看到我走过来，把小木屋里的燃气炉打开，烧上一壶水。我每次都给他带点吃的，或从银行家的酒窖里带瓶酒，或从图书馆借本书带来。大卫爱读法文和西班牙文的书。

“叫我 Da-vid，跟 read 押韵。”他粗声大气地笑着说。他的牙齿又大又白。身体因烈日的烤灼而皱缩了。

我们品着香茶慢慢聊，周围沙滩上不断有黄色的细螯蟹乱窜。

“它们是沙滩清洁工，”大卫说。

沙居蟹溜出洞穴，四处跑动，双螯高举着，像人类最早用于威胁和乞求的手势。当埃夫莱因回到家乡，从英国汽车里出来时，双手就这样举在面前。菲吉外婆也是这样举着双手，在天空中寻找鹧鸪或雨水。

还有一些蟹正忙着整修穴道，湿沙下的蠕动暴露了它们的行踪。它身上是土黄色，静止不动时，人们很难发现它，但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它们，因为我学过如何在枯树枝上发现螳螂，如何开启隐藏的蜘蛛活板门，如何在树枝上辨别出尺蠖蛾的毛毛虫。

“你喜欢这些小东西？”大卫问，跟随着我的目光。“按犹太教规，它们是不洁的。”

“我喜欢，”我说。“我不要吃它们。但我有个老姨妈爱吃蚱蜢。”

“沙漠里有一种蚱蜢，长得跟石子一模一样，不动的时候根本看不出来，”大卫笑着说。

“这需要耐心。”我说。

小昆虫藏身于银色的指甲草里，扮成枯树的样子。

“这需要耐心，巴鲁赫。”皮耐斯说。我们埋伏在树丛里。“有些来回摇摆的小白叶其实是昆虫，它们模仿树叶在风中摆动的样子。当风停下来的间隙，你就可以看出来了。真正的叶子不动了，而愚蠢的昆虫还在动。”

他解释说，人类和昆虫的进化方式是两个极端。前者缺乏本领又易受攻击，靠的是创造力和学习能力，而后者抵抗力强又数量多多，什么也学不会。它们生来就拥有一切。即使像马古利斯的蜜蜂行为那么复杂动物，也跟学习或经验不搭界。

外公看着我们站在牛棚墙边的两个奶罐上，观看屋顶一角的泥蜂巢。皮耐斯拿起一根草，在蜂巢里一个小房的底部捅开一个孔让我看，那些黄蜂继续忙于顶篷，而对遭到破坏的地板不加修缮。

“她遵循的是遗传得来的行为规范，”他说完马上又问，“哪一种更好呢，是昆虫的固定准确的有限智力，还是高深莫测的人类智力？”

“就拿里洛夫和他儿子来说吧，”又有一次他对我说。“他们生来就智力低下，终生如此。他们的脑力只有百分之五可用。但跟那些精神分裂的天才不同的是，他们的百分之五得到了有效的集中使用。”

我给大卫讲了皮耐斯从加利利带来的那种长角大蚱蜢。皮耐斯两眼放光，用针固定住，成为他的收藏品。

“你看它伪装得有多完美，巴鲁赫，”他说。“绿色的身体静立时像片长草叶，当猎物靠近时，它跳上去，死死地抱住，用胸前骨将其压碎。约押就是这样抓住亚玛撒的胡须要吻他，另一只手挥剑而刺，让他肠流满地。”

“你的老师真不错。”大卫说。

“它甚至能吃小鸟、老鼠和蜥蝎，”我说，为自己的博学沾沾自喜。

大卫不相信。“蚱蜢吃老鼠？”他惊讶不已。“这小东西！”

“还吃小蛇呢。”

大卫提议为蚱蜢干杯。然后巧妙地问起我和我的家庭情况。

“你挺特别，”他说。“你住在这里，肯定很有钱。但你又不像其他有钱人。”

“我是个不种地的农民。”我回答道。离开了村子。离开了家庭。离开

了土地。

后来每次回到银行家的房子，我都喜欢看外公的信件和纸条，还有他留给我的卢瑟 · 伯班克的著作。

“没有人在死神降临之时会像他那样面容英俊、平静、安详。他像一个熟睡的孩子……”

“我们让卢瑟 · 伯班克长眠在一所旧农舍花园里的一棵雪松之下，他曾在这所农舍里居住了 40 多年，他大部分革命性的、价值无法估量的工作都是在这片土地上完成的。”

“他过去常来这里，这里枝桠低垂，绿叶扫地，用浸润松香的针叶为高大谦和的树干搭建起一座安静凉爽的小屋……”

“正因为此，他才长眠于斯……被鲜花覆盖。”

在一本过期的《田野》杂志上，我发现了母亲给我留下的几朵干枯的仙客来和番红花，就在这页书上，外公用蓝笔划出了一位叫 A · 菲尔德曼的人写的悼文“他在圣罗斯清贫的家中去世，身边有李子树、玫瑰花、葡萄藤和仙人果陪伴着他，享年七十七岁。”

“李子树、玫瑰花、葡萄藤和天仙子。”外公在破损的页边上写着。这是他初来巴勒斯坦时碰到的植物。

“被鲜花覆盖，”我大声自语。“被鲜花覆盖。”

他也同样是从心爱的女人身边逃离，同样也是种果树获成功，但这位快活乐观、成就非凡、心满意足的伯班克却不曾在西斯里的泥沼里开辟花园，不曾埋葬在先祖应许的土地上，没有制订过宪章，也没有需要报复的仇人。

泽托尼望着远处埃夫莱因的身影越来越小。他嗅到了一次大发横财的机会，也找到了一个骂人的理由，于是搓着双手转过身来。

“干活去，”他朝着壮汉吼道。“去把大锅洗干净。走开，你这该死的女人！”

村民不安地站起身，准备离开。在里洛夫的强制下，泽托尼和剧团离开了泉水，到村外去过夜。

“第二天一早，有一位马扎里布族的贝都因老人侯赛因到我们村来，他

是凌晨出门遛狗的。”

地面的雾气尚未散尽，侯赛因一眼看到大篷车和熊笼朝东走去，后面跟着步履轻捷的埃夫莱因。珍·瓦列恩蜷在他肩上，睡着了。这位老阿拉伯人开始以为埃夫莱因带着牛去配种，但心里整日忐忑不安。他决定报告一下，于是连夜去找老友里洛夫。

“扛牛的走了，”他边喊边敲秘密武器库的门。“扛牛的走了。”

但里洛夫不在，他开着小卡车从秘密小路往村里拉货，走下坡路，引擎熄火，车灯全关，车上拖着一台崭新的捷克收割机，里面装满炸药。侯赛因当然知道到果园可以找到冬妮娅，她和马古利斯在蜂巢之间正极尽缱绻之事。但他不想去招惹蜜蜂，于是他找到村委会办公室。村里立刻派出人去寻找，但埃夫莱因、珍·瓦列恩、泽托尼和剧团已不知去向。

“我再也没见到这个学生，”皮耐斯说。“米尔金也再没见过这个儿子。”

他又擦起眼镜来。“一头一吨来重的牛，这种牛全国仅此一头，埃夫莱因又是那样一副长相，谁能想到，竟然会失踪了呢？这怎么可能呢？”

“埃夫莱因即使在住满蝙蝠的洞里走过，也不会被发现，”我对他说。“你亲自给我讲过马古利斯家的猫的故事。”

皮耐斯在坟墓之间走来走去。

“你刚开始做这门可恶的生意时，我极力反对，”他说，嘴里的假牙唾星四溅“你还记得你派那个骗子律师参加的村委会吧，我也参加了呢”

我无话可说。

“不要以为他在那里胡扯一通，我就会改变主意。公墓是合法经营……农业的一支……靠土地谋生的一条途径……真是不知羞耻！听他这样说我都觉得羞愧。我这老脸都丢尽了。谁能想到米尔金的外孙会说出这种话来！”

“那现在呢？”

皮耐斯笑了。“现在我也变了。我不拦你了。实际上，我正在攒钱让你埋葬我呢。”

“你这是说到哪儿去了，亚科夫，”我连忙制止。“你想我会收你的钱

吗?’

“你葬我不要钱[1],嗯?”皮耐斯说。

我从他的表情上可以看出来我说错了话。但又想不出哪里说错了。

“孩子，”皮耐斯说，拍着我的脸。“我的孩子。”他手很软，拂过我的脸又捋过我的脖颈。这只手因接触粉笔和乙醚而变滑，因持笛和握笔而变型。我闭上了眼睛。

“你应该为你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巴鲁赫。有时，我们会出于错误的原因而做正确的事情。但我会到别处去找个坟墓。”

他慢慢地走了，手是伸开的，像仍抚在我头上一样，就像外公的手。像曼陀林·泽尔金的音乐。外婆冰凉的前额。村饲料棚屋顶上乳鸽的茸毛。

我已38岁，重达20英石，是一所海滨别墅的主人，但我仍是皮耐斯的学生，是外公的孩子。我仍在期盼外公的胡子扎我脸颊的感觉，期待他给我讲故事，等待他放到早餐桌上的一盘凉拌西红柿。

纤细的土温暖地踩在脚下。甜蜜的血液救人于疟疾和沮丧。毒药不失毒性。希福利斯终将出现，衣衫褴褛，浑身汗臭，伴着花衣魔笛吹奏的马勒的交响曲走来。马卡罗夫古宅烟囱上站立的仙鹤，梦想着锡安山的青蛙。

海浪的呼啸传入我的豪宅。钱袋的沙沙声。274名老年男女，一把曼陀林，一头老骡子埋在我的葡萄园里。拓荒者，实干的理想主义者和资本主义的叛逆。

27

尤里和我5岁就能读书了。约西不愿学习，静静地坐在一边，外公在纸上给我们写字。外公不像皮耐斯那样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教，他一开始就教整个单词。“字母他们自己会认识的，”他说。“单个字母没有任何意义。

1 英文 bury me for nothing 的另外一种意思是“毫无缘由地埋了我”。

只有跟其他字母连在一起才会有生命。”

在幼儿园里，我们在埃夫莱因那帮人在巧克力窃案发生之后建的沙坑里玩，骑凯斯铁轮拖拉机。虽然遭到麦舒拉姆·泽尔金的强烈反对，但这台拖拉机还是赠给了我们，而没给“创业者木屋”。

有时列文从附近的店里给我们送冰果汁或新烤的面包。我们带着面包到会议室后面的树林里，那里有野生的蒜——因当时按蚊肆虐，水牛舐伤人的需要，野蒜已被搜挖殆尽——把气味浓烈的长蒜叶卷成三明治食用。

幼儿教师露丝把野蒜称为“天然果酱”。

“我们去采天然果酱喽。”

穿短袖，戴白帽，脚上蹬的是鞋匠伯恩斯坦给我们缝制的统一式样的凉鞋，我们一起唱着歌到树林里去。每年逾越节之前，伯恩斯坦都在家里接待我们。他让我们手提重物，这样脚就不会乱跑乱跳，老老实实地站在皮子上，他用一支粗铅笔勾出鞋样，弄得我们脚趾痒痒。

“安静，孩子们。”他咬着牙关警告我们，因为他含着满嘴钉子。至少每周一次，我们会听到他在鞋店后的澡堂里疼得乱叫。

“你们出生之前，我们没有这种鞋。亚伯拉罕穿的鞋是用旧轮胎做的，你母亲和埃夫莱因赤脚走路。”

我们排成一列走进树林。因为个子最高，我总是排在最后。约西总是闷闷不乐地偏离队伍，去找弹弓用的弹子，尤里爱钻到露丝的裙子下，除了腿肚子和脚什么也看不见，像一只钻进大花朵里露出两条腿的蜜蜂。露丝胖胖的脸上毫无表情，她脑子里想到的是一只光着大前爪、纤小的后脚裹着凉鞋的四足兽。

“那个男孩子可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见到此景，皮耐斯慈爱地调笑说。

“不许你再那么干了！”利百加对儿子喊。“全村人都在说你呢。这算怎么回事？”

虽说只是5岁的孩子，他也不愿被剥夺自己的乐趣。

“我喜欢。”尤里说

“可没有人那样子走路。”亚伯拉罕插话。

“不用你来管，”利百加说。“你 9 岁的时候背的那些诗，我们都知道。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露丝让我这样。”尤里说。

“我真想知道两年后她会让你干什么。”利百加厉声说。

“露丝的味道好香。”尤里说。

因为尤里的原因，村委会要求露丝穿裤子上班。

我这位表哥竟堕落到每天十点钟课间休息过后去找她，脱掉上衣，倚着她两条结实的大腿，要她“把背弄舒服点儿”。

上学第一天，外公从树木身上腾出半天时间，陪我、约西和尤里到教室。约西走到教室前，看看皮耐斯挂在黑板上方的大字，慢慢朗读出来。

“征服土地的不是士兵的剑而是农民的犁。”

外公大笑“你把我们给骗了，”他对约西说，约西兴奋得满脸红光。“你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原来什么都懂啊！”

我比别人要高出一头，坐在最后一排。我放下书包和父亲便雅悯用过的德国公文包，看着皮耐斯走进教室。这并不是我第一次听他讲课。我 5 岁的时候，他曾带我到橘园去，指给我看出口开在一边的有顶的圆形鸟巢。

“这是漂亮的刺嘴莺的巢，”他说。“雏鸟已经出窝了。你可以把手伸进去。”

巢内衬着柔软温暖的鸟绒和千里光种籽。

“刺嘴莺吃害虫，是我们的朋友，”皮耐斯说。“它身体很小，尾巴很长。”

他带我到他家里去。从他保存在盒子里的数百只空蛋壳中，挑出一只刺嘴莺蛋壳给我看。它个头很小，颜色暗淡，两端有红色斑点。几天后，我们躺在浓密的矮树丛中，听雄刺嘴莺求偶的鸣叫，看他用尾巴平衡身体。他的嘴又长又尖，真的非常适合捉虫。

“早上好，同学们。我叫亚科夫。”皮耐斯戴着眼镜将整个教室扫了一遍，停下来对着我和我的公文包笑。那里面曾装过古典音乐唱片。我父母死的那天晚上，这个包正好在他家里，因而幸免于火灾。开学之前，他还给

了我。“你明天要开学了，巴鲁赫。这是你父亲的公文包。我给你保存着。”

每年他都到一年级教室来迎接新同学他一般都要利用这个机会讲个故事。这次讲的是大力士参孙的故事。当他学那头受伤的雄狮吼叫时，教室的墙都震动了。

“告诉我，孩子们，”他讲完故事后问，“参孙为什么能成为英雄？”

“因为他杀死了雄狮。”里洛夫的孙女雅尔说。

“因为他扳倒了非利士人的宫殿。”约西说

“他不怕蜜蜂他用手取蜂蜜。”马古利斯的孙子米查说。

“这我还真没想到过。”皮耐斯高兴地评价。

放学后，他开了个教师会

“我也年轻过，但年岁不饶人啊，”他说“我看到一批批孩子进来，又一批批地出去，但至今仍为他们的智慧感到惊奇。今天上 午，一年级的一个男孩子告诉我，参孙的勇敢重在精神力量而非 体力，其证据是，他不害怕光着手到蜂巢里取蜜。”

他一个一个地看着老师。

“你们是稀有珍宝的保护者，是村里种下的最娇嫩、最美丽的树苗的保护者。你们要浇水、施肥、添加营养，但修剪的时候务必小心。”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偷听皮耐斯和外公谈话，说的是马古利斯的孙子和他跟老师的对话。

“是这样的，亚科夫，”教师说，“哈依姆·马古利斯的小孙子看到父亲和爷爷穿戴上面罩、手套和防护服，把蜜蜂从窝里用烟熏出来。。但参孙毫无防护地走上 去取蜜，就像从小孩手里拿面包一样容易。在这个孩子的眼里，没有比这更勇敢的行为了。”

“太奇特了，”外公说，“但徒手撕裂狮子对任何人来说都太难了，不是戴不戴面罩的问题了。”

我听到他的声音哽咽起来，脸上表情极为难看，像是经历了巨痛。

“这有什么关系呢，米尔金？”皮耐斯问。“孩子的话对不对有什么关系呢？关键是孩子纯洁无邪的心灵给人的甜蜜感和新鲜感你是个园艺师，应该最能理解开发这样的东西有多难

“你不要再做这种比较了，亚科夫。”外公说。

“种树和教育本来就毫无关系。人和动物之间，毛毛虫和人类思维之间，统统不相干。”

放学后我和外公一起吃午饭。但有时如果他有活要干或身体不好，我就到蕾切尔·列文家吃饭。她浓密的卷发已染上白霜。她终日穿一件绿色长罩衣进进出出。

她双脚在地板上无声地滑动，这让我着了迷。

“你想学无声走路吗？”她问。

“想。”我急切地说。我听人说过埃夫莱因舅舅的事，我自己也试过潜行。

“来，我教你。”

“她把我领到花园里。列文家在屋外养了几只鸡，还砌了个兔舍，旁边种了几畦蔬菜。列文刚来村里时，曾尝试自己种菜，但他有一只灰拇指，植物一触即萎。他津津有味地嚼食自己种的干瘪的西红柿和辣椒，想让专家相信这是他开发的新品种，但直到结婚以后由蕾切尔接管菜园，终日梦想当农民的列文才终于享受到自己土地上的果实。蕾切尔·列文种菜又种花，从父母那里拿来罗勒，每到夜晚，人兽咸至，伫立篱笆外尽情吸嗅芳香的气味。

蕾切尔从树篱上折断几根干枝，扔到路上。

“你仔细看，巴鲁赫，’她说着，无声无息地踩上去。“好，你来试试。”

树枝在我脚下噼啪乱响。蕾切尔笑起来。

“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埃夫莱因已经像桌面上的法兰绒一样寂静了。下脚时要平要软。用腹部呼吸，不要用胸。”

她又扔下一些树枝，但结果没什么两样。

“你走路像老牛，”她叹气道。“只好等埃夫莱因回来了。”

列文回家吃午饭，他虚弱而苍白，拖着腿走路，完全不像外婆那张照片里的样子。

我想可能列文家族的人都是这样子，难怪外婆会英年早逝。

有时亚伯拉罕邀我一起吃饭。但由于利百加缘故，我不愿意去。我最喜欢和外公一起吃饭，即便他只会做烧土豆。午饭后，我悄悄跑到亚伯拉罕和利百加的窗下去听他们闲聊。

尤里年纪虽小，好奇心不小，又喜欢冷嘲热讽、寻欢作乐，常闹得他父母吃饭都没胃口。

“奶奶是怎么死的？”他出口就问。

我能听到亚伯拉罕皱眉。“得病了。”

“什么病？”

“别讨厌，尤里。”

“尼拉·利伯森说她没病。”

“你叫利伯森的那个孙女少管闲事。”

沉静了片刻。然后我听利百加说：“她是你们人人都敬仰的爷爷杀死的。你不知道？”

我站起身，从窗台上往里看。利百加气呼呼地用力擦饭桌上铺的油布，衣服下的胸、腹、腿都在剧烈颤抖。苍蝇落在早餐落下的果酱滴上。亚伯拉罕默不作声地吃饭。约西也一样。两人都用面包使劲往叉子上裹菜。

“沙拉酱太少。”约西说。他和他父亲都喜欢用面包蘸沙拉酱。

“你是要吃沙拉呢，还是要进沼泽地？”利百加问。

“他说得不错，”亚伯拉罕说。“我们爱吃沙拉酱。”

“没错，难怪你俩长那么胖，用面包蘸酱吃的。”

“那么他怎么杀死她的？”尤里问，他发现继续谈沙拉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用冰块和俄罗斯来信。”利百加说。

“我觉得这些事给9岁的孩子讲不合适。”亚伯拉罕说。额头上的皱纹更深了。

窗子上清脆地响了一声，是约西的猎鹰的翅膀敲打在玻璃窗上发出的。我飞快地缩回头溜走了。约西的猎鹰是在它羽翼未丰时从巢里抓来的，抓来时暴怒地吱吱乱叫。他捉老鼠和蜥蜴来喂它，三个月之后，鹰长大了，羽毛也长全了。像狗一样忠诚地跟在主人身后，锋利的脚爪在地上蹦蹦跳跳，

跌跌撞撞。时机成熟，约西带它到牛棚顶上扔出去，教它学飞行。猎鹰会飞了，却不肯离去，住在我家院里，不停地叫约西窗子一刻也不能开，否则它就会飞进来，欢快地撕裂窗帘，打碎花瓶当它的同伴都展翅南飞时，它独自留了下来。

“稀罕，”皮耐斯说“猎鹰在这里过冬，真罕见。忠心可嘉！”

“把那只混账鸟儿赶出去。”利百加尖声喊。

尤里咯咯地笑。

“他到我们这里，没到你父亲那里，你应该为此高兴才是”

利百加的父亲是鞍具匠谭畅姆·佩克，外孙要养猎鹰，他很热心，“我们把它训练成猎手。”他说，秃头兴奋得亮光闪闪。佩克原是村里最忙碌的人之一，缝补挽具、笼头、缰绳，他做的颈轭以不伤马脖而闻名山谷外公曾给我描述过佩克切割皮条的样子，刀子在大张的牛皮上划过，嘴里叽里咕噜，因用力而使舌头伸得老长。“他下手奇准，皮鞭捎一割下来就能抖动。”后来牲口被拖拉机取代，佩克的生意日渐冷落，但皮革和洗革皂的味道沾在他手指和鞭子上，他工作间的木墙至今还有这种味道。

“训练成一只从前达官贵人养的那种猎鹰”佩克梦想。

年轻时他在沙皇尼古拉的军队里曾当过骑兵队副官。

“那时光真叫得意，”他对过去念念不忘，惹得建村元老们十分恼火“军官腰挎宝剑，肩扛金章，那些地主贵族的女儿，舞会、圈环裙、华尔兹、后花园里的喁喁私语……”

佩克最爱描绘警督家一年一度的舞会。“宴席上有巨型的河鱼，有狗鱼、鲈鱼，我先吃了个饱，接着舞会就开始了。”

“喂，佩克，你老犹太一个，也跳舞，也到花园去谈情说爱？”利伯森轻蔑地说“还是给人家做皮靴去了？”

“本人跳了，”谭畅姆·佩克得意地说。

“是跟少校的马弁，还是跟总督的母马跳的？”

佩克不予回答。他为治安协会的马匹缝制了鞍具和肚带，为此在史书中赢得了一席之地，村里的老人对此羡慕不已。对他来说，《治安员手册》一书中的索引已足够荣耀，毋需再从后代人那里得到进一步的认可。

外公对他无法容忍，因为当年在一战期间，工人小组还牧羊的时候，这位治安员就迫害过他们，偷走羊群，散布谣言，搞得雇主停发他们工资。四个人饿着肚子干重活，受尽折磨，最后只剩下一双鞋子，让给了菲吉穿。

泽尔金连续几个小时不停地弹奏曼陀林，以乐曲平息腹中饥饿。菲吉满身疥疮，形容枯槁，在烈日烘烤之下仍坚持前行，伸出疲累的手抚摸同志的头。

“我的小伙子们，”她喊道。“我亲爱的。”

她的小伙子们用破布缠着脚，已不能在空中飘动了。他们皮肤粗糙下垂，饿得抬不动腿。停止不动的时候，简直就认不出来，因为他们就像路上的泥土。泽尔金挖了一个坑，放入一个锡炉，用破陶罐当烟囱。每隔一日，他就煮一锅黏糊糊的玉米鹰嘴豆粥。

几年后，他们身上的烟熏味已散尽，但外公和朋友们仍对治安员心怀旧怨。“那些家伙还想在加利利建立阿拉伯马匹基地。”他说。

“这是一只猎鹰。”佩克说，从工具箱里拿起从前用的锥子和弯针，坐在皮匠凳子上，凳中间装有一台虎钳。约西，尤里和我坐在他身边，被他灵巧的手指和皮革的味道迷住了。老人在线上打了蜡，在一只发黄的拇指指甲上吐了口唾沫，用它画了一条切割线，把几条软皮钉在一起，给鹰做了一个眼罩。“只要把鹰眼蒙住，”他解释说，“它就会像婴儿一样老老实实蹲在那里了。”

他在鹰嘴伸出的地方切开一个孔，又用厚皮革给自己做了一只套到肘部的手套。“这样我的胳膊就不会被鹰撕成肉丝了。瞧它那双利爪。”

这时那只猎鹰能自己捕食了，但一听到约西的口哨，立刻就返回来停在约西脚下。

“已经训练得能返回了，这很好。现在我们教它站在我胳膊上。等着瞧，约西，不出两个月，它准能逮几只兔子回来当午餐。”

“红猎鹰身体太小，”皮耐斯对此嗤之以鼻。“最多给你逮只耗子回来。打猎用的是游隼。再者，约西，玩鹰是一项令人反感的活动，只有没落的剥

削阶级才会追求这种寄生虫式的腐化生活。”

“你应该让你这位老师回到夜晚捉青蛙那会儿去。”当约西急切地报告完这些话后，鞍具匠嘲讽皮耐斯说。

约西和他外公带着猎鹰来到田野。我和尤里很听话，远远地跟在后面，以免误他们事。猎鹰驯顺地蹲在老鞍具匠的小臂上，白白的爪子抓住手套，轮廓清晰的头部套在眼罩里，纹丝不动。佩克选择好了位置，唾湿手指试试风力，然后脱去眼罩，猎鹰腾空而起。猎鹰直冲云霄，带着棕色纹络的红肚在清澈的空中格外耀眼。

“好——咪！吹口哨！”

约西把两根指头伸进嘴里打了个唿哨。猎鹰霎时在半空中停住，忽闪着尾巴顿了一下，然后半展双翼朝他们直冲而下。老鞍具匠冲着鸟挥起胳膊。猎鹰展开翼端停止滑行，但这只伸出去的胳膊把它吓跑了。它又拍了一下翅膀，落到佩克的秃头上。

“太可怕了，”佩克对给他缝合的医生说。“我还以为我完蛋了。”

约西的猎鹰在光滑的头顶上因为找不到立足点，只能用锋利的双爪紧紧抓牢。佩克血流满面，昏了过去。那只该死的鹰吓得飞跑了，我们跑回家去找人来帮忙。家里除了在院子里干活的老柴泽尔，空无一人，他和我们一起回到田里。

佩克的头上落满苍蝇，被揭开的头皮耷拉下来。我们把他扶到柴泽尔的背上，去了村医疗所。

不过数日，谭畅姆·佩克已无大碍，头上包着一方白头巾四处蹓跶，他也因此得了不少绰号，什么“鹰眼”、“猎手宁录[1]”、“阿卡杜勒哈米德苏丹”等等。在《村务简讯》中，利伯森写道，虽然我们确实要建设一个回归自然的新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借用猎鹰的本能来满足我们的原始需要”。

“野兽为生存而狩猎，人类则是为了变态的乐趣。”皮耐斯在学校宣称，接下来给我朗读了罗德亚德吉卜林的《丛林故事》中的相关章节。吉卜林是“殖民主义者中的有头脑的人”。

1 《圣经》中一位英勇的猎手。

我站起来，把手里攒着的石块扔出去，玻璃碎了。几块玻璃片落到亚伯拉罕和利百加的桌子上。

“不是外公杀的。’我粗声说。

“有其外公，必有其外孙，”利百加嘲笑说。“让他滚开，不然我杀了他。”

“够了！”亚伯拉罕说。

“你得叫你父亲赔窗子！”

“我要你们立刻闭嘴。”

“等那老东西一死，’利百加狂叫‘他就会为争夺遗产打架。”

“我说过，够了！’亚伯拉罕喊起来。

他站起身，出来走到我身边。

“别理她，巴鲁赫，”我亚伯拉罕舅舅说。“她正在气头上。你在这里爱待多久就待多久。谁也不能把我外甥赶出去。”

我看着他。他步子很小，肩膀低垂，紧缩的额头像乌龟壳一样，随他而动。有时他带上他的双胞胎和我一起到干草棚里，鼓动我们在草堆上摔跤。我不知道他是否愿意看到我把他的两个儿子摔在地上。尤里会从身后跳到我背上，我把他举到空中，他就无助地傻笑。而约西觉得丢了脸，跑到母亲那里去伤心地哭鼻子。

亚伯拉罕抓住我的手。我很喜欢这种感觉。那时我就隐约感觉到，我们家族的某些成员内心有着同样的痛楚。据村里人说，亚伯拉罕小时候曾攻击过一位来访的外国妇女，喊叫着上去踢她的腿，咬她肚子，被里洛夫一巴掌打倒在地上。但我舅舅是个优秀的农民，他读过许多专业文献，常被邻居叫到场院里去做诊断。他养的牛，每头都带着号牌，记录着牛的谱系和产奶量、脂肪含量、受精次数、产仔数、死胎数、哺乳终止时间。这已经是一份异常详细的农场记录了，但他还另辟一栏，记录下奶牛的儿子被送往屠宰场的准确日期。

我母亲死了，埃夫莱因出走了，亚伯拉罕成了菲吉外婆留在家里的唯一的孩子。那许多年，他一直定期给他母亲上坟。尤里和我常看到他骑上埃

夫莱因的大力士载重自行车到山上的墓地去。

“他去跟奶奶说话，”尤里说。“告诉她农场里的新鲜事。”

“你妈妈也在那里。”他又说。我没回答。

我和外公每年都去给我父母上一次坟，每次去都令我恐惧。村里人计算时间是按雨云的轮次、孕育的周期、皱纹的长度以及神秘而不可逆转的腐烂过程，我不想把祭日加入其中。数年之后，我自己成为丧葬专家，我能听到地下死尸的肚皮鼓胀迸裂的巨响。然而那时我只是陪外公坐在我父母墓碑之旁，跟他一起走到他妻子的坟头，那里总是护理良好，一尘不染。墓下的水泥排水沟里淡黄色长寿花和罗勒青紫色的茎格外亮丽。

“我父亲种了长寿花之后，”尤里说，“就更爱哭了。”

28

我们 11 岁时，皮耐斯组织了差不多是他的最后一次出游。“我们要坐上大马车，跟过去那样开心地玩。”他宣布。

他年轻时，常带学生到戈兰高地和霍兰去远足，时间有时长达三个星期。他们做干花，捉昆虫，晚上睡在犹太人定居点上，或者住在拥有里洛夫开出的安全证明的阿拉伯人村里。父母们气愤地抱怨皮耐斯在田里的大忙季节把他们的孩子带走了，但皮耐斯在为此召开的专门会议上反驳说“教育无闲季”。

“要有耐心，朋友们，”他说。“学校现在播下的种子，在 10 年内必有收获。”

而这一次，只是一次三日游。

“我很抱歉，孩子们。你们父母会给你们讲很久以前的大出游，但现在我的体力已不比当年。我们只能去基训河和贝斯–什阿里姆古迹。”

天不亮外公就带我来到皮耐斯家。

“好好照看我的孩子，亚科夫。”他说。

我当时 11 岁，和外公长得一般高。皮耐斯大笑说当然会照看好。

丹尼尔 · 利伯森给我们做护卫。他骑着马，背着枪，手里握着皮鞭。他的目光盯着我，像要把我活剥了，想从我的前额上找出点过去的影子。我们到达基训运河，从帆布包里取出袖珍版《圣经》，用兴奋的声调，高声朗读起来：

> “君王齐来争战；
> 那时迦南诸王在米吉多水旁的他纳争战；
> 星宿从天上争战；
> 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
> 基训古河把敌人冲没。”

皮耐斯拖着古腔古调，摇头晃脑，尖刻地批评米罗斯城的长老们，“躲进垃圾场以逃避兵役”。他还说，“迦南人拥有战车九百辆。他们车轮滚滚过约旦山谷，我躲进塔伯尔山上的橡树林中。”他手舞足蹈，句句含情。“天降大雨。降雨给山谷带来何物？”

“泥。”我们喊。

“多少泥？”

“很多，”我们喊。“深可没靴。”

“深到牛肚子。”我约西表哥认真地说。

“然后就到了马的肚子，”皮耐斯说，一步一步地引导我们。“战车轮陷淤泥，我们从树林中一涌而下，戮力冲杀，大地沉寂四十年。”

“这种寂静，”他仿佛是重复给自己听，“这种寂静只能用年来衡量。”但那时我们还小，听不懂他的喃喃低语。

第二天我们去了古老的贝斯–什阿里姆。在路上皮耐斯就警告我们，要去参观一个“可怕的地方”。“这里埋的是流落海外的犹太人，死后叶落归根。”我们站立在这个巨大的万人洞里时，皮耐斯说。他的声音在阴冷的洞里回响，他的身影照在墙上影影绰绰，又沿采石工留下的古水道消失。“拉比犹大王子生于此地，死于此地，他下葬之后，这里就成了有名的墓地。”

“但是，孩子们，”皮耐斯继续说，“我们回到这片土地来，不是为死，而是为生。过去人们相信，埋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将祛除你的罪恶，让你得到永生。但我们不相信入死后会复活，不相信赎罪仪式。我们的赎罪是通过土地上的耕作，而不是采石掘墓。我们的复活即是耕种。我们的罪孽通过劳动来洗刷。我们的清算是在今生，而非来世。”

“你把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装到他们脑子里去，何必呢？”有一次晚上喝茶闲谈时，外公问他。但利伯森打断他说，皮耐斯说得对，是那些不良拉比和牧师不能履行今生的誓言，所以才假托来世。

十年之后，在我自己的墓园，下葬的也多为海外犹太人，皮耐斯提醒我回顾一下贝斯–什阿里姆之行。

“这是教育的失败，”他说。“我真没想到，自己的学生也会效仿在那里的所见。我以为自己是在警示后人，现在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当时在你的思想中种下这一怪胎。”

“第二次大迁徙的拓荒者，九成离开了这片土地，”皮耐斯说。“你现在把土地交还给他们。”

我们站在曼陀林·泽尔金的墓前。“他还在弹奏，”皮耐斯说。“还在弹奏。”

皮耐斯就是在曼陀林·泽尔金的坟墓旁得了中风。他弯下腰去，一只耳朵贴到地上，脸上忽然惨然一笑，那表情又慢慢变化，像听到一个秘密。一开始，我没想到会发生意外，但一看到他的身子瘫软下去，立即扔掉锄头跑过去。用双手抱他我有些不好意思，只伸出一只手来扶，但他的手没抓住我的手。那只曾经在显微镜下解剖过蝌蚪、敲击过蝉的鼓膜的手，像盲虫的触须在空气中无力地挥舞着。

他沉重地抬起头，嘴唇扭曲着想说话。嗓子里只发出几声粗喘。他慢慢地瘫到地上，就像陷入流沙之中。他脸色苍白，呼吸又急又浅，汗水顺着脸颊淌下来。我把他扛起来，朝医务所跑去。

令人生厌的村医蒙克，叫来一辆救护车，我随车一起去了医院。

急救室的医生对我说：“结果无法预料。他得留院治疗。这种事很难

讲的。”

皮耐斯在床上扭动着身体，像一只见光的大蛆虫。他又白又胖，浑身上下湿淋淋的，在床单上蠕动，嘴里不停地咀嚼，拼命想讲话。我给他拿来纸和笔，他在纸边处乱画了几道，又在空中比划了一阵。他一条腿几乎不能动，眼珠子在眼眶里像熟透的果子一样转动。

他的皮肤生了一层灰色的霉，早上护士用海绵给他洗澡时，海绵上沾了薄薄一层。当天晚上，霉又生出来。好像他结成一个茧，等一觉醒来，便可长出翅膀，迎着阳光在花丛中翩翩飞舞。

我替他十分着急。他像动物一样咯咯叫，床弄湿了，双手伸到空中，抓在一起。两夜三天，我一直坐在他的床边，听着他不间断的磨牙声，我都快要发疯了。多亏村里派人来换班，一直照看到他康复。

三天之后，他的皮肤才恢复了原状，话也能讲了。一开始，有些音发不出，但自从恢复说话之后，语言的力量把他从深渊中解救出来。他说了一会儿，我才发现，他不会用过去时和将来时。我跟医生说这是个信号，因为这个老人在奋力恢复他的现世感。渐渐地，词汇回来了，语法复原了，就像树上落下的水果上面不断增多的蚂蚁，在盛大欢快的仪式中，让他恢复了知觉。

“太棒了，”医生说。“现在好多了。”

会讲话以后，皮耐斯的恢复就加快了。他恢复之快让医生感到吃惊。这个医生无法理解像皮耐斯这样能力出众，又有远见卓识的人，能够绕过受阻的神经突触，直接用语言发号施令，指挥四肢的运动，四肢会乖乖地听命。这就是为什么他恢复了对腿的控制，最终恢复了运动协调能力的秘诀。

前三天，他只跟自己讲话。第四天才开始跟我讲，发音相当清楚：“我的老祖先是穴居野人。”

我困惑地盯着他。我迟迟没有反应，让他很生气。他像口授一样继续说：“把人拴在土地上，就是把人变成盲目的鼹鼠和不会说话的牲畜。”

这时我才明白，尽管老教师会说、会走、会拿着捕蝶网四处走动，但他再也不可能完全恢复了。当黑色的血液淤积在他大脑中的时候，他所建立的价值观、忠诚、希望在一瞬间化为泡沫。

“现在大家都以为我疯了。”几天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发生的事情，十分痛苦。我努力劝解他，说村里没有一个人让其他人觉得神经正常。理性对我们来说，不过是一种多数人的意见。因为公牛珍·瓦列恩，埃夫莱因至今被当成疯子，更不要说那些告密的和叛变的。许多村委委员在皮耐斯中风前就说他疯了，因为他夜里听到喊声。另外一些觉得外公是个疯子，因为自从埃夫莱因失踪之后，他就再也不采摘果园的果子了，任凭果子落地腐烂，还放出狠话，说种树就是为了赏花。当里洛夫发现马古利斯与冬妮娅偷情之后，他觉得这养蜂人肯定是个疯子，更不用说是个傻子了。马古利斯觉得利娃精神失常，于是像飞蛾扑火般地扑在冬妮娅那副没人理睬的骨架上。拿尤里的话来说，他用男人的阳刚之气“卖力地侍候她”。冬妮娅知道自己的神经也正常不到哪里去，但总比她丈夫浑身枪油味、火药味和粪便味要好。

我住在村子里那会儿，也被当成疯子。我的墓园就是最有力的证据，但从幼儿园起，其他孩子就躲得远远的，除尤里之外，我没有一个同龄伙伴。

外公和皮耐斯给我灌输了许多故事，还教我有关昆虫和树木的知识，泽尔金给我弹曼陀林，还给我表演徒手将钉子砸进木板里，惊得我目瞪口呆。我和他握手时，都能听见干木头吱呀的响声。麦舒拉姆笑着说：“我父亲牛棚里有一只蝎子蜇他的手，结果毒针折断了，从那以后，这些蝎子都怕他怕得要命。”但当曼陀林挤奶时，他的手就会变得十分柔软，没有一头牛说他手粗糙。

利伯森给我读书里的故事听，有一次还跟我玩捉迷藏呢。

皮耐斯说：“他们对你好，全是由于你外婆的缘故。”

29

埃利泽·利伯森并不总有时间来跟我玩。他把农场盘给丹尼尔之后，就一门心思向法妮娅献起殷勤来。

他身上内藏不露的才干屡屡给她带来惊喜，这种才干经过实践的历练，又得以持续增长。他知道，爱情的土壤是最为神秘、最为苛刻的，像轮作和休耕这类一般方法不足以使其保持活力，只有贫瘠的土地和呆头呆脑的农民才会采用这类方法。从利伯森家的窗户可以听到有规律地频频发出法妮娅放浪的笑声。每到此时，尤里就会羡慕不已地说：“利伯森又干了一回。”

利伯森这个人自身是个矛盾体，一方面是个一本正经的理论家，在会议上和村务简讯上大发乌托邦式的言论，另一方面体内又隐藏着唐璜般的放荡，为了法妮娅什么都可以去做。他教果园里的鹩哥对她发出色狼般的口哨声：夏夜，他带她到野地里去厮混，我有时会悄悄跟在后面。几年前，皮耐斯曾告诉我，法妮娅在村加工厂干活时，利伯森做了一杯甜可可奶，含了一大口，跑去给他老婆送上 一个奶吻。“一路上碰到他想跟他说话的人都直纳闷儿，怎么利伯森今天竟然闭口不语，这还真是个新鲜事。”

他俩结婚 10周年的时候，他终于克服了无产阶级思想，赶着车进城买回来几块高价香皂，香味奇异勾魂。村里的女人们从来只用味道不佳的灰色长条洗衣皂沐浴洗发。虽然法妮娅只在每周五才用结婚周年纪念品，但她已经很不自在了，因为村里人私下里已经是议论纷纷了，几位老古板还想起利娃 · 马古利斯的恶名远扬的高档旅行箱和碧斯娅 ·泽尔金的香水，这让利伯森对她的激情长了三倍。

两个月之后，香皂快用完的时候，法妮娅才发现里面藏着她丈夫给她的真正礼物——“一张写着傻话的小纸条”，纸条塞在一个他让铁匠特制的小筒里。利伯森听到她在洗衣房后的淋浴室里咯咯地笑个不停，连忙跑过去。

在此之后，据说他开始在一切可能的地方给她留纸条。在奶酪卷里，在奶牛食槽里，在孵化室的油罐里。法妮娅甚至在利伯森成了养鸡行家之后还在杀死的鸡的嗉囊里找到了一张。

“跟以前一样，这次埃利泽做得过分了，”皮耐斯赞许地说。“他再继续这样下去，法妮娅非发疯不可。但他选的隐藏点比起里洛夫的臭武器库来可强多了。”

泽尔金仍然把力气花在田里，虽然他对人生，对不成器的儿子和那个做政客的胸脯高耸的妻子失望透顶。

麦舒拉姆从山谷里一个基布兹抢来几箱旧报纸，正忙着分类，碧斯娅常从特拉维夫复国运动总部陪同国外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缅甸农业专家或非洲某国部长到村里来参观，穿着一件俗艳的连衣裙，戴着顶面包师傅用的高帽子。她在移民营地表现也很活跃，组织一些社会教育活动，有一次她给一个摩洛哥婴儿洗澡的照片还上了报纸，小家伙坐在铁皮盆里，朝着妈妈笑。照片在她那对丰满的乳房下面印的图片说明文字是“碧斯娅同志给新移民传授母爱”。

外公虽然表面上若无其事，内心里对两位老友积怨难消。他一切如常地喂我，栽树，剪枝，写字条，订计划。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存了一肚子故事，长了一身赘肉，菲吉工人小组已经作古，只留下一段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几张破损的照片和几个孤魂鬼影。

但我仍把泽尔金和利伯森当成自家人。一天，我到利伯森家，屋里空无一人，于是拿起他常给我念的故事书。虽然我当时还小，读不懂，但却发现布封面里却全是空无一字的白纸。利伯森所讲的故事原来都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蚂蚁和蚱蜢的故事”、“鹳和狐狸的故事”，还有“金心花的故事”。

我把这事给皮耐斯讲了，皮耐斯哈哈大笑。

“一般来说，”他说，“我们的故事不是编出来的，就是从别人那里听来了。特别是‘蚂蚁和蚱蜢的故事’，全是胡诌八扯。”

一天晚上，我听到他和外公在厨房里说话。

“他应该多和同龄的孩子们一起玩，”他说，“总跟大人待在一起也不是个事儿。”

“他是我的孩子。”外公说，嘴里使劲咂着苦橄榄。

皮耐斯劝道，“米尔金，我不管你心里是怎么想的，你把巴鲁赫关在家里是不行的。我知道，他在学校里的样子，课间不玩石子，也不玩球。话也不怎么说。光知道在草地上爬来爬去，孤零零的。”

“他那是在捉甲虫，你不是也捉吗？”外公说。

有时候，我从草地上爬起来，身边围了一圈人，又笑又叫。

“那群孩子围着他，像一群燕雀围着一只猫头鹰。他们朝他尖叫，奚

落他。”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外公说。“我不羡慕那些挑衅他的人。”

6岁的时候，我折断了乌兹·里洛夫的两根手指。那时我趴在篱笆旁的夹竹桃后，寻找绿天蛾的毛毛虫。毛毛虫拖着粗笨的身体在毒树丛中蠕动，十分醒目，我用手去抓时，它们就会转过脖子，露出吓人的样子。我知道，它那对蓝色的大眼圈是假眼，因为皮耐斯讲过，那对眼睛不是真的，是用来吓跑捕食动物的。

乌兹·里洛夫突然一屁股坐到我背上，两手抓住我的耳朵，前后摇动。我抓住他的手腕子，转过脸来。他当时13岁，比我大，动作也比我快。在他举办成人仪式那天，他爷爷给他一匹骏马和一把左轮枪，让他空着肚子到切尔凯西安村外的山里去搞野外生存。我当时虽然只有6岁，但体重已达6英石，跟他个头儿一般高，而且我是喝着外公给的牛初乳长大的，又是外公在我深心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我慢慢地扳弯他的两根手指，直到听到“咔啪”两声。

他脸色苍白，翻滚到地上，昏了过去。我转过身去观察我那只毛毛虫的假眼，两名教师过来把他抬走了。

那天晚上，里洛夫上门来找外公讨说法。外公嗤之以鼻，嘴里含着几块冰块，撞得牙齿咔哒咔哒响，建议他跟孙子说说，以后打架找年纪跟自己差不多的，不要招惹拳头大的小弟弟。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招惹我了。但在课间休息时，有人编了顺口溜来嘲笑我，我每次刚要出手，皮耐斯总会在关键时候透过办公室的窗子看到，就出来把我拉走，用手把我梗直的脖子捋得松弛下来。

每周两个下午，我跟他到田野里去，到“大自然学校”去。

“大自然里的万物皆有用。”他在我们去河床的路上说。

“天生我才必有用。大蒜皮里生活着虫子。母蜘蛛吃掉她的伴侣。牛粪、烂果、丝物、纸张——都能各尽其用。”

他背着双手，像一位土地主在查看自己的土地。我背着他的军用包，里面有镊子、网、空火柴盒，还有几瓶氯仿。他说：“这个帆布包是你外公给我

的。原来是你埃夫莱因舅舅的。是英国的无线电发报员用的。”

我问他能不能捉只螳螂来解剖。

我对螳螂斯文的步态和虔诚的外表一直很神往。皮耐斯边说话边往四周看。突然一只带黑斑点的黄色大甲虫从我们面前匆匆穿过路面，我忙指给皮耐斯看。他高兴起来。

“今天我们可能要走大运了。”他说，让我盯住，别让它溜掉。

甲虫直往前走，两只角不停地晃动。显然它心里有事。“它嗅觉很灵的。”皮耐斯小声说，四肢着地跟着甲虫往前爬去。

过了一刻钟，甲虫的步子加快了。过了一会儿，我们也闻到了腐肉的味道。

甲虫钻进草下不见了。

“好，我们来看看。”他把草掀起来，看到一只死黄雀。我们在上风头坐下，这样就闻不到臭味了，皮耐斯叫我仔细观察。

又一只甲虫出现了，从泥块中爬过来。两个家伙二话不说，就在鸟尸旁交配起来。

“看到了吧，巴鲁赫，”皮耐斯说，“大自然里的万物各得其所。有的情人在花丛中相会，有的在剧场中缱绻——而这一对儿呢，喜欢尸体的臭气。”

这时，两只甲虫在鸟尸下挖起洞来，挖出一些石子和土块，鸟尸就陷入土里去。我们坐在那里，一直看了几个小时，最后，整个鸟尸陷入地下，被土掩埋起来。

“好了，”皮耐斯说，“母甲虫会在尸骨中产卵，把腐肉嚼碎，留给幼虫。有的孩子是在幼儿园长大的，有的孩子是在尸体中成长的。但愿我永为地球之精华。”

他拉着我的手，走上了回家的路。

医生允许皮耐斯出院了，布斯奇拉雇了一辆出租车去接他。我劝老教师跟我一起住几周，但他只说了一个字，“家”。

他的眼睛里只有苦痛和疲累。他突然苍老了。小血栓精确地袭击了他，切断了记忆的纽带，毁损了多年农村生活中建立起来的隔墙，使大脑不

断发出饥饿信号。

“老头子们都走了，”皮耐斯说。“远离了劳作和争斗。只剩下列文还活着。我给他做个伴儿。两个老朽。”

他不再上课了。学生也很少到他那里去。他也不再去田野里。有时候，他坐在自家花园里，观看来去匆匆的蚂蚁和蚱蜢。他把一条沙蟒从笼子里放出来，盘绕在野花丛中。他收集的动物标本分送给我和学校，用福尔马林浸泡的节肢动物和爬行动物，鸟的空蛋壳等等，都分了。除按常规分类法，皮耐斯还把动物划分为益虫和害虫两大类。而他自己的收藏，就是这样来分类的：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敌人。

他也承认“有些分界不明确的情况，就说蜂虎鸟吧，它既吃黄蜂，又吃马古利斯的蜜蜂。而獴猎杀田鼠，又吃小鸡。”

“你见到虫、鸟、兽、蛇的时候，首先要问一问它是朋友还是敌人。”皮耐斯最早带我们出游时说，那时我才 5 岁。

“将来有一天，我会把这些收藏品送给你，”他告诉我。“你受之无愧。”

他经常向外公请教。外公是林木害虫专家。他俩给我传授过怎样识别虫害，怎样除虫。有一次，他俩带我来到果园，手搭在我肩膀上，指着一棵梨树让我看。

“仔细观察。”外公说。

两人穿的都是灰色工作服，一个戴着工作帽，另一个戴着草帽，郑重其事地看着我。我感觉得到他们对我的殷殷之情，虽然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什么也看不到啊。”我说。

外公蹲下来，指着树干上的一个圆洞给我看，那洞的直径约有四分之一英寸。在洞的正下方，有一小堆木屑。

皮耐斯说，“这种害虫能吃掉整棵树。”

外公拿出一根细铁丝，铁丝一端像弹簧一样卷起来。

“这是种树人用的钓竿。”他说。他把铁丝慢慢地伸进洞里。大约往树上伸进去一码半，外公暗暗叹气，树已经严重受伤。

“该死的，”他感觉到铁丝头已经刺到了害虫，就骂了一声。他扭动铁

丝，穿进了虫子体内，然后慢慢抽出来。

虫子发出一声怪异的尖叫，颌和爪松开了梨树髓，被拽出来时，还拼命去抓住空洞的内壁。

外公把最后一段铁丝抽出来，高兴地喊：“啊哈！”叉在铁丝头上的是一个带黑色斑点的橙黄色软体虫，外公拿来给我看时，它还在扭曲挣扎。我内心泛起一阵恶心和憎恶。

“看仔细了,孩子。”外公说。这就是害虫,叫灯蛾。

这是我的第一堂农学课。那以后，我每周两次被派去果园，看果树根部有没有虫子留下的木屑。

我还记得第一次亲手从罗奈特苹果树上钓出虫子的情景。我能感觉到怪虫在树干里扭动和啮咬，这种感觉通过铁丝传到我手指上，再传到手臂上，一直传到我的脊梁骨。

“别怕,巴鲁赫,”外公说“你捉住它了。”

我把虫子扔到地上，一脚踩死。

有一次灯蛾把利伯森的一棵杏树给害死了，皮耐斯把死树砍倒，在树干里找到了一只灯蛾。

他把带灯蛾的一段截下来。“我们要把你收藏起来，”他笑着说，“你在树干里的同伙会被烧死的。”他把死树拖到果园外，点火烧掉了。

皮耐斯说，“再见，小混蛋们。”只听得燃烧的树枝里发出虫子死前的尖叫和咳嗽声。

他带我回到家。用镊子把虫子夹出来，包在棉纸里。“有些幼虫死时会分泌一些脏物。”他讲解说。

他把蠕动的虫子放进试管里，塞进去一点吸满汽油的棉花，让我坐下，给我一块饼干，开始给我上起课来。

“这是考验收藏家的时候了，”他说。“保存虫子是最难的了。它水分太多了，容易分解；又没有外骨骼的保护，所以很容易变形。”

虫子被汽油淹死以后，皮耐斯把它从试管里取出来，放在玻璃片上，用手术刀在肛门处作切口。他说，“这把手术刀是我从医疗所索娅那里偷来的。”他压抑住自己的笑声，身体抖起来。他用一支铅笔滚过虫子身体，把体

内的肠子全从切口处挤出来，他把肠子切断，扔到窗外去了。

“送给天上的鸟儿和地上的兽。”他吟诵道。

他取来一段草秆，插进虫子的身体，轻轻吹气，镜片后的一双眼睛眨巴着。虫体慢慢涨大，皮耐斯小心地站起身，弯腰凑到台灯前，让虫子在灯泡上方转动，继续吹气。

“用烧热的铁棒也可以，但不能用明火。”

“几分钟后，虫子的表皮就变得又干又硬了。”

“完美主义者会在外面涂上一层清漆，”皮耐斯说，在虫子后部切口处滴了一滴胶水。

他把杏树干拿来，竖着锯开，亮出了虫子挖的洞，吹去木屑，把经过处理的永垂不朽的虫子放回故居。他在纸条上标上捕捉时间和地点，又从一个小盒子里拿出来一只灯蛾成虫，用针钉在树干上。

“一定要在自然环境中展现它们。”他说着，满足地松了一口气。

30

垂暮之年的列文变得脾气暴躁，令人难以容忍。过去他只听外公的，如今外公已经不在了。我一时动了恻隐之心，把外公在果园劳动时穿的靴子给了他。列文坐在我的床上，两只细腿伸进靴子筒，站起来，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四处走动。每次低头看到自己受伤的脚趾，头就像疯马驹一样摇个不停。

“你为什么把外公的靴子给他？”约西不满地诘问。“他还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呢。”

靴子让列文自我膨胀起来，开始过问农场的管理，对合作商店的账本越来越不放在心上。他对蕾切尔大声呵斥，穿着靴子到田野里去，每遇到水洼，就凑上去欣赏自己的影子，还喜欢称呼自己“甜甜的列文”。他让妻子戴上蓝头巾四处招摇，还患上了蚱蜢恐惧症。

有一天晚上我实在忍无可忍，走到他家屋外，从窗户向里面偷看，只见他拿出一个黑皮本，气呼呼地在蕾切尔的鼻子下晃了晃。

“工人小组的全部罪行，”他咬牙切齿地说，“全都记在这里面了！”

“你应该平静一下，”蕾切尔闷闷地说。“泽尔金和米尔金都死了。可怜兮兮的利伯森住在养老院，眼都瞎了。你还要跟谁算账呢？”

“是她的那种笑，”列文回答说。“她每天晚上都跟他们出去，一直在笑。他们故意在哈西德歌曲中加入逗乐的词语，逗她笑，这是对我的侮辱。”

菲吉的笑，偷巧克力劣迹和柴泽尔嘲讽的眼神，都像蝗虫的利齿，在列文细嫩的皮肤上留下印记。他记得利伯森因为菲吉工人小组是否应该在中国工人运动中发挥更大作用的事，害得他一晚上不能睡觉。“工人小组来了，噢，黄色的群众”，这位年轻的拓荒者对着黑夜喊。菲吉咯咯地笑起来，紧紧地拥抱着他，温热的身体贴到他的身上。列文那天晚上整夜没合眼。他相信妹妹已经无法分清现实和革命幻觉。

在佩塔赫·蒂卡沃，米尔金在安息日公开吸烟，跟当地虔诚的农民吵了一架。在雅法，泽尔金傻乎乎地跟两位哈西德信徒讲反哈西德派的笑话。在里申–勒–提雍，利伯森把手伸进校长女儿的裙子，结果在葡萄园中被逮住。他们三个人都经常当着菲吉的面换衣服。

列文暗地里用一个黑皮小笔记本开始记录这些败坏他妹妹节操的人的所有恶行。有一天晚上，他把自己的记录逐条念给他们听。

“你忘了那次米尔金在雅法偷橘子的事了。”利伯森说。

“我一件都没忘，”列文对拉切尔说。“他们侮辱了我，他们杀死了我妹妹，他们逃脱了，只有米尔金一个人受到惩罚。”

他向麦舒拉姆打探第二次大迁徙运动早期的自杀情况。在每一个老村庄和基布兹里，都有拓荒者自寻短见，他们的墓碑上刻着罪过与悔恨。这些墓碑如今大多转归我保存。列文在墓碑中转来转去，辨认碑上的字。“死于自己的手”，“忍受不了苦难”，“喝下毒药”，“终止了自己的生命”。他迷茫地念叨着这些可怕的字眼。

他有时会拿上一罐农药，尖叫着冲出屋子，蕾切尔在他身后追赶。虽然她比他年轻，但发疯的他力气大得出奇。有一次他喝过农药后躺在地里等

死，蕾切尔找过来。但由于多年在商店里，不断受到氨水、滴滴涕、对硫磷、苯甲酸的浸淫，他对所有化学药品都产生了抗药力。只要躺在太阳下晒上两个小时，就万事大吉了。他绝望地爬起来，默默地跟着蕾切尔回了家。

外公死后，列文还经常到场院来做些零工。我亚伯拉罕舅舅记得小时候没有妈妈，列文给自己洗过澡，喂过饭，穿过衣服，于是让他来帮忙从干草中拣铁丝。铁丝不值多少钱，但混在草料里，可能会要奶牛的命。列文把牛棚一角变成自己的工作室，他在这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画牛奶产量彩图表格，或把旧钉子砸直，供再次利用。铁锤的叮当声伴着痛苦的呻吟声，还有火鸡齐叫声，响成一片。我有一次听尤里吃午饭时对他父亲说，“你舅舅砸直的指头肯定比钉子多。”约西抱怨列文老抖那些旧麻袋，弄得尘土飞扬，家禽肯定会得喉炎的。他冲到院子里把他大骂一顿，他母亲利百加站在门廊里用不堪入耳的话在一边帮腔。受辱的列文怒火难抑，回到家里谋划如何报复。工人小组对他的嘲弄不断浮现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有一天亚伯拉罕正在睡午觉，他出其不意地找上门来。

“你对待我就像对一头牲口，而对柴泽尔呢，你还供养着！”

“柴泽尔过去跟我父亲干过活，”亚伯拉罕说。“我们不能见他老了，干不动了，就抛弃他。”

“柴泽尔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列文厉声说。“他是个光吃不干的寄生虫。”

亚伯拉罕回答说，“柴泽尔是村里最好的骡子。他对我和我父亲来说，都不仅仅是一头骡子。他一生为我们出力流汗。许多两条腿的拓荒者连他的一半都不如。”

说到出力流汗，列文感到受了侮辱。“他可能是村里最好的骡子，”列文说，“但我从没听说过骡子还要领养老金的。你就不能把他卖给阿拉伯人的香肠厂，或者海法的炼胶厂？没见过谁把拉不动车的牲口养在圈里。”

“你不要逼我在你俩之间做出选择，”亚伯拉罕说，“柴泽尔可不是什么牲口。”

村里的骡子多数都是英国或南斯拉夫种。只有两头是德国种，是第一

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留下来的。据说柴泽尔是唯一一头俄罗斯种骡子，他和一帮拓荒者从一个叫莫吉廖夫的地方移民到这里。他们出发去敖德萨那天把他买下来。当时他们在市场见到他，有一个人开玩笑地说，“我认识那头骡子。他是纯种的巴尔·谢姆·托夫[1]骡子。”

“歪理邪说！”牵着柴泽尔的哈西德派信徒斥责他。“骡子什么时候有过后代？”

“你怀疑巴尔·谢姆·托夫的法力吗？”拓荒者反问道，几个同伙哈哈大笑。“只要神圣的拉比愿意，骡子也会下崽的。”

莫吉廖夫的哈西德信徒差点跟他们大打出手，但卢布的响声起了平息纷争的作用。拓荒者买下了骡子，柴泽尔感激不尽地背上包裹跟他们来到码头。他们踏上肯尼洛夫号轮船后，不忍看到他伤心欲绝地样子，于是凑钱加了一张船票，“把他装在大网里用起重机吊上甲板。”于是骡子跟随他们来到以色列。

“这事他们从没后悔过。柴泽尔干什么活都不怕累。”

麦舒拉姆·泽尔金发现，柴泽尔在塞吉拉曾给本一古里雍干过活。他念了本–古里雍给我的一封信，这是从移民运动档案处交换来的文件。

塞吉拉

1908 年 4月 2 日

4 点半，太阳尚未露面，我起床到牛棚喂牛。我把料装进槽里给牛吃，上面撒上些野豌豆，搅拌了一下，然后给自己泡茶准备早餐。第一缕阳光照射过来时，我赶着牲口，两群牛，两头奶牛，两头牛犊和一头驴子，到水槽里去饮水。

麦舒拉姆笑起来，这是我所见到的他为数不多的几次笑之一。“一头驴子！”他大声喊道，又拍膝盖又拍肚子。“这头驴子就是柴泽尔。但刚刚乘船从俄罗斯来的社会主义者极有可能分不清驴子和骡子！”

柴泽尔有好几年时间属莫吉廖夫公社。他经常撞见外公和几个伙伴，有时还一起干活。但后来他所在的公社找到了一块定居地，他开始另作他

[1] 波兰犹太教领袖、哈西德派创始人

想。据外公讲，主要问题在于“柴泽尔生性喜爱独处，他的个人主义倾向与僵化的集体主义体制发生了冲突。”柴泽尔讨厌开会，讨厌争论，不愿谈论诸如“有身孕同志的地位”、“拉脱维亚工人运动的最新消息”和“下地干活人员的营养改善”等跟他毫不相干的问题。最令他痛恨的是公社社员在一起互相吐露真心的公开自我坦白活动。

尤里说，有一天打扫牛棚的女同志把血糊拉哧的孩子生在他的厩里。柴泽尔感到自己的家庭生活概念与基布兹格格不入。于是当天就动身出来视察了一个合作农庄的情况。

“柴泽尔是个难得的优秀劳动者，”我小时候听外公这样夸过他。“他知道自己该去哪块地，根本不劳别人来领路。”

柴泽尔耕地，拔树，拉车，样样能干。见到地里窜出的新苗，牛产下第一罐奶，也像我们一样兴高采烈。蹄铁需要修整或更换时，他独自就能去古德曼兄弟的铁匠铺去。村里的役畜都要戴上皮克做的皮眼罩，以免受到世间风情的诱惑，只有他不需要戴。因为“除了工作，没有任何东西能对他产生诱惑”。他只有一次没有抵抗住诱惑，那是在误食了粪堆旁生长的曼陀罗之后，他情愫顿生，有两天时间走起路来老转圈圈，对着年轻的母马驹乱抛媚眼，跟那些发情的笨蛋没有区别。

年岁不饶人，他也到了力不从心的时候。外公自己也正受到老年的困扰，骡子枯干的身体逃不过他的眼睛，于是决定减轻他的工作量，但柴泽尔拒不承认自己的老迈，终有一天，他在拉车的时候跌倒在路上。

一般来说，我对听到的故事记忆深刻，而对亲眼所见的事却熟视无睹，但那天发生的事却一直萦绕心头，就像那天从袋狼的嘴里被救回来一样。我、外公和柴泽尔去拉饲料，车上载了差不多 20 只麻袋。在离村最近的那个陡坡处，柴泽尔突然发出一声奇怪的尖叫，停下脚来，沉重的车开始倒退。外公从来不曾用鞭子赶过他，现在也只是喊了几声，用手拍拍缰绳，催促他前行。柴泽尔浑身发抖，用尽全身力气撑住了下滑的车，使劲往上拉，他的腹部弯得几乎贴到地面上，铁脚掌蹬在路面上火花四射。他沉重的喘息声变成了深沉的出气声，外公扔掉缰绳爬出车来。外公秃头上血管暴涨，像套了个花环一样，令人恐怖，他安慰了一下骡子，想把缰绳卸下来。但柴泽尔

放了一个响屁后，身体失去平衡，瘫在地上，前面一声巨响，车辕断裂了，缰绳耷拉在骡子的脖颈上。外公连忙除掉颈轭，双手抱住柴泽尔的头。他们就这样待在那里，一起默默地流着泪。

柴泽尔那天空身回了家，羞愧地耷拉着脑袋，我跟在一旁，不知该说什么好。

“他是个劳动者，”外公说。“你坐在他背上，让他觉得至少有点事做。”

我骑上去往家走，感觉到腿下湿漉漉的骡皮因耻辱而抽搐。泽尔金的两匹马米丘林和斯大林把车拉回我家院子里。当晚，外公和亚伯拉罕决定让柴泽尔退休，于是买来第一辆燃油福格森拖拉机，柴泽尔只拉牛奶罐就行了。但外公一直也没学会开拖拉机。几年后，柴泽尔四肢患上静脉炎，肠道生了圆线虫，最后的力气也消耗殆尽，连喊“驾”他也没有反应了。外公用一根长绳子把他拴在大无花果树的树荫下。亚伯拉罕在树下放了锯成两半的桶，一半盛水，一半盛大麦。外公不时地带他去遛个圈，一起追忆往昔，品味花香。

大多数老年人会忘记现在，却能追忆起久远的往事，但皮耐斯把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一古脑地忘掉了。

“我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去哪里，就是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他给我说，给自己说，给所有人都这么说。

我那天到他花园去看他，他痛苦地看着我。前一天他刚刚在拓荒者之家参加了玻登金的葬礼，现在情绪非常不安和苦闷。他一生坚信教育的伟大力量，为我的过失而常常自责。“是我们那次去贝斯·什阿里姆的郊游错了，还是那次去观察食腐甲虫错了？”但我知道，他也不是真心生气，就像他对夜间听到的淫叫。他跟我谈起这些事也不再面色铅灰，只是用俄语骂几句，挥几下手而已。实际上他那张胖脸上的更多的是困惑和好奇的表情。他头颅里的那汪热血已经很难抑制住了。

“好了，巴鲁赫，”他笑着说。“我好像发生了一次基因突变。只不过变异后的基因没有人遗传下去罢了。”

他已进入风烛残年。每周我给他送一次洗过的衣服，换下床单和桌布。

“你为什么要帮我？”有一次他面露狡黠地问。“你有什么计划？”

“我们俩形影相吊，惺惺相惜嘛，”我回答说。“我没有爷爷，你也没有孙子。”虽然他笑得苦涩，但看得出，他对我的回答感到高兴。

他在村里已经没什么朋友了。外公、利伯森、法妮娅和泽尔金都死了。里洛夫也死了。冬妮娅每天早晨都到她丈夫坟头去匆匆看一眼，确定她丈夫没有找到什么秘密通道跑出来。在铝质拐杖的支撑下，沿着那条石子路，来到马古利斯的墓碑旁，老态龙钟地坐在那里舔手指。我是按马古利斯的要求把他埋葬的，像赫梯人的君主那样，做过防腐处理。他的儿子给他涂了一层黑色蜂胶，把他盛殓在装满蜂蜜的木棺里，用蜂蜡封起来。盛夏来临时，晒得滚烫的大地皲裂了，马古利斯的坟头上冒出橙黄色的烟，他的蜜蜂被甜蜜诱引，聚在坟头狂飞乱舞，嗡嗡直叫。冬妮娅从不退却。皮耐斯敬佩地低声说，“她就像守在儿子尸体旁的爱雅的女儿利斯巴[1]。”这就是我们跟你的不同之处，”他又说，“我们送葬是出于神圣的忠诚。你却是出于卑鄙下流。”

这时，利娃正在家里刮擦地板上她丈夫留下的最后一片污迹，梦想着蕾丝桌布、涂漆的中国式家具，安哥拉猫和吸尘器。

“如果利娃知道中国漆只不过是蚜虫的分泌物，”皮耐斯说，“她就不会这么小题大做了。”他的血液开始在体内开辟新的通道，在神经末梢之间冲过，扩大了记忆之间的鸿沟。“我觉得自己好像是来到这个国家那天出生的，一出生就已 18 岁了，”他说。“我父亲应该是在雅法开旅馆。他是我出生后记住的第一个人。”

他父亲姐妹的名字都记不得了，他的故乡，来此之前上过的涅米罗夫的犹太学校也都忘了。

“忘得一干二净。”

他第一次公开表露了对里洛夫的夙怨。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里洛夫本人已经死了。“那个痴汉，那个马伕，那个人渣，”他骂那个治安员。“犹太人的身体，异教徒的脑子。”

1 典出《圣经 · 撒母耳记下》第二十一章。

他装了满满一盘子饭，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好像有只饿狼要来跟他争食。饭渣从嘴角流出来，从亮光光的下巴流下去，在盘子旁边积成一堆。

“我吃起饭来像珍·瓦列恩，是吧？像牛在地里吃草。”

吃完饭，他累得立刻倒在床上。

“休息最有利消化，”他说。“身体只能专注于一件事情。或悲伤，或跳舞，或拥抱，或克制自己拥抱的念头。”

除我之外，村里还有不少人关心孤寡老教师的生活。他的饭是合作商店送的，这样他就不用自己提着篮子去取了。蕾切尔·列文把烧好的饭送到他家，她穿着旧布鞋悄悄溜进屋去，摆放刀叉时他才听见动静。

“我要吃新鲜食物，不要锅里炖的肉，”他对她文绉绉地说。“我要你果园里的果子，一顿绿色的素宴。”

我每周给他送一次木屋边的菜地里种的菜。看他狼吞虎咽的样子，真让人惊诧。布斯奇拉从邻乡过来，也给他带一些家常饭。年迈的皮耐斯喜欢吃布斯奇拉妻子做的粉蒸肉。虽然他不吃肉，但吃起菜和粗麦粉来却大嚼大咽，黄黄的饭渣还沾在下嘴唇上。

“你诱惑我，我屈服了，”他引经据典地对布斯奇拉说。“你妻子应该经营佩塔赫·蒂卡沃的工人食堂。没有人会把她做的饭倒在地上。”

“多吃些，皮耐斯先生。”布斯奇拉说。他喜欢皮耐斯，又有些怕他，有时会快速地吻一下他的手，飞快地躲开，以免另一只手一巴掌打过来，那只手可是像跳蛛一样快。布斯奇拉解释说，“这是摩洛哥人的习俗。”但皮耐斯不喜欢这个礼节。

我要给布斯奇拉妻子做的饭付钱。

“这是说到哪去了，巴鲁赫，”他说。“皮耐斯是个圣人，是神灵。我们不过是他的奴仆。你不懂，所以发现不了一些信号。你以为他家房顶上落的鸽子是一群凡鸟？你知道那条守门的蟒蛇是什么吗？”

“上帝饶恕我这样说，哪天他老人家归天了，”布斯奇拉往天上看了看，“那天他的坟头上肯定会闪出一道亮光，或者有水从他墓碑上流过。给他送饭是我的福分，因为侍候他就是侍候上帝。”

尤里对布斯奇拉的信仰嗤之以鼻，背后称老教师为“圣皮耐斯”。

“我们去看圣人吧。”他经常这样说。但我们跟皮耐斯的谈话却单调得要命。我们重新做了一遍他的学生，听他讲亚拿的儿子珊迦，用赶牛棒击退 600 名非利士人[1]，或大山雀的生命周期。他还要给我们布置家庭作业呢。

每隔几个月，他还能听到高处传来大胆无耻的淫棍的喊声。

“肯定是在水塔上干的。”他含着一嘴的香豌豆对尤里和我说。人类和鸟的区别之一是人不在树冠上性交。

“他已经，原谅我使用这个词眼，操遍了半个村子，”他诡秘地说。“已婚妇女也不能幸免。昨天晚上是伊斯拉埃利的大儿媳。我真想不明白。他们才结婚两个月，她看上去还是个挺可爱的姑娘呢！”

其他人都没听见喊声，这让他难于理解。“怎么可能呢？”他问道。“都持续好几年了。村里晚上有人值夜，他们应该支棱起耳朵才是啊。半夜也有农民起来照看小牛犊，或准备外运的火鸡。清晨有喷药的人，还有拉奶的司机，他们要到后半夜才会走——为什么除了我就“就没有人听到呢？”

他停下来想了一会儿。“我敢肯定是可怜的丹尼尔·利伯森。他一直没有从打击中恢复过来。也有可能是埃夫莱因，晚上回村里来报复。”

尤里和我互相尴尬地看了一眼，不知道他哪根神经编造出这么离奇的想法。

“这是我的最后一桩心事。我一定要查明真相，”皮耐斯下决心说。“我要爬到水塔上去守候他。”

我笑了笑，没有去说服他放弃这个念头。我有把握，老教师那么肥胖，又病弱不堪，怎么也爬不上水塔的梯子。但皮耐斯对科学的探索精神促使他解开这个谜。

他在扶手椅上躺了几个小时，翻阅过去的笔记本，想从孩童的越轨行为中找出些蛛丝马迹。他对学生最好的诗歌和妙语都有记录，有时会有选择地到村报上发表。这些诗文无一例外地让从前的学生羞愤难当，有几个人都已是五六十岁的人了。有一次他发表了丹尼·里洛夫的一首诗，让全村

1 典出《圣经·士师记》第三章。

人忍俊不禁。

小鸡小鸡，
爱吃麦皮。
可怜的小母鸡，
只会长年纪。
老来无所用，
唯有断头死。

40 年过去了，满怀同情心的诗的作者成了饲养员，而他最好的几位朋友都是肉贩或屠夫。有人跟皮耐斯说丹尼 ·里洛夫为此大发雷霆，他付之一笑，继续照看自己的鸟巢，慈祥地看着一窝雏鸟。麦舒拉姆也被这首诗激怒了，他认为这是蓄意捏造出来的。

“那时候谁家会用麦皮来喂鸡？”他气呼呼地说。“有些人为了押韵而篡改历史,真是无耻!”

我晚上在皮耐斯家附近转悠，以免里洛夫家前来报复，被皮耐斯发现了。

“回家去吧，巴鲁赫，”他说着走出来。“我已经把孢子撒到风中。无儿无女的老教师是不可战胜的。我种下的种子，要等到我死后才会发芽。”

第二个笔记本是保密的，上面记着多年来对学生家庭的评价。虽然他一直告诫学生要帮家里做家务，他知道，有些家长让孩子干的活太多了。

他给我讲过做教师的最初几年。学校里只有几个学生，条件很简陋。夏天只能坐在苇垫上。每天早晨他都“像牧羊人查羊群一样”逐个检查，看看班里哪些孩子受到宠爱，吃饱了肚子，得到了亲吻，哪些孩子天不亮就被从被窝里拖出来干活。利娃 · 马古利斯的女儿每天都是 5 点钟就被推醒，去刷洗门外的铺路石，有好几次上学都迟到了，因为她母亲总把表拨慢，直到路面洗刷得光洁如新才放她走。那时村里还没有挤奶机，有的孩子因为挤奶，来上学的时候手指僵硬得一个字都写不成。皮耐斯看到学生困得闭上眼睛，或头耷拉到胸前，都不会批评他们。但大家都知道，当晚他会私下里找他们父母亲谈一谈。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单人的世界，我要不倦地去探索。”

他很注意在学生到校之前就走进课堂，在墙上挂上图画，坐下来等待学生。

亚伯拉罕跟我说过，斯科特和阿蒙森竞逐南极那一年，皮耐斯把每天的进程都告诉学生。冬天，淤泥覆盖村庄，他背着小包泥或拉上泥车，像冲向南极的爱斯基摩狗一样叫着往家走。

亚伯拉罕和麦舒拉姆是他的第一级学生，只有 7 个人。亚伯拉罕文静好学，不爱交际。麦舒拉姆活泼好动，性急好斗，他对皮耐斯讲的早期拓荒者的故事很着迷，但对自然课了无兴趣。

“你舅舅没有妈，麦舒拉姆也没有。”皮耐斯发现麦舒拉姆每天上学带的都是一片面包，而其他同学都是三明治。

他也知道泽尔金用烤南瓜和煮鸡蛋喂孩子，他不会做别的，有时候好心的邻居会送碗热饭来或领着他到自家里去吃。

“麦舒拉姆本应是我们的骄傲，令我们欣慰，”他说。“他脑瓜灵，性格坚强，但他的童年让他走上了歧路。在他的世界里，破衣烂衫和烤南瓜不是父母失职的信号，而是崇高理想的象征。”

他知道，麦舒拉姆的懒惰让全村人讨厌。但他对我说，“我希望你能够更多地理解他。”

“外公也忍受不了他。”我说。

“你外公忍受不了任何人，”皮耐斯说。“除我之外，他偶尔能忍受一下我，不知是什么原因。你是通过你外公的眼睛来看待全村人，来看整个世界。你还是没能摆脱他的控制。”

他为自己的话笑了笑，又悄悄给我讲了麦舒拉姆庆祝成年礼的事情。因为碧斯娅总不回家，曼陀林·泽尔金干农活累得够戗，麦舒拉姆只好自己为同学聚会做准备。他找到了几个奶油蛋糕，这是锡安活动领导人柴姆·魏兹曼上次来访时留下的，如今已干了。他把蛋糕切成片，第二天一早带到学校里。皮耐斯 6 点钟到校，看到这个孩子正在用甜酒打湿干蛋糕，泪水涟涟地落在蛋糕上，试图让它能起死回生。皮耐斯悄悄退出教室，回家取来一盘涂了果酱的饼干。

“这是你妈妈留给你过生日的。”他对麦舒拉姆说。麦舒拉姆一言不发，

他知道这是谎言。

所有这一切，皮耐斯都在笔记本上记下来，他称之为“谷仓日志”。在老教师漂亮的字体中，你能找到学生的报告单上找不到的任何东西。他的字写得俊逸洒脱，他对书法要求很严格，所以村里所有孩子的字都像他的一样。直到如今仍然如此，使得匿名求爱信搞错了事主，支票入错了账的事屡屡发生。有一次诗人比阿里克来访时，皮耐斯赠给他一本诗集，这是孩子们写给他的。这位大作家看到笔迹如此雷同，开玩笑说一定是老师自己写的。皮耐斯气得说不出话来。就在同一周，皮耐斯带上学生到基利波山去学习比阿里克的老对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诗作。

我看到他打开绿门，一瘸一拐地走到列文家。冬妮娅和利娃是村里仅有的两位女性元老，而他和柴泽尔、列文是剩下的 3 名男性元老。

他有一天晚上回来，发现我坐在外公墓前，于是对我说：“柴泽尔从来也不会说话，蕾切尔就是给我喂饭。列文呢，原来老也学不会种地，现在倒是每天都在种地。”

31

每年柴泽尔参加两次节庆活动。建村纪念日里，文化委员会邀请他和村子的创建者们一起上台，这是他和哈吉特特有的荣誉，动物中只有他们两个才享有。五旬节[1] 的时候，三个梳洗整齐的男孩子穿着白衬衫，牵他去麦舒拉姆大院，在一片喧闹声中，给他套上“第一架大车”，上面高高地堆满水果、牛奶罐、扎着花环的麦束、尖叫的婴儿、小鸡和牛犊。这是一年中唯一的一天，柴泽尔同意摘掉头上那顶特地弄出两个耳朵洞的破旧俄罗斯工人帽，披上花冠，这让他看起来有一点点像狄俄尼索斯[2] 的样子。

1 每年在犹太教历息汪月（公历 5—6 月间）的 6、7 日举行

2 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但是，好激动的什洛莫·列文每每想起这些，就会更加慷慨激昂，咆哮着狂骂。他把柴泽尔叫作“老不死的寄生虫”，大声喊叫着讲自己头天晚上如何把报纸留在牛棚里，然后回去就发现柴泽尔依着无花果树，踮着蹄子蹲着屁股，借着月光浏览摊在大腿当中的报纸。他的，列文的报纸！

这种言论在离骡子不远的地方沸沸扬扬，他就拴在无花果树上，旁边摆着食物和清水，两只从约旦山谷飞来的牛背鹭专心尽职地为他除去身上的虱子。土地被他的蹄子踩得实实的，周围形成一个实实在在的圆圈。柴泽尔把大下巴伸进他的桶里，站在那里咂巴着嘴，嚼了一嘴上好的大麦粒。一丝淡淡的笑意掠过他的脸庞，耳朵从破烂的帽子当中竖起来，似乎倾听着什么。列文更加气恼了，上前一步，一脚踢翻了骡子的木桶。亚伯拉罕发了火，一路追着他的舅舅出了院子。

第二天，老人上门道歉，又回来工作。同时，亚伯拉罕也很懊恼，过来跟我商量事情。

“我们欠柴泽尔和列文太多，”他说，“当然不能把柴泽尔送到制胶厂去，可也一定不可以伤了什洛莫舅舅的感情。他也许不是一个好农民，但没有他，父亲决不可能挺过来。”

约西恨列文，尤里则想把他和柴泽尔两个都剁碎了塞香肠，所以亚伯拉罕要我盯紧一点。没多久，我发现老列文偷偷地移开柴泽尔的水，让它够不着，想让骡子在没人觉察的情况下渴死。

给墓园除草的时候，我时不时地会朝那头老骡子挥挥手，让他知道我留心保护着他。柴泽尔从来没有对我有所反应。自从外公死后，他的最后一点热情也丧失了，而列文的骚扰使他神经兮兮，性格暴戾。店老板瘦削的影子一出现在院子里，他就绷紧了身体，虽然大脑袋还是埋在他的那桶高价大麦当中，后半身却前后不停地调整着位置，仔细计算方位，确保有一条腿可以尥他一蹶子。

他已经变成了列文进行的一场圣战。一天晚上，外婆的哥哥，这个出色的簿记员，带来“一本精确成本账”，记录了在“你们那头吃着白食又好卖弄的蠢货”身上花费的一分一厘。

那是个炎热的夜晚，蟋蟀叫响成一片。透过敞开的窗户，我能完整地听

到他们愤怒的争吵。列文用平板的声调恶狠狠地大声念着“骡子恶行记录”。“每天18磅磨碎的大麦，加上3磅半苕子干草，再加上6磅麦秸。”他不停地往下念，直到亚伯拉罕叫他停下来别再丢人现眼了。

列文扭头走出去，砰地一声甩上门。他弯着腰走过木麻黄树，颓丧地压着嗓子骂骂咧咧，我就坐在那里，可他正伤心欲绝，没注意到我。

他离开了一个星期，最后村务简讯上发了一篇文章算是他的回答，上面说“某户人家养着一头放荡的骡子，极其奢侈地喂养它，根本无视我们的运动中发展经济生产的责任”。

村务简讯的阅读量激增了好几个礼拜，那上面一般只刊登一些有关降雨量和牛奶价格之类的个人信息，再就是某人意外怀孕的通报，青春期少女的相思病，各种有关死亡、出生和婚姻的启事之类。现在，它的版面都为柴泽尔一列文辩论敞开了。

虽然柴泽尔有他的一帮支持者，店老板也有自己的一派。丹尼·里洛夫凭着屠宰奶牛的亲身经历，成了一名崭露头角的讽刺作家，他写了个幽默短篇，想象出“一群愚昧无知却很有同情心的人”，在犹太人的家园里盖满了“为病弱的驴子准备的疗养院和为再也生不出鸡蛋的母鸡准备的老年之家”。他的结语写道，“在一个长久以来就以把牲畜扛在背上而闻名的家庭里”，柴泽尔昂贵的生活费用并不足为奇。

最后，埃利泽·利伯森本人也被拖进了这场争论当中。利伯森是菲吉·列文工人小组最后一位活着的成员，此时正住在老年之家那个外公和舒拉米曾经住过的房间里。在他本人和所有村民的眼里，他都是一个差不多已经入土的又老又瞎的鳏夫，他给我送了个信，说欢迎我尽快“带着铅笔和纸张”去拜访他。

我们坐在露台上。利伯森问我村里的事情。他有些像外公，只是他的声音听起来更加愤怒，却又更充满期待。他问我有没有浇灌他妻子坟墓周围的花，有没有跟他的儿子说话。

“不算吧，”我回答，又善解人意地修正道，“我是说，我给花浇了水，可我不算真的跟丹尼尔说话了。”

“每件事情都本应可以大不相同。”利伯森说。

“是的，”我说。

“是的？！什么意思？”老人激动地大声说，“他甚至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他就说是的！”

我一声不吭。

“你带铅笔和纸了吗？”他问。

“带了。”

他怒气冲冲地叫我听写了几句短小尖刻的句子带给村务简讯。其中表达的观点是“虽然什洛莫·列文同志的观点中可能有某种节俭的逻辑，我们农民也非常欣赏他本人在合作社中兢兢业业的劳动，但是，非农业人士竟然干预本村的生产活动，这一点却让人不可思议，而我们亲爱的柴泽尔所从事的正是这种生产活动。”

“巴鲁赫，对不起，我对你大喊大叫了，”在我离开的时候，盲人说，“某一天，你将会看见我看见的东西。原谅我，回头再来看我吧。”

不管是皮耐斯还是列文，晚上都睡不好觉。两人躺在各自的床上盘算着心事。

列文想在骡子身上报仇，因为埃利泽·利伯森为了那畜生在公众面前羞辱他，他还从没受过这样的羞辱。透过他的窗户，我能看见他的那些刺痛的旧伤又裂开来了，流着耻辱的脓水。工人小组那些野蛮的恶棍再次向他掷来了嘲弄的暗器，一座座砂石和巧克力的大山威胁着要活埋他，一群群蝗虫爬满他的床铺，要活生生地揭他的皮。

与此同时，皮耐斯刚刚从冰箱里取了点吃剩的粉蒸羊肉，弄得枕头上掉满碎屑，他正在回想那些淫荡的喊声，它们刺痛他脆弱的耳鼓，玷污他所有珍视的东西。现在，他的血液重新回到脑子里，稀释了他的愤怒，浸没了他想要复仇的渴望，他只想找出那个坏蛋。

他艰难地起身，走到花园里，穿过街道，在水塔巨大的混凝土圆柱下徘徊。好一会儿，他才从自己身体的一阵阵恼人的潮热和冰冷中缓过劲来，然后一把抓紧铁梯，向顶端爬去。

“那仅仅是我一生中第二次干这事儿，”他告诉我，“三十年前，一些高中

学生想要练绳索下滑的时候，我和埃夫莱因、麦舒拉姆、丹尼尔 · 利伯森、亚伯拉罕一起爬上去过。除了我和麦舒拉姆，其他人都用绳子滑了下来。而我们又爬了一遍铁梯。”

他担心被别人看到，更担心自己羸弱的身体中途吃不消。“我剩下的每一点理智都在反对。”他对高度的恐惧让每一个细胞都失去了知觉。然而，尽管意志薄弱、体力难支，他仍旧一直向上爬。他不敢往下看。他越爬越高,越来越冷。

他用濡湿的双手握紧斑驳的梯子横档，以一种神秘的力量拉着自己惊恐的身体向上，一直到达水塔的顶端。他瘫倒在混凝土的塔顶，一条腿还搁在边沿上，因为害怕和乏力不住地颤抖。他“像一具罹难的死尸”躺了好几分钟，任凭混凝土凉凉的粗糙感使他重新恢复活力。然后，他坐起身，仍旧喘着粗气，四下张望。

圆形的平顶四周有一圈低矮的挡墙，上面是金属管做的护栏。一处角落里留着观察哨的物什，那儿曾经配备着架好的探照灯和警钟，有个守望员“衷心尽职”地守着。几个空麻布袋和破烂的信号旗丢弃在地上，沾满尘土，白乎乎的。

皮耐斯站起来，倚着栏杆冰凉的金属，想要驱走汹涌而来的眩晕，脱口大叫“哟嗬！”可他的叫声太弱了，逃不过树枝和瑟瑟夜风的掌控。一只被归为益鸟的仓鸮擦着他的脑袋掠过，像千里光的种子飘过一样无声无息，吓了他一跳。“仓鸮对家禽的害处比起它吃的老鼠来不算什么。”他总是这样说，很恼火那些屠杀它的农夫，他们害怕它悄无声息的飞翔，还有那张人模人样的白脸。

村庄在他的脚下，“再也没有野地里白色的帐篷，只有房子、牛棚和农田，铺好踩实的道路、高大的树木和在此扎根的人们。”

村庄在沉睡。风呼啸着穿过树梢。蛋黄在母鸡的体内形成、聚结。搅拌机在饲料棚里嗡嗡地工作，喷水器在黑暗里哒哒作响。

皮耐斯蛰伏着躺了一个半小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最后，他爬下去，害怕极了，慢慢地循着路回家。

“我上去了，”他想，几乎不能动弹，“明天晚上，我还要上去。”

32

在老年之家的那段生命最后的时光里，外公非常虚弱，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或坐在轮椅里。舒拉米尽力照顾他，可她自己的身体也很不好。两人之间的空气里漂浮着昔日的蒸汽轮船和火车站上的烟雾。他们从没有停止相互抚摸，他们相互守望着，支撑着，相遇又分离。

那个克里米亚妓女看着外公，一坐几个小时，抚摸他的指尖，一边读着他松弛的脖子上的楔形皱褶一边哭泣。短短几个星期，他的体长变短了；他的胸膛变窄了；他的整个身体已经缩小。她再也得不到他的肉体的滋养，现在便以他身体的细胞为食。

他仔细斟酌的爱情像走绷索一样在危险中调校着平衡。单只一次掉以轻心就会使他在她的眼里骤然跌落，被自己尸骨的尘土呛死。

现在，我才了解在那个房间里有四个人：还是年轻恋人的外公和舒拉米，已经迟暮的外公和舒拉米。有时候，他俩一起年轻一起衰老，而有时候，一个年轻，可另一个却老了。我从水果的成熟和青贮饲料的发酵上懂得的时间概念在他们的房间里成了一个失去风力吹动的多面风向标。

虽然他基本吞不下我带去的牛奶，可他仍旧坚持要全部喝完。有时候他噎住了，呕出一些粘粘的酸乳酪凝块，落在胸口。在那些“不好的日子”里，我带他去浴室，帮他洗澡，他的凝视颤抖着移开，飘散到空气里，像一块白色的手帕，擦了肥皂的身体纤弱地躺在我的臂弯的摇篮里。在那些“好的日子”里，他强迫自己微笑，问我农场的事情。

我从来没有跟舒拉米说话，虽然我有一大堆问题想要问她。她第一次来的时候，我恨她——她和所有那些让她出来的俄国人。她来了一周以后，外公开始安排搬到老年之家去住。他没有透露他的计划，当他一古脑儿抖漏给我们的时候，大家都惊呆了。亚伯拉罕皱着眉头，利百加惊得半天才说出话来，“很好，那么，我想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约西沉默着。尤里嘿嘿地

笑着说：“您真是一匹黑马，爷爷！”

我很害怕，胃里冰凉我知道是因为从俄国来的那个女人，那天她敲了敲木屋的门，走进来，仿佛从外公的皮箱里出来一样。

“你好，亚科夫，”她说，“你能给我倒杯茶吗？”

外公双手颤抖着站起身。他并不是不知道舒拉米要出现了。鹈鹕已经带来了信件，布斯奇拉前天欢天喜地地从耶路撒冷送来了电报。布斯奇拉喜欢电报，还训练济斯在送电报的路上像汽笛一样叫唤。“它给我带来欢乐。”他解释说。

“这是我的外孙巴鲁赫。”外公说。这么多年没见面，这是他对她说的第一句话。

他满脑子空白，嘴里含着一枚橄榄，递给她一杯茶，她笑了，以一种无可争议的占有者的姿态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

我告诉自己，事实上她不过是个老女人。她个子很高，但腰背已经不直了，一头浓密的白发，一张皱巴巴的脸，脖子上耷拉着松弛的皮肉，年纪使她的肤色不再光鲜，像老橄榄陈腐的外皮。但是，在裙子下面，她有修长的大腿，颤颤巍巍的脚踝依旧匀称美好。

她也在茶水仍旧滚烫的时候就喝了。直到玻璃杯见底，他们才站起身相互拥抱，仿佛由一个事先约好的信号指挥着。外公的头倚着她的头，以一种缓慢的节奏随着她移动。他的胡子贴着她的脖子，一只手微微动了一下，飞快地在她的肩膀上敲击出一种识别密码，而另一只手则以某种古老而熟练的手法沿着她的胸部滑到她的腹部，时光将这手法一直束于旧时习惯的某处高阁之上。

后来，尤里向我解释说，每对夫妻私下里都有不为外人所知的一套示爱动作，通常都是在一瞬间形成，再经历慢慢的完善，永远都不会忘记。

“甚至当他们之间不再有爱情，不再肌肤相亲，不再像傻瓜一样痴痴地一头栽进对方的眼睛里，同样的动作仍旧会保留下来。”他说。

尤里对眼睛的作用不以为然，他有他的道理。他总是说眼睛没有任何表情，认为所有关于它们是灵魂的镜子的说法“不过是一个没有灵气的光学幻象”。他本人就是从人们的嘴巴上读出他们的人品。他不看人们的眼睛，

而着意辨认破译人们嘴角上的痕迹。

舒拉米哭得整个身体一阵颤抖。外公的手指滑过她的肌肤，用那双侍弄树木的手抚摸着她。时间的堤坝仿佛就要决口，激流冲弯了他们老迈的膝头，他注意到我仍旧待在木屋里，从她身边挣脱开来。他们继续坐着，相互凝视，所有的语言和抚慰都要从它们藏身的地方摊出来，空气太厚重了，我咕哝着要去关上灌溉龙头，悠然地走出木屋进了果园。

我在两个小时之后回来，木屋里仍旧亮着灯，锅炉的烟囱劈劈啪啪地响。他们心无旁骛地用俄语交谈着。

“事情做了就做了，”外公对我说，“从现在起，舒拉米和我要住在一起。我们剩下没几年了。”

“每次爬上水塔，我都比上一次感觉更加虚弱，更加害怕。”

一天晚上，皮耐斯几乎抓不住梯子了。下来的时候，他一个没抓紧，在离地三十英尺高处一个趔趄，差点儿摔下来。“好一会儿，我吊在那儿，不知从哪儿来了一股力气。”颤抖的膝盖撞在冰冷的金属上，很痛。他怕极了，不敢喘气。

“你为什么不喊我？”我大声说，“如果你摔下来，我也能接住你啊。”

皮耐斯惨然一笑。“这可不是小说，巴鲁赫。我们在讲真实的生活。再说，你可能和你父亲一样强壮，可我的分量比你母亲重”

他稳了稳，再次登上梯子上梯子要比下梯子容易些，然后躺在水塔潮湿的混凝土上，恢复自己的神志，平缓自己的呼吸

半个小时过去了，正当皮耐斯做好准备再次下楼梯的时候，他听到梯子横档传来手灵巧的抓握声和快乐的喘气声。他向下瞥了一眼，看见两个敏捷的暗影灵活地向他爬来。他已无路可走。他觉得自己很可笑，蜷缩在守望台的后面，力图让自己的身形小一些，两个人影越来越近。

虽然在黑暗中他看不清两人的脸，但可以从他们的动作上 看出两人很年轻，又很自信。“他们年轻的肢体给他们带来自信。”

两人匆匆忙忙躺倒在麻布袋上。皮耐斯藏在一边，听到脱衣服的声音，皮肤上窸窸窣窣的，接着是低沉的快乐呻吟，和着已经忘却很久的那种湿润

的薄膜的吱咂吱咂的响声。温暖的身体散发出爱的烟雾，在冷空气里凝聚，钻进他的鼻孔。年迈的老帅陷进了这个罪恶的魔幻时刻，感觉自己身体上最麻木的部分也闪过了一丝激动的火花，然后，他看见那个年轻恋人英俊的头颅抬起来，越过护栏，在暗色的夜空下成了一个剪影，满头鬈发。

那大胆无耻的喊声就在他的身边。

“我操了雅科维的老婆！”那声音喊道。

皮耐斯像一只吓坏的鼹鼠躲在地洞里，蜷缩着身子，欲望和羞愧使他的头剧烈地疼痛起来，他觉得头就要裂开了。雅科维是年轻有为的村委会主任，皮耐斯认识他的妻子，那时她还是他班里的小学生。

“本-雅科夫的孙女儿——就是那个在阿拉伯人暴乱的时候丧命的本-雅科夫。一个聪明可爱的姑娘：在我的眼皮底下，我看着她长成一个勤勉漂亮的年轻女人！她看上去总是那么腼腆。”

喊声在风中爆裂，每个音节都像杏花雪白的花瓣在村子的上空飘下，唤醒了熟睡的女人们，让她们带上了梦一般的微笑。寂静又降临在水塔上，皮耐斯只能听见自己怦怦的心跳声和附近雅科维老婆的喉咙里夹着笑声的柔和呻吟，她把情人的头埋在自己的胸脯上，让他安静下来。

他们静静地躺在那儿。慢慢的，老人腿上疯狂奔腾的血液平静下来。他觉得一阵寒意向他袭来，他一动不动地一直忍到那两人起身穿衣爬下楼梯。

皮耐斯决定再等几分钟，免得暴露了自己。然后，他紧紧抓住护栏，开始下楼梯，恰好看见几个男人从黑黢黢的灌木丛中冲出来，“像野兽一样”扑向那对男女。

女人被抓着头发拽到一边，而年轻的男子则在最最恐怖的沉寂中“被撞倒在地，拳脚相加”，那揍人的架势仿佛机器运作一般。寒冷的空气中只有痛苦的呻吟和击打在扭动的身体上的砰砰声。

几个男人离开以后，皮耐斯爬下楼梯，去看男孩鲜血淋漓的面孔。撕开的血肉像被碾碎的石榴，闪着深深浅浅的猩红，老师颤抖的心碎了。

“他面朝下躺着。我轻轻地把他翻过身，他痛苦地呻吟着。是尤里·米尔金。你的表哥尤里。”

33

时至今日，我仍旧为那晚没能去救援表哥而内疚。我那时在村医家的外面，老年之家的保健主管正向本地的大夫们作他的定期汇报，我希望偷听到关于外公临终前那些日子的一些情况。

“我要是在那儿就好了！”我对着皮耐斯抹眼泪，“我要是在那儿就好了！我就能救尤里。我就能把他们统统杀光。”我的拳头攥紧了又松开，汗珠沿着脖子滴落下来。

尤里被迫离开村子以后，皮耐斯把这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每个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可只有我听到了老师的忏悔，那天夜里他就在水塔上面。接受村委会问询的时候，他只是说自己睡不着，出来走走，发现我的表哥躺在水塔边不省人事，“然后就开始扯着嗓门大骂那些土匪，那些哥萨克人,那些坏蛋。”

皮耐斯问尤里没事吧，可没有回应，他赶忙到教堂旁边的玫瑰园，在水龙头上冲湿手绢，跑回我的表哥身边，润湿他开裂的嘴唇。他修长的身体受到重创，“像一个受了刑罚的堕落天使”，痛苦而缓慢地挪动着折断的肋骨和被殴伤的肢体。

皮耐斯架着尤里的膀子，勉强把他拖到附近自己的家里。“他锁骨骨折，一个肩膀脱了臼。”

“你为什么不叫我？”我呜咽着，“我可以背他的。”

皮耐斯把尤里放在床上，坐在他身边。英俊健美的身躯遍体鳞伤，他脱光他的衣裳，用一块柔软的布擦拭伤口消毒。

尤里痛苦地辗转反侧。身上鲜红的鞭痕像鲜花一样覆盖着他，下体散发出一股女人阴部特有的气味，直冲皮耐斯发炎的鼻孔，“阻塞了我的鼻窦”，像一层甘甜的露水在他的脑门后面集聚。

皮耐斯坐在那里，看了尤里一夜。

“他问我为什么每次都要大叫，为什么村里的女人排起队要跟我上床。”

“他的震惊和痛楚太剧烈，根本不能回答我的任何问题。”

皮耐斯没法把那些声音——拳脚砰砰、骨头碎裂、关节扭折、皮肤剥裂——驱逐出自己的脑袋。黑暗中，他没能认出攻击的人，现在他怀疑村里每一个年龄在十六岁到六十岁之间的男人。“我们已经变成了森林里的野兽，”他断言，“每个人都生吞活剥自己的兄弟。”他的天灵盖已经薄成了一个穿了孔的膜，再也抑制不了他的悲伤、他的愤怒。“我在决口的裂缝里站了整整一辈子，既然堤岸已经崩溃，我要自己面对危险的潮水。”

早上，他在床边留下些茶水和饼干，去了我们的牛棚。亚伯拉罕和约西正一边忙着挤牛奶，一边抱怨尤里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在院子里卸一车草料

“尤里在我家里。”老师说。

他还没来得及说下去，村委会的委员就来了。亚伯拉罕留我和约西继续挤奶，跟着他们去了老师家。没过两分钟，利百加恐怖的尖叫声就响遍了整条大街。似乎身为马具匠而不是农民的女儿又嫁了村里没出息的头生子还不够惨，她现在还得承受儿子放荡带来的耻辱。我平生第一次不需要偷偷摸摸爬到树上或者躲在暗地里，就能听到想知道的一切。

“都是那个急着发骚的幼儿园老师的错，她带着他到处走，屁股总在他面前晃来晃去。”舅妈大喊大叫。

“你没必要对着全世界嚷嚷这事儿。”亚伯拉罕说。

“都怪你，你自己9岁就想要女人。你兄弟跟奶牛做那种事儿，你妹妹专爱从房顶上往下跳。”

一大群受了惊的鸽子从牛棚的屋顶上飞起来，拍打翅膀的最后一声回音落在了利百加的脸颊上。村委会耐心地等着吵闹慢慢偃旗息鼓，然后通知尤里的父母，他们决定“要求尤里永远离开村子”。据说雅科维的老婆当晚就被赶到城里的姐姐家。童男麦舒拉姆·泽尔金那时候50岁，他后来说，“如果尤里操过的每一个女人都得离开村子，那只有冬妮娅和利娃两个女人可以留在村里。”

尤里被送到了地区医院。我只去那儿探望过一次，因为他不叫任何人

再去了。“至少爷爷已经过世，不会知道了。”他说。绷带和淤伤掩不住他秀气的模样，对他频送秋波的护士们还以为他对女人没有兴趣。他从医院出来以后，大家决定送他去投靠他的舅舅，那是加利利的一位富有的公路承包商。亚伯拉罕和利百加陪他到火车站。我在干草棚的屋顶上看着他们穿过拓荒者之家的小路离去。

他们在外公的墓前停了一会儿，穿过果园，像蚂蚁一样消失在麦黄色的天际。我看着柴泽尔在安息日散步的时候这样走出我的视线，埃夫莱因这样离去，外婆菲吉和她的同志们这样奔跑着冲向铁轨，而列文在他妹妹葬礼之后这样回了特拉维夫。

尤里穿着淡色的衬衫，烫得笔挺的蓝色棉质长裤，提着一只木头小旅行箱。利百加走在他的身边，亚伯拉罕走在他们前面几步路的地方，低着头，仿佛在开道。他们穿过收割后的田野，绕过英国人丢弃的高射炮，到达掩映在巨大的桉树后面的火车站。火车离站，只留下汽笛的时候，我看见亚伯拉罕和利百加回来了。现在，她大步流星走在前面，兴奋地挥舞着双手，而他则不时地弯下腰去，在沿路发现的每一个鼠洞里投几颗带毒的谷粒。

每次我想和皮耐斯谈谈尤里，他都说我不可能理解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从来没有爱过一个女人。他把那些经年的疑虑和小心都扔进了风里，自由地说出自己的想法。“除了外公，你没有爱过任何人，”他说，“有时候，你让我想起了埃夫莱因的公牛。也许你也希望有人把你背在背上，带你去交配。”

我没告诉他我自始至终都知道表哥的风流事。我从没有人赃俱获地逮到过他，可不止一次在无意间偷听到女人们不知廉耻的谈话，她们公开承认自己的轻佻举止，一起大笑、渴念，说到尤里的时候总是挤眉弄眼，推推搡搡。后来，我看见她们在村里相互交换神秘的微笑。里洛夫和利伯森的孙女儿；养牛人舒卡的老婆；木匠吉东的女儿；米哈尔·马古利斯的妈妈；曾是我们同学的米哈尔本人；医生的妻子；还有兽医的老婆，她年纪老大不小了，可仍旧像风中的小麦一样放荡不羁，大喊，“埃夫莱因，埃夫莱因！”——每一个人。

“最奇怪的是，”尤里很奇怪我怎么知道得这么多，“她们喜欢我喊出她们的名字。她们相互之间都听说了，对她们来说，这比她们跟我干那事儿还重要。”

第一个是里洛夫那个嗓音嘶哑的孙女儿埃德娜，她 9 岁就有了胸脯。一大群一大群的雄性帝蛾撞向她的百叶窗，一个月一次。

那时她 17 岁，比尤里大两岁。他的容貌和玩世不恭的态度折磨着她，一天夜里，她拽着他上了水塔。

“我是没办法，”尤里说，脸上还挂着往日的窃笑，“她有枪呢。”

他跟着她爬上梯子，眼睛紧紧盯着她的屁股，裹在白色的裤子里，在黑暗中闪闪发光。

“她还真是骚！”他告诉我，“弄出的声音就像光脚踩在烂泥里一样。我想爬遍她的全身，让手脚、脑袋和身体统统进到她的里面——只有那时候，我才想到了她的爷爷和他那些个炸药枪弹，想到他要是知道我进了他孙女儿的军火库会把我怎么样，接着我就大笑起来。”

“什么这么好笑？”埃德娜问。

“我操了里洛夫的孙女儿。”尤里低声把这句得意话逐字送进她的嘴里。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所有人呢。”她嘲笑他。她没来得及阻止，他就把头伸出水塔的护栏，扯起嗓门大喊：

“我操了里洛夫的孙女儿！”

这句话在夜风里荡来荡去，碰着树梢又反弹起来，裂成了许多没有意义的字母和音节，零零星星的，没有哪个村夫听见。

即使我这个偷听专家也没听见这句话。皮耐斯除外，土地永远捂不住他的耳朵，他跟虫子和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教会他像玩七巧板一样拼接零碎声响的方法。村里的女人除外，单调的生活教她们去寻找刺激，即使它躲在南瓜茂密的叶子下，藏在给母鸡饮水用的臭烘烘的水槽里。

老教师一身冷汗，从床上跳起来，冲出门大骂那个坏蛋，可女人们只是醒着，纷纷在黑暗中微笑。灵光一闪，她们马上辨出了那是谁的喉咙在像配种的公马那样嘶鸣。她们躺在那儿，被一股稀有的暗香，一丝水晶样的透明，还有年轻肌肤或无瑕水晶的一触，征服了。

“你永远不会明白，”尤里说，“你不在乎女人。可我会想那些呆在暗室里的可怜的雌火鸡，想奶奶，想舒拉米，想哈伊姆·马古利斯甜蜜的手指，想出生三个礼拜就爱上你妈妈的可怜的丹尼尔·利伯森，我会想奶奶说的话，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每个人都有一份自己的真爱。我要去找我的那一份。”

“如果法妮娅·利伯森还活着，”皮耐斯说，“她会说你的外婆在报复。米尔金家族的血管里，工人小组甘甜的鲜血变成了永远不会凝结的毒液。你的外公，不爱菲吉，在渴望和痛恨舒拉米中折磨自己。亚伯拉罕9岁的时候唱了自己的第一首恋曲，可也是最后一首。尤里让我们丢掉了所有冷静辨别事情轻重缓急的能力。你呢，家里的公牛，被网子兜住的以赛亚的野牛，高大强壮，心灵却贫瘠无聊。”

尤里被打的事情给老师的打击很大。“我们都错了，”他在村务简讯中写道，“接受了错误的教育。政治上犯了错误。对未来的想法也错了。我们像瞎了眼的野兽陷在泥潭里，已经没到了脖子，快要死了。”

皮耐斯那时95岁，开始上下寻找堤岸后面已经干涸的汹涌潮水，寻找大地上吹来的清新微风。

“要是能告诉你，”他对我说，“我脑袋里的那些美妙的想法就好了！我觉得它们就在那里，像飞蛾一样扑打着翅膀。”

“现在我才知道，”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尤里·米尔金是我们村培养的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像欣嫩子谷[1]中的耶利米，像迦密上的以利亚，像基利心山顶的约坦——所以，尤里·米尔金在水塔的高处讲述了道德的寓言。”这篇文章一发表就触发了一场暴风骤雨。

34

“每一件事情都发生在爷爷离开村子过世之后，”我那被驱逐的表哥在写

[1] 位于耶路撒冷西南部，以色列人在迦南时曾在该谷崇拜假神。在《圣经·新约》中，欣嫩子谷转意为“地狱”。

给我的信中说。他已经服完兵役，帮他的舅舅在加利利开铲土机，不回山谷了。“柴泽尔和利伯森瞎了，死了，皮耐斯脑子出了毛病，麦舒拉姆开始折腾在村子里重现沼泽的事情，我的父母出了国，约西当了一个说话不用下巴、思考不用脑袋的职业军官，我被放逐了，而你呢，成了山谷里最富有的农民。

“我收到了皮耐斯的一封信。他琢磨我们俩。他信里说，米尔金的两个孙子一人给了他一个沉重的打击。一个源于死，一个出于爱。一个是恋尸狂，一个是慕男癖，前引号，后引号。真遗憾，爷爷没听到皮耐斯近来的这些言论。

“那个把什么东西都抓在手里的老头怎么样了？”尤里写道，“谁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佑护草木生长的天使还是可怜的奶奶菲吉的工人小组派来的撒旦？和你一样，对埃夫莱因的事情我想了很多。爷爷给他弄来面具是为了埃夫莱因好，还是为了他自己？有时候我想，埃夫莱因离开仅仅是为了爷爷一个人。”

我的大脚印沿着海滩沙地上潮水退去的边际延伸。我惊异地看着这清亮贫瘠的土壤，它的颗粒那么可爱那么一无价值。但除了是运动速度加快了的山谷土壤，它又能是什么呢？更快地吸收水分然后更快地丧失掉，更快地被风吹散又更快地堆积起来，更快地开裂更快地粘合，烙印能更快地留在上面再更快地被湮没。

小孩子嬉闹的脚趾，沙滩拖鞋的印痕，还有一直延伸到水边并就此消失的女人们浑圆的脚跟，坑坑洼洼的，跑步健身的人们不言不语，一副痛苦的模样，一个个参差不齐的小洞扯碎了沙滩。如果埃夫莱因在这里散步，珍·瓦列恩的重量会在沙子上留下深深的印记，比我留下的更深

我无法想象会有人是因为外公而离开的。直到今天，我还想紧紧抓住他的衬衣，偎依在他的羽翼之下。“你错了，”我想对尤里说，“彻底错了。没有人会希望离开外公，即使埃夫莱因舅舅也不想离开他。”

直到外公过世，人们一直在寻找埃夫莱因。一张搜寻网在整个黎凡特

1 地中海东部诸国及岛屿，包括叙利亚、黎巴嫩等在内的自希腊至埃及的地区

撒开，寻找一个肩上扛着一头浅色大公牛的戴面罩的人。斯托弗斯上校此时正在外约旦的阿拉伯军团工作，也一瘸一拐地到处找他。里洛夫的那些阿拉伯老朋友们从叙利亚和黎巴嫩带来消息。复国运动在全国有自己的情报网络。农业专家、党团活动家、兽医、行割礼的人，各种各样和人与动物打交道的巡游者都被要求眼睛多留意。

有时候，传言说夏洛来小牛在一些稀奇古怪的地方下了种。从麦加回来的朝圣者告诉马扎里布部落的头领，他们在奥尔-玛格纳附近的沙特阿拉伯海岸看到了一头巨大的白牛。两个苏格兰自然学家在土耳其塞伊汉湿地考察黑鸭繁殖习性时，亲眼看到一头短腿的浅色小公牛和一头母水牛交配。只从远方飞来的椋鸟落在皮耐斯的花园里，求他除去腿上讨厌的铝圈，曾看见埃夫莱因向北横游黑海，而珍·瓦列恩则在海岸上如雷霆一般飞奔。

这些消息一度燃起了希望。但那个无声无息的隐形人埃夫莱因是个渗透、伪装、寻路和生存专家，一直没有被找到。他的路线比任何人一开始想象的都要漫长。几年以后，一位法国摩托车赛车手在亚美尼亚和阿尔及利亚发现了夏洛来小牛。珍·瓦列恩的精液似乎能像花粉一样被风带向各处。

“他准是带珍·瓦列恩去了阿尔及尔的妓院。”尤里说

“对埃夫莱因来说，跨越边境从来不是问题，”他的老上司洛瓦特勋爵从伦敦前来游玩。“您的儿子是一流的士兵，真正的朋友，”他告诉外公，‘他退役以后我们还保持联系。他帮了我们很大的忙。”

外公咬着嘴唇，什么也没说

洛瓦特勋爵是个瘦削的老绅士，撑着一根雕花拐杖，脖子上总围着一条蓝色的丝巾。那块丝巾遮住了一根不锈钢的管子，它戳在碎裂的喉结外面，在他大笑的时候会发出柔和的哨声。陪同他的是一个迷人的高个儿中年女子，她一进村子就开始颤栗

洛瓦特勋爵在村子的游客纪念簿上签了名，好奇地想看看埃夫莱因学会踏地无声本事的地方，人们带他去了蕾切尔·列文的家。他惊奇地看着那个古铜色的老妇人轻手轻脚地溜到一只正在她的花园里偷吃菜蔬的兔子

旁边，对着它的长耳朵大叫一声“呸！”，把兔子吓得半死。

他和外公走进小木屋，关起门长谈，没一会儿就发现我在墙边偷听，于是就差我到果园里去陪那个漂亮女人。她走在繁花似锦的树林中间，一边把花瓣贴在脖子上一边低声地哼着歌曲，高兴地笑着。

他们要我守着她，我就守着她，在远处静静地走着，让她可以自由自在地在梨树中间跳华尔兹。亚伯拉罕和外公都没认出她来。只我一个人抓到了她的一丝香气，听见了公牛冲向围栏时的咆哮。

“亚科夫，”洛瓦特勋爵和他那位迷人的伴侣走后，外公对皮耐斯说，“你记得圣经中雅各是怎么说的吗？‘我的儿子还活着，我死前要去看他。’”

“他确实见到他了，亚科夫，”皮耐斯说，“最后他见到他了。”

“我这个雅各永远见不到儿子了，”外公说，“让我活下去的唯一原因就是找你们所有人算账。你们把他赶出了村子，我也要揪住你们的痛处，毁了这片土地。我要伤舒拉米的心，毁你们的地。”

35

她说话带着生硬的俄语大舌音 r 和松松垮垮、湿答答的 l。建立村子的那些人以前都这么说话，可当地的空气展开了他们的颚，拉宽了他们的喉，稀释了他们嘴巴里粘稠的唾液。

“65 年来，你的外公一直在心里和舒拉米较量。他像动物一样在沙地和沼泽里打滚，想除掉她留下的气味和痕迹；他试图把她从自己身体的每一个洞里清除出去，用记忆的钢索把她连根拔起。可她的肌肤在梨花的花瓣上，从蓝色山峦的叠凹里对他闪着微光。滑过他灵魂池塘水面的石片没有一块沉到了塘底。在利伯森屋顶上低飞盘旋的每一只鹈鹕都向他展示着她雪白的胸脯。”

皮耐斯现在肥肥胖胖，是个饥肠辘辘、好奇心强的病老头儿，很容易就

酸唧唧地大发诗兴。他伪装成年迈的自然老师，把我搂在胸前，给我注射爱的思考和信念。当我开始痛苦地哭泣的时候，他轻轻拍打我的颈背。

“复仇需要有耐心，”他说，“耐心得像海葱的球茎等到夏日的结束。它最大的乐趣就在慢慢成熟和慢慢完美之间。它在灵魂的最深处成形，在麦田稀疏的表面和光滑的肌肤下，在潜藏的裂缝和罅隙里。”

在他生命结束的那段日子里，没有哪个复仇事件躲过了他的眼睛。他给我解释外公如何向村子、向舒拉米复仇，大地如何向我们所有人报复。那些年里，除了拓荒者之家以外，再没别的事情比他说话更使全村感到震惊。

“这片世俗的土地长久以来习惯了圣人骨骸的恶臭，习惯了朝圣者和大队人马那么多脚丫子的踩踏，所以它准会捧腹大笑不止，它见我们这些拓荒者又是亲吻又是用自己感恩的眼泪浇灌它，发了狂地要占有它，用我们的小锄头插进它巨大的身躯，喊它妈妈、姐妹、爱人。就在我们犁了第一遍地，种了第一茬庄稼，当我们除草，抽干沼泽，清理灌木丛的时候，我们播下了自己失败的种子。”

他越说声音越发快乐。

“我们可能已经抽干了沼泽，可我们在下面发现的烂泥更加糟糕。人类与大地的契约，人类与自然的联盟——还有其他东西比这更加退化野蛮吗？我们养育了新一代犹太人，他们不再受人蹂躏，不再被人另眼相待，他们是和土地相连的一代农民，一群粗俗下流、吵吵嚷嚷、思想狭隘、不知羞耻、头大无脑的农民组成的社会！你的舅舅亚伯拉罕9岁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些，你的外公在埃夫莱因消失的时候知道了这些，而我，当看见他只照看花朵却任由果园里的水果腐烂的时候，也知道了。尤里被暴打之后，也明白了这个道理。

“没有这样的大地，”皮耐斯总结道，很明显，他藏起了最击中要害警句，“也没有这样的爱人。”

老迈虚弱的外公面对我和舒拉米站着。

“从现在起，我要和她一起生活，”他告诉我，“请理解我，孩子。以我的

年纪，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可在这儿，我不能。不能在这间房子里。”

我听见熟悉的脚步声向木屋走来。皮耐斯敲了敲门，走进来，后面跟着利伯森和泽尔金。

他们呼吸沉重，相互拥抱，一起失声呜咽起来。我被他们从俄罗斯人外表下喷薄出的情感弄得哑口无言，转身离开。那天晚上，我睡在干草棚里大捆大捆的草料中间，没有外公来为我盖好被子。午夜过后，他的朋友们走了，木屋仍旧亮着灯。我早晨回去的时候，他正慢慢地准备自己的早饭，而那个克里米亚婊子还在他的床上熟睡。

“我从没给你看过这张相片。”外公说。他的手指拂过皮箱的内衬，轻轻地摸索着直到找到他要寻找的东西。他拿出嫁接用的小刀，切开一条口子，剥去纸，用两根手指探进去，抽出一张老照片。

“这就是她，”他低声说，朝着床点了点头，“在那边，我们年轻的时候。”

照片似乎是被镰刀从上到下几乎劈成了两半，又用某种老式的棕色胶带在背面粘贴在一起。

舒拉米穿着深色的圆领衬衫，系着黑天鹅绒的细带蝴蝶结，坐在一张雕花的椅子上。她的那张年轻的脸庞被纵向割断了，眉毛弯弯的，骄傲得像两轮新月。她的手也被仇恨的剪刀剪断了，极度安静地交叉着，带着一个漂亮女人容光焕发的自信。

“晚上我们一起去河里游泳，在芦苇和灯心草遮蔽的角落，舒拉米像鹭鸟一样闪着微光。”

她和所有当官的睡觉，我告诉自己，和红军所有的老将军们睡觉。每个人都知道她做的好事。她就是你夜不能寐的原因。她就是外婆过世的原因。

外公起身，踮着脚痛苦地伸出胳膊，一拳打在我的脸上。他太老了，身体太弱，那一拳根本不痛，可我像秋天犁田的骡子冒出一身冷汗，眼里噙满了泪水。

接着，舒拉米醒了，我跑了出去。半个小时后，他们出来在院子周围散步。我远远地跟在他们后面。外公带她看了亚伯拉罕的挤奶棚、草料棚和老柴泽尔，他正在大嚼自己的养老早餐。那骡子顺从地看着她。以他的资

历，他非常清楚畜生在人面前是没有优势的，而两人的生命不过是用力拖拽一驾被卡住的马车而已，永远脱不开陷阱、土坑和泥塘。他们经过外婆菲吉的陶炉的遗迹，它正对着果园，毁损的炉壁间依旧可以闻到面包、痛苦和烤南瓜的香味。我远远地看着外公长长的袖子飘飘荡荡，他在把不同的树木指给舒拉米看。我知道他在挥手道别——向桃树，向梨树，向杏树，向我

“看看他们，”尤里走过来站在我的旁边，说道，“就像从俄罗斯小说书里走出来的一样。”

一个月以后，两人搬去老年之家。直到他临终的那一天，外公仍旧用一种故意的、精心计算的、不屈不挠的爱进行着报复，那种没有心肝的技巧，那些为求欢娱的老动作温柔地使舒拉米除去灰白的遮羞树叶，抓破了墙壁，用力地蹬着两脚直到她那患了风湿病的关节承受不住为止。

然后，就像后来尤里写给我的信中所说，外公死了，所有的东西都开始解体。利百加的尖叫声比以前响了十倍，亚伯拉罕的沉默和皱纹更深了，而我自己几乎不吃东西，因为我的胃里有一团长长的思念在膨胀、长大。米尔金离开家的消息很快传开来，口笔相传，飞过了田野。不过几天，木屋旁边的蔬菜田和花园里杂草就疯长起来。黑蚂蚁的腹部翘得高高的，差不多拱到了背上，疯狂地急速爬过地板。果园里三棵绝望的杏树倒了，中空的树干满是怀疑的浅色木屑。没心肝的牛蝇落到院子里，粗壮的口器钻进人畜的皮肤，只留下一个个血点，扰得性情暴躁的牲畜们没法集中精力干活。

当荆棘穿透木屋的地板长出来，难看的果实像个个恶性肿瘤的腺体在我的眼前膨胀，我从床上爬起来，去叫约西。我们拿着锄头来到花园，可憎的枝叶生在长长的瘤节上，我们把这些在地下蔓延的顽症连根挖起。一天下来，约西可真够受的。他的手起了水泡，晚上连背都直不起来了。

“这样不行的，”他对我说，“每星期割一次，坚持用汽油浇，你才有可能斩草除根。”

可我想直接击中要害，因为那个隐藏的东西一直等到外公离开了才伸出触角，从泥土里朝着我爬出来。

我挖的那条深沟穿过院子，延伸到田间。现在，我把沟挖向果园，一大

块一大块的泥土随着锄头的起落飞扬，我割开了玉米地、红花草，从英国高射炮阵地的废墟里穿过，惊呆了鼹鼠和百脚，吓傻了掘起来的陶器碎片和蝼蛄。我挖起能找到的每一根侧枝，四天以后，我直起腰，发现自己下到了泉水边。

这里，躺在黑莓树边的婴儿亚伯拉罕在黑暗中闪闪发光，皮耐斯遇见了跟在他的犁后走来的老阿拉伯人，这儿还有布尔加科夫浓烈的硫磺气味。他丝般的毛发在空气中漂浮，土木香叶子上凝聚着鬣狗腥臭的气息。就是这儿，我追踪着植物的母株到了它的老巢。

顽固的根系突然变粗了，一直扎进泥土深处。我把它缠在腰间，两脚站稳，开始拔。我的体形很彪悍，连肉带骨头有 19 英石重，和妈妈一样高，和爸爸一样壮。慢慢的，泥土提起来了，黄兮兮的根见了天光，带起大块的泥巴，还有死老鼠、猫头鹰粪便、巨大的锡镴啤酒扎和压扁的锡质玩具，那玩具还留着德国孩子手上的温暖，他们患了疟疾，临死仍抓着它们。

主根出来的时候，我向后一个踉跄，白色的须根像寄生虫一样扭动着寻找可以攀附的东西。地上留下一个巨大的洞，里面升起一团乳白色的毒气，一大群一大群的蚊子随之密密麻麻地飞出来。我朝洞里瞥了一眼，看见古老的水粘稠漆黑，慢慢地打着漩涡，小小的蛴　螬贴在水面，用短小的通气管耐心地呼吸着。像任何一个当过皮耐斯学生的人一样，我闭着眼睛都能分辨出按蚊的幼虫。

洞里传来低沉的流水声。创业者把沼泽封闭在土地的深处，种下桉树，把它囚禁在桉树的枝干里，现在，太阳的光线又触到了它，它沙沙地流动着，向我猛冲上来。

我被恐惧攫住了。我从老人们那里听来的所有耳熟能详的恐怖故事现在都活了过来。我以最快的速度挥起锄头，把泥土填回坑里，发了疯似地用尽所有的力气跺实。

我回到家，发现羽毛样的叶子枯萎得奄奄一息，我用手把剩下的植物从地上扯起来，就去睡觉了。我在床上躺了几天，呼吸着泉水的气味、墙壁木料的味道和外公的香味。那时候，我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生活被压制在他巨大的阴影之下，像一棵矮小的蕨类植物一样生长，不过是森林地面上的

一层土而已。

漫漫长夜周而复始，我躺着，没有盖毯子，倾听着屋顶上细微的脚步声和黄毛小鸡胆怯的唧唧声，直到亚伯拉罕带着一个装得满满的奶罐来找我，说外公要我们送牛奶。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我得到消息说作为孤儿，我不需要服兵役。而村子里，则谣传是因为我心理不健全的缘故。

“你还能对一个把发疯的外公当妈妈的孩子期望些什么呢？”舅妈利百加说。

利百加从来就不是好相处的女人，外公离家去老年之家以后，她就公开地痛恨我了。她很担心他会在遗嘱中把农场留给我，所以不停地求她的儿子们去看他。可约西说自己奶牛的事情忙不过来，而尤里则满不在乎。

“我一点儿也不在乎林子，也不想当农民，”他说，“谁想在这样的地方生活？这儿除了整天叨念些奶牛的事儿，简直无事可做。”

人们仍旧谨慎小心地对待我。我是村子里最强壮的少年。 14 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是拔河队里的压阵队员。每次比赛前，外公会对我说，“脚下踩稳了，站牢了，巴鲁赫。让他们瞧瞧！”

除了皮耐斯，我没有朋友，他喜欢和我聊天，试验一下新点子，回答我提出的问题。有时候，柴泽尔在窗口张望，点点头，可他也太老了，再不能说话了。

早晨，我起床的时候感觉很虚弱，外公的气味仍旧在木屋里流连不去。我腌制的橄榄吃起来不像他腌的那种味道，很快就变得软绵绵的，烂掉了，因为我总也把握不好盐的分量。新鲜鸡蛋要么像石头一样沉到水底下，要么像弹弓发射，跳出桶来。

就像尤里说的，我是“屋顶上一只落单的鸟儿”。他被迫离开村子以前，每天早上都来看我，带来从他妈妈的储藏室里偷的两块蛋糕，一块给我，一块给柴泽尔。

“你怎么能这样过日子呢？”他问道。

燕子在屋顶的一角筑巢，灰色的地衣弄得墙壁像长了麻子。

“你不能就这样让木屋毁掉，”麦舒拉姆说，“这是村子早年留下的最后一批物件之一。”他来这儿借用外公的旧帽子作他的某次展览的展品。那顶灰帽的边缘松松垮垮的，有时候我喜欢戴着它到地里去。

我一个人待在木屋里，在正在腐烂的墙壁间的地板上走来走去，渴望着抛弃我的外公、死去的父母、失踪的舅舅和天上的星星能救我脱离孤独和悲哀。我唯一的朋友是角落里颤抖的蜘蛛和用手脚攀住墙壁的半透明的壁虎，它用纯洁的黑眼睛看着我。白天，我照管外公的果园。他在自己高高在上的爱巢里指挥亚伯拉罕，要我料理它。

“那孩子需要做点事情，”他说，“他有一双巧手。”

我修剪枝叶，劈植树芽，缠绕树枝，给树木的伤口涂上焦油，像外公一样让果实成熟、落下。亚伯拉罕不时地要我去牛棚帮手，我总是很愿意去的。我喜欢从车上卸下一大捆一大捆沉重的草料，在草料棚里堆垛好，我喜欢清洗下水沟，拉着轻佻兴奋的小母牛赶赴与输精员的第一次幽会。

每当我觉得事情变得没有希望，浑身骨头都要烂掉的时候，我就会去和围栏里的小公牛摔跤。我玩耍似的抓住半吨重牛犊的角，柴泽尔就会从他的那堆田报纸上抬起皱巴巴的脑袋，古怪地瞅我一眼。那些小公牛是瘤牛、安格斯牛和夏洛来牛的杂交品种，体形巨大，只要看到我一边走过来一边脱掉衬衫，就会发出高兴而自负的咆哮。它们爱我，因为我是它们简单平庸生活中的亮点

那时候，饲养肉用牛是个高利润的生意，可一看到牛肉商停下他们的卡车，亚伯拉罕舅舅便沉下脸来。他们用拳头绕住小牛的尾巴，拉得它痛苦地来回乱转，牵着这些庞大的动物走上卡车放下的坡道。两三天后，这些满眼泪水的小牛会被送到屠宰场去，他的肌肉绷紧了，像一个机器娃娃步伐僵硬地在院子里蹒跚着来去

虽然他从来没有对我和小牛一起胡闹说些什么，可他看见了，脸上就会慢慢绽开一丝赞许的浅笑，抹平了眉间的皱纹。有时候，我袒着胸，浑身大汗地从围栏里走出来，青筋仍旧在皮肤下暴凸着，却发现利百加舅妈躲在桉树巨大的树干后面。

“你为什么不给自己找个姑娘，反而要把牛儿摔在它们自己拉的屎上？”

她匆忙离开前怒气冲冲地大叫。

在外公的抽屉里，我发现了一些旧文件，妈妈弄的干花和来自全国各地咨询农业问题的信件。“我的土地难以耕作，下过雨后，水都留在表面渗不下去，”卡佛尔·耶兹查克的阿里耶·本-大卫写道，“你认为我该种桃树吗？”

外公给每一封信都贴上了回信的副本。他建议“亲爱的阿里耶”一英亩种144棵树，把嫩枝嫁接在樱桃李的树干上。

我发现一些送来给他诊断的有虫斑、受感染的叶子和一张他亲手写的便条，上面写道：“希蒙，我的朋友，我说的关于如何修剪枝条的方法不适用新开辟的葡萄园。目前来说，嫁接后新长出的任何枝叶都不能碰。只要除去从主干上长出的根出条就行了。”

还有其他的发现。“我和其他几个工人一起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什洛莫·列文从耶路撒冷给加利利的妹妹写信，“我每天回家的时候，两只手都因为切石头又肿又痛，不能碰东西。离这儿不远有几棵老橄榄树，我到那儿去，脑袋顶在树上，像小孩子一样大哭。我会成为一个劳动者吗？或者我只是妈妈的乖宝宝？”

雨敲打在木屋的屋顶上，山谷充沛的雨水把大地变成了泽国，把人的血肉变成了海绵。我喜欢像上了年纪的人那样在雨中漫步，脑袋和肩膀上裹一个空麻袋，像僧侣巨大的兜帽。每个礼拜，我都去会议厅看一次电影，那更是为了去看看里洛夫在他的老座位上大骂那些干扰他观看的人。有时候，我走到泉水边，仰面躺在地上，透过灌木丛望着天空。就是在这儿，外公带来了他的第一个儿子，婴儿亚伯拉罕，那天晚上，整个村子都爬上水塔，观看他神秘的光晕

“我整晚都燃着一小团篝火，”外公告诉我，“它赶走了豺狼，映得黑莓树和纸莎草丛闪着黄色的光亚伯拉罕睡着了，我坐在那儿，想事情。”

一个女人每星期来给我打扫三次屋子晚上，我坐着喝茶，在一尘不染的厨房里思索，想象黑暗中村子的模样。

我们的村子呈H形。农民的房子沿着两条竖线铺开，两侧是打谷场

米尔金家的农场在东北角，学校、会议厅、育种场、牛奶场、诊所、商店、饲料棚和邮局在村子的中心。非农业人群也生活在这里，他们房子的周围是小花园和备用的粮仓空场。

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片荒野。麦舒拉姆盒子里的老照片——没有树木的土地上的帐篷，衣衫褴褛的男女，皮包骨的孩子们，像法老梦境中那样瘦弱的奶牛——看上去像是在别处拍的。种植着柏树和木麻黄树的林荫道延伸到每一间农舍的门口。早年种下的那些枝干修长的华盛顿棕榈在空中摇曳着野性的树冠。

我自己就在拓荒者之家入口处旁边一条漂亮的林荫大道上种了一打这样的棕榈。那时候，还留在村里的米尔金家的人只有亚伯拉罕、利百加和约西三个。每个星期六，他们会去看望尤里。有时候，他们邀请我一起去。

约西开着那辆老史丹蓓克车。虽然他没有驾照，却是个细心的好司机。你可以看到马路跃进他的眼睛，仿佛他的脑子正在不停地消化它。亚伯拉罕一言不发，利百加试图聊东聊西，可也放弃了，像一头受了责备的小牛似的坐在那里，她还是很善于摹仿的。

她的哥哥，也就是现在和尤里一起生活的那个，从部队退役之后就离开了村子，成了一名成功的大型挖土机经营者。全国各地都有他的拖拉机，在非洲和拉美也有他的生意。他是一个快活富有的小个子男人，很喜欢我，喜欢向我挑战摔跤。他用尽力气在我背上重重地拍了一掌，问我是否想在他那儿谋个“开推土机的差事”。

“我听说你挣了大钱，年轻人，”他精明地说，攥着小拳头打在我像一面巨墙的肚子上，“如果你想要一把电动铲子对付那些坟墓，只要跟我说一声。

“我需要的就是一把鹤嘴锄和一把普通锄头。”我说。

“你还不知道呢，他就会把你和你的机器全买下来。”利百加说。

虽然尤里的新职位使他成为当地女孩的梦中情人，可他过着和尚一样禁欲的生活。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当我们俩终于被留下单独待几分钟的时候，他问道“我在想你的父母——你的爸爸，他抬起头，知道一个女人要从上面掉

在他身上，你的妈妈，她在沉睡时搂着他死去，梦里还想着肉。”

36

外公和舒拉米离开之后只回来看过一次。我记得自己从地里回家，看见院子里停着老年之家的救护车，心里猛地一惊。我走进屋子，发现外公躺在床上，亚伯拉罕和村医坐在他的旁边。我吓坏了，可外公解释说他非常想念木屋，非得要再来看看。医生把我叫到门边，有话对我说。

蒙克医生是村里新来的。他来这儿的时候，外公已经在老年之家了。他有个金发碧眼的老婆，人很友善，和每个人都做朋友，有时候在学校里代代课，她收拾得像猫一样干净，穿着用碎柠檬叶子薰过香的薄裙装。她来这一个月以后，皮耐斯和所有女人听到了喊声，“我操了医生的老婆。”

医生会拉大提琴，甚至还玩玩票，办过几次独奏会。有一回，泽尔金去听了，回来说如果把他的曼陀林倒过来夹在两腿之间，“也会发出那样的嚎叫声。”

“爷爷觉得自己要死了，”蒙克医生带着刻意为之的亲昵说道，他那条讨厌的小狗想啃我的脚后跟。“我给他做过检查，没什么问题。他这个年纪的人都会这么想，所以我们得设法让爷爷平静下来。”

外公希望回村里看看，这在老年之家并没有引起别的想法。但是，他一到村里就派亚伯拉罕去找医生。

“我要死了，”他告诉蒙克医生，“我想知道死会有什么感觉。”

怪异的是外公从来都不看医生。他只信任护士和药剂师，尤其忍受不了我们以前的内科医生，一个奇怪的超级素食者，他在埃夫莱因来信之前从苏格兰过来加入我们的行列，已经死了好几年了。那时候离发现青霉素还早，他就用面包上长的霉菌涂在感染的伤口和湿淋淋的阴茎上，吃秋水仙的球茎、曼德拉草的中果皮和磨碎了的胡桃树皮。他每天早晨一定要日光浴，把路边摘来的锦葵叶和从小鸡食槽里弄来的马齿苋当作小吃招待客人。他

的话常被大家拿来寻开心。“奶牛踢中了里洛夫的脑袋，他在粪肥中毫无知觉地躺了半个小时。”便是他非常有名的一段诊断。

苏格兰医生吃的食物健康均衡，使得他一点儿都不见老。他 80 岁的时候捣弄了他平生最后一种黄色的粉末，一种长的 和象鼻虫吃的纤维素，从此他的皮肤上一条皱纹都找不到了。

蒙克医生听说过村子里流传的那些关于亚科夫 · 米尔金的故事。

“我听说过您的很多事儿，爷爷，”他一边说一边翻诊所的医疗档案，“很高兴能认识您。”

他给老年之家的医生打了电话，测了外公的脉搏和血压，为了保险起见还做了心电图。

“爷爷，”他说，“您健康得像一匹马。我不想送您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可您身体好得很。”

“我们把话说清楚，”外公说，他冷冷的声音却鼓舞了我，“首先，我不是你的爷爷。其次，我没问你我的健康状况。别叫我爷爷，别送我去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只要告诉我，死会有什么感觉。”

“说实话，我不知道，”医生生气地说，“我猜那得看您是怎么个死法”

“老死，”外公说，“我想要平平淡淡地老死。”

那个晚上我一宿没睡。他回到木屋，我太高兴了，他说话的腔调又让我害怕，我紧张得很，睡不着觉。他自己呢，艰难地起身帮我盖好被子，回到床上，像小宝宝一样睡着了。

太阳刚刚升起，我就为他做早饭。吃过以后，外公叫我带他到地里去。我沿着拖拉机小道上的车辙推着轮椅。我们经过牛棚，老奶牛看见他，高兴地叹着气，可一些小公牛小母牛就不知道他是谁了。

“你得在喂食的畜栏里放块盐让它们舔舔。”外公对刚刚赶来的亚伯拉罕说。

“爸爸，现在的浓缩液里已经加过盐了。”亚伯拉罕说。

“奶牛都想自己舔盐。”外公固执地说。

我们走过无花果树和橄榄树。外公拥抱了一下柴泽尔，拍了拍他的鼻子，尽管他上了年纪，可鼻子还像小时候那样光滑柔软。

我们来到果园，那儿郁郁葱葱，一片繁茂。

“很好，”外公一边说一边用手拨弄着树叶和枝条，“去，给我摘点水果来。”

他用力吸着密思李和维克森李子的味道，这些品种已经再没有人种植了，他说需要给泥土添点氮肥。他建议我明年秋天在林子里撒些甜豌豆种子，让土地长长肥力。

“听我说，巴鲁赫，”他突然说，“那医生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要死了，我希望埋在这里，埋在自己的果园里。”

我能觉得自己的脸猛地抽了一下，勉强在嘴角挤出一丝惊恐的微笑。

“可亚伯拉罕想留着果园。您自己也要我好好照看的。”我说。

“当然要你好好照看，”外公说，“别担心。我不会占很大地方。”

“仔细听着，孩子，”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我来这儿不是来游览的。我来这儿是为了等死。我要死在家里，这样比较容易把我就地埋了，你不需要去征求别人的同意，也不需要把我从老年之家的冰柜里扒拉出来。”

“可为什么呢，外公？”我结结巴巴地说。

“他们把我的儿子赶出了村子，”外公情绪激动地说，“我不要躺在他们的公墓里。我跟他们势不两立。我要把土地变成他们的祸根。”

他严厉地看着我。“你要把我埋在这里。这块地是你和我的。在我之后，你要埋了舒拉米，也许还会有其他人。不要让任何人把我们从这里移走。我就指望你了，巴鲁赫。你是惟一可以实现这个计划的人。”

外公看着我慢慢地把这些话记在心里。突然间，我明白了他为什么要用那些蔬菜喂养我，为什么一边给我讲故事一边给我喝牛初乳，为什么把我从鬣狗嘴里救下来，为什么仔细地称量我的体重。

“现在，送我回木屋去。”他命令道。

我推着他回去，心情十分沉重。此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愚蠢的白痴。我自觉像一只动物，什么事情都不明白。

我帮外公在床上安顿好，他叫我回去工 作。“我要休息一会儿。”他说。

中午，一只母鸡跑到了田里，自命不凡地扇着翅膀，我跟着它回到木屋。

外公正不耐烦。他要我到合作社去，找列文要一套新睡衣。

“我这个年纪可以纵容一下自己了。”他笑着说。

“也许，他还想给骡子要几条真丝床单？”列文嘲笑着。

我提着一套柔软的灰底淡蓝条纹法兰绒睡衣回去。外公叫我点燃了烧木头的老炉子，把他的箱子拿到床边。

炉子的烟囱咕噜咕噜地响着，外公在那些牛皮纸资料中翻拣，整理归类：信件、文件、发黄的照片。然后，他在屋里走了走，蹒跚着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我没有回去工作，跟着他走来走去，差点就贴着他弱小的身体了。我的大块头肯定让他不安了，因为他突然回过身，责骂我。但我没有离开他。我担心自己若移开视线哪怕一秒钟，他都可能消失在稀薄的空气中。

快到傍晚，我从牛棚弄了点牛奶给他，可他全吐了，大发脾气，嚷嚷着要我把地板抹干净。后来，他道歉，叫我扶他去浴室，在他洗澡的时候坐在旁边。我保留着他那张挤牛奶的旧凳子，木头的凳面发白了，那是他粗糙的棉布工作服磨出来的。他坐在上面，以免在潮湿的瓷砖上滑倒，水很烫，他白色的皮肤变成了粉红色，蒸汽腾起来，窗户上滴下一串串水珠。他用肥皂擦身，仔细洗干净，小题大做地在耳朵后面挥动着浴巾，依着墙蹲在挂着我的散发着酸臭的工作服的挂钩下面。我能分清外公什么时候想单独思考问题，不去打扰他。

他洗完了，我帮他站起来，用那块大而柔软的旧被单裹住他的身体，他喜欢用它自己擦干身体，然后把他抱回床上，像护士抱着一个婴儿。他慢慢地穿上我买来的新睡衣，叫我扣上上衣，说道，“把我埋在自己的土地上，埋在树林中间。”他躺下来，眼镜搁在小床头柜上，毯子拉到下巴下面，沉沉地睡着了。我花了 6个小时要自己承认，他失去的知觉再也回不来了。

利百加和医生想火速送他去医院，可亚伯拉罕说他的父亲已经拿定主意要死，应该被允许就这样走。凌晨一点，蒙克医生宣布这种昏迷状态可能持续数日，利百加和亚伯拉罕就回家睡觉去了。外公的身体继续呼吸，颤抖，分泌褐色的、干燥的、臭烘烘的泥巴。

整整三天，我坐在木屋的墙边，没合过一下眼。人们进进出出，我已经

神志不清了，再也不知道谁从门里进来，谁又从外公的皮箱里出去。第三天晚上，当我的身体因缺乏睡眠而虚脱的时候，房间里盘旋不去的各种梦境结束了，我知道外公死了。我走到他的床前，把他抱起来。他小小的，很轻。

“土地，土地，”他突然说，“土地要大声说话了。”

我把他抱在臂弯里，向田野走去。我们经过草料棚和围栏，牛儿在不住地点头。我们在埃夫莱因的旧屋边停下来，拿了一把干草叉，一把镐和一把铁锹。我们悄无声息地走过柴泽尔身边，它正抽搐着身体和自己争辩着什么。远处传来豺狼的嗥声，惊扰了火鸡。土地上，草叶上，停在附近的福特森拖拉机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露水。

“这儿。”外公说。

我抡镐扒开土地，用干草叉挖深，掷出沉重的土块，然后用铁锹把四周铲平。我一遍一遍地做着这些事情，我很强壮，又几近疯狂，25分钟后，我在梨树和苹果树之间挖成了一个一码半深的方坑。

我脱掉外公的睡衣，把他放进坟墓。他雪白光滑的身体在黑暗中熠熠发光。我用泥土将他遮盖，用双脚把土踩实，几块沉重的石头围绕着它的边缘以示标记。然后，我躺在潮湿的地上，沉沉地睡去。

早上7点，我醒了，阳光透过梨树的树叶照在我的眼皮上。亚伯拉罕舅舅在叫我的名字。蒙克医生面无血色地躲在一边，村委会主任雅科维对着我的肩膀踢了一脚，质问我知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

蒙克医生鼓起勇气，整个儿地扑到我身上，像个疯子一样尖叫着，感天动地地想撼动我的身体。

“我该怎么填写死亡证明？我怎么知道他死了？这儿发生了什么？”他不停地问他那些白痴问题。雅科维脸上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捡起外公的睡衣，仿佛希望从中找到这个谜团的线索。

“放下睡衣！”我大叫着，我以前从没用过这样的声音。

他只是站在那儿。我推开蒙克医生，像一头公牛一样站了起来，扇了雅科维一巴掌，很重，他的嘴唇像李子一样绽开了。他又痛又惊，像滑稽的人体模型似的向后一个趔趄，一屁股坐在地上。我冲上两步，从他手里抢

过睡衣。

“那是外公和埃夫莱因的。”我说。

他用手撑着地，站起身来。

“我可不是跟你闹着玩。”我警告他。

他虽然比我矮小，可肌肉发达，和村里的大多数男人一样是参加过几次战争的老兵。他站了起来，用手擦了擦流血的下巴，干巴巴地说：“我们一小时后回来掘坟。我们要把他葬到村公墓去，在元老的那一排，你外婆的旁边。如果我是你，巴鲁赫，就不会再惹什么麻烦。”

他们走了。过了一会儿，亚伯拉罕一个人回来，拿着拖拉机上沉重的拖链和两英尺长的金属管。他一句话没说，把它们放在坟墓上，回奶牛那边去了。

半个小时以后，他又回来。这一次，几个男人跟他在一起，洗干净脸并扎上绷带的雅科维、皮耐斯和丹尼·里洛夫。那时候，我已经挖好了很多坑，打算在坟墓周围种上观赏灌木。

我直起身，振作精神。

“外公要求葬在这里。”我告诉他们。

“我们知道你很依恋他，”皮耐斯说得很友好，“可这不行。这儿有公墓，巴鲁赫，那儿才是葬人的地方。”他认为他比我聪明，就像农夫比待宰的牛犊聪明一样，甜言蜜语地凑过来，把那只实施催眠术的手放在我的脖子上。可我知道教师和牧牛人的所有把戏，跳回到坟墓上的那堆石块上，一言不发地站着。

“别浪费时间了，皮耐斯，这家人都说不通，”雅科维说，“他们给我们招的麻烦够多了。”

他做了个手势。我从眼角里瞥见丹尼·里洛夫瘦长的身形伸着双臂向我移动过来。一头带着邪恶挂钩的沉重拖链在空中呼啸，在我的头顶旋转成一个发光的暗色圆圈。丹尼向后退去，那队人退却了。

皮耐斯不止一次看见过我掀起沉重的岩石寻找蚁蜂和蛛毛蝎，于是走到雅科维面前。亚伯拉罕也走了过去，每个人都听得见他愤怒的话语

“我不想再看下去了，”他的额头青筋暴凸，“别忘了，我们正在服丧。

父亲死了，我们希望安安静静地为他服丧。”

雅科维重新估量了一下情势。“我们现在就走，”他说，“你听好了，村委会不会就此罢休。”

直到今天，我仍旧不知道谁是对的——尤里说外公有预言未来的能力，而我则认为他只是花了很长时间计划未来，未来也被迫沿着他挖的水沟里流过来，恰好到我的面前，把我叫醒。

外公知道没人会移动他的躯体，他知道没人胆敢挑战他一手养大的怪物外孙。他知道在他身后我会埋下更多正在读秒的尸体炸弹和一袋袋潜藏着灾难的金子。

他知道自己不会被挖起来，因为村里从来不会掘起让人难堪的东西我们对丑闻秘而不宣。叫警察是很残酷或很恐怖的事情。我们这里从没有发生过一桩强奸案或杀人案，抢劫、袭击、斗殴和其他这类不规矩的事件都有我们自己选出的官员来处理，并由公众压力和村务简讯忠实地助阵。

我站在坟墓上守了一个月。亚伯拉罕没来鼓励我，也没有试图说服我放弃。约西和他妈妈赞同大家的看法，认为我疯掉了。尤里乐坏了。皮耐斯则觉得很恐怖。

“我不能相信这样可怕的梦境竟然就发生在我的鼻子底下。”他说

“外公要我这么干的。”我回答。

“无耻之尤！”皮耐斯说。

“外公叫我干的。”

“还使用暴力——飞舞的链条铁棒。你就像守着地狱大门的刻耳柏洛斯[1]。”

“外公说的。”

皮耐斯严厉地看着我。但渐渐的，他跌坐在地上，仿佛恍惚着就投了降。外公知道这个困惑的老教师会想法说服我，而且不会成功。皮耐斯孤立无援，属于那些为了一些词言就作茧自缚的人 “埋在自己的土地上”或

[1] 守卫冥府入口的有三个头的猛犬

者说“这里躺着耕种这片土地的农人”，对像他这样的人是无法抗拒的词汇。

“他死了，埋在自家花园里。”他引用圣经里的话，明显带着羡慕的意思。

我埋葬舒拉米的时候，他也没有抗议。法妮娅恼火了好几天才意识到于事无补，就平静下来。几个月之后，罗沙·蒙金的棺材运来了，她那块粉红色的墓碑在外公的坟墓边揭开面纱，这标志着我正式操起承办丧葬的行当，皮耐斯彻底惊呆了。

那是果园最后的日子。虽然尤里预言树木会借着外公躯体的养料繁荣昌盛，他坟墓周围的那些树却像中了毒一样很快死掉，而离得稍远的那些也病恹恹的：树上长满蚜虫，没有风的天气里枝叶也会沙沙作响，果实还没熟就掉下来，可以想到的各种害虫都在上面挖洞凿坑。它们仍旧一阵阵地开花，剧毒的花蜜和花粉杀死了很多蜜蜂和苍蝇，散发着臭味。马古利斯把他的蜂巢迁到了其他地方。风卷起了花瓣铺成的地毯，留下一层坚硬的土。我不时地从枯枝上摘下果子，可它们摸起来吃起来都像肉丸子。晚上，猫头鹰和臭鼬吞噬着果实，外公的果园很快死去，烂掉了。

亚伯拉罕在外公的墓碑上刻了名字和生卒年月，还有一行诗，以纪念他种下的第一棵树。

“一棵绿色的橄榄树，美丽，结着优雅的果子。”

37

外公过世后的第一个春天，他墓边的土壤开始骚动。背上有黑斑的红色甲虫爬出来，等着更多死者到来。他们很快就来了。拓荒者之家成了既成事实，村里一片讨伐之声。我拒绝出席村委会的听证会，布斯奇拉情绪高昂地回来了，读给我听他认为备忘录中最有趣的段落。

“‘利伯森同志：同志们，过去的一年中，巴鲁赫·申纳尔同志一直在米尔金家的农场里掩埋死者。申纳尔同志最初埋葬的是他的外公，他宣称自己是在执行后者的遗嘱，但并没有征得上级的同意。几个月以后，他掩埋了

舒拉米·莫茨金，一个从俄罗斯来的新移民，大家都知道，她就是亚科夫·米尔金最后几个月里与之共同生活的那个女人。随后，他开始为商业目的埋死人，甚至进口前移民的尸体。

“‘里洛夫同志：在过去的半年里，他处理了近 50 具死尸。

“‘夏皮罗律师：我要求里洛夫先生使用敬语。

“‘里洛夫同志：你不是和某一个人打交道。你是和村委会说话！村委会要求申纳尔同志把米尔金农场的坟都掘出来，停止此类活动。

“‘夏皮罗律师：如果可以允许我评论一下的话，我们正在讨论一项生计，而不是“活动”。我的当事人依靠向有兴趣的客户提供丧葬服务谋生。

“‘布斯奇拉：我们没有违背客户本人的意愿埋葬过任何人。

“‘里洛夫同志：你闭嘴，布斯奇拉。

“‘利伯森同志：村里在小山上有一块林荫遮蔽的上好公墓，俯瞰山谷，坐落在三公里以外，符合卫生要求。米尔金农场在居住区，不能用作这个用途。

“‘夏皮罗律师 根据 1940 年颁布、1946 年修订的《公共卫生条例》，卫生部允许建立符合以下条件的新墓地：1. 该墓地不会威胁任何河流、水井或其他水源;2. 该墓地从开立之日起距最近的现有居住区 100 码以上。所有墓地必须有永久性的篱笆或围墙封闭，其高度不能低于 5 英尺。所有墓地必须具有充足的排水系统。我的当事人坚决认为拓荒者之家符合这些要求，而且已经通过了适当政府机关的调查和授权，在我递交给你们的证据中就有这张许可证。

“‘利伯森同志：申纳尔同志违反了村规。我们回归大地是要用我们自己的劳动耕作并生活下去。

“‘夏皮罗律师：我的当事人的做法完全符合你所说的合作耕作理念。他没有雇用任何劳力，按照要求向合作社交纳所有的税费。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我的当事人绝对参与了犹太人回归土地的运动，而他向运动先驱者们表达的敬意应该成为骄傲和荣誉的源泉献给复国运动。

“‘里洛夫同志：你那些愚蠢的笑话够了。

“‘夏皮罗律师：我的当事人确实以土地谋生。他用自己的劳动扶养自

己，认为自己是土壤的耕种者，把丧葬事业看作农业的一个分支，使用农业工具挖掘、种植、施肥、灌溉他欣欣向荣的事业。他的那些坟墓抗旱防虫，不会结冰冻坏，不会沾染疾病。这里，我递交一份详细的成本报表，证明一英亩的墓地，不论从投资要求的绝对还是相对方面来讲，比种植任何农作物都更加有利可图。'

“而这一点，”布斯奇拉颤着声音说，“正是最让他们无话可说的地方。你的利润，申纳尔同志。现金。就是我们赚的比他们多这个事实。”

38

皮耐斯在科学上的名声可以追溯到他发现史前洞穴的时候。“那时候，村子和我都还年轻。”他告诉我。和他的其他学生一样，我很了解那个洞穴。它在一片俯视山谷的岩坡上，村子墓地的尽头，入口 被一丛扎人的梨木和德国移民留下的石头废墟遮盖着。在外婆菲吉的葬礼上，皮耐斯注意到两只小小的猫头鹰，一雄一雌，一边对着默哀的人们躬身行礼，一边睁着狭长的金色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他们。“我的心受了重创，像草儿枯萎了一般，茶饭不思，”他赞颂着朋友的妻子，“我像野地里的一条猎犬；我像废墟中的一只鸮枭 。”几天以后，他回去了，发现那两只捕猎的小鸟就把窝安在石头的废墟里地上散落着田鼠银光闪闪的头骨、干燥硬化了的鸟粪和被生吞了的蚱蜢的翅膀。腐肉的恶臭从鸟窝里两只刚刚会飞的小鸟身上散发出来，白色的羽毛和愤怒的嘶鸣让他联想到一对哈西德侏儒

“我跪下细看它们的时候，瞥到了洞穴的入口。”

一开始，他认为这是古时候僧人的一间小室。他绕过一块巨大的岩石，从扎人的梨木丛中辟开一条小径，进了洞穴，四壁散发着一股若有似无的奇怪气味，仿佛是熄灭的篝火、收燥了的腐败和严寒时代树胶的味道。皮耐斯找到的燧石埋在很容易铲去的表层灰烬和动物粪便下面。他再挖下去便遇到了那件著名的头颅，就此引着一队科学家大老远从英格兰跑来。他们

的发掘工作确定，就在这个洞穴里曾经居住着巴勒斯坦智人。

“巴勒斯坦人根本就不是智人。”许多年后皮耐斯告诉我，他那次中风以后，幽默感大大增强，对尤里的恶作剧和列文的背后中伤行为变得更加宽容了。

伦敦来的考古学家在洞里找到了五具人类遗骸，三个属于成人，两个是小孩子一想起这个，皮耐斯就要发抖。“只要想想有朝一日他们把我们的坟也挖起来！我能想象那个朝利亚捅过去的鹤嘴锄，从她的胸腔和骨盆中间扒出那对可怜无辜的双胞胎蓝莹莹的小骨头。”

石头的武器，从头到尾劈开的巨大水牛股骨，犀牛脊椎的碎片，这些都告诉皮耐斯穴居人曾是猎手而非农民。一种由来已久的愤懑袭遍他的全身。燧石小刀，掩埋的箭头，厚重、低矮、眉毛浓密的头骨——统统都让他想到里洛夫。

他退出洞穴，坐在洞口，俯瞰着脚下宽广、和顺、富饶的山谷。村子里简陋的木屋，初显雏形的街道和刚见绿荫的树木，突然间仿佛从历史久远的休耕大地上浮了起来，在数不尽的层面上飘荡。拓荒者最初开辟的那些几何图形的田地看上去像极了拼缀的补丁，仅仅是蛛网一样的东西。他还只是个年轻人，想着浩渺的时空像钟摆一样在山谷里摇荡，感到一阵眩晕

皮耐斯说，包括一位老教授在内的英国人“都非常喜欢我”，一群头戴遮阳帽、身穿大屁股灯笼裤的快快乐乐的高个子学生在小山上搭起一顶大帐篷，每天都要下来到村里买鸡蛋、牛奶和奶酪。他们在利娃·马古利斯那儿吃午餐，不赊不欠地付了账，点点头，穿了袜子的脚在桌子底下跺两下，惊异地赞赏水晶质地的餐具、西伯利亚花边桌布和镶着金边的玻璃水杯。

“村委会允许利娃使用这些，尽管它们的确是她的东西，”皮耐斯解释说，他把声音压得像耳语一般，“它们是她的父母装在轮船衣箱里从俄罗斯送来的”

皮耐斯告诉我那个洞穴和里面的考古遗存的时候，利娃那个出名的奢侈箱子已经被厚厚的土层和长久的忘却埋藏很久了。

“那是我们召开的最初几次听证会之一，”和亚伯拉罕舅舅的诗歌、大战

时期的蝗灾和利亚·皮耐斯之死一样，利娃的箱子埋得很深，只有用液压翻土机才能让它重见天日。

“嫁给马古利斯以后，利娃给她的父母写了一封信，讲了他和他的蜜蜂的事情，告诉他们她非常热爱艰苦的野外劳作，还附上了几张自己的照片——一个以色列土地上的小丫头，穿着粗糙的灰色阿拉伯布料缝制的衣裙，在庭院里撒播鸡食，从蜂箱里收集蜂蜜。

“他们婚礼的时候，”皮耐斯说，“没有人知道，甚至马古利斯自己都不晓得新娘是基辅的贝林家人，乌克兰最富有的犹太人之女。”

六个月后，三对共轭牛拉着的货车来了，由六个哥萨克人和四个切尔克西亚人护卫着，他们骑着紧张兮兮的小马，马鞍里塞着温彻斯特来复枪，皮带上插着寒光闪闪的匕首。车上驮着一个巨大的箱子，里面装着黑檀木的家具、比空气还要稀薄的整套餐具、丝质的枕头、鹅绒的被子、蓝色的蕾丝窗帘和布哈拉地毯等等。利娃的父母不知如何在布尔什维克的眼皮底下成功地把一整套嫁妆偷运了出来。那天傍晚，冬妮娅·里洛夫带着艳美和原则，坚持要召集村委会，委员们也已经注意到了妇女同志们眼中闪烁着狂野的光芒。这次紧急召开的会议让利娃明白，合作社不会容忍一个希伯来农民的家里拥有这样的奢侈品。她要么把箱子打包送走，要么自己收拾一下，带着箱子滚蛋。

“我倒有个更好的建议，”马古利斯温和地说，“利娃和我已经谈过箱子的事了，想把整套嫁妆都捐献给村里。”

利娃如鲠在喉，只得点头表示同意，里洛夫和利伯森被派去接收她的财宝。以后数年间，她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衣衫褴褛的农民就着她家的水晶器皿吃饭，在新近收割的田野里一边用肮脏的手指握着她的黄金餐叉，一边玩笑着用贵族化的语言呼朋引伴，鞠躬，摔打，大跳米奴哀小步舞。我还记得皮耐斯讲起这事的时候重复着“民粹派”这个词儿——俄国贵族。利伯森从来不失时机逗他老婆大笑，让她保持美好优雅，用玉米穗轴给自己弄了个胡子，照托尔斯泰伯爵的模样打扮起来，穿着一件长长的白衬衫动身来到田野里的同志们中间，当他们是他的农奴一般打着招呼，从刻花玻璃壶中倒出冰镇的柠檬水，用美轮美奂的玻璃杯盛着，招待他们。

利娃的那个上了漆的中国餐柜一直放在村委会的帐篷里，直到被栎木钻蛀虫蛀坏了。银器换成了六头奶牛和一条娇生惯养、脾气臭到家的弗里斯兰公牛。里洛夫用一条布哈拉地毯买了一个可拆卸的榴弹炮，鹅绒则在村民间分派，每家都得了相同的分量。冬妮娅满意了，村里的规矩也遵循了；利娃沉痛地愠怒着，甚至马古利斯安慰她说手指上的蜂蜜比金匙子上的蜂蜜舔起来味道更好也无济于事。他用蜂蜡涂抹她粗糙的双手，把蜂蜜在她的肚脐上滴成个钟乳石的形状，但她拒绝接受安抚。虽然她看上去已经把自己交付给了村里的裁决，“可是晚上，她哭得如暴风骤雨一般，你都能听见马古利斯的帐篷边沿在风中扑打的声音。”

“布尔什维克都从我父亲的手里拿不走的东西却被我们自己的革命同志从我这里偷走了。”她对丈夫说。

两年之内，所有的水晶器皿都打碎了。那东西太透明，空着的时候根本看不见，农民们粗莽的双手将杯子一个接一个地扫下了餐桌。

马古利斯整天在花丛中放牧他的蜜蜂。当最后的杯盘打碎的时候，利娃除了尘土、汗水、乌托邦的想象和牛粪浓重的气味之外，已经一无所有了。

“那时候，她就疯掉了，”皮耐斯说，“女性对洁净的正常激情，只不过是比那种筑巢昆虫高一点点的形式而已，却发展成了一种疯狂的妄想。”她武装着一块扎得紧紧的手巾、围裙、旧衣物撕成的布条和一双胶靴，每天都去战斗。

她首先封掉了垃圾箱，因为它即使盖着盖子也一付邋遢相，让她脆弱的神经受不了。她的孩子们不得不一天几十次走过 150 码的距离到牛棚去，把削下来的黄瓜皮、早餐剩下的菜饭和桌上擦下来的碎屑倒在一个大肥料堆上。

“她一直望着天空。”外公插进话来。

“像外婆一样？”我问。

外公没有回答。

“这个村子里的每个人都望着天空，”利伯森说，“看雨云，看信鸽，或者看蝗虫。”

“还有候鸟。”法妮娅轻蔑地加了一句。

可利娃望着天空却是因为她期待着看到从荒漠飘来的尘雾和从北方一路南下不停撒尿拉屎的椋鸟群。她叫它们“龌龊鸟”。她在自己的木屋周围支起一打巨大的捕蝇器，那是带网儿的板条箱，用肉或烂水果当诱饵，下面敞开着，苍蝇可以成群地飞进去却再也飞不出来。时至今日，这样的捕蝇器在村子里使用的效果一直很好，可利娃的捕蝇器却永远空荡荡的，因为苍蝇很快就知道她和她的屋子没什么可以采食的东西。

每天，英国科学家愉快地尊重她的要求，她要他们进屋享用罗宋汤、鸡肉和土豆前先脱掉鞋子；他们礼貌地谢过她，再由皮耐斯陪同着回到洞穴里。

“我还一度和他们一起吃饭，因为我喜欢跟他们待在一起，直到利伯森跟我说，没有哪个自尊自爱的社会主义者会在他的同志们吃烤南瓜和野锦葵的时候被逮到正在狼吞虎咽由英国资产阶级埋单的烤鸡。”

英国人不理解皮耐斯为什么不再跟他们一起吃饭了。从他这方面说，他也不能彻底明了为什么他们从来不在挥锄头的时候放声歌唱。

挖掘并仔细甄别了30立方码的泥土之后，考古学家们遇到了一块巨大的板岩，阻断了下面的空间。他们试图移动石板的时候传来了不祥的隆隆声。皮耐斯建议找个能找出石板纹理薄弱处的泥瓦专家咨询，甚至从拿撒勒[1]买了个懂行的阿拉伯人来，下到洞里，一个耳朵贴着石板，用凿子轻轻地刮擦了一番，手指叩了两声，便宣布说它像玻璃一样脆弱，如果要破之而入，那就会坍塌，把他们全都埋进去。这样，洞穴的后半部分就没有发掘了。

最后，英国人整理了他们的发现和物什，回家了。地区总督给洞口做了一扇铁门，上了锁，钥匙交给了皮耐斯。里洛夫毫不客气地要求在洞里藏炸药和尸体，进行秘密的入会仪式，但皮耐斯强硬地回绝了。带着一种执拗得惊人的勇气，他告诉里洛夫那扇门遭到损坏的任何迹象都会被立刻报告给总督。

1 西南亚巴勒斯坦地区北部古城

山洞成了他的宁静休闲之地。“每个人都需要有个葬身之地。”他吃吃地笑着。他最喜欢坐在洞口，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时空观俯视山谷。他经常去那儿做些研究和思考，却从来没有在洞里睡过觉，担心那里生活的扁虱会传染给他洞穴热病和各种各样的史前疾病如起因不明的尼安德特[1]斑疹伤寒，甚至其他更加原始的、前类人猿的不治之症等等。

在地球内部，皮耐斯发现了靠藻菌植物生活的盲蛇，比其在地面生活的同族兄弟变态更慢的白乎乎的火蜥蜴，和巴勒斯坦不知有之的非洲木虱。他叫它们“活化石”，脑子里闪出这个念头便觉得有些害怕。离山洞不远，生长着一小丛微白相思木，“千百万年前侵入这个国家的非洲花木的最后残存物”，皮耐斯推测那木虱是同一时期的遗留物。当他蹲伏着观察这些螃蟹模样的不朽之物匆匆爬过地面，洞穴便成了时间隧道的一道罅隙，令他震惊不已。这些“超凡睿智的侏儒”尽管没有什么“运动”、乌托邦幻想和历史传统，却成功地创造了一个经久不衰的社会，这种坚韧让他充满了暖洋洋的热力。奇异的阿拉伯树胶使山洞对他来说成了一个没有被时间摧毁的原始肥皂泡的一部分。他常常得深吸一口气，进入地下迷宫，在那儿他感觉自己沉入了一个奇怪的琥珀矿穴深处，琥珀仍处在硬化的过程中，粘糊糊的。

很多年来，他带着学生去山洞。我们常常跋涉近两个小时，穿过田野，爬上陡峭的山坡，再猛地一下跳进岩石的裂缝中。皮耐斯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栅栏铁门，放出一股寒冽滞重的空气，好奇似的缓缓掠过我们的脸颊和裸露的双腿。首先，他让我们坐在洞口一塘有些年头的水边，那水一点味道都没有，沉积物在塘底落定已经很久了。小生物没长眼睛似的在水面上奔来突去。虽然万古的黑暗贮藏在它们体内，使每个人都对它们视若无睹，可我们依旧能在它们扫过手背的时候感知它们柔弱的躯体。

皮耐斯向我们演示如何把燧石打出利刃，教我们尝试着用石头磨擦生

1 尼安德特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古人化石，分布在欧洲、非洲、西亚和中亚，最初发现于德国杜塞尔多夫附近的尼安德特河流域的洞穴中，故名。

火，带领我们回到洞外突出的岩架上遥望山谷和村庄。

“穴居人，”他告诉我们，“也是坐在这儿俯视我们的山谷的。”那时候有巨大的漆树和橡树、岑树和刺柏，还有野生动物——“长着金钱斑的豹子，咆哮的狮子和东冲西撞的狗熊”。

他站起身“这片土地像上帝的花园一般被浇灌着，”他大声说，“一泉净水流过山谷，升腾起白色的雾气遮蔽了土地。草场上放牧着大型的食草动物——野猪、大羚羊、河马和野牛。穴居人下山谷狩猎，在这块岩架上用石锤和小刀砸碎猎物的骨头。”

皮耐斯能听到野牛被屠杀时的怒吼和猎人的肚子被野猪的獠牙挑裂时的哔啦声。当他给我们讲述曾经覆盖整个地球的远古雨林和在最初的人类之前从非洲迁徙到山谷的丽鱼和野鸵鸟时，他的眼睛剥开地表，扎入往昔的流沙之中 地鼠，这娇小的杀手，一定是从冰冷的北方迁徙而来；兔子和蜥蜴从地中海那边的某个地方迁来；麻雀和香猫，则从亚洲遥远的大草原迁来 。

鸟类的翅膀、类人猿的双腿、牛马的蹄子和食肉动物的利爪在他周围的土地里无处不在。迦南人、土库曼人、白鹳鸰、犹太人、罗马人、野山羊、阿拉伯人、沼地猫、德国孩子、大马十革奶牛和英国士兵都争相在这细碎的、被遗忘的土壤里留下他们的印迹

他不是历史学家，不过是个谦虚且好奇的教师而已，“一个农村教师”，他喜欢这么称呼自己，教授着自然、《圣经》、四季的轮转、物种的灭绝，还有各种复活了的古代神祇和幻象。

“我是个遍体长毛的猛犸，冻在了冰里，”他告诉我，一边大笑一边喷着嘴里的食物屑，“哪个人把我挖出来，就会发现还能咬得动我呢。”在他的一生中，“虽然那不过是进化过程中的一瞬间”，他已经看到了秃鹰从山谷的天空中消失，目睹了引进能听懂人类语言的动物，听见了山鸟的啁啾，那鸟儿离开了下加利利山岭中的旧栖息地，在我们村里安了家。

在疾病带着异端思想侵袭他之前的那些日子，他的神志仍旧清醒，思维流畅合理。甚至在年轻一些的时候，他已经感到世事均毫无意义。那条引着无数征服者和商人穿过山谷的著名的马里斯路，“关隘之径”，不过是地球

表面一道肮脏的划痕罢了。西面，当年城墙高筑的古城美厉多[1]，曾经堡垒森严，储备无数，现在却成了蓝山脚下 一堆支离破碎的废墟当年淙淙流淌的小溪，“那古老的河流，基训河啊”，曾经淹没了西西拉[2] 的九百辆战车，可如今只是一条虚幻的下水道而已。陆军元帅们和那些祭坛被深埋起来；宫殿灰飞烟灭，一如尸骨，一如老旧的沟渠，一如古代的梯田，一如附近农场里的葡萄园。利伯森与法妮娅穿过葡萄藤私奔的事儿过去不过两代人，葡萄园却已经被连根拔起，盖上了混凝土，建了塑料 工厂，整件事儿也就随之被忘却了。

皮耐斯羡慕穴居人，他们游荡着来到这片坦荡的土地，没有所谓宗教性的“解救”，发现它未被人类的忠诚和挚爱的琐屑脚印所拥有、划伤，“只是受着自身饥渴的驱使，带着至今每个活细胞仍旧保有的纯洁食欲，寻找着我们称之为生命的那种温暖湿润的东西。”

他也羡慕麦舒拉姆，这人一点不关心时间的长翼，选择从建村元老们首次落入山谷之日起追随它羽翼翻飞的飞行。麦舒拉姆忘记了沧海桑田的力量，对皮耐斯热衷于收集的白色的骨头、石化了的鸵鸟蛋和巨大的软体动物的碎壳等等都视而不见。对他来说，任何在村庄建立之前发生的事情就是一长串多余的负数而已。

“麦舒拉姆相信是建村的创业者赶走了穴居人和沼地花神，毒死了乳齿象和洞里的狗熊，然后铲除杂草，种上蔬菜。他认为土地像一个害羞的新娘，颤栗着坐等他们的到来。

“等谁？等谁？等的是谁？”老教师用嘲弄的口吻轻声吟唱起来。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已然掌握了所有关于讽刺挖苦的精妙之处。现在，他知道大地能轻而易举地将人们遮盖在它身上的任何琐碎的象征抖落“嗐，这不过是一层蹩脚的虚构而已，大地！”他大声说，“只是一个薄薄的外壳，下面只有纯粹的自私，只是某个小星系尽头的一块尘埃罢了

“大地欺骗了我们，”皮耐斯色迷迷地 一笑，告诉我，“她可不是我们所想

1 巴勒斯坦西北部古城，因其位于连接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通道上这一战略位置而成为早期历史 上许多战役的发生地点

2 圣经人物，反对以色列人的迦南将领。

的处子之身哦。”

39

现在，老迈肥重而且近视的皮耐斯能一眼看穿天地，并因此时时突然发作起眩晕的毛病，昏倒在房里的地板上，躺在一地的剩肉糕、毛虫干和面包皮碎屑当中。有一天麦舒拉姆为一篇有关我们村的新的研究报告折腾得身心交瘁，跑到皮耐斯家时，发现他正是这个样子。

他摇醒皮耐斯，弄他上床躺好，然后发狂地在老教师鼻子底下挥舞着一份报纸。他订阅了很多报纸。这份报叫《以色列史学天地》，封面上是一条怪异的红兮兮的大鱼，鼻子钻在自己尾巴的鳞片里，盘绕着始祖墓穴[1]

“他们最近说这里根本没有沼泽，”麦舒拉姆怒气冲冲地大叫，“现在的这些研究根本就不能作数！”

麦舒拉姆一头灰色的头发，手指爪子一样狂抓，像极了急躁的埃及兀鹫。他翻到一页，文章的题目叫《耶斯列山谷的沼泽：神话与现实》，用颤抖的食指一行跳一行地指着，大声地朗读起来。

“听听这个！‘为了宣传和政治目的，犹太复国运动创造了在伊兹里尔山谷附近存在沼泽、疟疾和死亡的象征性神话。事实上，该山谷百分之九十九的土地上根本没有沼泽。’”

皮耐斯那时候被发烧的记者们吹捧为“伊兹里尔山谷最后的拓荒者之一”，他猛地抓住了麦舒拉姆的话，仿佛那是可以把他从异端的眩晕中拯救出来的稻草，或者说锚，在时间那迷宫一样的洞穴里和空间那变幻莫测的急流中的稳定性能将他带回旧日信仰的安全之中。

“读下去。”他说。

“‘证据表明，在现代犹太定居时期开始的时候，沼泽在伊兹里尔山谷的

1 始祖墓穴被认为是朱迪亚地区古城希布伦的精神中心

分布就并不广阔,'"麦舒拉姆背诵道,"'当然,这与犹太复国主义人士提供的,制造出沼泽神话的那些照片不相符合。虽然沼泽的实际面积很小,但他们的想象的感染力却委实巨大。'"

麦舒拉姆抑制不住怒气,重复了好几次"想象的感染力",啜了口茶水,大声说"他们",那些"自称历史学家的农民"甚至举出他父亲和利伯森的回忆录"来进一步编织谎言","任意断章取义",拿事实真相开玩笑。

"可他们不知道自己反对的是谁!"他对着天花板大吼,"我拿到了所有的文件和证据。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即便每个人都嘲笑我,我还要收起所有的报纸了吧。

"看看这个,"他指着报纸说,"这些骗子还提到了我的父亲!"

他又读了起来。"'建立村庄之前,拓荒者勘察了当地的情况。其中一位昵称叫"吉他"的泽尔金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跑去瞧我们的第一片沼泽,看见了一丛亮绿色的杨柳。那些懂行的人告诉我们,像这样的沼泽没什么可怕的,因为普通的排水沟渠就能降低水位,使之不复存在。"'"

"吉他。"麦舒拉姆犹豫了一下,瞧瞧皮耐斯,看他是否也感到惊讶。

"读下去,麦舒拉姆。"皮耐斯说。

"现在,我给你读我父亲实际上写的东西,那些所谓的学者根本没提的那部分,"麦舒拉姆一边说一边打开他父亲那本熟悉的绿皮子回忆录《故乡之路》。几年前,他亲自编辑出版,并给村里的每户人家都送了一本。

"'污水池和窟窿里聚集起稍带咸味的水,到处都是绿汪汪的,滋生了各种各样的蛆虫。'"他翻过几页,找到那个著名的段落,这段文字曾经出现在《青年工人》上,现在仍旧能在学生读本上找到。"'我们环顾四周绿色的池塘,一潭潭的死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繁茂的绿色灯心草有人多高。沼泽也是绿色的。但是,虽然这里到处爬满蚊子,仍旧充满希望。'"

那天傍晚,我已经从墓园回来,正在帮亚伯拉罕挤牛奶的时候,麦舒拉姆又到我们这儿来了。在电动引擎的呼呼声和压缩空气的突突声中,他喊叫着告诉我、亚伯拉罕和那些一脸狐疑的奶牛,先辈们如何"在齐腰深的泥

浆里”打滚，一边按照布罗依尔系统安置黏土管道一边唱着拓荒者小调《青蛙的朋友》,“排干那些脏水”,直到“得了疟疾,浑身上下颤抖不止”。

“‘我们顾不上约菲医生的告诫，所有人都带着高烧，用镰刀割除纸莎草，直到双臂疼痛，肩膀僵直，’”他脱开父亲的回忆录，继续滔滔不绝，“‘在任何情况下，你们都绝对不要试图在这样的地方定居。’”他引用约菲医生的话说，那是全国著名的疟疾专家。麦舒拉姆把他保有的大部分资料都烂熟于心。

我们正忙活着开关气阀。亚伯拉罕关上阿法拉伐真空泵的时候，麦舒拉姆已经上升到了原则的高度，抨击“已经感染了公众的犬儒主义瘟疫”和“你们在学院派当中看到的那种可悲的寻求宣传和轰动效应的饥渴，很快就会在社会上流传开来，这个村庄也不能幸免”。

那时候，亚伯拉罕不再把他的搅乳器拿到牛奶场去了。他的奶牛产的牛奶量太大，他得在院子里安装自己的冷冻箱，由村里的奶柜车每天清空。现在，他一边测试温度，一边说麦舒拉姆也许应该给报纸写篇文章。但是，麦舒拉姆只是生气地啐了一口，说报纸是“这个阴谋的一部分”，“必须要做些大事才能轰动整个国家”。

“这是诽谤，”皮耐斯承认，很高兴可以从野人的手掌中和马里斯路缓慢的崩溃中得到片刻的解脱，进入与本乡本土生出的愤怒相关联的世界，感觉安定而亲近。“今天是吉他·泽尔金，明天他们会说根本没有最初的拓荒者了。啃，约菲本人还到过这儿呢，他宣布这地方跟哈德拉沼泽的恶劣劲儿一模一样。”

他写了一篇长文送去《运动报》，那报纸没有刊登，甚至连退稿的事儿也省了。这刺痛了皮耐斯的心。他愤愤地回忆起过去自己和其他那些喜欢舞文弄墨的人定期发表在运动日报和期刊上的所有篇章。他的“一首小诗”曾经发表在《青年工人》上，用花朵样的纹饰围着边，并由曼陀林·泽尔金配上曲调山谷里的每一个小孩都能自信地尖声高唱副歌部分：

说尔身心不累，

说尔梦想不碎。

汝乃此地先驱，

头颅切勿低垂！

最后，皮耐斯去找村里的财务，要求资助以自费发表这篇文章。他拿到了钱，文章也登出来了，可结尾处“付费广告”的字样却如同耻辱文身烙在了他的灵魂上。

文章题为《吞噬其居民的土地》，皮耐斯指出那些沼泽修正主义者是一群“七嘴八舌的伪君子”，并讲述了他自己的回忆。

“我们去了那地方，看见了德国人的坟墓，他们在我们以前就想定居此地，却死于疟疾。后来，我们遇到了一个阿拉伯老人，他正带着一队公牛犁田。

“‘你们不患沼地热吗？我问他

“‘不，’他说，‘如果你来这儿住下，你就要打四年的仗，因为你要跟自己的血液战斗这么长时间，可如果到时候你还活着，你就会活下去了’

“‘那你们的孩子呢？我问道，‘他们中很多人都死了吗？’

“‘是的，’他说，‘年纪大的人活着，可孩子们，阿拉带他们走了。’

“一年以后，我的妻子利亚死于疟疾，带着肚子里的两个婴儿，一对清白无辜的双胞胎，还没见过天日呢。就像仆役长对法老王说的，‘我确实记住了今日犯下的错。’我想要了结自己的性命，可同志们夺了我的枪。我的妻子和双胞胎都是这捏造出来的耶斯列山谷里的沼泽的受害者。”

村子里，有关皮耐斯的来复枪的争论又复活了。

“他干嘛又要大侃那条枪啊？当时他都忘了带上呢。”麦舒拉姆说，他觉得皮耐斯的文章不过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

“里洛夫取掉了撞针。”列文说。

“你那时候又不在场。”有人对列文说

“里洛夫和利亚·皮耐斯关系暧昧。”利娃·马古利斯宣布。

“那婊子可不是得疟疾死的。是洞穴热。”冬妮娅·里洛夫说。

“该知道的人知道，不该知道的人不知道。”里洛夫说，从他那化粪池里

探出头来，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又钻回去，从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40

皮耐斯发表的广告让我毛骨悚然。第一次，我看到自己知道的那些故事在印刷的纸张上铺陈开来给所有人看。我回首望着那山，又一次四下里寻觅希福利斯的身影，埃夫莱因绿色的眼睛，还有珍·瓦列恩犄角上的微光。一提到这三样东西，尤里就嗤之以鼻，在他那些挖苦的信函里问我，埃夫莱因是不是也把希福利斯背在背上，或者，希福利斯会把埃夫莱因和珍·瓦列恩一起扛着。

不过，皮耐斯的文章虽然引起了人们对本村和本地区的某种兴趣，可他寄希望出现的公众大辩论却没有成为现实。

麦舒拉姆感到像矢车菊的叶子一样的苦涩，惊呼，“我告诉过你的。这个国家需要大震荡！”

回到创业者木屋，他在自己的那一大堆旧物什——擀面杖、洗衣板、煤油灯、陶土罐、格筛、扬谷机、炼制黄油的搅乳器、磨石和油料恒温器等等——当中坐定，打算实施一个新的项目，起名叫沼泽及其排水的实景展。他巴望着参观者从全国各地过来看一看。

他花了不小的力气，在自家的院子里挖了一个巨大的浅坑，灌满水。“我在建造一个沼泽。”他回复所有的问询，而山谷中难以耕作的黑色土壤排水性也不怎么强，水还真在那儿留住了好几天。我跑去看了一下。那已然是某种形式的小沼泽了：蚊子和蜻蜓赶来在里面产卵，原生水藻给它染上了一层神秘的绿色，而那个放声高歌的麦舒拉姆已经加紧挖起了排水沟，在烂泥里种上桉树枝。到了这一步，他的邻居们可受不了蚊子和发情的青蛙呱呱大叫了，就在晚上闯进他的院子，给他一顿痛打，用台连着拖拉机引擎的抽水泵排干了小泥沼。这件事闹得村里开了大会，会上麦舒拉姆宣布自己只是刚刚开始战斗。确实，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那恼人的水坑出现在最

让人意想不到的地方，比如村子的入口，会议厅建筑门前的草坪，公众战争纪念馆和托儿所。

一天晚上，我尾随麦舒拉姆，见他从学校的消防栓那儿拽了一根救火用的水管到托儿所的操场上。第二天一早七点半，蹒跚学步的小孩子们到那儿的时候便发现，几年前“团伙”挖的沙坑彻底遭了水淹，里面的沙子被高压水柱冲得满场到处都是。沙坑里站着的正是赤膊上阵的麦舒拉姆，裤脚卷到了膝盖，等着疟疾来拿他的小命呢。他的胸毛是一种狂暴的灰色，头上又被他父亲那块吉普赛扎染印花大手帕勒得发红，各种颜色的塑料玩具在他的两腿周围漂浮。金发碧眼的小孩子天真无邪地叽叽喳喳着便遭遇这样一幅景象，看到这些，我惊恐万状。我知道这有点蠢，可确是这样。

事情这样也就算完了。孩子们当然吓着了，两个孩子整个儿歇斯底里起来；其中一个，雅科维的儿子在其后的几个月间一直说话结结巴巴；仅此而已。麦舒拉姆站在自己的沼泽当中，没有被一只按蚊叮咬，不过突然间有一阵嘲弄的清风吹落了附近松树上某种欧洲带蛾的毛，让他的肩膀后来痒了很长一段时间。

就在那个星期，我们去看望尤里。他问起柴泽尔，他喊他叫“肥沃的土地”，也提起了皮耐斯，他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广告文章”了。我给他讲麦舒拉姆最近的疯狂行径。“沼泽里的黄水仙国王。”尤里说得字正腔圆，我们俩一起开怀大笑。利百加说，在她看来麦舒拉姆的沼泽和我的墓园两者之间没有什么不同，尤里却严肃起来，告诉他的母亲说村里还要发生更多怪事呢，现在他置身事外，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个崩溃的过程，而他本人也已经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我们开车回家，正赶上午睡时分。一层厚重的酷热伏在庭院里。奶牛在栏圈里睡着了。牛奶棚里的冰箱马达静静地哼哼。再远一点，我们见柴泽尔遮着脑袋躺在它的那棵无花果树下。没人多想那么一丁点儿，因为柴泽尔喜欢在炎热的天气里用一块绿色的旧布给自己遮遮荫头，可当我们小睡之后起身，已渐暗淡的太阳光线却照得一群绿色的苍蝇发亮。亚伯拉罕痛苦地失声大叫，跑向老迈的骡子，他的头上爬满了户外食腐的昆虫，仿佛

裹着一条毯子。

柴泽尔还有气儿。他的肋骨慢慢地起伏着。一个粘糊糊的圆形怪东西躺在脖子旁边的地面上。我们过了好几秒钟才从眼前的恐怖中缓过来，看明白那是骡子的左眼球，一块飞石把它从眼窝里打了出来。

一摊血，几块碎石，一串熟悉的工作靴留下的痕迹，加上狂乱的蹄印，发生了什么再清楚不过。什洛莫 · 列文看准我们不在，借机在炎热的正午时分每个人都闭门不出的当口偷偷溜进场院，在安全距离以外用石头砸了柴泽尔，直到把骡子的眼珠打出来才罢手。

亚伯拉罕召来兽医，那是个善心的人，从来不多想农夫和他们的牲畜之间真实的关系状况。他们一起蹲在柴泽尔身边，检视骇人的伤口。

“情况不妙，”兽医说，“它太老了。我们得给它来一枪。”

“来一枪？”亚伯拉罕说。

“在两眼中间的地方。”兽医回答，站起身来。

亚伯拉罕把他一把扔出院子。他从牛棚的药柜里取了牲畜专用的皮下注射器和一些磺胺制剂，清洗了骡子的眼窝，消好毒，进行了包扎，又在它的血管里打进了一个半夸脱的复方生物抗菌剂。眼泪不停地从他的两颊滚落，可他的手却始终沉稳坚定。他在柴泽尔身边坐了整整三个晚上，然后对常规的疗伤药彻底绝望，在婴儿的奶瓶里灌满加了糖的脱脂牛奶、大麦糊和混在罂粟末里的糙米，喂养他，仿佛他是一头因染了痢疾而病得不轻的新生牛犊。

老迈的骡子只是呼哧呼哧地喘息着，继续走向死亡，羸弱得连那只好眼睛都睁不开了。最终救他性命的东西是外公的黑树油，我在小木屋里收藏着一听。亚伯拉罕寻了个机会，把整整一手的黑树油涂在柴泽尔脑袋上那个起了脓肿的深洞里，没过几个钟头，顽强的老东西活过来，我舅舅才回家睡觉。

我在橄榄树后面看着他，他低着头慢慢地走动，空气在周围起了涡流，牛奶棚的夜灯在他的脚边撒下暗影。

我一直喜欢亚伯拉罕。虽然他从来不多话，也没有什么慈爱的举动，可我感觉自己明白他内心的痛苦。他在从外公外婆那儿继承来的思旧之心中

又加上了自己的一份依恋不舍。我已经几年没见过他了，可今天，当我想起他，仍旧是蹲在柴泽尔庞大的身体边，或是弯着腰处理奶牛挤出的牛奶，或是穿着黄色的橡胶靴、蓝色的工作服穿过庭院的模样，他那可怕的额头在空气中划下道道沟壑。

列文再也没在我们的地盘上露面。“埃夫莱因会给他一颗子弹”参加军事基础训练的约西第一次休假回家时说。他坚决支持对列文采取武力行动以牙还牙，比如用枪打穿他的膝盖骨或是布颗地雷炸伤他，可亚伯拉罕说服我们就此搁下这事儿，为他的舅舅十恶不赦的所作所为保守秘密可是最终还是走了风声。是那个走乡串户的剃头老师傅在山谷里传播的消息，柴泽尔的朋友们从各个角落前来看望它。

他们都老了，这些尚在人世的村庄创业者。戴着工人帽，穿着灰色的衬衫，还有患风湿病的、因劳作而扭曲的手指，他们看起来都像极了外公。他们各自龟缩进自己的壳，好多年没有这般团聚了。一些人自从我父母婚礼以后便没有再见过面。现在，他们在我们的院子里溜达，行动如一人似的降临无花果树边，犁耕着脚下的土地，头顶上是满天高声的话语。他们像钉子一样坚强不屈，村里都说他们这一代是巨人和宗族的酋长。外公还在世，还仍旧守着他那个悲观的自我的时候，有一回，我记得他对皮耐斯说，同志们的猜忌和爱争论的毛病终究会引领他们最终走向分崩离析：精神分裂。

看过了柴泽尔，他们结队走向我的墓园，只一块灰色的大石碑，驻足在他们友人的坟前，一边对吐着芬芳的观赏植物嗤之以鼻，一边用毫无仇怨的轻柔语调交谈着。我远远地站在一边，不敢接近他们。

和外公一样，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缩小变矮了，那是死亡日渐逼近的第一道标志。多年来，过于炽烈的爱、过于长久的恨、过于频繁的失望和过于艰辛的对自身灵魂的探求燃尽了他们的细胞，耗竭了他们的活力。“我们就是身上嫁接了这个犹太国家的酸橘根株。”埃利泽·利伯森过世前几天对我说，可他不希望这话听起来像自吹自擂，立刻又补充说酸橘是“一种味道最最恐怖的水果”。

布斯奇拉半躲在我的背后，战战兢兢地低声说道：“巴鲁赫，你会看到现在一切太平了。”他已经非常了解这些老古董中的某些人，他们还活着的时

候便大胆地给自己买下一小块地皮。

拓荒者们考察他们将来的安息之地，就像多年前他们刚到这儿的时候考察山谷的土地一样。他们踱的每一步都遇到了外公传来的回应般的震动。他的老同志们甚至都不需要用耳朵贴近地面，因为他们宽阔的脚板把他的声音传给了他们身体的背篓中。虽然我没有胆子跟着他们，可占据树篱边的有利地形，我知道布斯奇拉说得没错，我和山谷的老一辈之间的争执已近尾声

他们一回家，事情便明了了，外公腐烂的躯体、罗沙·蒙金的钱袋和我掩埋的其他资产阶级叛徒并不只是毒害了果园、散播了混乱。几个星期之内，仿佛达成了共识，山谷上下发出了老拓荒者们悲叹的声音。习惯了艰苦观察和精确记录的皮耐斯第一个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刚从对自己无法控制的嚎啕的最初的惊恐中恢复过来，便辨出了他人的啜泣之声，意识到自己听到的决非走投无路的鼹鼠在哽咽着挽歌，也不是喷洒了杀虫剂的水果在啜泣

“我听见一个声音高声恸哭，苦涩流泪。”他发表了看法。

他们清了清喉咙深处，发出几乎听不见却能穿透一切的声响，鼻子响亮地擤着鼻涕，痛苦地咽下哽在喉中的郁结，夜晚的空气令人颤栗发抖。牙关统统咬得不够紧，止不住从中逃逸出的啜泣。建村元老们如兀鹫一般的喉咙起了皱，这些声音轻柔地流出来，轻易便战胜了光秃的牙床和皱褶的嘴唇的抵抗。“它们正在松软土地。”皮耐斯说，他告诉我某些虫子惊人的挖掘能力。

很快，其他村子的传言就来了，像尘暴一样行动迅速。那个剃头师傅驾着旧摩托车每月来一次，告诉我们耶胡沙·克里格，那个吉德拉尼尔·雅科夫基布兹里发明了无燃料孵化器、起草了第一份工人宣言的养鸡人，宣布自己长出了根系。克里格是在他的90岁生日会上宣布这事儿的，一大群人参加了庆祝，倘若他没有把自己种在输水浇地的水管旁边，并因此干扰了灌溉管线的铺排和拖拉机完成秋耕工作的话，这也不会打扰任何人。他们每次试图移开他，他就恐怖地尖叫，坚持说自己正经受着痛苦，因为细小的根须

被扯断了。

最后，剃头师傅说，克里格不得不被连同一大块粘着他两脚的泥土挖起来，重新栽种在基布兹入口的柏树边，他站在那里向往来的人挥手致意，骚扰从国外来的年轻女志愿者，向每个人发布不准确的天气预测。

伊扎克·茨福尼犁耕过山谷东头最早的垄沟，那时曾一手压下铧头一手狂野地放枪开火，现在他也开始在他们村中心晃荡，提着几篮红兮兮的软壳蛋，声称那是他自己下的。他相信它们会给自己带来永恒的青春，便急急地吃了，还试图让他的孩子和孙辈们也照样做。

“这并非不合逻辑，”皮耐斯说，努力想在镜子里看一眼新剪发式脑后的模样。“吃掉自己下的蛋可以把线性流逝的时间改变成一个圈”

住在邻近基布兹的泽夫·阿克曼制造了一架革命性的新式食品加工机，一天在他那个看起来忸怩羞怯的儿子陪同下，带着机器出现在拓荒者之家。

我到老年之家看望外公时见过他们，印象很深。阿克曼在基布兹当过好多年的管子工，总是苦闷地抱怨农场帮工的势利 当这些“麦田的王子们”，他这么称呼他们，带着土地和十草的味道来到公社餐厅，他呢，散发着亚麻籽油、肥皂味和污水臭，坐在那儿嫉妒地眼巴巴看着他们。

现在在老年之家，他玩弄那些基布兹的成员，他们每月一次去求他指点多年前安装的地下水流和排污管道的方位。只他一个人有这系统的地图，而挖了整整三块草坪查找泄漏、阻塞和被那个愤怒的老人嫉妒地当作秘密看守着的管子方位之后，基布兹的园丁们都要被逼得发狂了。

他自己则把空余的时间和广博的技术知识投入到一个令他废寝忘食的工程中，他称之为“建设性的报复行动”，那是某种由管子、水罐和闪闪发光的小太阳能接收器组成的机器，机器的阀门是他在老年之家杂工的车床上车削出来的。

外公回家让老阿克曼情绪激动。“如果没有你那个性欲过炽的朋友埃利泽·利伯森，我们在一起能做多少事情啊。”他说，提醒外公奶牛的事情。

他问起了曼陀林·泽尔金和菲吉·列文工人小组，想到外婆还抹了一滴眼泪，他称她为“拓荒者中的拓荒者”，提起了柴泽尔，它曾在雅弗尼尔和

他一起做过活，然后攥着外公的袖子，要他坐在床上，开始慷慨激昂地谈起他那台将会引起农业生活革命的机器。

“无论黑夜白天，也无论下雨天晴，再没有艰辛的劳动和农用的牲畜。我的机器会用泥土、阳光和水制造食物。它会喝水、呼吸，像任何植物一样光合作用、开花，储存营养，结出果实。”

他在机器底部的一个大盘里装满泥土。“现在，我在这头加些带有必要化学物质的水，而那头呢，我们山谷中的大好阳光被接收器集中起来。那边的那些是控制装置。

“看，巴鲁赫，”他对我说，从机器的深处发出沉闷的当啷声。“我们已经获得了丰收，茄子和小萝卜。”

他转动一些手柄，果真，伴随着一阵咔嗒声和嘎嘎声，某种脏兮兮的很像土豆泥的一线细流慢慢地从机器里淌出来。老头儿舀了一匙，兴冲冲地朝着我的面门直送过来。

“来吧，尝尝，”他催促道，“吃起来真正像小萝卜。你永远觉不出有什么差别。”

“够了，爸爸。就此打住吧。”他儿子尴尬地低声说。

每回我带去阿克曼的儿子捎给他的蛋糕和水果，他就嘲弄似的朝我笑笑，说蛋糕对整个体制有害处，而水果呢，他已经通过他的机器全都吃到了，既没有核，还容易咀嚼。他也感觉很受伤害，告诉我说他给一些地方写了信，可没人严肃对待他的发明创造。

“即使是牛奶，”他又说，“即使是你给你外公带来的牛奶，虽然你这么做无可厚非，也可以用我的机器造出来。牛奶和蜂蜜——这两者，说得难听点，不过是动物的分泌物罢了。而当我的机器老旧了，可不会有人把它放上砧板或丢进某个老年之家了事。真的，不会的。他们不会这么干的！”

我被阿克曼弄得很沮丧，便跟皮耐斯讲了他的事情。

“我们从没想过自己会变老，”皮耐斯说，自从尤里在水塔脚下被打以后，他自己也由于绝望而变得虚弱而异常老迈了。“我们一起来到这个国家，一起工作，一起在山谷里扎根，也就肯定我们将一起死亡。”

“这是事实，”麦舒拉姆确认说，“你在他们的档案里找不到一页提到老

年问题。他们讨论太阳下的大事小情——为怀孕的同志制定适当的膳食方案,分配工作服的最佳方法，是否要出钱为村里的财务置备一双都市鞋等等。而唯一从来没有出现的题目就是，当他们年老了，又该怎样安置自己。”

“与衰老作斗争是一个人的私事，”皮耐斯叹了口气，“这从来就不是运动涉及的问题。到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所要求的就是一个清醒的头脑来面对死亡。”

现在，阿克曼葬在墓园的 6 排 17 座。他的食品加工机躺在基布兹牛棚后面，无声地闪着光，没人过问。一些听说过这机器的科技研究所专家曾试图开动它，可无功而返。除了阿克曼，没人会使用，就像我们屋边的那棵酸橘树，外公过世后就不再结果了，而此前，据说长出过柠檬、梨子、杏子和榅桲。它长在院子里，傲然独立，不结一个果实，枝丫上挂着麻雀粗粝的窝，潦潦草草的稻草堆里夹杂着偷来的羽毛。

只有柴泽尔默默承受着痛苦，老人们正是冲着他才来我们村的，而他也似乎打定主意要尽可能小心谨慎地过完这一辈子。我时不时地解开他的绳索，带他去墓园，他站在清凉的树阴下，倘若啃了小草或踩着了瞎眼一边的小花，我也不责难他。

麦舒拉姆的沼泽热似乎也痊愈了。“泽尔金得了这辈子的最后一次病，躺倒了。”皮耐斯说起麦舒拉姆的父亲。麦舒拉姆非常希望在老人最后的日子里得到些快慰，甚至开始在农场里劳作了。然而，皮耐斯说，像所有的报复一样，泽尔金的报复也潜藏在广阔的麦田和光滑皮肤脆弱的外表下辛酸痛楚着成熟了。

曼陀林·泽尔金过世前几周曾要求见我一面。他仍旧住在家里，坚决不要去老年之家。“我不需要让什么生理学家来弄破我的手指，再由年轻的实习生往我的屁股里插管子。”

泽尔金粗暴易怒，基本走不了路了。麦舒拉姆用一辆垫了麻袋的独轮小车推着他在村里走动。

“只有他这样游手好闲的人才有时间照顾自己的老爸，”泽尔金嘟囔着说，“总算他找到了一点事情做。”

“你别想看到我开那样的敖德萨小四轮。”麦舒拉姆建议买一辆基布兹老人们使用的那种电动小车时，曼陀林嚷嚷着。

他觉得腰酸背痛。他再也不能工作了。他在村里的那些丰饶的田园能种出上乘的果树，上等干草、小麦和棉花，如今休耕了。缠绕植物，蔓生杂草和荆棘在泽尔金的农场上散开了它们荒蛮不祥的布幕。整窝的老鼠从紧邻的下过药的田野中逃出来，在弃置的土地上找到了避难所，还拿它作为集结地以便洗劫先前的领地。虽然村委会不断要求麦舒拉姆消灭老鼠，耕种田地，可这无奈非他的能力所及农民找利伯森咨询，他绞尽脑汁，想起早年曾有一位 古怪的埃及农学家访问过村子，提到老鼠有蚕豆恐惧症。真的，当邻接麦舒拉姆土地的农田按照利伯森的命令种上这种豆子的时候，说不清道不明的魔法起了作用。老鼠被圈禁在麦舒拉姆的土地上，稳定地繁衍着，直到饥饿、数量过多和内部纷争导致它们长出了长长的尖牙，变成了靠捕食其他动物为生的猎食者。每个夜晚，我们都能听到它们嘶哑的死亡呻吟和复仇吼叫，那是它们彼此吞噬的声音。皮耐斯解释说，蚕豆屏障把泽尔金的田野变成了一个进化上的死胡同，居住在里面的能动基因再也变不回来了。

与此同时，曼陀林 · 泽尔金家奶牛的乳房要胀裂了，老人坐在他的独轮车上，试图教他的儿子如何挤奶，奶牛尖叫着，痛苦地骂骂咧咧。麦舒拉姆这辈子还没握过一个雌性的奶头呢。

“我们手工挤奶挤了很多年，”老人大声斥责，“用手！而你却要跟我说你连打开挤奶机的活塞都不会吗？”

“它的乳房发炎了，你这个笨蛋，看不见呐？你为什么要折磨这可怜的东西？”

关节炎要把泽尔金逼疯了。他的手指冻得像鸢的爪子一样翘曲着。手掌上变硬的皮肤干枯了，龟裂成一张深沟织成的网，痛得厉害。他再不能挤牛奶，修果树，演奏曼陀林。一天，马具匠的谭畅姆 · 佩克告诉他，克里米亚的老农用蜂毒治好了风湿病。第二天早上，我带他去马古利斯的墓地，他脱去衬衣，从独轮车上艰难地站起来，松了裤子，倚住墓碑立定，他的身体在阳光下闪着光，等待因马古利斯死去而伤心欲绝的蜜蜂蜇刺。冬妮娅愤愤地看了他一眼，但没有言语。她用手指抹去剩在嘴上的残渣，消失在树丛

里——那里面躲藏着村里的两代孩子，他们像浓密树叶中的水果一样簇拥着，期待着看一眼建村元老的屁股。

泽尔金痛苦而又不耐烦地大叫，徒劳地朝蜜蜂们挥舞着双手。长年累月的劳作和音乐使他嗅起来气味芬芳，它们没当他是偷蜜的小贼，却将他认作了一朵巨型花朵，蜂拥着停在他的肩膀上，驯良地爬满了他的背和光溜溜的屁股。

这样过了一小时，他要回家。蜜蜂在他脖子上的皱纹里和两半屁股中间的裂缝里留下了橙色的花粉。布斯奇拉用柔软的大刷子仔细地把他弄干净，帮他穿上衬衫，系好裤带，跟着我们回到村里

我们三个坐在泽尔金桑树下的床上。他又喜欢在夏夜睡在露天了，因为热气蒸得碧斯娅那倒霉的香水味从屋子的四壁散出来，折磨着老人的鼻子和做人的原则。

"听着，巴鲁赫，"他对我说，"我在这世上待不长了。我要你在你外公边上划块好地给我。"

"只要您提出来就成。"布斯奇拉说。

"如果你不介意，我就去跟米尔金家的小子说说。"泽尔金的口吻冷冰冰的。他停了一会儿。不确信别人明白了前一句话的意思，泽尔金从不会说出下一句。

"我要你把我的曼陀林和我埋在一起，就像你把马古利斯和他的蜂蜜埋在一起一样。就像那些埃及的小法老带走他们的象牙玩具和金龟子一样。"

"好的。"我说。

"这可不简单，因为我不弹曼陀林以后，麦舒拉姆就把它拿到他的博物馆去了。"

让麦舒拉姆交出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物什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泽尔金已经想好了一切。"在我的草料棚的横梁尽头，你会找到一个小盒子。给我去拿来。别担心，麦舒拉姆逮不到你。除非逼他，否则他绝不会去草料棚。"

我清理干净盒子上的鸽子粪和蜘蛛网，拿来给他。

"里面是各种各样的旧纸片和破烂货，"泽尔金咧嘴笑道，"从 1919 年 6

月起的工人小组购物清单，一封汉金给我的信，一封 10 年前鹈鹕从安纳托利亚[1]带来的希福利斯的信。除了我和利伯森以外没人知道这事儿，可那个老疯子一天到晚逼着问，就快知道这事了。”

“要我把它给麦舒拉姆吗？”

泽尔金看着我，仿佛我是个弱智。

“当然不是！”他尖声叫道，“就告诉他，你要用它来交换曼陀林。如果他是我想的那种白痴，他会同意的。再没有比纸片更让他爱不释手的东西。我要你把曼陀林放在棺材里和我一起埋掉，虫子会在上面为我奏乐。”

41

两个星期之后的一天深夜，柴泽尔毫无征兆地挣脱把他拴在无花果树上的绳索，去了什洛莫·列文家，抬起一只蹄子，礼貌地敲了敲门，走到一边等候着。列文出门来看敲门的是谁，可当他辨出黑暗中猛冲过来的骡子的巨大身影，便知道已经为时太晚。柴泽尔歪着脑袋，独眼瞅见了冤家，便露出黄色的牙齿，一口咬进列文的上臂，带着两颚间还剩下的所有刻骨仇恨，竭尽所能凶悍地撕扯。他撕下了松弛的二头肌，嘎吱嘎吱地扯裂了肱骨，一层薄薄的血沫在碎屑残片中冒了出来。列文根本没时间尖叫就当场昏倒，而柴泽尔则悄悄地踱回了自己的食桶和无花果树。

凌晨时分，蕾切尔·列文发现丈夫不在床上，连忙赶到门外头，发现他脸色发青，在花园里的花草当中呻吟。她的尖叫声惊醒了整个村子，约西开车送列文去医院。起先，有人说是出了一头新的鬣狗，可当天下午，亚伯拉罕来到村委会办公室承认犯事的是柴泽尔。于是召来本地区的兽医，经过一番调查，他下令应当依法射杀柴泽尔。

这引起了骚动。亚伯拉罕发疯似的跑回家，哭哭啼啼，乱扔泥巴。兽医

1 亚洲西部半岛小亚细亚的旧称，也指土耳其的亚洲部分

带着一名警察出现的时候，场院里没了柴泽尔的身影，我的舅舅已经把他藏进了泉水边的灌木丛。那天早上，我一直忙着为新立的两块墓碑浇水泥，直到下午回到家才听到这消息。亚伯拉罕拒绝告诉我骡子的去向，可第二天当我下到泉边想一个人呆会儿的时候，发现他在那儿，空荡荡的眼窝缓缓地流出了眼泪般的脓水。

“我去给你拿些大麦粒吧。”我说。可柴泽尔却已经不屑于此了：沿着熟悉的小道漫步在自己的梦境中，他闻到了名字已经忘怀的花儿开放的芬芳，只有在我母亲收藏干花的旧册子里才能找到与之媲美的东西。傍晚，亚伯拉罕过来守卫他免受野兽和村官的伤害。但是，将近午夜，他睡过去了，柴泽尔抓住机会，溜进了田野。

黎明，我们拖着他那截了头去了尾的巨大身躯从高速路上回家。柴泽尔知道每天凌晨三点送牛奶的卡车出发进城，便在路旁等卡车到来。

“他跳出来，躺在麦克卡车的车轮下，”司机莫提克仍旧惊魂未定，“车厢里装着 28 吨牛奶，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柴泽尔在多年的高强度劳作之后已经骨松肉脆了，在货车保险杠的碰击之下便像一个泥娃娃一样土崩瓦解。车胎的痕迹，一缕缕的毛发，沾染上尘土的血块，一片片的骡子肉，还有爆裂了的老皮，散落在长达 300 码的路面上，亚伯拉罕来回奔跑，大喊着驱赶四下聚拢来的豺狼。

一个月后什洛莫·列文从医院回家，空荡荡的袖子里晃荡着断臂的残根，可竟然没人跟他打个招呼。已故的柴泽尔已经成为“复国运动中的一座丰碑”,这是埃利泽·利伯森在会议厅举行的一次悼念活动中发表演讲时的原话，他特地从老年之家赶来参加这个会议。

可怜的列文再也不是以前的他了。他日复一日呆坐在蕾切尔的花园里，一小口一小口地嚼着整块整块的卡马丁。他对柴泽尔特别生气，因为这头骡子不但顶替了他一生中众人瞩目的位置，现在更用它的死来阴谋破坏列文长久以来一直梦想的那种辉煌的自杀。去看望他的只有亚伯拉罕，他从小就记得他的舅舅的礼物和慈祥的双手，而尤里回村的时候也会去瞧瞧他。

当列文感觉自己大限已到，便差人叫我，给了一大笔钱，要我把他和拓

荒者们埋在一起，我拒绝接受金钱。“和村里的劳动者埋在一起。”他苦涩地说。

我同意了他的请求。毕竟，他是真正的第二次大迁徙移民。在他的墓碑上，我让石匠刻上了他为自己草拟的碑铭：“这里长眠着拓荒者什洛莫·列文，他用骡子的撕咬自取了性命”

布斯奇拉和我们的律师夏皮罗每个礼拜都要和我理论一番，探讨明智地将我的收入用于投资的必要。我从来听不进他们的一个字

布斯奇拉现在在佛罗里达有个代理人为他工作。

“他们统统在那儿，”他说，“所有那些犹太老头老太。他们甚至有沼泽，太阳也和我们的一样晒得死人。”

他买了一辆黑色的小货车，门上漆了“拓荒者之家”的金字，专业地打理我的身家。

“我坐办公室，你却又是挖坟又是拖橡胶软管的，这不像话，”他对我说，“你是老板，巴鲁赫。你为什么不让我雇个人来做脏活呢？”

我尽量解释农业劳动的重要性，说明村里对雇用帮手的反对态度，可布斯奇拉客气地表示不认同农业合作化的理念

“这说不服我，”他说，“我是个遵守教规的犹太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礼教，而你们的那些有时候比我们的更加糟糕。”

还有一次，他问我，“你为什么不出国玩玩呢？去度个假，享受享受，见见姑娘。”我不做回应，他便一再追问。

“怎么啦，付不起钱吗？”

布斯奇拉有个丰满而且漂亮可爱的女儿，比我小一点儿。他经常说要给我们介绍介绍。

“为什么呢？”我说，每次都满脸通红，“我过得很幸福。”

“我会叫她给皮耐斯送点吃的去，”最后他不再拐弯抹角，大着胆子提议，“你要做的一切就是呆在那儿。她会成为一个好老婆，不会像你们这儿的女人那样。”

“别说了。”我说，觉得自己额头爬上了蜈蚣。

“你这样过日子没有好处。你是个健康的年轻人。你应该结婚。”

“我不要！’我坚定地说。

“当一个摩洛哥人要你娶他的女儿时，别以为他会接受一个不字。”布斯奇拉警告我。

“我不喜欢女孩子。”我告诉他。

“那好吧，你可要不到我的儿子。”他开了个玩笑，可眉头却紧皱了起来。

有时候我在劳动，他便一个劲地盯着我看，惊叹我的身强体壮。“你一点儿都不像你家的其他人，”他说，“你是一大团黑黝黝、毛茸茸的傻肉，还从来没被爱情的虫子咬过呢瞧，你的那个表哥.他可大不一样！他和村里的每个姑娘睡觉，而你却还静悄悄地独来独往。”

“别说了，布斯奇拉，’我说、“我家里和村里发生的事情不关你的事。”

“你们都是脑子里少了根弦”他用话刺我，试探我耐心的极限。

有时候，他给我讲他初到村里的日子。“每个人都鼻孔朝天，看不起我。试用期似乎没有尽头。我被派去挖洋葱，为了考察我能不能成为一个正派的邮递员。甚至连济斯也认为自己比我强，因为它父亲曾经从泉边拉过水，直到我给它的下巴来了个右手拳，它才开始有个人样。”

他带了毫不掩饰的好奇心观察人，很快抓住了村里生活中那些细微的枝节，而他那些警句也惹恼了我。

“一个总呆在化粪池里消磨时光的人一定心有所惧。”

“没有女人会忘记触碰她的第一根手指”

“一位好祖父比父亲要强。一个坏祖父则比任何东西都要糟。”

“为什么每时每刻都是土地、土地、土地的呢？我们从那儿来，到那儿去就已经足够了。人们在中途的时候需要休息。”

“你们这些人，如果听到某人在九岁时候说了傻话，就认为他一直到死都是傻的。你们确信自己已经把他看透了。”

作为一名送信人，他敲过村里的每一扇门，清楚地记得哪一扇开了给他水果，哪一扇开了泼他凉水，哪一扇紧闭着而怀疑的眼睛却在窗户里打量他。布斯奇拉第一个知道马古利斯和冬妮娅言归于好，知道外公通过邮局以外的其他渠道收到国外的来信，知道即使外公从不跟他打招呼，那是因为

一种深切的痛苦和愤恨，而这却并非针对他这个人的。布斯奇拉还知道麦舒拉姆除了收到那些历史期刊之外，还订阅了其他杂志，里面的肉色内容闪着微光透过预想应该不透明的棕色包装纸窃笑着。每次，他也咯咯地笑着给利伯森家拿去邮件，因为他知道很大一部分内容，包括一些看起来是从国外来的信，那是利伯森写给法妮娅的。

“他不写回信地址，让她在打开的时候有个惊喜。”

42

约西结束义务兵役之后，签约当了一名职业军官，而尤里则在加利利成为一名重型机械操作员，为他的舅舅工作。这样，谁来继承米尔金农场就没有丝毫的疑问了。

向我解释继承问题的是麦舒拉姆，他说创业者们来到巴勒斯坦，看到阿拉伯农民的田地被继承的折刀削成一片片薄薄的刨花，便决定把他们的农场只传给一个儿子。从男孩子出生的那一天起，他就处于不间断的细致审视之下以判断是否符合要求。父母、教师和邻居的眼睛富有经验地度量着他最初的步伐，背部肌肉的发展，预测降雨的本事，看他是否具有好农夫必须具有的绿手指。到了十岁的时候，男孩子便知道自己是否注定要留在村里或是要在外面寻找出路了。

失败首先把自己遮蔽在受了伤的沉默斗篷里，接着在暴风骤雨般的抗议中爆发，希望逆转天命，可那是不可挽回的。他们的命运上天注定，村里用与在牲畜身上烙印相类似的方式在他们的血肉上敲了印记，送他们去外面的世界。一些人在其他地方当了农民；另一些做起了生意，或上了大学；所有人都在自己的新生活中表现出色。在村里成长和辛苦劳作的那几年，责任感和对自然和动物的熟稔使他们获得了成功。

慢慢的，每个父亲把他的部分农场转交给选定的儿子，和他商量各种肥料的效果，仔细掂量他的回答和主张。蜂群养育新蜂王，村子也同样培养着

自己的下一代农民。

有时候也会出错。丹尼尔·利伯森尽管因幼儿时对我母亲的深情被认作是非农业性格的标志，却成了一流的农民。我父母死后，就没剩下什么人让他爱恋或憎恨了，他就把自己所有的才智和精力都投入到耕种土地上。最终，在某个移民定居地担任过一任富有献身精神且广受赞扬的顾问之后，他带回了他的罗马尼亚妻子，成了一名农夫，欣欣向荣地养殖小鸡，栽培棉花和蘑菇。种蘑菇使用一种将麦秆、土壤和马粪混合的秘密配方，丹尼尔在一位俄国老农的历书上找到了这个秘方，而那本书是他用原先给哈吉特挤奶的小凳子从麦舒拉姆那里换来的。根据历书，采摘蘑菇的最佳时机是当它们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森林气味”的时候，于是每隔几个礼拜新的一轮孢子成熟，对俄国森林的气味一点没有概念的丹尼尔便把亲热中的老爸老妈拉过来，让他们去嗅黑暗的菌床。他们一次都没让他失望过。

另一方面，麦舒拉姆很小年纪就表明，正像尤里所说，“唯一可以把他拉到土地上的只有重力。”

尤里自己从没想过要留在村里，而他决定离开也没有惊动任何人他对书本的喜爱，对保育员屁股的热情，容易因辛苦劳作而倦怠的倾向，对母鸡失败的一生或输精员与小母牛之间过分亲昵关系的讥讽，连带其他无法让人置之不理的种种迹象，在水塔上的出轨行为之前很久便让人对他的性格产生怀疑，而后者更是让人无法承受的最后一根稻草了。

虽然每个人都喜欢尤里，但是很明显，约西才是那个要穿上他父亲牛奶靴的那一个。他是个细心尽责的孩子，有技术知识，天生懂得计划和组织的诀窍。让亚伯拉罕忧心的唯一一件事情便是他郁积在表面下暴力。可是，我的舅舅一边担心约西会伤害某个难以管束、性格执拗的动物，一边却在他14岁的时候派给他早上挤牛奶的任务，甚至连外公，虽然在尤里身上恍惚看到了自己失踪的儿子埃夫莱因的影子，在他需要某人既能给果园耙地又不会伤及树干时，也转向了约西。

于是，当约西宣布他也不会回村的时候，亚伯拉罕把视线从土地上抬起来，这可是他从前很少做的事情，面对自己生命终结之前的荒凉前景颤栗不止。他被绝望攫住了。我虽然尽力帮助他做农活，可对养护外公废弃的果

园里那片坟地更有兴趣。

“米尔金的孙儿辈里没一个会成为农民了，”里洛夫说，“村委会应该让他们卖掉农场。”

“别让他搅得你心神不宁，”布斯奇拉说，“谁会发疯去买啊？谁会去把骨头都挖起来，或是在墓碑当中种庄稼？”

外公的复仇正在成形。坟墓像烙在村子土地上的惩戒的疤痕，恶狠狠地嘲笑村里的生活方式，公然对它的存在进行挑战。我走在村里的街道上，人们瞪着我，嘀嘀咕咕，估摸我僵硬的脖子不会套上由元老们的想象做成的轭，想象着我的麻袋里的钱。我不瞧他们一眼。盯着我的眼睛是自我保护的虚张声势，吓不倒我。布斯奇拉在他那个井然有序的档案柜里保留着我们同村领导们连续不断战斗的纪录，他觉得这事儿从头到尾相当可笑。他一次次地告诉我不要把那些反对我的恐吓当真。

“你干农活可能比我在行，”他说，“但我对坟墓懂得比你多。摩洛哥埋葬了 660 位圣人，还有更多的拉比漂洋过海来到这里，要葬在这片圣地上。”

“这不是一回事儿。”我说。

“当然不是，”布斯奇拉咯咯笑道，“我们摩洛哥人花钱参观圣人的墓地，而你们这些从欧洲来的犹太人则向圣人们收钱。”

只有亚伯拉罕一个人不在乎我的坟地。他忧郁而绝望，埋头料理自己的牛奶场，比以往工作得更加辛劳。他发明新的喂食技术，用特殊的喷雾消毒栏圈，杀灭内外所有的寄生虫，招募两名工程师开发流量传感系统，监控每个奶头的空气压力，还在挤奶的过程中尝试播放不同种类的音乐。自从我父亲在里洛夫的牛棚里挂上留声机，农民们就知道音乐意味着更多更好的牛奶，可只有亚伯拉罕根据每头奶牛各自的品味播放不同的唱片。动物们表情庄重，宽阔的脑袋上带着大号耳机，恍惚蒙眬地站着，跟随长笛和弦乐器组的旋律摇摆，那曲调诱哄着牛奶流出了它们的乳房。

他还基本上完全废除了奶牛食谱中要每周补充一次的粗饲料，更喜欢“为了心理而不是营养原因”带它们每周出门去一次牧场。呼呼运转不停的挤奶机让他对有关一头奶牛一天应该挤两次还是三次奶的陈腐争论一笑了之。“这不是个科学问题，”他解释说，“只不过是权衡更方便农夫和奶牛中

间哪一方的问题。”他的奶牛一天挤奶四次，真空泵整天连轴转。不过，虽然他的奶牛中最不济的那头的产奶量是著名的哈吉特的三倍之多，麦舒拉姆在村里郁闷地闲逛着信步来到我们门前，宣称其中没有一头奶牛可以在博物馆展出或被载入史册。“历史不是实际发生的事情，”他说，“而是有书面记载的事情。这就是让那个他妈的沼泽研究这么危险的原因。而且，将青史留名的是哈吉特，不是你舅舅的那些牛奶井。”

亚伯拉罕已经不再和其他农夫一样把牛奶拿到村里的牛奶场去了，他被排除在他们日常的社交谈话之外，像蝼蛄一样躲进了自己地下的封闭空间。每天早晨，莫蒂克熟练地把他那辆总共有 22 个轮子的巨型奶柜车倒开进我们家院子，我便听到大型柴油机的声响和动力方向盘的喘息，接着就是一成不变的对话。

“早上好。”

“早上好。”

“我能开始抽了吗？”

“可以。”

“它正好跳到我的面前。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

隔壁的一个侧室里，两个大脱脂器不停地旋转着。一端流出的是乳酪，它们愉悦了拓荒者之家参观者的味蕾，吸引着他们来到奶牛棚，利百加违反合作社的章程，在那儿偷偷地卖给他们几罐。另一端出来的是脱脂牛奶，它们添加了矿物质，再被管道送回奶牛的饮水中。亚伯拉罕是村里奶牛养殖户中第一个懂得，与其说是固体食物，液体的摄取在奶牛的新陈代谢中才是最为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他从来没有一头奶牛在产奶期里就断奶的原因。“奶牛每产一夸脱牛奶就应该喝五夸脱水。”我曾听见他告诉约西，那时他们俩正在用光亮的塑料高压水管打扫牛棚白色的磨石子地面。他所有的管道——水管、消毒剂管、空气管和牛奶管——都是透明的，就像不停填充和排空玻璃槽一样。“这样奶牛就能看到他们正在做什么，”尤里说，他也有自己的一套革命性的增产建议“为什么不直接给牛奶掺水而要给奶牛补水呢？”他问道。

到了现在，村里才理解利伯森的预言。坚硬的橄榄核裂开来，发了芽。头生子的许诺已经实现了。亚伯拉罕穿着白色的工 作服和黄色的橡胶靴，在专业上胜过这个国家所有其他头生子一筹。可是，他工作时移动双手的呆板动作中却存在着某种可怕的东西。他的手指不再为奶牛按摩乳房，而仿佛彼此是陌生人一般触碰一下了事，他再也不会在它们的奶头竖起来时乐滋滋地微笑，不会热情地拍打小母牛的臀部，不会拿着苜蓿亲手给喜爱的奶牛喂食。他的奶牛像被喂饱了的巨兽，大步走到自己的位置上，而他则把它们固定在挤奶机的橡胶杯上，仿佛他自己也成了自动化设备的一个新部件。还有，从它们身上涌出的牛奶太多了，他不止一次倒掉了过剩的牛奶，形成了一片片浮着酸臭残渣的水泽。

一天傍晚，他正在倾倒几百夸脱牛奶，利百加跑到牛棚，卖弄风情地问他为什么不让她像那些罗马皇后一样洗一洗牛奶浴。亚伯拉罕对她粲然一笑 ,末了 却潜伏着她一生从未见识过的愤怒。他额头的皱纹更深了，分叉一直延伸进了 浓密的头发，有那么一会儿，他的脸扭曲得厉害，让她想起他失了踪的兄弟突然，她领会了他身处的全部危险她记得米尔金家人身手敏捷地藏身在树皮和养蜂人的罗网后面，了解了我一直都知道的事情，她丈夫把他的痛苦和愤怒溺死在奶牛产出的白色湖泊中。

与此同时，我犁耕着我的土地，播撒羽扇豆的种子，布斯奇拉则买进了好几卡车的红色沙砾，让泥瓦匠垒起边界，把正方形的白色大理石块抛光制成墓碑。我把小道修到这块地的角角落落，在羽扇豆开花的时候犁地给土壤加点绿肥，又种了好看的观赏植物，安上了石头和木头的长椅。甚至连皮耐斯都没有见过的大鸟也在它们迁徙的途中落脚休憩，在树枝上跳来跳去，而花朵间出现了安安静静的小动物，仿佛原本就生在那儿一般。黄昏时分，我在花园里漫步，擦拭铜质的字母，呼吸树阴下生成的凉爽空气，指认鸟儿和动物。

生活一片宁静。拓荒者的老歌渐渐变弱，成了闲适的低语，在甜丝丝的土块中，伟大的宣言静寂下来，而炽热的争论刀剑也不再向四方挥舞。夏夜，来自山谷各处的一对对爱侣在凉爽的墓石上卿卿我我。我能听见风儿带走女人温柔的呻吟和喘息，有时候，土地里会隐隐地发出爆破声，那是新

近掩埋的胃在膨胀，松弛的腹部迫于压力响亮地炸裂。内脏四下溢出，成群的白蛆发疯似的敲打出现内部爆裂的棺材，我也由此知道了这事儿。除了外公是以正统犹太教的习俗只用裹尸布包着下葬以外，拓荒者之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躺在棺材里埋掉的。自从利伯森公开指责正统犹太教徒以简单方式回归土地以后，参与复国运动的村庄和基布兹便采用这种葬法了。

埃利泽和法妮娅·利伯森参加了我办的所有葬礼。老人总是站在前排，手臂懒散地搂住他的妻子，手指擦着她的乳房，可他仍然坚定地反对我这桩兴隆的生意。和他所有的朋友一样，他仔细地计算着自己剩下的时日，估摸自己死在朋友之后的可能性。

除了嗅蘑菇，他的整个农场现在都在丹尼尔的手里了。乌托邦的规划、论辩的针锋相对和意识形态的壕堑战再也引不起他的兴趣。“我们的内心世界不再不可侵犯”、“在观望和怀疑的年代”以及“经济上自给自足的问题必须要用历史的观点检验，同时也要考虑这代人的心路历程”等等诸如此类的话语现在带着一种痛苦和挫败感不费力地出现在他的笔下和口中。只有法妮娅，她那愉悦的笑声、雪白的头发和敏锐的双眼，不能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忽视。她仍旧是他的爱情圣杯，葡萄园里轻盈飞舞的蝴蝶，她那圆点花样的裙子和明亮的头颅是他病眼能分别出的最后光线。

每年埃利泽都要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办一次野餐，庆祝他们田园牧歌式的初遇。以前，泽尔金会带着他的曼陀林跟他们一起去，可现在他拘禁在独轮车上，这习惯也就中止了。

为了纪念他们相爱50周年，利伯森准备了一篮子面包，仍旧带着包布印痕的一轮农家干酪，一些配着酸奶油和青苹果的盐渍鲱鱼，又拿了晚熟的黄瓜，一根黄瓜里还藏着纸条。几个星期之前，当那花朵的雌蕊在枯萎的花瓣中间开始膨胀，他在里面插上一个小小的锡管，这样黄瓜绿色的果肉便在它的周围长起来了。法妮娅装好盘子和银器，利伯森在保温瓶里灌满清澈的石榴果汁，两人出发去了田间。

他们沿着田边慢慢而行，幸福地蹒跚着脚步。前天刚下了秋天的第一场雨。鲜嫩的苗芽咕噜噜地钻出了土地，散发出平常的水汽，那是十足的好

兆头，每天都会弄得农民们醉意浓浓。这季节，我会跟皮耐斯一起去看挖洞的虫子，它们等着第一场雨松软大地，然后再给自己和后代挖一个新的住所。

法妮娅和埃利泽朝着马古利斯的老葡萄园去了。利伯森戴着他那副洋瓶底眼镜，提着野餐的篮子，而法妮娅娇弱轻盈，把头搁在他的肩膀上，跟丈夫拿豆角树雄蕊那种类似精液的肆无忌惮的气味开玩笑。“法妮娅，你都这把年纪了！”利伯森说，沉浸在爱情之中，脸色转成了粉红。

两人相扶相携地沿着车辙行走，尽情享受着雨的气息和从蓝山上的山洞中升起的云雾。他们在古老的葡萄藤下铺了块布，伸出双手帮助彼此慢慢地在高高的草丛里坐定，眼神依旧不离对方，吃起了东西。

四下里看不见一个人。马古利斯多年前专为他的蜜蜂设计了这个小葡萄园。他从来不采摘果实，认为这会让他的蜂蜜更有葡萄酒的味道，而在他过世后，葡萄藤无人料理，在日渐腐蚀的藤架上缠缠绕绕，藤叶长成了一片粗壮野性的丛林。巨大的银色金蜘蛛在它们中间织起了闪闪发光的帘子。小蜥蜴在夏日最后的光线里趴在新鲜的鼹鼠丘上取温暖，多情地看着相亲相爱的一对儿。

利伯森慢慢地、仔仔细细地切了一片盐渍鱼，在鱼卷上抹了酸奶油。“来根黄瓜吧，法妮娅？”他狡黠地提议。

“等等。”法妮娅回答。利伯森不想让她疑心并破坏了他准备的惊喜，也就不强迫她了。他向后倚住岩石，法妮娅仰面躺在草地上，带着明亮光环的头枕在他的大腿上。正是下午三四点的辰光，秋日温和的太阳像冷藏过的鸡蛋蛋黄一般苍白，沐浴着他们的身体，透进他们老迈的关节，让他们充满了爱情的愉悦。

“看。”利伯森说。他昏暗的眼睛辨出一些模糊的小点在停滞的空气中向他飞来，亮亮地发着黑色的半透明的光

法妮娅睁开眼睛。“蚁后，”她说，“蚁后出来跳她们的婚礼之舞了。”

长了翅膀的蚁后成百上千地出现在秋天的光线里，或飞舞，或爬行。很多被燕子张开的喙捕食了，或陷进了蜘蛛的网里。另一些在空气中滑翔，每一只后面都粘着一只瘦小的雄性。

“它们多美啊，”法妮娅说，“它们在仅有的那一天光明和爱情中多美啊。”

利伯森直直地瞪着前方，挣扎着要分辨出光闪闪的蚁后。法妮娅又闭上了眼睛，纤弱地在地上摊开四肢，脖子枕着丈夫的腿，头转向了一边。利伯森感觉到了她飞行中的轻轻一触，抬起手去握她的手指，发觉自己正轻轻地捻着一只蚁后。

“看，”他对法妮娅说，“她在这儿呢，蚁后。可我，我的宝贝，我想她就是你啊。”

“是我，”法妮娅说，“来和我一起飞吧。”

燕子用尖厉地鸣叫和镰刀样的黑色翅膀劈开空气。法妮娅闭着眼睛，任由阳光将她眼睑下的黑暗晕成粉红。她听着尖声的呼唤笑了，利伯森感觉到爱情甜蜜的快感从她的身体里被偷了出来进入了自己的身体他把蚁后凑近自己衰弱的眼睛，检视她那匀称的身材

“要是在皮耐斯还身强力壮的时候，”他说，“他准会做个演讲，谈谈让蚁后长出翅膀的爱情的力量。”

“你还能演讲啊。”法妮娅说。她似乎已经睡着了，一丝似梦幻般的气息轻捷地从她微启的双唇间逃逸出来。她的手落到地上，她的白发在风中飘移。利伯森看着她，感觉着她的身体放松下来。他小心地不去弄醒她，伸直手脚仰面躺好，脑袋搁在岩石上，凝视着广阔的天空，手里慢慢把玩着她颈项上 的一缕发丝。多年的相处教会他培养生活的激情，而年纪越大，那激情在他体内燃烧得越加炽烈。“永恒的火焰”是他自己对它的称谓他虽然怀疑上帝，可仍然感谢他对自己的眷顾，给了他天天滋养这火焰的力量，他也感谢基布兹和曼陀林·泽尔金许给了他这样一个礼物，他自己的快乐蝴蝶。

几只蚁后落在法妮娅的裙子上，利伯森在自己也盹过去以前柔柔地对它们吹了口 气，不让它们打搅了她的睡梦。一小时之后，他在蹑手蹑脚爬进空气中的一丝凉意中打了个冷颤，清醒过来他意识到那冷的不是秋雾，而是妻子已然死亡的身躯，就在那一刻，他眼里的白内障遮蔽了他最后的视力，让他彻底瞎掉了。在降临的黑暗中，他的手指探察着法妮娅冰凉的肌肤，耳朵倾听着绿苍蝇的嗡嗡声，它们能在死亡的时刻来临前就嗅到它的气

味。我匍匐藏身在葡萄藤间高高的草丛里，看着他摇晃着她的遗体。

利伯森痛苦地站起身，从地上拽出格子棚上一根老旧的支架，一会儿呻吟一会儿又大叫着在一排排的葡萄间摸索道路。我知道他要去哪里，一路跟着他，保护他不受到什么伤害。他花了6个小时磕磕绊绊地走在盲视的黑暗土地上，撞了树木和石块，又被路上的坑坑洼洼和灌溉管道绊倒，才到达了目的地。已是夜晚时分，我又藏了起来，躲在一个小斜坡后面。

“她是我的光。”他不停地说，试图向基布兹的夜班守卫解释情况。他们听到塑料厂里警铃大作便匆匆跑来，发现一个老人奋力地用一根腐烂的木头猛戳水泥地面，被薄膜翳闭了的眼睛里流淌着浑浊的泪水。利伯森跟他们说不清自己如何顺利通过安全围栏、铁门和探照灯的光柱跪到塑料轧制厂边的，就是这儿，曾经种植着麝香葡萄，曾有一对青年男女一边吃着水果和奶酪，一边在曼陀林渐渐远去的音乐声中相互调笑。

“我就是在这儿遇到的法妮娅。”他告诉他们，此地相距她的遗体有6英里之遥。

两个俊俏的年轻人一点都不知道法妮娅和利伯森是何许人，不晓得他们的基布兹和我们的村庄之间的夙愿就源于此处的混凝土表面之下。

我看着他们一边琢磨着怎么做，一边扶起利伯森，轻轻拍了拍他的头。我确信他们不会伤害他，便趁着黑暗溜回村里。远远的，我看见基布兹里驶出的一辆救护车上闪着血红色的灯光。我知道利伯森在里面，虚弱无力却仍旧怒气冲冲，让人摸不着头脑地咕哝着田间还留着没有吃掉的黄瓜。法妮娅的遗体已经找回来了，现在里洛夫农场上空射出两朵绿色的火焰，召回搜索的队伍。

丹尼尔·利伯森和雅科维正在木屋前等我。“你去哪儿了？”他们生气地问，“我们到处找你。”

利伯森坚决要见我。他开门见山说明来意。他一点儿都不容商量，也不让人提起他从前反对拓荒者之家的态度，便告诉我们他要让法妮娅葬在“巴鲁赫的新墓园”。他带着巨大的悲伤和失落感，可他生气却不是因为这些，而是由于他爱的人去世并没有教会他新的东西。“分离导致的悲伤是可预见的，它从来就不会爽约。”外公多年前在一张纸条上写道，山谷里再没有

比外公更伟大的专家会思考分离和思念这样的主题了。

“和大多数有情人不一样，”利伯森哭道，“我是在爱人从自己身边被夺走的那一刻失明的，而不是在我初遇她或刚刚和她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他拒绝让医生医治他的白内障

“她是我的太阳，我的月亮，我的星辰，主宰我的白天与黑夜的光，”第二天我为她挖坟的时候，他呻吟着说，“一团恐怖的黑暗已经降临到我的身上。”虽然我还记得他在村委会的会议上怒骂我的墓园，他喊我“烂苹果”、“做死人买卖的商人”还有其他一些称呼，我也见怪不怪了。现在，我习惯了在外公的指引下锄好面前的土地，引导未来的走向 - 每个夜晚，我在他挖好的沟渠里躺下睡觉，又在他预言的水流触到我的时候醒来，打着寒战，湿漉漉的，散发着臭味。

利伯森叫丹尼尔和我在法妮娅的墓边给他留一块地方，这也终结了有关墓园的大辩论。从那以后再没有人来烦我了。老人视力丧失，不再与外界沟通，被送去了老年之家，他和一位 104 岁的保加利亚的犹太人一同住在外公和舒拉米以前的房间里。

保加利亚人的长寿让他自叹弗如。

“酸奶？”利伯森满怀敬意地问

“白兰地和巧克力。”保加利亚人回答，自我介绍说名叫阿尔贝特。

这样利伯森又放弃了一项信仰，也加深了他对人性的认识他在一个星期之内失去自己的妻子、离开了自己的土地，很快就坦率地跟保加利亚老人成了朋友。两人都知道老年之家是自己的最后一站，打算好好享受生活。利伯森从来不跟阿尔贝特辩论，或尝试用自己关于正确生活的想法改变他，而阿尔贝特回报他一个即使看不见也能感觉到的微笑。简短友好的谈话引领他们达成了难得的默契。利伯森没有试图表现自己不乏味，或要让自己令人印象深刻。他既没有告诉阿尔贝特有关工人小组的事情，也没有讲沼泽和鹈鹕，只说了妻子的死和自己在乌克兰的童年。在这两件事之间，他的眼前悬挂着一幕黑暗的帘子。

保加利亚人整天躺在床上，床罩一直盖到胸口，两眼放光，湿腻腻的床单散发着淡淡的褥疮和化粪池的味道，他给利伯森讲著名的摔跤手波杜莫

夫创造的奇迹，鲍里斯国王的宽宏大量和他年轻时普罗夫迪夫[1]城里黑面包的味道。阿尔贝特穿着熨过的白色丝质衬衫，亮闪闪的领结像一只饥渴的黑蛾子停在他的喉咙上，利伯森却不清楚在这副盔甲下，阿尔贝特腰部往下都赤裸着，即使他知道了，也不会在乎。

43

时光飞逝牛奶横流。谷物在秸秆上成熟，刀一样的叶子刺痛人的皮肤。谷仓填满了。无花果树结出了果实。战事频仍一天，一个名叫耶胡沙·贝的体形威猛的老工人出现在饲料棚里。

“我在哪儿见过你，”里洛夫说，“让我想想。”

每当村里来了新人，老警卫就会爬出武器库，去“查验一番”。我喜欢看着他从臭烘烘的窝里出来，在阳光下站一会儿直到四肢活动自如，骑上马，倒着出了院子，精彩而熟练地扭手转臂，飞驰而去。那是老一辈在手里拿着工具时行动的方式，比如去花园挖挖弄弄的老式耙子或去收割第一支象征性的麦穗的镰刀。那是外公爱抚舒拉米的方式。

耶胡沙·贝不安地笑了笑。他个子高高的，头已经秃了顶，满脸皱纹，不聪明，人却很好。

“我曾在这附近转悠，比如说。”他说

“我们不喜欢别人老在这附近转悠，”里洛夫说，“要打到移动的目标比较困难，就算像你这么大块头也一样。”

“让他一个人呆着，”饲料棚的经理说，“他是个好工人。你想从他身上弄出点什么？”

“没什么，”里洛夫说，“不过，如果你们俩不想死在自己的床上，就一定让他离我的院子远点。”

1 保加利亚南部城市。

“我们可不睡在一张床上。你怎么这么说话，比如说！”耶胡沙·贝生气地说。

但是，里洛夫已经在用踢马刺刺马肚子了。“别老是讲‘比如说’。”他骑马离去时回头喊道，花岗岩一样坚硬的脊背击退了想要盯死他的目光。

耶胡沙·贝喜欢和村里的小孩玩耍。午间休息的时候，他会去合作社，买一条面包、包在蜡纸里的四分之一磅黄油和三瓣大蒜头。这就是他一下午的口粮了。

“面包有助健康，黄油滑肠方便拉屎，大蒜头让你强壮，比如说，杀掉跑来吃黄油的虫子。”他解释给初学走路的孩子们听，粗糙的身体像孵化器一样散发着热气，孩子们小鸡似的在他周围挤成一团。

他在波兰曾是一个有名的摔跤手。“我披上豹皮，比如说，系好罗马式腰带，痛打基督徒。”他还兴奋地给我们看了一张照片，他头戴一顶纸版做的金色头盔，上面缀着一缕马鬃羽饰，牛腱子一样的巨大肌肉上缚着角斗士的皮带。

耶胡沙·贝从蕾切尔·列文手里租了一个房间，用自己不知疲倦的辛勤工作取悦饲料棚的经理。每天早晨，他在田间慢跑，锻炼，整个村子都能听见他野牛一般的响亮喘息。他一周两次给青少年教习英国托管时期被遗忘的两项技艺，柔道和肉搏。“你们不需要给我钱的，比如说。”他害羞地跟他们说。然后，有一天，他正在演示单手举起一整袋饲料，快乐地发力，脸上晕起了红光，突然里洛夫从一堆高粱种子后面冲了出来，拔出腰带上的俄式左轮手枪，大声喝道：

“我想起来了！我知道你是谁。你是泽托尼的壮汉。”

现在每个人都想起来了。虽然岁月剥去了他浓密的毛发，他却还是那个为泽托尼打碎砖头、扭弯钉子的演员。

丹尼·里洛夫和雅科维带着耶胡沙·贝去村委会办公室，叫人喊来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兴奋而且急躁。“我弟弟在哪儿？”他马上问道。

但是那壮汉却帮不上一点儿忙。

“你弟弟只跟我们呆了一天，比如说，”他说，“在泽托尼的海报宣传上，

他叫阿尔方索·克里达，来自托莱多[1]的壮汉。”

这个恶心的艺名让每一个人厌恶地叹息、发抖。

“他整天背着奶牛跟着我们。”壮汉说。

“公牛。那是一条夏洛来公牛。”丹尼·里洛夫说。

“他带着它走来走去。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坐在大车里，比如说，总是回头看他。他的脸上带着面具，一直背着奶牛走路，都不喘一口大气，比如说。那天傍晚，我们在一个阿拉伯村庄扎了营。从你弟弟加入我们的那一刻起，泽托尼就没有停止羞辱我。他甚至要我给全体人员烧晚饭。”

阿拉伯人确信他的身体里有神灵，在他们直愣愣的目光里，埃夫莱因把珍·瓦列恩举上肩膀十次之多。养蜂人的面罩后面闪烁着绿色的眼睛，也吓住了他们。

“那头奶牛是唯一让他能扛得动的东西，”耶胡沙说，“我能用一只手就把他摔倒在地。他举不起两百磅。甚至连一百磅也不行，比如说。只有那头奶牛,比如说。”

“如果你再说一个‘比如说’，”里洛夫说，“我就要你吃了这条鞭子。”

皮耐斯打开门，进屋坐下。

那天傍晚的门票收入不错，泽托尼心情很好。

“晚饭之后，他把橡皮女给了你弟弟。”

亚伯拉罕眼里含着泪水。“我们做了什么要遭受这些啊？我们做了什么？”

“一个人自甘如此会是多么不幸啊！”皮耐斯思忖着说道。

“以前从没有人跟她厮混，”壮汉说，“只有泽托尼。她甚至都不需要男人。每当她有性冲动，都自己动手，比如说。她把自己打成结的样子可以让男人神魂颠倒。”

皮耐斯烦躁不安起来，说道，“你可以略过这些耸人听闻的细节。就讲埃夫莱因的事情。”

“泽托尼把她和你弟弟推进了一个帐篷，”壮汉继续说，“他们也试了试，

[1] 西班牙中部城市。

很快我们听见她像动物一样嚎叫起来。就在那时候，他的奶牛也叫起来，用犄角掀起了帐篷的垂帘，站在那儿看着他们俩。他们粘在一块儿，比如说，她整个儿像石灰一样贴在他全身上下。你弟弟全身赤裸，只戴着脸上的面具。他一脚踢在奶牛的鼻子上，而奶牛呢，却不想离开。”

“它看着埃夫莱因，就像埃夫莱因看着它一样。”亚伯拉罕惊骇地说，这当是地下的外公说的话。

“嗯，他站起来朝外走，那女孩仍旧裹着他。那奶牛呢，嘴巴叼起他的衣物，跟上他们。走了几码远，啵的一声，比如说，那女孩像湿了的石板瓦脱落下来。”壮汉把一根粗壮的手指直直地伸进嘴里，按住面颊的内壁，又猛地拔出来，如同一个令人作呕的软木塞子。

“那声音就像这样。”他说。

泽托尼在后面追赶他们，一边恳求一边大喊。“可那头奶牛只是低着脑袋回过身，比如说，看了他一眼，呼哧了一声，一脚踩进地里，喏，就像这样。他就不敢再往前了。”

“埃夫莱因去哪儿了？”里洛夫问道。

“几时几刻？”丹尼问。他的儿子乌兹正在服兵役，他从他那儿得来几句军事用语。

耶胡沙停下来，发出不祥的咆哮，一只脚扒着地。“就像一场梦，比如说，”他说，粗鄙的脸庞变得明亮温和，“就像是在梦中又做了一场梦。他只是把奶牛扛到背上，走进了密林云雾之间。”

“可在哪儿？”亚伯拉罕喊道，“在哪儿？”

“我不知道，”壮汉说，“泽托尼找过他们一阵子。他认为你弟弟可能会回心转意。可他就这样走了。我一生中从没见过他那样的人。那天早晨我嫉妒他，那天下午我惧怕他，而那天晚上我喜欢上了他。”

第二天，泽托尼从村民手里买了一头小牛犊，让壮汉开始练习举公牛。

“我对他说，‘我能举起多少？30英石的奶牛？40英石的奶牛？这还是没法让我上他的级别。我知道力气是怎么回事。那是我的职业。可他有的，比如说，不是力气，而是你要非常绝望了才有的东西。或者，也许两个做了朋友的男人可以一起来，比如说。’”

我听见墙的另一边传来深深的叹息，一条椅子的腿擦了一下地面。亚伯拉罕有气无力地起身走了出去。耶胡沙·贝在那儿坐了一会儿，冲到窗口，在他身后大叫，那话语飞过我的头顶，“我想那奶牛不想让你弟弟跟橡皮女做那事儿。”

雅科维和丹尼把他推回椅子里。

“你怎么又会到这儿来了呢，耶胡沙？”雅科维问道。

“我离开了泽托尼。我再也不想为他工作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从那以后，我到处打零工。我曾经干过建筑，扛过水泥袋，也在港口拴过船，比如说。我在这村子里住了下来，后来才想起那个带着奶牛的小子就是从这儿出来的。”

我听见老里洛夫从椅子里站起来，知道他会一直盘问那个嫌疑犯到自己怒发冲冠为止。“是个很好听的公牛的故事，”他说，“我们早就听说过了。现在仔细听着，说实话。你一路上碰见过什么英国人吗？”

“没有。”

“我再问你一遍。你看见什么英国人跟埃夫莱因说过话，从他身上拿过东西，或是给过他东西吗？”

“什么样的英国人，比如说？”耶胡沙有点恼了，“英国人已经走了。现在这是我们的国家。”

“我对付过比你块头大一倍的人，”里洛夫真情缅怀着过去的时光说道，“好好想想。也许是一个拿着拐杖跛足的英国军官？或者是俩苏格兰人？”

“苏格兰人是什么？”

“不许离开村子，”里洛夫说，“我会找一些在加利利的朋友验证你的故事，再回来找你。别以为你只是和普通人在打交道。我就是村委会！”他的声音随着年龄带上了一种空洞的回声，在他离开房间之后，他的话还在空气里叮咚作响。

亚伯拉罕从耶胡沙·贝的审问现场回来后整个儿崩溃了。他径直去了牛棚，张开手臂咆哮着，四处转着圈，像被外公屠宰的苏珊娜那样蹒跚着脚步，额头上深深的皱纹因精神上的压力变得苍白。约西正在部队，尤里在加利利和他的舅舅在一起，所以利百加抓住我，拖我去拽住她的丈夫，不让他

在墙上撞破脑袋。我等着他瘫倒在地上，扛他回了家。

这对我来说不难。不花什么力气。我是个强壮的男人。像公牛一样壮硕。一个会打架的乖孙儿，肩背宽阔，脖子强硬。为什么外公要给我填上这许多的力气？抱住死去的外公，抱住生病的皮耐斯，抱住海边快要溺死的冲浪人。还有精疲力竭的希福利斯。还有我的钱袋。还有我的一大桶一大桶的故事。还有我那被烧死的身材修长的漂亮妈妈。

曼陀林·泽尔金在场院里无疾而终。一年以后过世的碧斯娅却并不知道。她一个人住在特拉维夫附近的一所运动老年医学机构的小房间里，右半身瘫痪，躺在床上疯疯癫癫地大声和财政部的长官、法妮娅·利伯森和一个名叫埃廷格的人进行着令人费解的谈话。当麦舒拉姆前去告诉她父亲死讯的时候，她根本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一个。她不停地重复着“砂囊之花”这个词儿，乞求他救自己不要掉进火坑。

泽尔金死得吵吵闹闹，一点也不合作，扯着嗓子叫喊着自己的反对之声。整个村子都听见他在与死神搏斗。

“为什么没人告诉我会这么疼啊？”他大叫，带着苦涩的惊讶。

麦舒拉姆和蒙克医生杵在床边。埃利泽·利伯森被从老年之家带过来，在他的帮助下，他们要把他弄到医院去。他和他们吵起来，扭动着身子，表示拒绝。

“不过几分钟就完事了。”他说。

“实习医师要给我插管子的。”他呻吟着。

“去叫约菲医生，”他迷迷糊糊地命令。顿了一下，他继续说道：“来吧，到我们这边来，菲吉。我做了点加了面粉和鸡蛋的烤南瓜。来啊，他们俩都走了。跟我一起跳到水里来，一点儿也不冷。”突然，他大叫，“泽尔金同志、米尔金同志和利伯森同志将不会做出任何不名誉的举动。”只有我一个人懂得他的意思。

他安静了一点，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我得坚持呼吸，”他对自己说，“一分钟都不能停。”

又一阵痛折磨着他的身体，疼得他大声喊叫，咒骂起了“数洞家”——

个熟悉的术语，太古老了，再没有人知道它的含义。“这统统是从那些他妈的白痴数洞家开始的。”他骂骂咧咧着。

“数洞家是谁？”几个星期以后我问麦舒拉姆。

“那不过是我父亲瞎编的。”他回答。

我一直没有把曼陀林写给外婆菲吉的信给他。他在父亲的葬礼上大声朗读了盒子里的其他文件。他颤栗着发现了汉金信件的原件，里面讲了有关把阿拉伯小佃农从购买的塔布安的土地上赶走的事情，还发现了菲吉·列文工人小组从 1919 年 6 月起的购物清单。“两罗特尔面粉，一瓶芝麻油，四件阿拉伯布汗衫，给米尔金的一顶草帽。”上面写着。

麦舒拉姆宣称希福利斯的信是伪造的。“这是个蹩脚的玩笑，”他说，可仍旧把它收在档案里。“如果你想用《工人小组章程》交换这东西，我愿意谈谈。”他对我说。

我们把棺木降入地下，麦舒拉姆锄了点泥土铺在上面。过了一会儿，又老又瞎的埃利泽·利伯森取代了他的位置，他是工人小组里在世的最后一人，他用铁锹熟练地铲了几下完成任务。

“你怎么处理我父亲的曼陀林？”人群散开后，麦舒拉姆问道。

我指了指坟墓。

“什么?”他大叫;“你把它放进棺材了?”

“遵照死者的遗愿。”布斯奇拉说。

“这是你父亲的遗嘱。”我解释说。

麦舒拉姆用杀得死人的眼光看了我们一眼，抄起铁锹，动手挖掘那座新坟。起先，我没有理睬。可是，他越挖越深，声音越来越响，我制止了他。

“听着,麦舒拉姆。听着。”

他继续挖。我一把夺过铁锹，扔得远远的。

“仔细听好了,麦舒拉姆。”

村里的人们一直听见地下的响动：蜗牛从夏日的睡梦中醒来，患了疟疾的德国小孩叽叽喳喳说话，西西拉的军队憋着气喘息。麦舒拉姆听见他父亲身体上的每一条筋腱、每一块肌肉和每一根睫毛都在大呼小叫要他罢手。

这个软弱无力的老孤儿一生中从没有种过一棵树，了解过一个女人，他

开始哭泣。“原谅我，父亲，原谅我。”他哭道，脸朝下一头扎向了土地。

44

夏天，知了贴着茉莉花和橄榄树的枝条，在墓园里轰鸣。它们把自己短小的喙扎进树皮，从植物的血管里吮吸新鲜的汁液，拖长了音调发出一成不变的欢愉之声。自古以来，正是同样震耳欲聋的咆哮伴随着大地和它的居民，从皮耐斯的原始穴居人到菲吉·列文工人小组，欢呼胜利的军队，朝圣者和移民的车队，身在旅途的商人和马戏团。

知了振聋发聩的鸣叫可以在几分钟之内逼疯不习惯这声音的人但对我们这些山谷里的人，它们是夏日和田野里可爱的诗人。

“是什么让它们歌唱呢？”皮耐斯问自己也问我，“这不是一支求偶的曲子，因为雌知了并不青睐歌唱的雄知了。也不是为了领地，因为雄知了不守卫自己的疆土。而且，它们差不多就是聋子。那么，是什么让它们歌唱呢？”

他看着我，等待回答。可我只是个10岁的男孩子，有一鼓鼓囊囊大袋子故事，里面却没藏着答案。

“这是这个国家真正的歌，”皮耐斯解释说，“一种倔强的颤音，没有调子和音符，没有开始和结尾，单单就是喜气洋洋和告诫性的存在宣言，说‘我在这里！’

“我要你知道，巴鲁赫，”皮耐斯说，“这种不起眼的虫是那个著名的知了和蚂蚁寓言中真正的主人公。不合格的翻译者叫它蚂蚱，而那个彻底荒谬的比喻绝妙地供认了人们的无知。”

他带我去果园。太阳晒得火辣辣的，天空中没有一只鸟。小牛站在畜栏的阴凉处吐着舌头，蜘蛛从被热气烤硬了的蛛网上退进了灌木丛。蓝色的蝴蝶宛如燃烧的羽毛摔在地上，翅膀在我手中像铜片一样炙热僵硬。只有强健的箱子模样的知了精力充沛地继续着自己干巴巴的热力圣歌，橙色的喉咙锯开树枝，挑战太阳的狂暴，嘲笑火炉一般的大地。

皮耐斯是抓知了的行家。村里的每个孩子都知道只要一靠近知了，它们就会噤声飞走，而皮耐斯则向我展示它们几近全聋的听觉抵消了敏锐视觉的作用。

“法布尔在花园里的栗子树边引爆炸弹，可知了没有移动一下，”他告诉我。法国昆虫学家让一亨利·法布尔是皮耐斯最喜爱的人之一。“他可能并没有记录下最为精确的数据，而且还反对进化论，”他承认，“不过我一定要说，他拥有儿童的纯真和好奇心。”

我们一起接近灌木丛。皮耐斯的手突然出击，枝杈间发出恐惧的叫喊，他的指间抓住了一个知了。他指给我看它的多彩的眼睛、纹路清晰的透明翅膀和腹部两侧的发声鳞片。他用细麦秆逗弄它，成功地引发出一串简短的唧唧声。

然后，他给我讲述了人类的无知。亚里士多德，他说，认为苍蝇是腐肉生出来的。《圣经》认为野兔和蹄兔反刍。“可怜的傻瓜，”他咕哝着，拿着昆虫的时候，他总是压低喉咙说话，“不学无术！在那些纯属愚蠢的谣传中，知了和蚂蚁的寓言最过分。怎么说，知了以幼虫的形态在地下过冬，根本不需要蚂蚁的任何恩惠！而且在夏天，是蚂蚁不勤劳，反而贪婪地抢夺知了的劳动果实。”

我 10 岁。我仍旧记得手指间知了身体硬硬的感觉，它挣扎着踢着强健的腿要挣脱开去。皮耐斯让我看到了它如何在苹果树干上吮吸汁液，同时那甜香味引来了一长溜暗色的小蚂蚁，它们像一条黑色的溪流爬上树。铅色纵队贴着知了的喙，爬满它的背，吸食苹果树干上滴出的汁水，散发出霸道难闻蚁酸气味。

“看好了，”皮耐斯说，“‘去找蚂蚁，你这游手好闲的家伙’——在所罗门王和他的谚语的包庇下，在布尔乔亚出身的伊索和拉封丹寓言的支持下，一文不名的寄生虫骗子光天化日就干起了海盗的勾当。”

外公对知了这样的生灵不感兴趣。他不在乎对果树既无利又无害的昆虫。有时候，这是肯定的，知了会在水果的果皮上留下一个红色的圈，但外公并不认为这是瑕疵。有一次，我跟着他在果园里锄地，发现了一个知了的幼虫，呆在深深的地道里，生活在彻底的暗夜当中，叮住一支根须，吮吸着维

持生计的营养。它苍白笨拙，黑暗使它的视力模糊，粘糊糊的，在我手里扭动。

在皮耐斯的帮助下，我还见到过知了变形的最后一个阶段。“这靠运气，”他提醒我——就在这时，一只蛹从地里现身了，寻找灌木向上爬。它慢慢的，笨手笨脚，眼睛里闪着抑郁的光。

“现在蛹准备好接受光亮，要成形了，”皮耐斯低声说。“因为光亮是甜美的，是眼睛喜欢看到的东西。”他说。我们在地上坐下，老师的手放在我的手上。蛹抓住了灌木，开始攀登，然后停下了。仿佛是被一把看不见的刀锋切开了，蛹的背部纵向裂开。

慢慢的，知了成虫从它的婴儿装里出来了。它仍旧湿润软弱，慢慢扭动着腿，潮湿的双翼开始变硬。我们坐着看了 3 个钟头，阳光和空气填满了它的经络，黄兮兮的色泽变绿了，然后又成了灰褐色。突然，它放开灌木飞走了，只在一瞬间——在成功的骄傲，对生命的热情和自身的存在面前，它陶醉了——放开响亮而激烈的喉咙，加入了同志们的叽叽喳喳之中。

皮耐斯陷入沉思。“今天，你看到了很少人看到过的东西。”步行回家的时候，他对我说。他握着我的手

“它终日在黑暗中吃喝，”他说，“在土里挖了 4 年的地洞，现在它有 4 个星期的时间在甜美的阳光中歌唱。它这样精力充沛、大声招摇还有什么可稀奇的呢？”

这些话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可是当我转述给外公听的时候，他不屑地挥一挥手。“皮耐斯懂得很多，”他说，“但他给那些昆虫编了太多的空话大话。有人知道蛹在地下觉得沮丧吗？或者树上的知了就幸福了？皮耐斯把人类的感情加在昆虫身上了。”

但回到当时当地，在童年的田野上，我的老师看着我，微笑着，高兴地给予我，教诲我，影响我。我虽然年轻，却懂得他在尽力让我成才。我知道他和外公有时候会为了我争吵，我像一头肥壮的小牛伸长了脖子，被两人溺爱地抚摸着。

“你还要用自己所有的悲剧去烧他，难道成了孤儿还不够吗？”皮耐斯吃着当作夜宵那一碗橄榄，问道。

我躺在床上，胸口放着法布尔的昆虫书，是从皮耐斯那儿借来的，外公说的一句话让我快乐无比：

“他是我的孩子。”

多年以后，皮耐斯才承认他的昆虫狂想是毫无根据的，完全为了能在我身上产上影响，争取我研究自然的兴趣。“动物在人类身上产生的神奇魅力不过是一种自尊自大，更坚定了我们自己的偏见。我们饲养牲畜，训练鸟儿，给猴子戴上高帽子，以此让自己确信人类是上帝创世时的最高杰作。

“奇怪的是，”皮耐斯继续说，“《圣经》创世的神话和达尔文进化论具有类似的迷人之处。两者都把人类描绘为最高成就。但是，我的孩子，我们有什么理由假设大自然是有目的、有目标的呢？它难道就不可能是偶然的发展链自动剔出自己的错误么？”

他打开他的大开本圣经，给我看《传道书》中的“一段重要诗文”。“‘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

“没有一个注释者理解这段诗文，”他一边说一边啪的合上《圣经》，“里面的关键词不是‘死’而是‘遭遇’。最好阐释人与兽之间平等关系的事物不是死亡，而是生命的无常。”

他仔细地盯着我，看到我正专心致志地回望着他，得意洋洋。

“‘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他朗声念道，“两者都是偶然的产物，两者都受到难以预料的机缘的支配。”他突然大笑起来。“更不用说我们村里的牲畜了，是和我们群居在一起的平等生灵啊。”

“知了记得自己在地下的 4 年吗？”皮耐斯在苹果树下大声说出了他的讶异，“或者那漂亮的凤蝶——它记得自己曾是芸香叶片上一只难看的毛虫吗？

“蛹期，”他向我解释说，“并不仅仅是成熟过程中静静准备新生活的一个阶段。它也是忘却和湮没的过程，是幼虫和成虫之间一道难以渗透的屏障，那是同一个生物生命中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

“反观我们，”他悲恸地说，“则被赐予了最可怕的禀赋。我们不但非要

在背上背负记忆的驼峰，而且还不能从停不了的吃喝、积累、长胖的重压下解脱出来得到报偿，过一段飞翔、歌唱、爱情的简短时光。”

我着迷地注视着前来抢劫的蚂蚁鱼贯进攻知了，把它赶走，劫掠它开挖的树汁井。皮耐斯研究着我，考察我是否准备好了聆听他的结束语。“那么，所罗门为什么要赞扬蚂蚁呢？”他问道，“因为他是一位国王，国王总是喜欢蚂蚁胜过知了，喜欢蜜蜂胜过金龟子。就像臭不可闻的米丘林。他们一直认为我们是一大群乌合的奴隶，后天习得的卑躬屈膝的奴性就是先天遗传下来的骨子里的东西。”

他带着我回到木屋，从外公的床上拿起那册伯班克文集，大声读给我听。

“自然界认可致命的毒蛇，和认可最伟大的政治家相差无几。”

“干什么？干什么？”外公从餐桌边站起身，“你干什么一定要给孩子的脑袋里灌输这些东西？”

于是，我再没有听到皮耐斯课程的结语，直到我长大了，病歪歪的老教师再没有了任何禁忌。“搓自己拉出来的粪球也比吃大人物的蜂蜜要强。”他咯咯地笑着告诉我，那时他正在大嚼布斯奇拉老婆待客用的摩洛哥美食。

45

现在村里只留下里洛夫、皮耐斯、冬妮娅、列文和利娃了。我不时地叫布斯奇拉开车送他们去老年之家看望失明的埃利泽·利伯森，他“对此深感荣幸”。但是利伯森却没有对他们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列文袭击了柴泽尔，这才让他作出回应，写了那篇著名的文章，而当里洛夫那个化粪池飞上天时，他听见了爆炸声，立刻就知道是什么响动，跑来参加葬礼。

里洛夫非常老了。有时候，他从军火库里冒出来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在田野里骑一圈马，晒晒太阳，瞧瞧村里有什么新变化。参观者从全国各地跑来一睹这位治安员，他像旧靴子一样坚韧，还能在马鞍上端坐好几个钟头

呢。“他们不知道这个可怜的古怪老头爬上马四下里飞奔了两天是因为他不好意思叫人帮他爬下来罢了。”尤里在给我回信时写道，我在前一封信里谈到了耶胡沙·贝以及里洛夫的怀疑。

在我想来，穿透地窖里密封的板条箱的那股尿酸气味很可能腐蚀了化学导火索。爆炸震动了整个村庄。成千上万的老式毛瑟枪弹药筒、雷管手榴弹以及数吨梯恩梯和炸药棒在一阵污水、牛奶、碎土块和扭弯的轻机关枪组成的大潮中飞上了天。

当黄色的烟雾落定，老里洛夫的农场有一半变成了峡谷。他的儿子丹尼的牛栏成了一片废墟，焦黑的柱子，还有烤熟的小牛肉片。干草棚什么都没留下，只有几段难闻的木炭在开始落下的无尽雨点中嘶嘶着噼啪作响。“14 头奶牛还没发现军火藏在哪儿就走向了死亡。”这是尤里记者腔的总结。里洛夫本人被炸得粉碎，散落在直径几百码的区域里。他的儿子丹尼和孙子乌兹在家族爱搞阴谋的传统下得到锻炼，说服警方的调查人员，他们碰上了一个由于混合大量用于制造肥料的红磷、碳酸钾和硫酸盐而引起的操作事故。

全村花了几天时间寻找里洛夫的遗体，可再也找不到老头儿了。一直过了好几个月，氨气、烤肉和烟雾的味道才消散，老治安员打了钉子的军靴也烧完了，每只靴子里都留着一块腐肉。右脚的靴子是在泉水边的灌木丛里找到的，而左脚的靴子却在缠绕着水塔柱子的九重葛藤里。两只靴子被放入一个塑料口袋，当着一大群人的面葬进了我的墓园。

参加里洛夫靴子葬礼的有仍然健在的最后一批治安员、哈伽拿卫军[1]的老兵和上百位从封闭的隔间、地窖和地下室里冒出来的不知名的苍白老人。坟墓刚刚填上，他们就聚拢在树阴下更新口令，把手表的时刻调校一致，交换各自的秘密。

我们一直知道里洛夫在犹太国建立之后继续收藏军火，准备保卫村庄和运动，但没人对他藏匿的数量有一点概念。“里洛夫可以装备两个整编师了，”他的某个颂扬者声称，黄色的眼睛盯着这一堆人，“我们为你哭泣，同

1　1928—1948 年间活跃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地下军事组织，后成为以色列军队的核心。

志。我们为你的军火库哭泣。我们为冬妮娅，你那有名无实的伴侣哭泣。我们哭泣，啊，苦涩地，为这么多一去不返的好军火哭泣。”

冬妮娅在和丈夫的共同生活中知道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她离开他的新坟，径直走到马古利斯的墓碑前，当着默哀者的面坐在她的老地方。那儿，一群盘旋的蜜蜂空出她的身形等待着她，她飞快地溜进去，舔舐起自己正在腐烂的手指。

葬礼过后，利伯森也留在了墓园里，拄着酸橘木的拐杖在坟墓间摸索着走来走去。我向他走去，他抬手掠过我的脸和肩膀，马上认出了我。“你长得很壮，”他说，“有你父亲的力量和你母亲的个头。”他要我领他去法妮娅的坟上，在白色的石头上坐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里洛夫也走了，”他说，“那个疯子。很大的损失呢。皮耐斯和米尔金受不了他，但如果不是他和他的朋友，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儿了。他这种类型也是需要的，真的。”

他很高兴闻到了花儿和观赏植物的味道。“你也应该种些蔬菜，”他对我说，“这儿能长好蔬菜。”他告诉我，俄国有一位克里米亚农夫，他在村子的墓地中间种植南瓜、洋葱、西瓜和土豆，效果出奇的好。他的土豆像瓜一样大，他的西瓜异乎寻常得又红又甜，而且“他曾种过重六普特的南瓜——差不多跟你一样重了，巴鲁赫——由三驾马车载着去了沙皇尼古拉的夏宫。

“死者的血在它的经络里流淌，”他解释说，“我要你在我的坟上种玫瑰和茄子，我会用自己衰老的身体滋养它们。我肯定会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开出花朵。”

利伯森从口袋里掏出木柄的芽接刀。刀跟外公的那把一模一样，有时候也用来削东西。我小心地在他身边坐下，担心他一旦发觉我坐在他妻子的坟墓上会怒不可遏。他又从口袋里拿出一个苹果，开始削皮。果皮像一条红色的丝带剥落，越来越长，苹果削好了，他用有小角状突起的牙龈啃了起来。

“在那儿的基布兹里，”他说，“现在那儿是工厂了，曾经有一个可爱的葡萄园。我在那儿遇到了法妮娅。”

将近傍晚的时候，布斯奇拉开车送我们去老年之家。黑色的农用卡车上，利伯森虚弱萎顿，坐在我们俩中间。“下一次，”他说，“我就会呆在后面

的一个箱子里了。”

到了地方，我轻轻地扶着他的胳膊，领他回房间。保加利亚老人穿着丝衬衫，系着黑领结，躺在床上，冲他的朋友笑了笑。

“晚上好，阿尔贝特。”利伯森说。

“这么快就回来了？”阿尔贝特问。

“都结束了。”

“保加利亚式的葬礼结束以后，大家都去死者家大吃一顿，”阿尔贝特渴望地说，“馅饼，冷藏的豆子。当然，要喝上一两杯。”

“在这个村子里，葬礼过后，我们只是去吃干草而已。”利伯森说。

两个老人大笑起来。“我在瓦尔纳[1]城里曾有个女朋友，”阿尔贝特说，“你应该看看她的胸脯。每个都有 7 磅重。现在，它们正推着雏菊长高呢。”

利伯森示意我回家，我便回家了。

46

仿佛一起商量好了，老人们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在他们的墓前，人们就“他们身后留下的真空”谈了很多，但是，虽然皮耐斯曾经在学校里教导我们说大自然是排斥真空状态的，却没有东西跑来填补这片空虚。

一天晚上，我去暗中监视麦舒拉姆。透过窗户，我见他伏在文件上，写着悔恨的脸庞四围有一圈白毛，那是守孝人该蓄的胡子。前来探视的人们听他懊悔自己逃避责任而缩短了父亲的寿命，数落自己小肚鸡肠，然后像哼小曲一样顺溜地列举按蚊和家蚊之间的主要差别。后者的幼虫有一根长呼吸管，斜着身子躺在水里，而前者幼虫的呼吸管短，躺在水里呈水平状态。家蚊的触角短，腹部下垂，按蚊的触角长，腹部呈弓形。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劳神背这些村里每个小学生都牢牢记住的基本事实，麦舒拉姆谨慎地回答

1 保加利亚东北部港市。

说以色列犹太人的记性正在钝化，需要从忘却中把某些事情拯救出来。

守孝的那个月过去了，麦舒拉姆看着镜子，决定继续留胡子。“这是他成功长起来的第一批庄稼，他当然不忍心犁掉了。”尤里写道，他还在不断地要我把村里的新闻写信告诉他。

就像胡子有时候凑巧会长得很盛一样，麦舒拉姆的胡子繁茂得异常漂亮，给他一种自己公正廉明的感觉。他每天带着新的问题去他父亲的坟上，一露面就会在参观者中引起轰动。他穿着曼陀林·泽尔金的旧工作服，系着腰绳，一头蓬松的椒盐色头发，麦舒拉姆简直就是和汉金、戈顿或者预言家以赛亚[1]一模一样的人物。美国游客和前来参观的小学生们钦佩地看着他，要求跟他合影。布斯奇拉提议付给他“一份薄薪”，让他“戴着工人帽，提着锄头”整天在拓荒者之家游荡，甚至还想出售印有他的照片的明信片。但在我看来，麦舒拉姆不过是一只害虫。亚伯拉罕和利百加已经去了国外，他比以前更让人讨厌了。他甚至坚持“我们必须”——我们，还不能少了谁！——把上了填料的哈吉特尸身放在他父亲的墓边。既然外公和亚伯拉罕都不在了，农场又归了我，我可再也容不了他了。

“我不需要你那头长了疥癣的奶牛放在我的墓园里，”我告诉他，“如果你父亲想要它呆在自己身边，他会自己对利伯森讲的。”

布斯奇拉泰然自若地背诵着我们通常表示不接受时的套话，说候选者不符合进入墓园的要求，而麦舒拉姆也选择了不作申辩，沼泽排水工和荒漠养花人的金色光环勾勒着他的脸庞，那是他长期研究老照片得来的成就。

好几个星期，他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农民，弄了一些罗得岛嫩鸡放养在院子里，甚至还试着种蔬菜。他羞怯地去找蕾切尔·列文，她种菜全村有名，送给她一本由名叫利夫施兹的农夫写的、题为《以色列蔬菜种植》的书，那是他的一件获奖展品。可蕾切尔怀疑地看着这本线装的老书，书的封面上画了象征着土地的恩施的两个胖嘟嘟的小孩和一棵巨大的莴苣，她向麦舒拉姆指出，那本书比村子都要古老，里面的意见严重过时。

不过，麦舒拉姆突然对利夫施兹的散文文体大有感触。“‘你的茄子喜

1 公元前8世纪的希伯来预言家。

爱光线和肥沃的土壤’，”他大声地念给我听，卷着嘴唇仿佛尝到了茄子令人愉悦的养分。他找到的最有诱惑力的两句话是：“‘最适合以色列园丁的萝卜是斯图加特巨人白’”和“‘动物体形越小，排出的粪肥越优良：绵羊粪比牛粪好；鸣禽粪比鸽子粪好；但最好的粪是桑蚕粪’。”

“他一定梦想着巨型的纳粹萝卜在原生动物的屎上越长越肥呢。”尤里写道，又添了一句，说麦舒拉姆会成为“山谷里第一个用镊子和放大镜给庄稼施肥的农民”而青史留名。

麦舒拉姆弄到了一些桑蚕，蕾切尔还跟以前一样耐心和善，给他示范如何用他院子里的那棵桑树上的新鲜叶子喂养这些小生命。但即便是它们神奇的粪便也没帮上忙。麦舒拉姆胆怯的触碰使土地痉挛着吐出了种子，而饿得要死的小鸡也在他背后谩骂着。

麦舒拉姆没有放弃。他满脑子都是为自己准备的大事件，带着一种内涵丰富的表情到处走动。村里人在他们的奶牛和老婆身上看熟了这副样子，但却没有从一张长了胡子的脸上认出它来，错误得把它看成悲哀的模样。

作为他父亲的固执和他母亲的寡廉鲜耻的产物，麦舒拉姆现在因这两种品质而备受鼓舞。他雇用乌兹·里洛夫好好地犁了一遍土地，借了村里的链式割草机和重型耙地设备，连根拔起了覆盖在他的土地上的一层茂密的野生胡萝卜、木犀草和千里光。

最后一批食肉的老鼠、蛇、蜈蚣和埃及獴痛苦地从自曼陀林·泽尔金最后一次生病起便寄身其中的家园出逃。绿色的约翰·德尔牌拖拉机碾碎了野鼠洞、蜥蜴卵，把愤怒的蝼蛄曝露在阳光的蹂躏之下。乌兹在田地的尽头把所有的杂草垛了一大堆，麦舒拉姆点了火，瞪着眼睛，呆呆地看着这荡除一切的巨大火焰。

“麦舒拉姆最后决定要当农民了。”农夫们在牛奶场边举行的晚间碰头会上相互转告。他们会很高兴给他提供建议，因为他除了20世纪20年代农业杂志拍摄的那些古老的基尔希纳和泽尔犁壁以外，对农具一无所知，而麦舒拉姆却没有寻求帮助。他自说自话地叫本地的挖掘工在他的土地四周造了一圈5英尺高的土墙，他对大感震惊的邻居解释其目的说，这是为了种

植一块实验稻田。

“稻米，”他宣布说，“是一种重要的、有营养的食物，其栽培却在这个国家里被忽视了。”

但是，现在再没人相信他说的一个字了。每个人都明白，在他的白胡子后面，在他假装出来的要当农民的迹象和丧亲之痛后面，麦舒拉姆脑袋里还想着沼泽。人们决定在下一次全体大会上讨论这个问题，同时该会议的议程还包括与饲料商签订新合同、为建造额外的牛棚购买一些旧的火车铁轨等等，我还极其高兴地听说会上要讨论关于让我的表哥尤里回村探视的要求。

现在，他已经被放逐好几年了，愤怒的情绪也降了温。带着骄傲的和解和城里的新观念的宁静光环，雅科维的老婆很久以前便回来了，而当尤里写信要求村委会同意让他在秋假里回家的时候，我确信他的请求会被应允。

可是，全体大会没有开成，因为麦舒拉姆的行动比料想的要快。事情发生的前天夜里，他出发去了田里，穿着他父亲的工作靴，拿着从村里商店买来的 10 磅重的新鹤嘴锄在他的一生中，即使在村委会办公室的纸板盒里发现斯拉兹金和伯尔 · 卡兹内尔森写给利伯森的信件的时候，他的心脏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跳得怦怦响，他沿着主灌溉管道一路向前，一个接一个地砸碎巨大的水龙头，没有停下回头看过一下

水柱高高射起，不停地喷涌。起先，水渗进了土里，可接着，细小的粒子粘在了一起，水把田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烂泥盆，并慢慢地开始抬升。

麦舒拉姆没有回家。他一整夜都在田里的泥泞中挣扎着走来走去，在水位到达他的靴子的顶部时爬上土墙休憩。直到牛棚和家禽场里响起忧心的喊叫，弄醒了负责照看水压变动的人们，泽尔金农场已经发了大水，村里损失了 3 个星期的全国灌溉水配额。

早晨，我们都出来看，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泥沙已经沉到了底部，新的浮湖在阳光下波光粼粼，从我站的角度看，平静的水面上看得见蓝山泛着微光的倒影。除了难以描述的恐惧，我们都感到了农民对凉爽清澈

之物的潜在激情，它们流淌着，冒着气泡，映着云彩。皮耐斯是第一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的人。经过多年的播种与收割，泪水、欢乐与嘲笑，大地的水闸已然弹开了。

“我站在那儿想起了那天亚伯拉罕·米尔金吟诵他的诗，”很久以后，他在调查这些事的运动调查团面前作证时说道，“然后，并不是每个人都认识到了这个即将到来的灾难。”调查团的成员们看了看他，又彼此对视了一下，礼貌地向他致谢，告诉他可以走了。

人群散了之后，我仍旧没法让自己离开泽尔金农场。我站着观望越久，这清澈的水就变得越加呆滞，在我的眼前聚起了粘液的绿色噩梦。纸莎草和千屈菜在它们的窝里受到传说和疑心的诱惑，在巨大的蜗牛身边抽出了芽，而后者终其一生都在等待着这样潮湿的讯息。

麦舒拉姆踞在土墙顶上，拿着他父亲的吉普赛大手帕和从创业者木屋墙上取下的弯曲的纸草镰刀作武器，大声宣告：“沼泽生成啦！”

“要生蚊子啦！”村委会主任雅科维大叫着，最近的夏忙和失水的费用让他快要崩溃了。

麦舒拉姆抬起一只手。“是啊，会的，”他大喊，“这个国家的犹太人已经忘记了沼泽是什么。现在是提醒他们的时候了。”

雅科维不等听完余下的话。他一边大喊“你疯掉了！”一边跑去叫挖掘工，启动引擎。砰的一声，钢铲撞向泥土胸墙，打出了一个两码的裂口，麦舒拉姆的湖开始流动，大水从缺口里冲向紧邻的田野。

“改邪归正吧！”麦舒拉姆大叫着，故意用上皮耐斯在《圣经》课上大声朗读先知们悲惨故事时的那种劝告式的口吻。“排水沟一定要挖！管道一定要铺！新闻界的同志们一定要请来看着我们种桉树，唱歌，得疟疾，然后死掉！”

一阵响亮的哄笑。可是我看见，皮耐斯、冬妮娅和利娃远远站在一边，担心地手搀着手。我知道在老年之家，埃利泽·利伯森在抓住第一丝已经忘却的浓烈味道的那一刻，一定停下了细嚼慢咽的早餐。“我感觉不大好。”他对阿尔贝特说，把一团软泥一样的绿色垃圾吐在了桌布上。

“薄弱的外壳已经炸破，无底的深渊张开了嘴巴。”皮耐斯说，“循环往

复”地思量着自己脑中的洪水，上次中风已经把他的头脑淹没在健忘的云雾里了。只有蓝山的山顶还是那样，像一块孤独的记忆之岛凸出着。老教师饿极了，聚起最后一点力气回家，把他的忧愁淹溺在一罐加了米和番茄酱的南瓜里。

冬妮娅·里洛夫两只手指伸进嘴巴，又开始在马古利斯墓前守夜。现在，她的指甲边的皮肤像烧滚的牛奶上那一层皱巴巴的皮，白白的，疏松多孔。利娃又回去工作了，沼泽弄得她不停地擦窗户。麦舒拉姆情绪高昂。他对假想拓荒实践要点的了解可靠地指导着未来，而雅科维进攻他的土墙更加坚定了他的决心。

从那以后，每件事都按照逃避不了的因果法则发展下去。麦舒拉姆的水淹了邻近一块苜蓿地，毁掉了大部分嫩芽，还歹毒地冲走了一块玉米田，那地方就此变得松软多孔，脏兮兮地冒着白沫。返祖性的巨大水泡汩汩地形成又爆裂，散发出恐怖的臭气。在响亮的咯吱声中，一团腆着肚子的蚊子从沼泽中飞起，在它的上空盘旋。

现在我才明白这统统不是偶然，那些把我们缚在土地上的看不见的秘密线绳的固定之处比我想象的要深得多，在数十英尺之下与根须、尸体和蹄印纠缠在一起。我想起了可怜的列文，一边拧着自己发蓝的手指一边强调“这片土地从来不给在上面行走的人一丝一毫的力气，仅仅用它的疯狂熏透你的脚底罢了。”

外公逃离舒拉米，埃夫莱因消失，尤里被驱逐，亚伯拉罕出国，丹尼尔·利伯森没有破译的爱情心迹——所有这些不过是裂隙，永远不会凝结的毒液在其中得以循环。

我告诉自己，皮耐斯错了。他的手指堵错了窟窿。我们不是偶然的产物——除非你认为碧斯娅·泽尔金的胸脯是两只随意的丰饶角[1]，影响了曼陀林·泽尔金，把他们愚蠢的儿子麦舒拉姆带到世上。

那天下午，麦舒拉姆从最近的市镇上雇来的几个无业人员到了现场。他给他们穿上旧式的农民宽松上衣，戴好俄式工人帽，他们羞怯地笑着，看

1 源出希腊神话，是哺乳了宙斯的山羊角，后脱落装满了水果。在民间传说中，它装满了其主人希望得到的任何东西。

上去既可怜又可笑。麦舒拉姆给他们镰刀和锄头，带他们去他的沼泽，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他们立刻唱起了沼泽排水工的老歌：

青蛙的朋友，
我是
青蛙的朋友，
像青蛙一样，
像青蛙一样
我大喊：
给我水吧，
不然我就要死掉。

尽管开头的时候他们有点发窘，慢慢的，他们的声音聚起了力气，手臂也挥动起来。可没过一个小时，几台大型罐车接到雅科维的命令出现了，吸起麦舒拉姆沼泽里的水，开到附近的干涸河道倒掉。后脚又来了载满泥土的垃圾倾倒车，把泥土倾倒在潮湿的田地里。天还没黑，新的土壤已经被怒气冲冲的震动路滚压实了，而且水费、劳务费、材料费和重型设备费用的完整清单连同一封为防止拒不付账的措辞强硬的查封威胁信一起送到了泽尔金农场。到那天傍晚我开车去火车站接尤里的时候，早晨的事情似乎不过是听说的又一个故事，我想象中一个噩梦样的虚构罢了。

我开着农用卡车穿过田野。我没有驾照，只在村子周围的拖拉机路上开开而已。

尤里跳下火车，我们好好地拥抱了一下。我抱着他的时候可以感到他已经长得多么强壮和成熟。

“你要压碎我啊，大公牛，”他笑嘻嘻地哼哼，“你不知道自己力气有多大。”

他看上去很好，一如既往的苗条潇洒，好挖苦人。我们开车回去的时候，他盯着种满庄稼的田野看。白色的棉桃四处开花，第一拨石榴接替刚刚

摘去了的萨默塞特桃子在树上变红。远处，大型红色“国际牌”拖拉机开始了秋耕。我们拐进了沿着拓荒者之家院墙的小路。尤里惊愕地看着墓碑、草木、花朵和观赏植物，一言不发。

“你挣的钱是怎么花的啊？”我们进木屋的时候他问道，“这儿一点都没变。”

我仍旧睡在以前的床上，淋浴以后用外公那条柔软的旧被单擦干身体。厨房里还在使用菲吉外婆的玻璃盆和大锡勺。

我们喝了茶，吃了一些尤里带给我的上好的蛋糕。我提议他睡外公的床，因为应了村委会的要求，我把到村里来主持大圣日[1]仪式的领诵人安排在他父母的房子里住下了。

我们彻夜长谈，通宵未睡。

“明天，”尤里说，“我们去看皮耐斯。也许，我们还能去老年之家看看埃利泽·利伯森。”

我很吃惊，因为外公在那儿的时候，尤里很少愿意去看望他的。

“在推土机上工作让我有很多时间思考，”他说，“在这个村里的老一辈中，利伯森和我是一类人。比皮耐斯更像。甚至超过爷爷。”

“每个人都在找榜样，”我回答他，“布斯奇拉仍旧以为皮耐斯是个圣人，而皮耐斯在村务简讯上写文章说你是个很特别的人。”

“对于皮耐斯，我不过是一种奇异的哺乳动物罢了。”

黑暗中，他的笑声让我的皮肤感到了愉快的刺痛。

“我很难过，”过了几分钟，他说，“我对水塔事件感到难过。我是个孩子，她们引诱了我。我只是她们取乐或者用来报复村子的玩物。我应该在事情刚开头就去找埃利泽·利伯森。”

“他会把你赶出来的，”我说，“特别是你干了丹尼尔的女儿之后。”

“他不会做这种事，”尤里回答，“他会跟我谈话。不过再也没什么了。最终，我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接受了教训。你正在跟山谷里甚至整个世界上最忠贞不二的男人说话呢。”

1 犹太新年，或赎罪日，或这两天之间的日子。

“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法妮娅这样一个值得付出终生的女人啊。”我说。

“你屁都不懂，”尤里说，“每个女人都是值得付出一生的。这跟她没关系。这不过是决定的问题。法妮娅唯一的特别之处在于利伯森对她的爱。她不过是他不停擦拭的一面镜子，他要在镜子面前练芭蕾的小跳和足尖旋转而已。他跳舞歌唱，他为自己想了很多。这就是绝大多数女人的状况。”

“那么,外公和舒拉米呢?”

尤里抬起头。“爷爷同样决定舒拉米是个值得付出一生的女人，”他有准备地说，仿佛已经思考了很久，那口吻跟外公那段“他们把我儿子赶出了村子”的演说一模一样。“即使她连两分钟都不配。不过他一往无前，甚至这意味着杀死奶奶，意味着可能一生都再见不到舒拉米一面。”

“你听上去像你妈。”我皱着眉头。

尤里笑起来。“你和我妈关系不大好，可我要你知道她不是个愚蠢的女人。根本谈不上愚蠢呢。她在关键时刻带着我爸离开这里，就在他大发雷霆之前一刻。”

他扭亮外公的台灯，从床上坐起来，露出瘦削英武的躯干。靴子在他左边的乳头上留下的印记只剩下一条宽阔的伤疤。“我有一封他们写来的信。”他笑着拿出几张照片，上面是一栋棕榈树环绕的白色大屋。利百加穿着黄裙子坐在木结构的回廊上，吸着盛在巨大玻璃杯里的一种红兮兮的冰镇饮料，圆溜溜的眼睛在杯子的边沿上方闪着快乐的光。亚伯拉罕穿着短裤和灰色的汗衫，前额的皱纹在热带的阳光下变得软和湿润了，他正在畜舍里教导一队黑人，那畜舍看上去像实验室和宫殿之间的一个十字架。

“没错,”我说,“她是这么做了。我不怪她。你很幸运,不用看见你父亲从耶胡沙·贝的审讯会上回来时的样子。”

我能一点不差地想象出她的样子，看上去像任何一只悲观而倔强的母鸡坐在鸡蛋上那样冷酷决绝。她把自己小鸟一样的脑瓜整个儿都投入到这件事当中。从她丈夫在牛棚里崩溃这件事上，她认定他必须马上离开村子，便急冲冲地去见她的哥哥，就是和运土承包人、军火商、基本透明的看不见的中间人和触角遍及世界各地的神秘企业家都关系和睦的那位。“我哥哥会有主意的，”她不停地告诉我，出乎意料地引起了我的同情，“我要去跟他

谈谈。你有什么事要我跟尤里说吗？”

她去了，回来，不露声色。几天以后，三个陌生人来看农场。他们态度淡漠，说话不多，彼此隔着一个固定的距离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像干草棚里的小苍蝇。他们丈量尺寸，清点存货，详细地跟亚伯拉罕谈了谈，花了好几个钟头观察他在牛奶棚里工作，他们的的确良套装像用喙整理过羽毛的鸽子的胸脯一样亮闪闪的。没有一丝灰尘、一根稻草沾上他们梳理得一丝不苟的头发上和镜子一样明亮的鞋尖。如果你曾经用苏格兰突击队教养罗沙·蒙金的律师，那他们的孩子就会是这副模样。

他们中的一个一边给牛奶场区拍照，一边草草写好数字和图表，一个月后，卡车和贩子来了。亚伯拉罕卖掉了所有的奶牛、电器和通风设备，留给我那辆蓝色的福特森一德克斯塔，带着老婆、四只受了孕的小母牛和数十个试管的冷冻精液去了加勒比地区，那小母牛担心地不停哞哞叫，伸长了脖子朝后看。在那里等待他的是一份政府合同，“没有牛奶喝的当地人”，无限制的经费和简单却士气高昂的土壤，那是从来没有被圣人的尸骨或等待以久的救赎诅咒过的土壤。

尽管他们把房子的钥匙留给了我，我还是呆在木屋里。我时常去看一眼，开开水龙头以防水管阻塞，再打开窗户透透空气。一层厚厚的蜘蛛网覆盖了牛棚里的挤奶厩，跳来跳去的蜘蛛和壁虎在墙缝里捕捉小虫，晚上我能听见地砖自己碎裂的细微的丁当声。

几个礼拜之后，最后的挤奶乐曲和粉碎干草的咯咯声才在喂食厩里停止回响，压缩空气的啸叫和粪便坠地时轻微的扑通声才消散。牛奶瀑布干结成一厚层黄渣渣的粉末铺在地面上，光着脚踩在上面感觉很好。

我想，古德曼兄弟走出外公的故事去打仗的时候，村里的铁匠铺一定也是这个样子。

“他只是等着舒拉米，要报复她。”我告诉尤里。

“孩子，”尤里说，“你一点儿都不明白。你还记得皮耐斯教我们氧气和肺，叫你站在全班面前用袋子捂住脸吗？”

“当然记得，”我说，“我昏倒了。”

“那是因为你这孩子太好了，皮耐斯忘了告诉你什么时候停手。”尤里咧

着嘴笑起来。

“怎么说？”我觉得受到了伤害。

“爷爷一辈子都用那个愚蠢的、名叫舒拉米的袋子捂着他的脸，呼吸着无望爱情的有毒空气。这是让他生病，逼他疯狂，并在她到来的时候杀死他的东西。你为什么不想想他从那以后过世得那么快，甚至知道死亡什么时候降临呢？”

“他年纪大了，”我说，“他是这么对蒙克医生说的。”

“我从来不像你那样相信爷爷，蒙克医生刚到村里的那个月我就干了他的老婆，”尤里轻蔑地说，“相信我的话，他也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爱情，不知道它能将你变得多么病态。”

那天晚上，牛奶场前的广场遭了水淹。早晨我们去看望皮耐斯的时候，他不在家，出门瞧那些被催促着赶到村中心的工人们去了。水泥地上张开的裂缝中渗出了腐败冰冷的液体。一早带着牛奶到那儿的农夫很是不满，他们发现麦舒拉姆正拿着他的红手帕和镰刀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地唱着歌。这一回，雅科维没有一丝疑虑。他受够了，甩了麦舒拉姆一个耳光。

“再让我在水龙头附近逮到你，”他一边说一边恶狠狠地步步紧逼，“你就会一肚子脱脂棉花，在你那个愚蠢的博物馆里翘辫子。”

麦舒拉姆鼻子流了血，染红了白色的守孝胡须，可他只是笑了笑。工人清理了脏乱的地面，做了浇筑新水泥的模板，封掉裂缝，给每样东西都喷上杀虫剂。

当皮耐斯蹒跚着到办公室去，向筋疲力尽、满腹怒气的村委会委员们解释这是一个市政工程永远排不干的沼泽时，雅科维冲他大叫大嚷起来，窗外聚起了一堆人。“你说的那个该死的沼泽是什么？我们有个疯子到处开水龙头，你也是时候别再对我们唠叨不休了。我们不再是你的学生了。”

皮耐斯很震惊很受伤，没有注意到尤里站在那儿。可村委会的头头看到了我们俩，他的怒气以高压喷水器的力量爆发了。他下嘴唇上的疤痕变成了白色，那是外公过世那天被我打出来的。

“他们都在这儿呢，”他气急败坏地说，“那个倒霉的人家。我本应该去

搞种子招标会，去给粮田找些拖拉机的，可是呢，我手头的事情应接不暇，米尔金家的俩白痴孙子，一个性交狂，另一个葬死人的疯子，还有沼泽复兴者和得了神经病的恋虫癖老头。”

皮耐斯一手按住我的脖子克制着我的情绪，尤里搀着他的胳膊，我们走开了，去老教师的房子喝茶。

“也许有了要排水的沼泽，希福利斯最终要现身了。”尤里说。

“或者是埃夫莱因。”我添了一句。

“我们已经见到了他俩的结局。”皮耐斯郑重地说。

47

没人知道山谷里的剃头老师傅叫什么名字。每个人都称呼他“拉比”，虽然他一直强调“我只是个普通的犹太人”，可似乎喜欢这个称呼法。他是山谷西北角上由一批虔诚的犹太人建立的合作农庄的居民，身兼着领诵人和行割礼人的角色。

小时候有一回，外公被请去诊治那儿一个得了病的果园，他带上了我。我们出发上了穿越田间的小路，他就让我抓住缰绳。柴泽尔一路轻松稳健地小跑。他喜欢在每日固定的活动中有这样的变化，因为这能带他去山谷各处，而且出门回家后便急切地比以往工作得更加卖力。

外公用一种我不懂的语言跟长着胡子的种植人说话。这种语言不是他给舒拉米写信用的那种，而是列文在店里跟批发商说话时用的那种回去的路上，他幽默地给我形容这些虔诚的农夫如何规避《圣经》里反对在一块田里播种混合种子的禁令。“一个人去了，洒下饲料草种，第二天另一个人又回来种上豆子，还假装不知道此前有人去过。”

这些虔诚的犹太人是种很怪异的人。秋天，他们抬头看见无云的天空也不会骂人。虽然他们不应该在安息日工作，可为了使奶牛免受痛苦，他们仍旧挤奶，在每个桶上盖一块地砖，让上帝以为牛奶溅在了地上。逾越节的

时候，他们留心自己的家畜不吃发酵食物，这撩起了埃利泽·利伯森的幻想，据说他还骑马去他们村子，给奶牛唱了一首名叫《Moo Nishtanah》的滑稽的逾越节歌曲。

他们心地纯良，有幽默感，并没有因此而见怪，假日一结束，他们就遣了一个代表团去利伯森的农场，带来了一板条箱的面包，几罐绝对能刺激得眼睛流泪的红山葵调味剂，几瓶劲道十足的自制杜松子酒，和几听让元老们被欲望的神奇镣铐牵引着从山谷各处而来的盐渍青鱼。当欢声笑语、有滋有味的宴会结束时，来访者们相互使了个眼色，成群结队地去了利伯森的火鸡场，气势非凡地齐声叫喊着高唱，“社会主义万岁！”

鲁钝的鸟儿赞同似的咯咯着热情的合唱，就连法妮娅·利伯森都大笑起来，告诉她那禁欲的丈夫他被打败了。

现在，那个领诵—剃头–行割礼人很老了。很久之前，他第一次到山谷，坐着大车从山那边的城里来为我的舅舅亚伯拉罕行割礼。马车掠过春天恢复活力的土地，好闻的马儿和花儿的味道弥漫在空气里，年轻人的长胡子遮住了柔和白皙的肤色，他被大地愉悦地发出嗬嗬声的魔法迷住了。回家以后，他还不停地梦见那情景，当他从另一边望着我们的蓝山时，山谷在晴朗的天气里像海市蜃楼一样出现在它的上方，天空中的倒影如此诱惑人，让他的心无法平静。当他听说一群哈西德派犹太人决定在那儿建立农庄时，连忙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但一年以后，一辆满载的大车从他身上碾了过去，木轮压碎了他的两个膝盖，他不得不重操旧业。

他的工作让他跑遍整个山谷。一天，他在田野里看见一个下巴上长着几根刚毛样须发的健壮妇人，套着轻便阿拉伯犁，把手上还依着一个10岁的男孩。这个哈西德教徒被这位阿施塔特[1]圆柱形的大腿、发力时的轻微喉音和腋窝下的汗渍迷住了，停下来打听她的情况。她名叫特希娅·费恩。当地的农民告诉他，她的丈夫跟她离了婚，回布尔什维克俄国去“用革命的火炬照亮世界了”，留下她吃苦受累。他们急忙又说，那个10岁的孩子不是她的小孩，而是同情她的邻居家的儿子。

1 腓尼基人等崇拜的丰饶和爱的女神

拉比请村里人给他做媒。对他们来说，当然很高兴摆脱那女人，因为她痛苦地考验着他们一致订立的互助原则。两个星期没过，她就像一个哈西德好媳妇在头发上盖了块手帕，一根绳子牵上一头小牛和一只驮着她所有家当的驴子，跟着她的新丈夫走了。

虽然像阿特拉斯[1]一样健壮的新娘不会生养，但她勤劳，脾气好。她学着遵守犹太律法的一点一滴，为拉比料理农场，产出丰富的收成替代孩子们的位置，而他继续在山谷里巡游。起先，他步行着在基布兹和村庄间巡回，按照犹太教的规矩割开鸡喉，为奶牛修脚，修剪头发和包皮，讶异于女拓荒者光溜溜的大腿和新近耕种土地的芬芳。他用赚来的钱买了一辆小型的两轮车，由一头高大的脚步轻快的塞浦路斯毛驴拉着，战后又从英国军队的剩余物资中弄到一台有跨斗的旧 BSA 摩托车。

我小的时候，他每个月到我们村来一次。你先看到远处一股加速的灰色旋风像秋天的尘暴穿过田野，接着你听见了旧活塞沉闷地咔嗒作响，然后你等待的那一刻到来了。老哈西德教徒压住摩托的油门，冲下干涸河道的堤岸，大叫一声“哟嗬！”，费劲地飞驰上了另一边的河岸。他容光焕发。他的灰上衣和汗衫上的穗子在风中拍打。他的头上戴着飞行员的皮头盔，里面塞着浓密的侧发，保护眼睛的是一副拖拉机风镜，跨车里一个让人大吃一惊的木箱子磕磕碰碰的，箱子打开便是剃头匠的橱柜。可以折叠的腿从它的底部打开，抽屉里拿出了剃刀刀片、剪刀、一条褪色的床单和一把手动理发剪。老剃头师傅展开床单盖在客人身上，在桌上铺好一张报纸，摇起他的剪刀和舌头，开讲周围村庄的闲话。

他是山谷各处新闻和信息的可靠来源。是他把什洛莫·列文的信函带给媒人，又秘密地带着他去提贝利亚斯和蕾切尔第一次相会。他帮里洛夫传递秘密字条，把隔壁基布兹的男孩打算用石块伏击我们的事儿泄露给我们，带来消息说实验农场里的新种马拥有非凡的力量（“它的阳物竖起来，像约瑟夫梦中那样一直挺立着。”他咧着嘴笑着对我们说），还在尤里被逮住之后热衷传播我表哥的出轨行为。虽然他的报道有点让人半信半疑，但却具

1 希腊神话中的擎天神。

有重要的价值。他又自愿到处探听埃夫莱因的消息，他对他有特别的兴趣不仅因为他曾经躲在他的房间里私下给他剃头，还因为我舅舅帮他从英国空军基地弄到了那顶飞行员头盔。

他给我们村当了半个世纪的剃头师傅。他剪过外公的头发，埃夫莱因的，亚伯拉罕的，我父母的，尤里的，约西的，我的，每个人他都剪过。“同一个老师，同一个剃头匠，同一片土地，”尤里说，“这种连贯性带着多么安逸的味道！”每年初夏，所有的孩子都被送到他那里剃头，这不仅省了村里的钱，还壮实了他们的发根。愤怒的年轻人局促地扭动着身子，在剃头匠的椅子里大发脾气，但是我遵照外公的命令，“像老鼠一样安静地”坐着，是在拉比的剪刀把受刑者从前额到脖子剪出一块平阔区域时，唯一一个不必向纯暴力屈服的小孩。“快点儿，亲爱的。”他会一边唱歌一边放了头发才剪好一半的孩子，而后者则一跃而起，忙着逃命，只是没多久又会回来恳求那个折磨他的人完成工作。

每年，村委会雇用拉比为参加我们村小型犹太人集会的少数村民主持大圣日的仪式。节日结束后，他回家的时候会带上一沓钞票，几只绑好的母鸡，一板条箱石榴、无花果、晒干的晚熟葡萄——如果年成好——还有一大罐奶油。

他现在老了，“双手也因为长年的祷告和骑摩托车发抖了”，所以没人再找他做剪头发和行割礼之类的细致活儿。最后，他衰弱得唱不了歌，吹不了羊角，便给我们找了个新的领诵人，是他在蓝山外面的城里的表亲，一个极端的正统犹太教徒。

村委会派乌兹·里洛夫开着敞篷吉普去火车站接他们。一路上尘土飞扬，颠簸着穿过田野，乌兹又粗鲁地光着膀子，魏斯贝格一家——那个新的领诵人和他的妻子，正值青春期的女儿，和一对双胞胎小男孩——吓坏了。魏斯贝格夫人和她的女儿清高地拒绝了他要帮她们下吉普车而伸出的手。他们到了没多久，亚伯拉罕和利百加的房子里飘出一股不熟悉的甜丝丝的烹调香味。

新的领诵人跟他的前任不一样。他不认识村里的任何人，而且山谷的

土地对他也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他们到后的第二天，他的妻子在利百加的晾衣绳上挂上了衣服，都是我们以前从没见过的样式，过了一小会儿，魏斯贝格踱到门廊上，开始练习吹羊角，把空气片成颤抖的带子，吓得上百只在屋顶上栖息的鸽子高高地飞上了天。

领诵人的双胞胎儿子留着长长的侧发，穿着短袜，削了发的脑袋上盖着巨大的天鹅绒无檐帽子，这些都让村里的年轻人感到新奇。他们被太阳、新鲜水果和牛棚、田野的味道震慑住了，蹑手蹑脚地穿过农家庭院，张口结舌地看着家禽家畜，两人说话语速飞快，咬着舌儿让人不明白他们的言语。他们特别害怕发情的奶牛公然骑到同伴身上，还有骡子，那些半驴半马的家伙似乎是从魔兽寓言集的书页里走出来的。村里的孩子们远远地对他们指指点点，嘲笑他们，害怕过分接近这类外来人。就连皮耐斯也盯着他们看，仿佛在尽力回想，却无法把他们与已经从脑叶中抹掉的童年联系起来。

“我在哪儿见过他们，”老人不停地说，“可我似乎又没法确定在哪儿。”

魏斯贝格家的女儿像她的父亲一样，一副阴沉忧郁的模样，大部分时间呆在房子里，不过有时，我在临近傍晚的时候看见她穿着长裙，挽着她母亲的臂膀沿着村里棕榈成阴的大路散步。她们一点也不像我们那些长着雀斑的女人和姑娘，我们那种丰腴的又容易受骗上当的魅力早就被风吹跑了。这对母女低着眼，迈着细碎的步子，小声说着话，似乎逃避着魁梧的农夫和他们袒着胸的儿子，而用来捍卫她们的美德的是攥在手里的小小手帕、不停的喃喃低语和衣着的盔甲，那盔甲排除了有关下面潜藏着何物的所有臆想。

一天傍晚，布斯奇拉邀请魏斯贝格一家参观墓园。尤里和我正在花坛里除草，皮耐斯则坐在旁边。布斯奇拉对客人们讲完我们的业务性质，领诵人点头说道，“妥善埋葬死者是一项重大的戒律，一项重大的戒律。”当然，他不知道我们打破了所有的规矩，用棺材葬他们，没有祷告，没有可以给予施舍的虔诚的乞丐。

他们走过来跟我们打招呼的时候，我直起身，被领诵人女儿的美丽惊呆了。她的肤色是一种桃子和橄榄混合出的让人心碎的色彩，她的黑眼睛在弯得像镰刀一样优雅有型的醒目的眉毛下低垂着。直到那时，我认得的女人仅仅就是山谷里的女人呢。一半太老了，而我从婴儿的时候起就把另外

的那一半看的太多了，对她们失去了兴趣。

“领诵人，请允许我为您介绍我们的老师，亚科夫 ·皮耐斯，”布斯奇拉说，“这是巴鲁赫，我的老板，这是尤里，我们有幸安排您暂住的就是他父母的房子。”

“欢迎来我们村。”皮耐斯干巴巴地说。

领诵人笑了笑。

“敝姓魏斯贝格，”他说，“很高兴见到你们。你们招待得非常周到。”

“在厨房里可要小心，领诵人，”尤里说，“可能哪儿还有些陈面包呢。”

“行啦，尤里！”皮耐斯说，马上警觉起来。

“面包？”领诵人还不知道我表哥的为人。

“难道赎罪日[1]不是你们只吃无酵饼的日子吗？”

“够了，尤里。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布斯奇拉责备道，“请原谅他，领诵人。”

“我们从家里自己带吃的来的。”小双胞胎大笑。他们的父亲皱起了眉头，严厉地叫他们不要多嘴。

一种夏末的忧愁悬在空气里，让我们所有人都默默无语。橘子林里飘来施秋肥的刺鼻气味，在雅科维的鹅吭吭的叫声里，你听得见夏日悲哀的死亡，它们看见了头顶上向非洲飞去的鸟儿，朝围栏的铁丝网猛冲猛撞，痛苦地鸣叫着。

“盛夏与严冬，燕子与苍鹭。”皮耐斯说，那种庄严的口吻一般都是用来上他的《圣经》诗歌课的。我能从他唇边莫测高深的微笑中分辨出老人又在倾听自己身体里的季节更迭了。

“夏日最后的果实，收获时遗落的葡萄。”领诵人回答，也用《圣经》里的文句对上。他不拘束了，允许自己笑了笑。

我能觉出夏日的终结，在果园里旋转着的枯叶中，在风儿轻柔地擦过

[1] 在犹太历提市黎月（公历九月到十月间）的第十天庆祝的圣日，以斋戒和赎罪祷告为标志。

我裸露肩膀时，在原鸽突然的静默中，在纸巢蜂粗糙的蜂巢里。马古利斯留下的蜜蜂不再是以往忙碌的一群，昏昏沉沉地飞舞着，希望找到躲过了收获的人的最后一颗葡萄或无花果。我深夜散完步回来，看见小乌鸦呆板的身形躺在柏树下的一层薄霜上。夜里的露水重了，寒冷的小水滴在拖拉机座位上被农夫的屁股坐出来的凹陷里聚起来。山谷午后的天空里起了如絮的云。皮耐斯、蕾切尔、利娃和冬妮娅种上了萝卜和花椰菜，挖出了土豆，修剪了西红柿藤上死去的枝条。只有拓荒者之家里吃饱喝足的花朵拒绝承认这一年中的季节的轮转，像领诵人美丽的女儿一样用它们的灿烂渲染了空气。

一年以后，我离开村子。那时候我可能还没有读懂所有的征兆，但那年我确实比以往更剧烈地感受到了秋天。空气里凝滞着终结和分离。

“夏末比盛夏更可怕。”领诵人引用拉比的话对我说，观察着我脸上的表情。

不了解我的人尝试各种各样的办法耍弄我的好性子，考量我的耐心。他们会放出一句考验性的话试探我的头盖骨有多厚，或是对着我的鼻子伸出手让我闻。我并不因此反感他们。我知道外公把我变成了一半动物一半树。可是现在，我反感透了。领诵人说“夏”字时那种嘶嘶的方式，还有“可怕”那词里黏糊糊的让人厌恶的爆破音“k”仿佛是嘴里一根直愣愣的粗手指弄出来的：我突然感到对这男人有一种厌恶，他的黑色长外衣让他看起来像别人蔬菜田里的一个没有根的稻草人。

48

犹太新年除夕，我和尤里一起去老年之家看望埃利泽·利伯森。布斯奇拉有时候为了生意上的事情会开车过去，我原本打算搭他的便车坐农用卡车去了,可尤里说“我们走路吧。”我再次走在了熟悉的小路上,那似乎是一条泥土做成的温暖顺从的蛇，从我的脚底游出来，在我的面前爬行。

大多数老人都在老年之家的犹太教会堂里，用坚持不懈得有些幼稚的声音唱着歌，仿佛要为进入阴间铺好道路，但是利伯森从来就一丁点儿都不喜欢别人的祷告，阿尔贝特像往常一样躺在床上，安静且庄严。他的白色丝绸衬衫随着呼吸泛起涟漪，黑色的领结在他的喉咙处飞舞着。

“我们保加利亚犹太人不沉迷于宗教，”他灿烂地笑着说，“Por lo ke stamos，bendigamos。”

“我们数着自己的祝福就足够了，”利伯森把他的话从拉地诺语[1]翻译过来。他已经知道了阿尔贝特的大多数俗语。他们通常说话用希伯来语，有时候也用俄语低声交谈。

“保加利亚语和它非常接近，”利伯森说，“我老来也学了一些拉地诺语。”

他面对他的朋友坐着，膝间放着他的酸橘木拐杖。他一摸我的脸就知道我是谁，朝我转过污白的瞎眼。“你的块头够大的，”他说，“有你父亲的力量和你母亲的高度。”

现在他才感到了尤里的存在。他抓着他的胳膊，拉近一些，天线一样的手指摸索着他。他屏住了呼吸，手指从额头向下，轻轻地揉捏过脸颊，渴望地掠过尤里挨揍那晚被打断的鼻梁。

“你回来啦，”他说，“我知道你会回来。”

“我回来了。”尤里说。

“你痊愈了，”利伯森又说，“现在全都好了。”

“是的，”尤里说，“我全都好了。”

“你的法国小牛呢？”

我的心恐怖得缩成了一个攥紧的拳头。盲人把尤里像水果一样削了皮，把他的手指放在痛楚且有毒的核上。

“我是尤里·米尔金。”惊慌的表哥低声说。

老人的手猛地缩了回来，仿佛被燃着的煤块烧到了。

“尤里·米尔金，”他说，“水塔上的？”

1 在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一带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籍犹太人说的西班牙方言。

我两下里扫视着这个曾让一个女人着迷的丑老头儿和我那曾经跟村里的每一个女人都睡过觉的英俊的表哥。

“我来说对不起。”尤里声音嘶哑。

“谁不是呢？”利伯森问。

“他得罪过你吗？”阿尔贝特问道。

“噢，没有，”利伯森说，“他只是村子的田野里窜出的一根野芽儿。”

“他是个帅小伙儿。”阿尔贝特说。

“如果我有他这副长相，”利伯森说，“我一辈子都承受不起。姑娘们会像树上掉下的熟果子一样向我扑过来的。”

“Non tiene busha，”阿尔贝特说，“他不知羞耻。”

“不是这样的。”尤里说。

利伯森起身让我们去露台。他在阳台上走来走去，微风从他的肌肤上拾起老农人身上那种生了苔藓的气味，混合着旅行箱、干粪、苜蓿和牛奶的味道。结实的拐杖和灰色的工装裤借给他一个外表，尽管有米丘林，可这副外表还没有通过基因遗传下一代。

他提起拐杖，指着地平线。

“你们看见那里的干涸河道了么？那是我们的来路，泽尔金和我，还有你们的祖父母，来看一眼山谷。她的那个游手好闲的哥哥那时在雅法当银行小职员。”

虽然他顿了一下以确信我们没有漏掉对列文的挖苦，但我们没说什么。埃利泽·利伯森把山谷看成一幅记忆的安慰地图，他闻到的气味、感受到的阴凉构成了它的坐标。然而，尽管它们有着自信的精确，可他的拐杖在包裹他的黑暗中挥舞，这仍让我觉得悲哀。

“路上到处是强盗，”他继续说，“山谷是一个大的眼泪之谷。眼里流着脓的小佃农到处耕作鸡零狗碎的土地。豺狼和鬣狗光天化日就四处走动。”

他像一位生发万物的宗师用拐杖挥过山水。“那儿，在两棵橡树旁边，你们看见了吗？杰尔就在那儿安了她的帐篷，她是肯尼特的赫白的妻子。不过我们只走到德国人废弃的遗址，然后就坐火车离开了。”

“鲍里斯国王站在火车站外面说，‘你带不走我的犹太人。’他对德国人

是这么说的。他不怕他们。”屋里，阿尔贝特沙哑着喉咙，感激的心情让他的声音显得不自然。

“就是那个在卡什克跟英国国王说话的时候在一边空等的鲍里斯吧。”尤里说。

盲人给了我们一个慈爱而同情的微笑。“阿尔贝特常做白日梦，”他说，“巴尔干半岛的犹太人跟我们不一样。”他又接上了刚才的话头。“我们在加利利海边和通往提比里亚斯的道路上工作，晚上在海里游泳。我们光着屁股呆在水里，朝你们外婆泼水，而她脱掉裙子，高挑地站在岸上，裸着身体，像岩石上美丽的苍鹭。我们朝她游回来，爬出大海。”

“每个7磅。”房间里柔和的声音说道。

“他在说什么？”尤里低声说。

利伯森走到门口。“嘘，阿尔贝特。嘘。”他说。

我们还坐在露台上。老年之家花园下面的土地生机勃勃。种子等待着。知了的幼虫在吮吸汁水。蚯蚓和食腐甲虫在处理腐肉。

“我们不比你们强，”利伯森说，“时间和地点让我们成了这样。我们中的很多人接受不了就离开了。这个你都清楚，巴鲁赫，因为现在他们回到你那儿去了。”

“给我们讲个故事，埃利泽，”我突然说，“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故事，”老人说，“好吧，我讲。”

“我们到达这个国家之后过了些日子，”他用熟悉的口吻说起来，“还没遇见你们祖父之前，泽尔金和我在古德拉附近的一个杏树林里找到了挖坑种树的活儿。那是个可怕的工作。你觉得自己的脊背要裂了，手上都是水泡，而树胶篱笆后面的阿拉伯苦力正等着你崩溃，这样他们就能再次得到以前的工作了。就在这时，一个人丢下锄头，说他要去取水，另一个人跟上去帮他。他们带了一只水壶回来，给每个人都倒一点喝，做完这事之后，他们说要去数洞。”

他吃吃地笑着。“你听见了没有，阿尔贝特？我们挖洞，他们数。”阿尔贝特没说话，他继续讲。“每一队工人都有自己数洞的人。他们先去取水，接着倒水，再后来就数洞。很快，他们就数起了人头，没多久，数党员。没到

一年，他们去了欧洲举行的犹太复国运动大会，从那儿去美国募钱，这给了他们更多可数的东西。”

利伯森大笑。“泽尔金恨他们。数洞的人成了一流的政客，给我们的钱从来不够花。我们总是在成功的边缘，在收获的边缘，在饿死的边缘。”

“Non tiene busha。”阿尔贝特在床上重复着。

“有一次，”利伯森说下去，“碧斯娅带回家一些中央委员会委员。麦舒拉姆还是个小男孩。他像被催眠了一样在那儿坐了一晚上，问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小孩知道得那么多，那个男人，我不会提那人的名字，激动得发抖。他高兴地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之后，碧斯娅带他去牛棚看泽尔金挤牛奶。泽尔金看了他一眼，立刻认出了他。

“‘哦,看谁来啦,’曼陀林说，‘就像美好的往昔啊。我挤牛奶，你数奶牛。’’

利伯森转身朝向山谷。他慢慢地移动着手和拐杖，感觉自己跨越向往之地图的路途。“我们来这儿建造了一个村庄。一个我们自己的地方。那儿，那儿的一大片绿色——是我们种下的桉树林。那些树吸干了沼泽。砍了它们，沼泽就会回来，近在眼前啊。”

他不知道它们已经不在了。前年，多汁的大树干就砍倒了，什么也没发生。树桩被连根拔起，在原来的地方种上了棉花。

“树林那边是干涸的河道，皮耐斯发现利亚和里洛夫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去那儿自杀的。谁会相信。一个怀孕的女人！我们追上他，把他带回来，一年以后才在犁地的时候发现了他的枪。枪锈掉了，没了用处，那时候利亚也死了。她染上了少见的洞穴热病，连约菲医生都没见过。”

他用拐杖在空中飞快地从西向南划了一下。“那儿，在那座远山上，以利亚看见了一点儿雨云，在阿拉伯战车前面跑了。他赶着国王的马儿一路来到耶斯列，在那儿，在他们前面到达了那儿。”

我们回到屋里。房间里闻起来有一股熟过了头的阿斯特拉罕苹果深红色的甜香，还有利伯森日渐临近的死亡和阿尔贝特的被单的味道。

“你们两个孩子，还弄出了不小的响动，呃？你用你的坟墓，你用你的姑娘们。”

“我现在开拖拉机，”尤里说，“我是个劳动者了。”

被剥夺了幽默感的尤里孤零零的，对利伯森毫无还手之力。老人倦怠地坐在床上。我感觉不太好，自己占了这个斗室里那么大一块空间，让他蜷缩在墙边。

“复国运动喜欢把我们想象成一个快乐的大家庭，”他说，“拓荒者的部落。我们一起来，一起赎回土地，一起耕种，还会一起死，一起被葬成上镜的漂亮的一排。每一张老照片上，总有一排坐着一排站着，后面的板条箱上再加上看着其他人肩膀的两个，前面还有两个躺着，两肘撑着地，一脸动人的模样。四排里有三排最后离开了这个国家。每张照片里都有这么三排人，他们中既有英雄，也有狗熊。”

“爷爷也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尤里说。但是利伯森包封在黑暗里，不在听。只有爱的记忆仍旧能抓住他没有了光的眼睛。他面朝着窗户。我知道他要说什么。“那儿，在基布兹盖起工厂的地方，曾经有一个可爱的葡萄园。那是我遇见法妮娅的地方。”他转向我，白色的眼球里含着泪水，“你做得对，巴鲁赫，让我自己走到那里。其他人肯定会想帮我一把的。”

我告诉他麦舒拉姆的沼泽。“你们多傻啊，”他叹了口气，“谁还在乎那些？只是浪费了好多水。”有关细节引不起他的兴趣。

“我恨这地方，”他告诉我们，“他们让我用酒椰叶的纤维织灯罩，还要在4点钟吃晚饭。”

尤里还想再听一点利伯森和法妮娅的冒险经历，不过利伯森的情绪已经变得不太好了。他已经去了别处。他离开我们，潜回到与我们隔绝的世界。

“古怪的老头儿，”回家的路上尤里说，“他一句都没骂。这次见面我计划了这么久，你们两个却自顾自毁了它——你用那些胡说八道的故事，他则用那些教科书一样的回忆。拿着拐杖给我们说教。即便瞎了，你们的那些元老还比别人都看得更深远，明白得更透彻。”

“你想从他那儿要什么？”我问道，“他的妻子死了，他的朋友们死了，而麦舒拉姆的沼泽，要我说，让他害怕的程度比他假装出来的要大呢。”

“我宁可他赶我出门，也不要这样对待我，叫人欠他人情似的。他们已经瞎了。他们站在齐膝的烂泥里，耳朵里都是泥巴，再也看不见东西了。”

“可是他为什么就应该为你的问题破口大骂呢？你对他又做过什么呢？”

“我想这无关紧要，”尤里说，“也许我所有的罪恶感只是因为怀念这地方吧。”

“他只想着法妮娅，”我说，“露台上的整个表演只是为了向我们表明他记得葡萄园在什么地方。”

“他是个病人，”尤里说，“他发疯了。他可以做手术，很容易摘掉那些愚蠢的白内障。他想要瞎掉。我发誓他想瞎掉。”

“还剩下什么给他看呢？”

“我妈说得对，”尤里说，“这些狂人真的把你也逼疯了。”

我没有回答他。

“你想象不出我有多么想念这个地方，”尤里说，“尽管有那桩丑事。尽管挨了揍，又被赶走。我甚至在晚上秘密回来过两次，可两次都马上离开了。”

他看了我一会儿，大笑起来。“你这样走来走去多浪费啊。你应该套上大车或者犁头。”

“要是我双手抱着你呢。”我提议。

“不可能。”他说。

“我可没问题，”我笑着，知道希望渺茫，“我能轻而易举地把你从这儿抱回家。”

“你哪儿不正常啊？”他问道，“你为什么不找头漂亮的公牛练练，反而要举男孩子？”

尤里会像黄鼠狼一样恶毒。

“我能两手抱着你，背上背着你，肩上扛着你，随便你想怎样。”我坚持。

不过，他受不了了。“闭嘴，你闭嘴！”他说，声音听起来毛糙糙的，很害怕的样子。

我们默默地继续走路。快到村里的时候，我们看到本-亚科夫的梨树园

边围了一群男人。我们远远的就听见大呼小叫，走近了才看见又是麦舒拉姆，拿着锯齿形的镰刀和令人作呕的大手帕。

“我该怎么办？”雅科维大叫着，“在每个水龙头边都派一个守卫吗？”

他周围的泥巴像果冻一样蠕动着，粘糊糊地从深处抛起深色的垃圾，淤渣，骨头，还有苍白粗壮的虫子，它们缠绕着梨树，把树拉倒，弄成一堆传播瘟疫的垃圾。在原来的地方，蹿起了一人高的芦苇和灯心草，麦舒拉姆对它们挥舞镰刀。他雇的那个阿拉伯老人在沼泽边懒散地犁地，念叨着熟悉的语句。一小群野猪从外公的故事里呼噜呼噜地跑出来了。有几头巨大的公猪，一些样子野蛮的母猪，还有十来头长满鬃毛的小猪竖着僵硬的尾巴。它们小跑着来到沼泽，一脚踩进渐深的泥潭，快活地打起滚来。我看了看天。头顶上划过几个黑点，越扑越近。它们疯狂地尖叫着，在我的上空打着圈。

我看着歇斯底里的雅科维，看着尤里，看着这群愤怒的农夫。透过他们单薄的工作服、被太阳烤焦的皮肤和强健的身躯，我看见了在地里等待了许多年的伟大的烂泥化石。

现在，笨重的水牛来了，湿润低沉的鼻孔第一眼看见人类的背叛便兴奋地张开了。它们吓不着我。我熟悉动物。一头巨大的浅色公牛在它们中间昂首阔步。它的肩宽，它的厚蹄，从潮湿的口鼻中吹出的热气都加快了我的心跳。我向它们跑去，当我渐渐近了的时候，我看见一个穿着卡其布裤子、戴着养蜂人面罩的年轻人搀扶着一位提着破旧包裹的蹒跚老人。很快，这一群穿过田野，消失在远处的柏树林里。我回到水淹的果园，看见别人狐疑的表情，我意识到其他人没有看到一丝踪迹。

49

犹太新年过后，约西休假回家。我听见他的吉普车轮胎嘎的一声停住了，收发两用的无线电装置发出响亮的噼啪声，接着是奔跑和爬楼梯的脚

步，最后，亚伯拉罕和利百加的房子里传来少女的高声尖叫。

木屋的门打开了。约西穿着带军官杠子和空降兵翅膀标志的军装站在那里，要求知道“我父母房子里那些个出人意料的虔诚炸弹”的身分。

尤里大笑起来。双胞胎一起笑。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多不同，可他们表现出的亲昵举动让我作呕。约西也收到了父母的信，现在两人坐下比较起了信件和照片。

“现在也该是爸爸享受一些生活乐趣的时候了。”尤里微笑着，尽管约西认为亚伯拉罕应该在戈兰高地的一些新定居点找份顾问的工作，“而不是去教那些黑鬼”。

我站在水槽边切蔬菜，准备做色拉。先是洋葱和西红柿，然后是黄瓜和青辣椒。也许，它们新鲜的浓郁气味会飘散得很远，一直到大地的尽头。

我喜欢和尤里呆在一起，约西的出现惹恼了我。我知道自己得安排他在木屋住下，后悔同意把亚伯拉罕和利百加的地方给了领诵人。

“你们俩为什么不去走走呢？”我说，“晚饭半个小时以后才弄得好。”

“怎么啦，巴鲁赫？”约西问道，“你不喜欢和表哥们在一起吗？或者你担心我们会敲诈你吗？”

“我可不怕，只要你们谁想收回农场，我很高兴离开这儿呢。”我说。

“谁说想要回农场或要你离开啦？”尤里问，“你为什么总是对每件事情都这么一本正经啊？”

“可需要一个重装步兵连才能把你从这儿弄走呢。”约西用从乌兹·里洛夫那儿学来的那种吐字清楚的军人腔说道。他大声地咯咯笑着，他笑的时候呼吸方向是颠倒的，让人恼火地间歇性痉挛似的吸气而不是呼气。我颈背上的肌肉抽紧了。

“如果不是尤里在这儿，”我告诉他，“你就会飞出窗户，正好落在你那辆他妈的吉普车后座上。”

“同志们，”尤里说，“我们都静一静，好吗？我亲爱的巴鲁赫和约西，在整个运动寻找新出路的艰难时期，让我们不要在无谓的争吵上浪费精力。我们三个有好几年没像这样呆在一起了。独一无二的拓荒者、沼泽排水工、荒漠养花人亚科夫·米尔金的三个孙儿。让我们帮他一把，伙计们！”

“两个孙儿和一头珍·瓦列恩。”约西纠正道。

“我宁可做外公的小牛也不做你妈的儿子。”我反击说。

约西站起身，说他要去把无线电收发器从吉普车上拆下来，离开了木屋。

“这就是你的那句精辟的中国谚语的意思吗？”尤里问道。

“至少你们有妈妈。”我回答。

“别装腔作势了，”他生气地说，“这不是我第一次听见你说废话，不过我很了解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来真的。”

“你为什么不去叫你兄弟呢，”我说，“色拉好了，你们坐上桌子我就做鸡蛋了。”

尤里走出去，半个小时以后和约西一起回来。

“我们去了墓园，”约西说，“万能的主啊，你对我们父亲的农场都干了些什么？”

“出国是你爸决定，”我回答他，“既然你们两个都宣布不回来了，现在就没有权利抱怨什么。”

“够啦，”尤里说，“要么我们吃饭，要么我就让你们单独留在这儿去找个人一起爬水塔。”

吃过晚饭，我们平静下来了，去麦舒拉姆废弃的草料棚玩摔跤，米尔金农场已经没有干草了。

“这是双胞胎大战怪物！”尤里喘着粗气，骑在我的背上，想要掐住我的喉咙，而约西则上下来回移动迂回，用头撞我，用拳头打我。我们三个禁不住大笑起来。稻草戳着我们，进了我们的头发，粘了我们一身，最后，我把尤里撂倒在稻草上，一脚踩住他，又攥着约西的皮带把他举到空中。这一次，他没哭。他张大了嘴巴大喊战斗口号，笑得险些背过气去。

创业者木屋方向有一盏油灯朝我们过来，在黑暗中迂回前行。麦舒拉姆又怕又气，走进草料棚。

“立正！”约西大喊。

尤里朝麦舒拉姆跳过去，一把抓过灯笼。“我们是从有水龙头的集结地回来吗？”他问道，“或者我们是来放火烧草料棚的？”

“你们认为自己在这儿干什么？”麦舒拉姆恼火地质问。

他可怜兮兮地裹着碧斯娅湿漉漉的黑色衬裙，看上去像一只小乌鸦。

“低能儿!’约西说。

“我们只不过找点乐子，麦舒拉姆，”我说，“我们离开这儿吧，伙计们”

尤里后退着走出去，一张讽刺的脸对着麦舒拉姆。“你知道规矩，”他说，“你得数到一百才能来找我们。”

我没了兴致。我们动身回木屋，可半路上约西要求去墓园。“那儿有白色的花和墓碑，晚上一定美得不得了。”

我开了门。碎石在我们的脚下咔嚓咔嚓响。蟋蟀到处歌唱。双胞胎倚着外公的墓，我则坐在罗沙·蒙金粉色的墓石上。

“你一个坟收多少钱？”约西问。

“视情况而定。如果是有钱的美国佬，大概十万美金。布斯奇拉能告诉你准确数字。”

“那你赚成百万富翁了，”约西的音调比往常高了点，“你是个百万富翁，你知道吗？”

“我什么都不是，”我说，“我只不过把农场维持下去。我在做外公想做的事情。”

“这里很美,’尤里说;“美得不得了。”

他站起来，走到墙边。我们听见他在那儿小便。

“部队没教你晚上如何无声地小解吗？”约西喊道，“摇一摇啦。”

“我在试呢，不过这辈子都是它在摇我，”黑暗里传来尤里的声音，“我要上床了。明早见。”

“什么人啊,’约西说;“那个尤里,他是个人物。”

我们四处游荡过了，而且天色也暗得看不见他的面孔上有他母亲的脸在看着我，我感觉和他待在一起自在了一些。

“那么，你将来会怎么样呢？”他问道。

“你担心什么？你不是说我是个百万富翁吗？”

“你为什么总对我这么尖刻？”

“因为你让我神经紧张。”

“难道你就不让我神经紧张吗？你这个讨厌鬼。你弄得整个学校都嘲笑我们。直到今天，村里的每个人还认为你有毛病。”

“随他们去好了，”我说，“他们那是嫉妒。他们把埃夫莱因从这儿赶走了。是该他们省悟的时候了。”

“别一天到晚学爷爷说话，”约西说，“要我说，只有你听见爷爷提出过这么奇怪的要求，还真有点蹊跷。”

“你什么意思？”

“如果这是他的遗愿，你干得不坏。”

“皮耐斯也听到了。”我说。

“皮耐斯，”约西哼了一声，“好吧，好吧。”

出于某种原因，我喜欢这次对话。

“这是你我第一次真正的谈话。”约西说。

他站起来，转过身，弯腰嗅了嗅花朵，研究了一番舒拉米的坟墓，又来回走了几圈，在我身边坐下。

“你为什么把她埋在这儿？她又他妈的是哪一个？”

“这是外公的愿望。”我说。

“外公的愿望，外公的愿望！你难道从来没厌烦吗？”

“这是他想要的。”

“所以你就去把她弄来了？”

我去把她弄来了。她的棺木是我没有在葬礼前打开的唯一一个。

“她在这个国家孤身一人，她没有其他人了。”

“你可够让人感动的，”他说，“告诉我，你看到他们两个一起住在老年之家。他们之间有什么？”

“那些事情我都不知道。”我回答说，想起了舒拉米麻木的大腿肉中间外公皱巴巴的脖子和光秃秃的脑袋。

“你说什么？”

“没什么。”

他狐疑地看着我。“可你肯定像窥视每一个人一样偷看他们了。”

他等着答案，又接下去说，“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透过窗户偷听偷看

吗？’

“就算你们知道，那又怎样？”

“我们小的时候，我母亲曾经说如果她再抓到你干那事，就给你一顿鞭子。我父亲告诉她如果她对你动了一根指头，他就打断她的手脚。”

我一言不发。我想起了自己和小牛摔跤时她看我的眼神，想起了她对我妈妈的憎恨，妈妈的嫁衣和洁白无瑕的双腿即使在火焰中付之一炬之后继续破坏着我的舅妈的生活。

“我一直妒嫉你和爷爷生活在一起，”约西突然说，“你是他的孩子。”

“过去我也这么想，”我说，嘴里咽下一个干巴巴的黏液团，“现在我不那么肯定了。”

“我妒嫉你是个孤儿，”他说，“我们六七岁的时候，我曾经对尤里说我希望我们的父母死掉，这样皮耐斯就会带我们远足，爷爷就会把我们养大。”

“但你们俩都不会像我这样把他埋掉，”我说，“雅科维会让你退缩，而尤里会毫不在乎。”

“你总是这么奇怪，总是和老头一起出去溜达，皮耐斯、爷爷、泽尔金和利伯森。你从 6 岁开始就让人害怕。你知道吗，就因为你，从来没人胆敢作弄我和尤里。他们都怕你。”

他滑下坟，坐在地上，手掠过泥土，手指间捻了一些土，他的手指像他的父亲，又短又粗。这个习惯是拓荒者在山谷里养成的，并传给了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孙儿则生来具之。

“我想留在这儿，”他停了一下，说道，“我发誓我想呢，你知道我能当个好农民。只是这些坟让我决定离开家，而尤里永远也回不来。最后，你成了唯一剩下的一个。你做给村子和世界看，你赚了钱，比老一辈人在最荒唐的想象里梦到的更多。”

“为什么每个人都不停地谈钱呢？”我问道，“你自己看得出来我并没有花那钱。我给木屋添置什么了吗？买过衣服？造了游泳池？我还从来没出过国呢。”

“这表明你是个真正的农民，”约西吃吃地笑起来，“这个村里没人知道怎么享受生活，包括我自己。农民不喜欢花钱。他们太担心干旱、蝗虫和老

鼠了。他们脚踩着地，脑袋伸在云里，找雨呢——因为那是不要钱的东西。尤里是唯一能丢弃这些习惯的人。”

“我只是个看守，”我说，“守着外公。我发誓不会让任何人把他从这里带走。”

“我最喜欢的故事就是他如何从凶残的豺狼那里救下你，”约西咕哝着，“我们的父亲把它当临睡前故事讲。你坐在院子里，朝小猫扔泥巴，爷爷跳到豺狼背上，掐断了它所有的骨头。”

“那是只鬣狗，”我说，“报纸上也是这么说的。它的头骨就在学校的自然室里。”

“如果你这么在乎的话，好吧，”约西说，“问题是爷爷救了你的命。”

“我在院子里纯属偶然，”我说，“难道你认为他不会救你吗？”

“如果是我，就不会有鬣狗了。你不明白吗？你觉得它只是恰好路过？”

我目瞪口呆。我从来没想到他会用这种方式看待这件事。

“有时，我们一晚接一晚地躺在边境上埋伏着，一直到我困了、产生了幻觉，那时候我就担心希福利斯会突然出现。我担心他要去引爆地雷，或者某个士兵大叫‘站住！’，而那个一辈子都停不下来的白痴会继续走下去，让自己挨了枪子儿。”

“他不会，”我说，“他只是外公编造出来的人物。”

“爷爷还真是个人物，”约西说，“他一定是个真正绝顶聪明的人。不然他们为什么从世界各地跑来要埋在他的旁边呢？”

“出现鬣狗的那天是个晴朗的夏日，”我说，“皮耐斯教我按季节记住了每一件事情。”

“我们走走吧，”他说，“我冷了。”

“你爸爸生在初夏，”我告诉他，“一起办的两个婚礼在秋天。外婆是春天过世的，里洛夫在冬天把自己炸飞了。泽尔金也是那时候去世的，不过法妮娅死在夏天，外公则在秋天。

“我在他身边坐了三天三夜，”我说。我平生第一次也讲起了故事。“你爸爸不停地来来去去。医生也是。外公的朋友们也在那儿——泽尔金、利伯森、希福利斯和皮耐斯。我太累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躺在床上，身下是扎人的海草床垫，苍白的皮肤裹在新睡衣里。我重重地起身，走到外面，踏上从来不会让我失望的土路。

秋天已经降临了村子，一如既往地落叶纷纷，面临第一次迁徙的小雨燕畏缩不前，凄惨地叫着。我循着车辙来到田间，践踏着隆起的土脊中央立着的最后几根衰草。果园里和牛棚排水管里的山雀和莺鸟的窝七零八落。种畜栏后面，我瞥见牛马贩子讨厌的六轮卡车上载了三头伤了尾巴的伤心小牛，正在马车和我们村从没见过的美国豪华轿车中间行进。穿着优雅的圆高领的男女和足登发亮的黑皮鞋的孩子们走来走去。我想知道谁把外公的死讯告诉了这些陌生人，不过我继续沿长着豆角树的大道走下去，树上浓重的蛋白气味弄得房客们很尴尬。“枣子和豆角是雌雄异株的果树。一棵雄树可以对几十棵雌树授粉”皮耐斯在我的耳朵里说。

我听见泉水汩汩，它努力让夏末的涓流凉爽下来，也给成熟落下的娇弱的果子降温，它们躺在地上腐败，散着芳香，兴奋地打着嗝儿喷出一股软和醉人的汁水。每年夏天，我们在大捆的干草里储藏黄色的梨，焖出丝丝让人激动的甜香。果肉在果皮里化了，到了秋天，它们变成了鸡蛋形状的软和的止咳糖，胀鼓鼓的，都是醉人的精华啊。我们轻轻地把它们从掩藏的地方拿出来，用牙齿咬破皮，吸出含着酒精的甘露。

“我记得，”约西说，“味道像烈酒。”

到处是干燥和末世的景象。知了早就不见了。受热力驱使的黄蜂和甲虫的热烈而自信的嗡嗡声已经平息，一小堆一小堆的石子和谷壳是蚂蚁住所的唯一痕迹。然而，在绿色的小树林里，橘树的雌蕊正慢声低语着鼓胀，葡萄柚也在茎干上日渐肥壮。细胞在火鸡蛋里分裂。冷冻的精液在奶牛的子宫里化开。牛奶和蜂蜜，树汁和精液，都被秋天聚拢起来。

空气里有一股浇过水的泥土的味道。土壤已然为秋耕作了准备。第一场雨来临之前总有雨的气味。“大地就是这样让云来浇灌它的。”走在我身边的皮耐斯说。

我感到一股可怕的悲伤。为外公，他死于自己无可救药的意愿。为我自己的生活。为米尔金家的房子，爱曾悄悄地敲打着窗户，却随着我的父母

一同死去了。

泉水边的黑莓正在开花。在荆棘中间，婴儿低声吟诵着诗歌。一个壮如公牛、相貌粗犷的男孩赤着脚向我走来，摇着几听牛奶。“刚挤出来的呢。”他吼道，闭着眼睛等我轻拍他的脖子。

“我们走吧，孩子，”皮耐斯说，用异乎寻常的力气把我推开，“我们走吧。”

那是秋天，一群群的鹳鸟和鹈鹕已经在头顶上逶迤南飞，巨大的翅膀遮暗了山谷的天空。我知道知更鸟很快就会回到石榴树上的窝里，赤胆忠心地用响亮的嘀嗒声捍卫自己的家园。接踵而来的是八哥，成千上万长满斑点的胸脯一大群一大群地盘旋翻飞，降落后就用自己的粪便给山谷大地遮上一块地毯。

我的光脚板觉出地下巨大的蜗牛扰动了，等着被第一场雨唤醒，用自己硅土质地的刀刃彼此格斗。秋天的藏红花的鳞茎在土地表面鼓起了泡泡。“凤头麦鸡很快就会到我们田里，摇着漂亮的羽毛，循着犁沟跑。”我身后的皮耐斯大声喊道。我沿着进山的废弃的小路朝山里走去。我离村子越远，土木香肆无忌惮的气味就越浓烈，刺人的地榆就越多。在我从未到过的蓝山上，海葱的橡皮节杖已经繁花似锦，马槟榔斑斑点点的白花藏起了会割伤我皮肤的利钩。

绿色的平原在山下绵延。（不是海，风儿说，不是海，沙沙作响的谷物说。）一条宽阔的河在那边流淌。胸脯雪白的女人在水里沐浴，岸边偎依着小村庄。再远处，大地倾斜，模糊灵动地一闪便消失了踪影。那儿可能有白色的苔原狼在嗥叫，或者是风搅乱了桦树林。大地宽阔，博大得永远到不了地平线，而地平线只在它的高处颤抖着。

我转身就跑，像一个打开了禁匣的孩子。

然后，外公的身体上不再浮起幻象，我知道他死了。

“这是判定临床死亡的一种有趣的方式，”约西说，“你跟蒙克医生说过这些吗？”

“外公在他不再有梦想的时候死了，”我说，“难道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

50

几天之后，约西回部队去了。他爬上吉普车，我跟他握了握手，仍旧因警惕性的猜疑而感觉刺痛。尤里还住着，帮我做些工作。那个礼拜，冬妮娅·里洛夫死了，当尤里和我把她从马古利斯的墓石上抬起来的时候，已经没有足够的蜜蜂能填补她留下的空间了。丹尼·里洛夫站在一边，用一种奇怪的高音呜咽着。“听，”尤里说，“他不懂怎么哭呢。他父亲从来没教过他。”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整天不停地挖。丹尼·里洛夫的小脑袋孵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他母亲应该葬在她丈夫的靴子旁边还是马古利斯旁边呢？他笨得甚至去问了利娃，利娃绞着手里拿着的布块，把他推下了刚刚擦过的楼梯，说这事儿与她何干，我们尽可以打开她丈夫的棺材，把“你妈和你爹那双肮脏的靴子一起扔在里面”。

每天早晨，他都含着泪水，稀里糊涂地来告诉我说他改主意了。我奇怪像丹尼这种粗鲁的饲养肉牛的人会有这般内心挣扎，冒着恶臭和愤怒蜜蜂的蜇刺，先后五次把冬妮娅挖起来，来回迁坟。即便尤里这个一般免不了会对这种地下的穿梭往返讽刺挖苦的人，也说冬妮娅值得这般慎重考虑，“因为这么多年不管晴雨，她都专注地在蜜蜂中间吮吸着手指。”

幸运的是，最后布斯奇拉发了脾气，对丹尼说，“够了！该是结束这场闹剧的时候了。你以为自己在这儿处理谁的后事呢，死猫吗？你对父母的尊敬都到哪里去了？”

他对我说，“他以为他在干什么？就快到赎罪日了！”

他邀请尤里和我去他住的附近的市镇，跟他的家人过一天。

“你们可以和我们一起去摩洛哥犹太人集会，”他说，“看见这个国家有真正的犹太人不会让你们感觉痛心的。”

“我们去吧，”尤里说，“也许会有趣呢。”

“你去吧，”我对他说，“这种事情不适合我。我们什么时候把赎罪日当回事呢？”

“你不去，我也不去了。”尤里说。

我们呆在家里。那天下午，魏斯贝格家的小双胞胎来看我们。他们像两只戴着黑帽子的夜莺，害羞却又骄傲地站在木屋门口。“请你们在斋戒前去吃饭呢。”他们说，动作划一地飞走了，仿佛一个是另一个的影子似的。

“我想我们应该去，”尤里说，“魏斯贝格一定是原谅我们了。”

“我不去，”我说，“这不合我的意。再说我不喜欢下午四点就吃晚饭。”

“我要去的。”

“随你便。”

四点钟，赎罪日就快开始了，我脱掉衬衫，站在院子当中劈木头，尽可能弄出最大的声响。我把木片塞进木屋旁边那只烧木头的炉子，确定铁门当啷一声关上之后，坐在外公的挤奶凳上冲了一个蒸汽腾腾的热水澡，而尤里则在他父母的房子里用领诵人的食物犒劳自己的肚子，眼睛还饱餐着他的美丽的女儿。

我藏在蒸汽里，把自己擦得通红，听墙另一边的烟囱里低沉的呼噜呼噜声。我知道魏斯贝格一家也能听见炉子的声音，正在尽可能不去理会这种宗教迫害。

向晚的时候，领诵人和他的家人去了犹太教会堂，尤里回到小木屋。

“你难道不去祷告吗？”我尽可能刻薄地问。

“今晚不去。不过明天要去。”他庄严地说。

虽然第二代和第三代村民都与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空空荡荡的犹太教会堂保持距离，老一辈则在从青年时代炽烈的自由思想堕入后来的漠然之后，重新对宗教产生了兴趣。一些人成了比以往更为异端的教徒，另一些则成了恐惧和悔罪的牺牲品，每逢安息日便以极大的虔诚、甚至带着泪水定期做祷告。埃利泽·利伯森把他们叫作“我们的妖怪同志”，这个称呼的确切意义我没记住，不过那种口吻和意图却再清楚不过。

“她怎么样了？”我问。

“谁？”

“那个年轻的领诵女人。”

尤里大笑。“她坐在那里像一只把头埋在食槽里的小母牛。她只是瞪着自己的盘子，不说一个字儿。我只能看见她的一点额头，两根手指，还有六码蓝布。”

“她很漂亮。”我说。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女人了？”尤里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你想跟我说说吗？”

我一言不发。

“我真的不再沉湎在那些事里了，不过还记得一两件呢。”他说。

我半夜把他叫醒，我们去了墓园。我不由自主地再次挖起了冬妮娅，把她移回马古利斯身边，不过在里洛夫靴子的坟边留下了她的墓石。

“我看得出来，你要发疯了。”尤里坐在什洛莫·列文的坟上说。

“你这样的稻草人如果留了胡子和侧发，会看起来更好。”我对他说。

“你要惹恼我了，”尤里说，“你嫉妒，就这么回事。如果你想对她展开攻势，去啊。你可以向皮耐斯请教一些《圣经》上讲到的打开局面的好办法，去犹太教会堂，对她挤眉弄眼。即使是我，也会教你点小把戏的。”

“我不嫉妒，”我一边说一边弄平坟墓的四边，“我想你那些村里娃子的小把戏对她没有什么作用的。”

我早上醒来的时候，他正穿着内衣，探着身子倚在木屋的窗户上。

“快点，”他说，“起床，来看看啊。什么样的场面！”

我起床，朝街上看。魏斯贝格一家正从我们院里出发去犹太教会堂，母女俩头上戴着头巾，领诵人穿着亮闪闪的鲜艳法衣，顶着巨大的圆顶无边帽。所有人脚上都穿着新的白色帆布鞋，换掉了斋戒日禁止穿的皮鞋。

“他们看上去不像运动员吗？”尤里咧着嘴笑，“加油啊，队员们！”他对他们大叫。

他们转身看着他。他的头和肩膀都在窗外，斑驳的阳光透过木麻黄树照在裸露的皮肤上。魏斯贝格发出了一个单音节。一双灿烂的眼睛看到了

地上，裙子下穿着长袜的腿又行动起来。

“来吧，我们吃点什么，”尤里说，“给我弄点爷爷的特色菜。就是——不要初乳,劳驾。”

吃过早饭，他宣布要去犹太教会堂。

“他们昨天邀请我了。”他解释说。

“早上你吼了一声，我怀疑他们看见你会吓得浑身发抖。”

“那又不是他们的私人会堂。”他离开了木屋。

我的面前摆开了漫长无聊的一天。墓园里没有特别的事情要做。我没人可以请求宽恕，而且尤里的行为惹恼了我。我洗了餐具，在院子里走了一会儿，然后爬上亚伯拉罕和利百加的房子的台阶，我光着脚蹑手蹑脚，蹲得矮矮的，希望魏斯贝格家有人从冗长的仪式上回家休息。

一点声音都没有。我打开门，走进去，投入一股不熟悉却已经渗入墙壁的气味之中。在尤里和约西的房间里，双胞胎的衣服整齐地搭在椅背上。一幅白色的被单挂在书架上，把上面的禁书从视线中掩盖起来。亚伯拉罕和利百加的房间里放着两只表情坚定的箱子，两张床也挪开了。客厅里的照片都转身，脸对着墙。领诵人女儿的床上安安静静地躺着那件厚厚的暗蓝色裙子。我跪在地上，把头埋在编织厚实的6码深蓝织物上，直到蓝背樫鸟一声恐怖的尖叫惊扰了我，我跑下楼梯，去了村子中心。

街上像往常一样都是拖拉机。我们村没人对大圣日小题大做。

“母鸡在赎罪日不下鸡蛋，奶牛的乳房也罢了工。”埃利泽·利伯森在我出生前几年的村务简讯里写道。

我靠着犹太教会堂的墙壁，听着祈祷人祈愿的低语，那声音却被玩耍的小孩子兴高采烈的叫喊、雨燕的哨声和牛奶场里冰箱的呼噜声打断了。

我透过窗户朝里面窥视。魏斯贝格像一只巨大的猫头鹰前后摇摆着。他的妻女和其他一些到村里来走亲戚的不相熟的女人们一起坐在女子的座位上。一些姑娘进进出出，温柔地傻笑着，盯着我的表哥看，头上那顶绣花的小帽更加增添了他的俊美。魏斯贝格家的两个小子坐在他的两边，尖着喉咙唱歌。尤里跟随他们柔软的手指，领着他穿过祷告书上阴沉的犁沟，帮他越过古老言辞的障碍。

“为我们因无知而在您面前犯下的罪过。为我们因淫欲而在您面前犯下的罪过。为我们因挥霍而在您面前犯下的罪过。为我们因愚蠢的话语而在您面前犯下的罪过。为我们因邪恶的欲望而在您面前犯下的罪过。”

魏斯贝格闭上眼睛，悲哀地低吟着，像外公被鬣狗噬咬时的模样。

“因所有这些,哦,宽恕的上帝啊,宽恕我们,原谅我们,赦免我们。”

年轻人在附近的游泳池里的嬉闹接近尾声，太阳向蓝山沉落。

领诵人清脆愉快的嗓音穿过犹太教会堂的窗户。“门关着，打开您的门，因为白天已然过去，太阳将要西沉，将要流逝，让我们到您的门边吧。”小群会众加入进来，“哦，主啊，我们祈求您，宽恕我们，原谅我们，饶恕我们，赦免我们，怜悯我们，补偿我们的过失，忘记我们的罪过和恶行。”

空气温暖凝滞。没有一丝风。这些话清楚宏亮，没有瑕疵，开始了它们伟大的飞行。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拓荒者之家。尤里还在睡觉。快到中午，布斯奇拉来了，宣布自己得到了“一桩很好的补偿”，看上去我们下个月会有两场葬礼，“一场小的来自国外，一场大的来自特拉维夫”。他是个高效率的执行官，有时候去各地的村庄、医院和老年之家勘察，而且预计从来都没错过。“他去验货了。”皮耐斯每次看见黑色汽车在田野里尘土飞扬的时候都会冷嘲热讽。

我远远地看见魏斯贝格家双胞胎和他们的姐姐的身影走着碎石小路朝墓园过来。我尴尬地想躲进树丛，可两个男孩子立刻就发现了我。

“我们明天就要走了。”他们通知我。他们的姐姐在墓石中漫步，一直背对着我。

我感觉自己身体里有一种让人敬畏的恐惧。“一路顺风。”我低声对男孩子们说，在我还没做出什么不可预见的事情之前赶快离开。我总在黑暗中才感觉自在，身心平静，而现在，我既心惊胆寒又兴奋狂暴，向木屋跑去。

“怎么这么急冲冲啊？”尤里朝我走来，问道。

“我忘了点东西，”我说。两分钟以后，我在草料棚的屋顶上看见他打开了墓园的门。

那天下午，我去见皮耐斯。

“亚科夫，”我说，“尤里赎罪日那天在犹太教会堂里呆了一整天，像被鬣狗咬了一样祈祷。”

“没那么糟糕，我的孩子。”皮耐斯说。

“今晚我能睡在你屋里吗？”我问他。

“当然。”他说。他在门后一直放着折叠床，吃过晚饭，他指给我看把床放在哪里。

“给我盖点东西，亚科夫。”我说。我想跟他谈谈，我想让他给我讲个故事，想抱怨他和外公从来没教我如何根除血肉里的害虫。

他肥胖的病体艰难地移动着。他给我盖上薄毯，我的皮肤感到一股快乐而热切的刺痛。黑暗中，他的手抚摩着我的脸，然后便只有床的弹簧的吱吱声和他柔和的低语了。

凌晨一点，我醒过来。黑暗中，我分辨出老教师弯腰驼背的身剪影坐在他的床上，他已经醒了。他没戴眼镜，看上去像一只吓坏的鼹鼠，正在等待锄头砰的一声砸向它的巢穴。

“怎么了,亚科夫?”我问道,“出什么事了吗?”

“嘘!”皮耐斯尖声说道,“安静!”

空气凝滞着。一丝微风像熟睡的小牛的气息温暖轻柔地在树间低语。突然，皮耐斯屏住了气，发起抖来。完整，清晰，放肆的言辞掷地有声，像第一场雨豆大的雨点，像千万只蝗虫的双翼。

“我操了领诵人的女儿。”

接下来一片静寂。我不知道先跑去哪里——是皮耐斯么，他像饲料袋一样摔下了床，透不过气了，是水塔上的尤里么，叫喊声和跑动的沉重脚步声已经把他包围了。

“帮帮我。”皮耐斯呻吟着，他是精于探测有生命的有机体内部斗争的专家。

我弄他上床躺好，铲起吃的往他嘴里填，一勺接着一勺野蛮的安慰，只在为他擦下巴和嘴巴的时候才暂停一下。

我到达水塔的时候，那儿有几十个人。魏斯贝格和他的妻子坐在地上，像我那些从美国运来的尸体一样苍白。魁梧的农民等在梯子脚下。

所有的眼睛都注视着上方，我的表哥出现了，两腿勾住金属扶手，开始下楼梯，后面跟着一条暗色裙子的钟形剪影。透过长筒袜的格子，不可示人的大腿的光彩在黑夜里闪闪发光。人群发出愤怒的咆哮。我走向前，用村里每个养牛人都熟知的慢悠悠横冲直撞的动作推开人群，双臂交叉放在胸前，稳稳地站在梯子的底下。

尤里先下来，伸手帮领诵人的女儿，然后，我走在他们后面，保护他们一直回到屋里。

魏斯贝格一家当晚就离开了村子。尤里把自己埋在外公的床上，而第二天早晨，从外面飘来的一股湿乎乎的臭气唤醒了利娃·马古利斯。有那么一会儿，她以为是布尔加科夫回来了，他的呼吸弄脏了院子。不过，当她高兴地三步并作两步来到窗边，却发现蜜蜂不停地撞在透明而渴望的窗户上，她拉上一尘不染的窗帘向外窥视，看见只是麦舒拉姆罢了，他打碎了她院子里的大水表。

肮脏的动物到处溅水，泥巴溅污了门廊的台阶。利娃在除夕那天甚至连屋前的马路都擦洗干净了，不到地干还不许拖拉机通过，她是村里最后一个还具有混合着疯狂、信仰和毫不妥协地忠诚于原则的古老精神的活人。她没再纷扰忙乱，马上投入战斗。

她从来都是有备而来。在她丈夫的旧工棚里，在曾经存放烟熏器、蜂蜜提取器、蜂房框架和几罐蜂胶的架子上，现在躺着成千上万块叠得整整齐齐的抹布，几百根扫帚和新毛巾也倚墙立着呢。

她装备着这些简单的工具，眼中闪烁着梦幻般的光辉，出发去把所有一切擦干净。全村都跑来看这个备受嘲讽的老女人，她的疯癫让她失去了丈夫，成了一个公共祸害。

利娃老练的双手灵巧地旋转着抹布，每块抹布着地的时候都目标明确地啪的一声。她先把沼泽赶离房子，然后小歇一会儿，投入最后的战斗。整整三天，她擦拭着麦舒拉姆的沼泽，在干涸的河道里把抹布绞干。

“现在这地方看上去干净了。”完工之后，她心满意足地说。她洗了所有的抹布，挂出来晾干，回家擦窗户去了。

51

尤里没有回去为利百加的哥哥做事。他一连好几个礼拜躺在外公的床上制造可怕的噪音。梅哈玛，领诵人漂亮寡言的女儿，当晚就被带回了家。魏斯贝格一家甚至没有为整理东西而停留。

领诵人拒绝接受他的报酬，回绝了要开车送他们去火车站的所有人，不理会各种道歉和表示遗憾的痛苦言辞。他带着老婆孩子，走过田野，黑暗中被地上大块的泥巴绊得跌跌撞撞，被秋天的荆棘钩擦划伤了。

几个礼拜以来，我照顾着尤里，他被爱情和渴望压垮了。

“我只要她，梅哈玛，”他呻吟着。“不要其他人了。我要你去那儿把她带回来，”他一再坚持说。“没人敢反抗你的。去啊！”他大叫着。“把她扛在背上，把她甩上你的肩膀，把她抱在怀里，随便你用什么办法。如果你不把她给我带来，我就死在这张床上！”

我吓坏了。我不知道从哪里着手。我开车去哈西德教徒的村子，可没人跟我说话。

“这不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了，”这是我从老剃头匠那儿听到的所有话了，他伤心地坐在地上，用一碗汽油清洁他的摩托车铰链。“这同我们与埃利泽·利伯森的争论不一样。犹太人从没对犹太人干过更龌龊的勾当了。”

尤里拒绝洗漱、穿衣、吃饭。他整夜呻吟着，叫着梅哈玛的名字。他痉挛似的拨弄着下身，摸索着，哀叹着，禁不住去嗅自己的手指，寻找那姑娘的麝香味，那气味仿佛琥珀粘稠的液滴留在了那里。

我起先打算跟他说话，骗他吃饭。后来，我惊恐万分，试图用强力喂他。可是，勺子抵住他的牙齿便弯掉了，他在被单上吐起了清水唾沫。

5 个礼拜过去了，他掉了 4 英石体重和大部分阴毛，梅哈玛·魏斯贝格

也在三个悲哀的拉比陪同下被带到了村里。

“她怀孕了。”他们说，带走了尤里。

这件事让我平生第一次进了城。尤里和梅哈玛的婚礼在一个发霉的旧庭院里举行。魏斯贝格没有邀请很多客人，而村里来的也只有皮耐斯和约西。布斯奇拉是唯一记得给亚伯拉罕和利百加发电报的人，他也来了。尤里的父母直接从机场赶来。亚伯拉罕紧张而暴躁，不过他看到梅哈玛的第一眼就熨平了额上的皱纹，容光焕发起来。利百加晒黑了，疑神疑鬼，大呼小叫，魏斯贝格太太在她头上甩了块厚重的大披肩，这才让她像黑暗中的小鸟一样消停了，安静地坐着。

仪式是严格的正统犹太教仪式。哈西德教徒甚至不让我们从村里带点宴会用的水果。他们也提供饮料、葡萄酒、油腻的团子和烧焦的面条布丁。两个侍者上菜，领诵人则用甜美熟悉的口吻一刻不停地大喊大叫。

梅哈玛的身孕还没有显形，可天鹅绒一样柔和的光辉照亮了她的脸庞。她的华丽的嗓音惊人得又差不多是神奇得丰润。虽然哈西德教徒按照习俗给她剃了头，但她的面纱散发出湿润的土地的好闻气味。就连不熟悉这种芳香的魏斯贝格和他的朋友们也懂了，新娘将跟随她的丈夫去农村生活。

结婚仪式之后，一些夸张的乐手奏起了我们在村里就知道的曲调，因为那些正好是元老们曾经在冬夜歌唱的曲子——《以利梅勒克拉比》、《我的灵魂怀念你》和《安息日》。不过，乐队里没人能像曼陀林·泽尔金一样演奏，他有诀窍“能在拨动弓弦的同时也拨动心弦”。约西、亚伯拉罕和我站在角落里尴尬地微笑，看着哈西德教徒忠实地履行着跳舞的动作。皮耐斯吵吵嚷嚷地搭上了一个昏庸的傻瓜，而布斯奇拉已经低声和一个苍白的大胡子男人深入地谈判了。婚礼小丑跳上桌子的时候没有人笑，魏斯贝格的肥胖的兄弟额头上顶着七瓶白兰地保持椅子平衡失败，酒瓶统统掉在地上摔得粉碎的时候也没有人放声大笑。

后来，乌云遮蔽了天空，我们在令人愉快的绵绵秋雨中开车回家。约西驾驶，亚伯拉罕一路上欢乐地谈奇异的热带水果和炎热的赤道风暴，布斯奇拉想要讲笑话，而皮耐斯在继续唱歌。我知道自己很快就要离开村子了，默

默无语。尤里坐在后面，握着梅哈玛的手，那手里还紧紧攥着一块头巾。

那年冬天，我帮助尤里砍掉拓荒者之家里的观赏树木，挖掉花坛，毁掉碎石路。

尤里充满了激情。他想弄两台动力锯加快工作的进程，不过我更喜欢用斧子把树木砍倒，自己动手拖走它们沉重的树干，因为我再次感到自己体内流动着往日的躁动，需要剧烈而艰苦的劳作。

羊蹄甲，凤凰木，紫荆和木槿灌木丛在我的喘气声里倒下，富含树汁的浆液渗进地里。我把树干和树枝劈成一捆捆香气扑鼻的柴火，堆叠在牛棚里。

亚伯拉罕和利百加把他们的房子给了小夫妻。春天来了，梅哈玛留着短发，穿着齐膝的孕妇装来到田间，太阳透过轻薄的布料闪着光芒，勾勒出腹部可爱的圆润曲线和两腿之间柔和的弓形区域。约西回家休假一星期，我们 4 个人一起在墓碑间种果树，播撒草料的种子。我喜欢苜蓿娇小的种子溜过指间的平滑感觉。

尤里有各种各样的计划。虽然他没有积蓄，不过他的父母、舅舅和我都乐意借给他所需的金钱。梅哈玛收拾了亚伯拉罕的牛棚，奶牛又在各自的铁轭上一溜排开哞哞地叫唤了，它们听着音乐，挤奶机器再次呼呼运转起来。

那年晚夏，我们埋葬了埃利泽 ·利伯森。此前不久，人们在房间里就找不到他了。

“他去田里了。”阿尔贝特带着神秘的微笑说道，又用拉地诺语讲了一句谚语，可没有利伯森翻译那温柔笃定的话了。

每个人都知道利伯森在山谷里漫游，因为他的脚踢起的微尘像飘忽不定的魔鬼，不断出现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不过老人躲开了追寻他的人们。他行走在大地上，虚弱得拧不开水龙头，摘不了树上奇妙的果实，饥渴交加而亡。虽然丹尼尔到处寻找他的父亲，利伯森也像临终前的外公一样，小得轻得留不下痕迹。几个月后，基布兹的玉米收割机才偶然发现了他鸟一样的骨头。

现在我就等皮耐斯了。“他走了，我就离开。”我宣布说，尽管尤里和梅哈玛明确地告诉我说如果我住下去，他们会很高兴的。

“想都别想，巴鲁赫。我们打算做最后一个同时使用拖拉机和公牛的农场呢。”尤里说。

我微笑着，梅哈玛大笑起来，正吃饭的小埃夫莱因愣了一下，而山谷里最老最病的皮耐斯继续慢慢嚼着布斯奇拉过分殷勤地给他带来的塞了馅的脾脏，他如今是最后健在的拓荒者了。皮耐斯知道我在等他，已经好几个月离我远远的了。

“你现在就能走人了，”他费力地对我说，“就算你分文不取，我不会让你把我埋进你的墓园。”

我扶着他走回家，能在他的一举一动中感受到恐惧。他不再谈昆虫和水果，不再把手搭在我颈背上。他正在为自己最后的原则立场，积聚剩下的那一点微弱的力气。

“你得不到我，”他对我说，“你得不到我的。”我没有回答。我知道自然课堂，它公平地随机录取人类和动物学生，比皮耐斯和我都要强大。

“对大自然来说，跳虱、螳螂、鬣狗、秃鹰、豹子和眼镜蛇的重要性就如同热爱你、守护你的狗儿，如同理解你、为你工作的马儿，如同情人臂弯里的年轻姑娘，如同母亲膝头祷告的孩子，如同担负着优雅的妻子和一家老小幸福安康重任的成熟男子一样。”卢瑟·伯班克写道。

“自负让我们忽略了这显而易见的真理，”小时候，皮耐斯曾对我说，“我们寻求用有关弥赛亚、来世今生和迷信的天堂等等宗教神话故事来把它遮掩起来。”

现在我像一群鬣狗跟着受伤的公羊一样尾随着他，等待他倒下。我默默地跟踪他。“你是个多么可鄙的收藏者，”他转过脸对我说，“如果你可以，你会用大头针把我们都固定起来做标本。不过这一辑，你永远完成不了。”

半夜里，我看见他在床头柜的抽屉里摸索，拿出那把旧钥匙，动身走了。他两天走了3英里，而我总在他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就像我曾经跟着利伯森去基布兹工厂一样。他不时地回头，不安地看着我。

“你可以在那儿等我，”他说，“你不必跟着我。我要去哪里，你知道得很清楚。”不过我继续跟着，肩上扛着对他的旧背包的记忆，里面装着镊子和氯仿，那个英国无线电操作员的专用背包是我舅舅埃夫莱因给他的。

老旧的铁插销已经有好几年没在它的凹槽里动过了，却仿佛新加过油一样滑开了。皮耐斯在入口站了一会儿，转过身对我微笑。“头脑清楚一点，”他郑重地说，“头脑清楚一点。”他弯腰屈背，消失了。我等着他去作最后的瞻仰，走回来落进我的手里。

他在洞里站了一分钟，深深地吸着气。过往的盲眼蛇攀上他的腿，偎依着，古老的非洲木虱充满了占有欲，爬遍他的全身，我在外面处于优势位置，却突然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大喊着，嚎叫着往前冲，可老教师蹒跚向前，惊人地灵活，他在黑暗中摸索，有点磕磕绊绊有点步履虚滑地走过潮湿的地面，到达那块屏蔽着未被挖掘的深处的巨大板岩。他从口袋里拿出小锤子，寻找拿撒勒的老石匠曾经指给他看过的脆弱界线。

皮耐斯抬起虚弱的手。他弱得没法用一点力气敲下锤子，由着它落在岩石最脆弱的地方。

洞外也能清楚地听见响亮的击打声。一秒钟，什么都没发生。接着，传来始自岩石中心的碎裂的决绝的声响，整块岩石上以骇人的速度出现裂缝，像玻璃板一样破成了碎片。皮耐斯头向前栽了下去，在石块中翻了个筋斗，几十吨冰河时代的泥土把他和上古祖先的尸骨、他的单细胞朋友们、年岁比沼泽和上帝造光更为久远的勤勉的细菌一起掩埋了。我的赤足比耳朵更清楚地听到了向我传回的沉闷回音的隆隆声。

一轮满月刺破天空，照亮了我脚下的整个山谷，像白色的丝一样清澈明亮。于是，我想，利伯森在彻底瞎掉之前一定见过这景象，那时法妮娅还活着，他的白内障还能透过光。

我环顾四周。农夫田地里的塑料膜像牛奶的大湖一样泛着光，树木和干草棚在黑暗中隐隐约约显得异常巨大，散落四处的新近出现的大污水坑也在它们中间闪闪发亮。尤里在我的墓园里种的果树还小，墓碑在其间苍白地闪烁着，宛如过路的大鸟飞落地面歇脚。

我慢慢地转了一下脑袋。当年的那只小猫头鹰又和它那些羽毛初长的

讨厌雏鸟站在了一起，用古老的嘲讽对我鞠了一躬。我回头朝村子走去。

我整晚辗转反侧，无法入眠。快到早晨的时候，我像一头大熊缓慢而吵闹地爬上尤里和梅哈玛卧室外面的那棵木麻黄树，跟他们道别。我蜷缩在树枝间，弄得满脑袋都是拔了节的针叶，我听见他们的喘息，接着是梅哈玛的声音，仍旧带着奇怪而快速的口音。

“现在，”她对尤里说，“再喊一声。”

我们三个大笑起来，尤里和梅哈玛在房间里，我则呆在树干上，那棵大树仍旧带着吊床留下的亮闪闪的伤疤，我的父亲和母亲就曾经躺在那张吊床里。

几个星期之后，布斯奇拉通知我，他已经给我买好了一处房子，开车带着我和我的钱袋去了银行家家里。

如今，我 38 岁，我的身体再次处于平和的状态。我再不会比现在更庞大了，我的恒定体重，就像我写在外公皱巴巴的旧笔记本上的，是 20 英石，或者说是 7 普特。有时候，布斯奇拉开着黑色的农用卡车带我回到村里，去看望尤里和梅哈玛，跟他们的 4 个小孩玩耍。

去年春天，我又去那里。我给尤里带了些钱，他给了我一个疲倦的拥抱。梅哈玛微笑着跟我握了握手，4 个小孩长声尖叫着朝我直冲过来，想把我撞翻在地。吃过午饭，我带他们去田间散步。每次去看他们，我都要做这件事儿。我把两个大孩子埃夫莱因和伊斯特放在肩膀上，手臂下面夹着便雅悯和小菲吉，她总是抱怨父母给她取了个老式的名字。

我们去看大自然的红旗，小野猫和胡蜂的蜂王，然后我们去凭吊外公和他的朋友们的坟墓。尤里在每块墓石边都插上了船桅一般高大的杆子，每一根都挂着紫色的布条，不然，在茂密的棉花、拥挤的玉米秆和果树的覆盖下，你是不可能找到它们的。

然后，我们光着脚沿着穿越田间的小路一直走，爬上小山。孩子们在周围跑来跑去，而我则坐在腐朽弯曲的老铁门边，看着北飞的鹈鹕群，看着山谷里棋盘样的田野，看着蓝山这幅屏障。

“看，”菲吉说着便拖我的衬衫，“看，巴鲁赫叔叔。”

她在阳光下半眯着眼睛，褐色的眼睛闪出了点点黄绿色的光，那色彩像白天的鸟儿在模仿猫头鹰的眼睛。她的曾祖母从没切实安定下来的热切而渴望的微笑在她的嘴角上又出现了。她用纤小的手指着远处我母亲的名字。丹尼尔·利伯森把它犁在了土地上，每年，春天都会为它晕染上色彩，用矢车菊描绘出那巨大的蓝色字母。